

還珠樓主小說全集
剧孟
全集第45卷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還珠樓主小說全集



「还珠楼主小说全集」题字

启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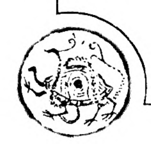


剧孟
游侠郭解
十五贯

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目录

剧孟

第一回　匝地起黄云　天外三峰联沃野　孤身飞白刃　盘中一掷迸明珠 …… 3

第二回　除暴安良　霜腾龙股剑　知机审变　月映马蹄尘 …… 16

第三回　斜路逢凶　举掌轻挥伤竖子　间关避祸　望门投止见良驹 …… 31

第四回　密信寄浮舟　长路轻骑攻大恶　平原成巨泽　滔天洪水困双侠 …… 43

第五回　绝处喜重生　星斗遮天投竹院　狂飙惊再起　江淮避地驶吴舣 …… 56

第六回　献策赈洪灾　利启山林方市隐　屠鲨凭只手　月明沧海载珠还 …… 68

第七回　哀此生民　一诺倾家平祸乱　长留佳话　万人空巷悼英雄 …… 85

游侠郭解

第一回 仰屋兴悲 恒饥怜稚子
扶危济困 赤手抑豪强 …… 101

第二回 胜算能操 况有群众同敌忾
酷刑何用 拼将血泪洒孤穷 …… 110

第三回 矢志报奇冤 风雪深山 凌晨练武
疑心生暗鬼 灯光魅影 元恶伏诛 …… 121

第四回 电掣虹飞 力歼巨兽
心长语重 永佩良箴 …… 129

第五回 为友蹈危机 密室戮奸 身轻燕羽
开门延大敌 虚怀罪己 望重乡邦 …… 141

第六回 被陷苦重迁 夹道欢呼迎义士
深心谋二憾 中宵犯险斩凶顽 …… 154

第七回 得意释英雄 鼠辈何知 横刀灭口
博施偷巨室 侦骑罔逞 众望所归 …… 164

第八回 高义友生情 壮士酬恩争一死
奇文良史笔 游侠有传自千秋 …… 174

〔附录〕 …… 185

十五贯

一 醉归 …… 197

二 赌祸 …… 210

三 捕逃 …… 224

四 县衙门的威风 …… 238

五 过于执 …… 248

六　况钟…………………………………………………… 263
七　周忱…………………………………………………… 276
八　难解的疑团…………………………………………… 289
九　关键在两粒骰子上…………………………………… 305
一〇　必须先拿到这只逃“鼠”………………………… 317
一一　逃往何处…………………………………………… 329
一二　各有各的鬼胎……………………………………… 338
一三　利令智昏…………………………………………… 345
一四　交代了十五贯……………………………………… 356



剧孟

第一回

匝地起黄云　天外三峰联沃野
孤身飞白刃　盘中一掷迸明珠

四五月间，正是麦子成熟时候。斜阳光中，快要收获的麦子，吃初夏的暖风一吹，闪动起一层接一层的金色柔辉，晃漾起伏，波涛也似；而太华三峰又正当其前，灵石撑空，烟云缥缈，岚光如染，苍紫万千，越显得风景雄丽，画图不殊。麦子成长到了这个时候，说熟就熟，分布在田野里的乡民，正在查看那些早熟的麦子，准备收割。庄稼长得这么茂盛，按说最少也有九成以上的年景，可是这些人十九面有菜色，衣不蔽体，有的壮年人还面有忿容，望着自己终岁勤劳所种出来的好庄稼在叹气。

这大片肥田沃野，由华阴南门起，直达华山脚下，都是南郊赵亭乡富豪赵家所有。主人赵他羽，是当地首富，手眼甚大，从朝中亲贵、富商巨贾以至江湖上的有名人物，多有来往。对于许多失势被贬的朝官，更多结纳，有求必应。本人又善于骑马击剑，家中养有不少江湖豪客。真个是有财有势，关内外没有不知道赵公子的。

赵他羽虽然结客挥金，人却沉着机警，非常精明，他认为该用的钱，脱手千金，从无吝色，不该用的钱，却是锱铢必较，决

不轻舍，行起事来，又是刚柔并用，使人难测，手下徒党都把他奉若神明，不敢丝毫违抗。因为家财富有、服用华奢，又喜豪饮、赌博，还养有不少女乐歌姬，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声势煊赫，车马盈门。

前些日，朝廷因吴王刘濞装病不朝，却命使臣曹阳来京敷衍，便将曹阳扣住，严下诏旨，责问不已。赵他羽觉着奇货可居，一面托朝中亲贵照应，一面暗派党羽，买通监守人，将曹阳放走。曹阳逃出咸阳，便有赵家所派党羽迎护着往华阴逃来。同时，钦使朱原，也正奉命往见楚王刘戊传达诏旨，路过来访，都是午前到达。主人好饮，每餐至少要喝一个半醉，何况当天又来了这两位贵宾。午宴才罢，宾主三人都由美貌歌姬陪往午睡去了。

赵家门下众宾客徒党知道当日要大赌一场，由主人自作头家，醵金（凑钱，这里的意思是指抽头）夜宴，为这两位来客饯行，饭后无事，便先聚赌起来。（这种赌法名为“摴蒱”，又名“五木之戏”，发源于老子，赌具乃坚木制成，约有桂圆大小，和现在的骰子形式相同，共是五枚，上黑下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全黑者为“卢”，得头等注，二雉三黑为“雉”得二等注，二犊三白为“犊”，得三等注，全白为“白”，得四等注。也有分刻“枭”、“卢”、“雉”、“犊”、“塞”等鸟兽关塞形象的。凡掷出以上四种彩色的便可再掷，名曰“打马过关”，以争取得最多的彩注。和后代的升官图掷法大略相同，今已不详。）

赌场设在一个广约五丈、深约三丈的大厅堂上，宾客徒党本就不少。这类场合，照例来者不拒，主人又不愿来客减了赌兴，款待既极周到，陈设尤为富丽，有那不请自来的富商豪客，赌后还要留宴，输得太多的还要赠上一些川资，设筵相送。因此门庭若市，热闹非常，呼卢喝雉之声，常与细细笙歌交作，响彻于外，直到深宵。

厅堂当中一座大屏风，三面门窗洞启，地上满铺锦茵柔席。屏风前面又是两丈多方圆一片绣毯，中心放着一个高仅四寸，约有六七尺方圆的木制大浅盘，盘内外均围有一圈二寸来高，一尺许宽的边沿，备赌客下注和放置银钱之用。内圈盘沿上并画有黑白二色的图案，雕饰华丽，精细非常。环盘一圈锦垫，为头等赌客坐处（汉朝席地而坐，其坐如跪，今日本人之坐法，犹有汉之遗风）。头家座位居中，左右各有一人分执柄长数尺、饰以金银珠玉的长钩长刮，专管分注吃注之用。另外还有几圈软垫和上蒙文绣的木墩，由内而外，逐渐高起，按赌客的身份和下注多少来分等次。下注最少和一些无关紧要的党羽，都环立在最后一圈，所下赌注，另有专人代为传递，轻易不得近前。厅堂正门又高又大，中垂五色绣幕，两边各有银钩挑起。门外大片白石平台，为女乐歌舞之地，台下设有两列茶档行灶，数十名豪奴分班伺应，专司饮食，堂上微微一呼，立用银盘捧了食物，鱼贯而上，日夜不断。势派之大，当时贵戚公侯之家，也不过如此。

日色虽已偏西，主人尚拥爱姬酣卧未起。赌徒不分贵贱，挤在赌盆旁边，攘臂狂呼，高喝“卢”、“雉”，乌烟瘴气，蚁聚在一起，连嚷带叫，喧嚣不已。就这紧张哗吵声中，两个穿着华丽的俊童，忽然狂奔而来，进门，连话都顾不得说，喘吁吁把手连挥，便自退去。众人一见，当时停手，慌不迭抢起各人的注，按平日等第，站在各人席次之后，有的便忙着将方才挤歪了的软垫整理还原。满堂百余人，各按平日等第，退归席次，当时肃静无声，繁嚣立止。

主座两旁，专管分吃注的门客，刚将钩刮拿在手内，忽然瞥见众人皆起，盆侧绣垫上，却坐着一个生人，神态从容，若无其事。仔细一看，那人年约四十以内，中等身材，方面大耳，长眉俊目，红脸虬髯，手白如玉；头戴一领软巾，衣履均极朴素，但

甚整洁；腰带上斜插着三条宽约一寸、长约七寸的木片，左胁挂着一个黄麻小袋、不知中藏何物。本想挥令离座，无奈主人曾经严嘱，遇见初上门的生客，不摸清他的底细，不许无礼，未便轻易发作；若不遣开，又恐主人出来嗔怪，好生为难。

内一门客笑问道："尊客因何而来？若见主人有事，请那边坐。"

那人笑答："我是来赌钱的。"底下便没有话。

门客见那人毫不知趣，脱口说道："就是来赌钱的，这里也不是你的座位。"

那人笑问："都是赌客，还分等么？"

门客忍不住方要发作，另一门客忙使眼色止住同伴，凑近那人身前，低声悄告道："靠近盘外一圈席位，都是主人请来的贵客，下注很多，尊客素昧平生，初次登门，不妨请到后面，先看一看，如果下注多时，主人自会请你入座。规矩如此，尊客请勿见怪。"

那人刚把面色微微一沉，忽又微笑道："请问座位既分等次，赌注有限制没有呢？"

那门客道："主人赵公子家财豪富，无论下上多少金银绢帛，赢了当时取走。去年有一无赖，来此扰闹，竟被我们打个半死……"

那人突然变色，不等话完，便笑道："多承指教，我暂作旁观，如值当赌时，再下注罢。"说完便自离座，立向外圈木墩之后，一言不发。

二门客暗骂："真个没有眉眼，料你也不敢不躲开。"

余人都暗笑来客不知自量，因主人就要出来，谁也没有理他。跟着便见一队美貌的歌姬，分持羽扇，由屏风两侧走出，先将预设的小铜鼎内的香点起，再将手中羽扇款款挥动，然后分列在主座之后。一时篆烟袅动，兰麝香浮，加上舞袖当风，笙歌迭奏，更平添了好些豪华富丽的景象。

又隔了一会，才见八个美貌少女前导中，由屏风左侧走出宾主四人，除曹阳、朱原外，还有一个有名人物，名叫田生，因由咸阳往南方去，路过当地，被赵他羽知道，命门客以盛礼相迎，强留晚宴，也是刚到不久。主人提早起身，使由于此。曹阳、朱原都是中年，各穿着一身华贵的衣冠，高视阔步，神情甚傲。田生年已五六十岁，貌相清癯，雍容雅步，但像一位山林隐士。主人赵他羽是个中年人，却生得猿背蜂腰，面如冠玉，浓眉丰额，高颧鹰鼻，笑口常开，神态非常谦和安详，那一双光芒内蕴的鹞眼，顾盼之间，威棱逼人，与众不同。

满堂宾客，本来鸦雀无声，恭恭敬敬排列成大半环，站在那里，这宾主四人刚一露面，忽然蚊雷聚哄也似，同声唱喏，拜伏在地。

方才那个不知姓名的生客，站在众人后面，旁观微笑，手都未举。众人正抢着行礼，那宾主四人也在答礼，谁也没有注意到他。

主人把手一挥，笙歌立止。宾主各按等次入座，笙歌又起。赵他羽略微客套了几句，从容回顾，嘴里似哼不哼地嗯了一下，立有一个年约十三四的美貌侍女，捧着一个玉盘，由主座后面走来，跪在主人面前，盘中一块小锦袱上，放着两粒一黑一白，方约寸许，上用黄金镶嵌着幺二三四五六的骰子。赵他羽将这两粒骰子随手拿起，少女便行礼退去。

赵他羽把手上骰子微微颠了一颠，笑道："'摴蒱'之戏，我想大家都玩腻了，前两天定制了一个新鲜玩艺，取名'色子'，这东西又可以赌单双，又可以赌大小点数，赌单双和大小都是一胜一，另外如押一定的点数，胜了可得九倍，以上都按所下赌金，连本抽二成的头。在座都非外人，由我来当头家，先赌大小点，以点多者为胜。今天因有几位佳客远来，特意设此博戏，以壮行色，

头钱虽是按十抽二，比往常多了一成，我并不要，就是侥幸获胜，也将所赢的银钱全数奉赠这几位佳客，略表我们敬意。诸位如有雅兴，请快把注下好，我就要奉陪一试了。”

众赌客听了，都取出金银，下在赌盆内沿图案之上；隔得远的也有专人传递。

田生嘴皮微动，刚要开口，猛抬头朝对面人丛中看了一眼，忽又缩了回去。

众人下注之后，便按次序来掷骰子。头层人圈以外的赌客，照例只能附注，不能自掷，赌注也有专人传递，赌的人多，后来的赌客还在不断走进。一时呼单喝双声，骰子落盆跳掷声，赔注的多少声，以及赌客胜后哗笑之声，虽然吵成一片，秩序却是井然，有条不乱。好赌人的心理都是赢了还要赢，恨不得把谁赢死，输了决不认输，哪怕倾家荡产，也想翻本出赢钱。头家这样豪富，饮食设备，样样精美周到，单这一点，就符合了人们势利和享受的胃口，何况赌得那么心明眼亮，只要你有钱，就有赢的希望。这么多精明会算计的人竟没有想到那要命的头钱只要几个进出，便会化为乌有。结果是赢了的变输，输了的更是越输越多，输到赌友不肯再借，连头家也以婉言拒绝，劝他休息一会，缓缓手气，明天再说……表面仿佛是好意劝告，并代不平，实则早看透了他的家底，知道再借永无还期，绕着弯加以拒绝。省事的垂头丧气，自认倒霉是便宜；再要老着脸皮苦口纠缠，头家一说出难听的话，就要自找无趣了。

内中也并非没有赢的，那都是赌得极精，不常下注，和在旁助势帮衬的赵家门客。此中奥妙，各有不同，赌客算是吃定了亏。不过是下大注的都是一些富商巨贾和拥有财产的土豪，家中可以取钱，主人又肯借赌本，输只管输，依然不肯停手，互相争胜的嚷叫之声，反比主人未出来以前还要火热。

曹阳、朱原明知主人为他抽头，还想混水捞鱼，就便赢上几个，好在慷他人之慨，自是乐得。于是越赌越起劲，也跟着攘臂喧呼起来。

赵他羽偷看田生干坐在旁，面前虽有自己给他代备的赌本，竟连动也未动，不禁暗中点头，一面令人把大量金银与曹朱二人不断送去作赌本。随手一掷，又获了个全胜，正在得意，忽觉众人吵得太凶，有些头疼，浓眉微皱，停手笑道："诸位且慢下注，今天来客较多，这样赌法，仿佛尚欠文雅，输的人也难翻本。现在专赌单双，我以单为胜，诸位以双为胜，愿以点数多少分输赢的，庄家仍居单数，让下注人多占一点，押单双的不抽头钱，押点数的，因为头家吃亏一点，仍抽十分之二。诸位以为如何？"

众人同声赞妙。这些久赌的人因觉当日头钱太重，都押单双，不押点数。

赵他羽一因众人吵得太凶，又觉曹朱二人贪鄙惹厌，不愿锦上添花。反正胜败全在自己，有意把赢到手的钱再吐出去，不让这两人饱载而归，才改变了赌法。上来先掷了两个单，等把众人的赌火激发，下注越多，跟着好几次，连掷皆双，方才赢的钱便和水一样输出去，眼看所余无几。忽然瞥见众赌客固是兴高采烈，皆大欢喜，田生也在拈髯微笑，曹朱二人却紧缩着眉头，目光注定在两粒骰子上，身手也在随同骰子起落，不住颤动，面容愁苦，精神紧张。当时心中一动，暗忖："这两人一个是朝廷宠臣，一个是吴王心腹，虽然为人卑鄙，将来利用他们之处甚多，结交还来不及，如何令其失望？"念头一转，跟着就掷了几个单，把吐出去的钱又全赢了回来，比前更多。

曹、朱二人知道头钱以外，主人赢的钱也是他的，不由心花怒放，喜笑颜开。

内一土豪输得太多，一时情急，意欲回家取上大量金银再赌，

把手一拱道："小弟还有一个约会，必须回家一行，少时再来陪诸位玩个通宵罢。"

赵他羽明知对方赌急，正想挽留，客套几句，那土豪已红着脸不等答话，气冲冲往外走去，只得罢了。

赵他羽刚刚坐下，忽听有人问道："这样赌法，真是新鲜。方才听说，主人家财豪富，输赢大小并无限制，远来人爱赌如命，一时技痒，不知主人能容我这不速之客奉陪一试么？"朝前一看，并不相识。

左右豪奴见发话的正是方才站在众人后面的那个面生人。因主人正望着那人尚无表示，不敢过去，都干着急。

赵他羽见那人衣冠朴素，但是举止沉稳，谈笑自如，虽然觉出对方多少总有一点来头，但因自己这样大的财势威名，来人既未以礼求见，连名姓都没有说，开口便说要赌，并还暗含轻视之意，不禁有气，就佯笑道："赌注大小，悉听尊便。不过远客光临，尚不知名。此是方才那位好友的座位，少时就要回来，恕我事前不知，没有安排好来客的坐处，只得有点对不起了。"

那人笑道："主人不必太谦，逢场作戏，只要一决输赢，便自各分东西，随便站在哪里都可，不将我摒诸门外，就足感盛情了。不过，初闻大名，所带金银无多，这里有一包散碎东西，聊作赌本，和主人赌一回点子多少，以博一笑罢。"说罢，便将腰间小黄麻袋取下，就土豪面前赌点数的图案上放好，然后从容退去。

众人都在忙着下注，笑话声中，赵他羽并未听清。又见那黄麻口袋不大，看去并不起眼，以为是些散碎银两，对方上来只是试手，自信必胜，毫未在意，也未命人打开，把骰子托在手上，颠了颠，口喝："诸位看清！"手背微微往下一沉，业已贴近盘底，就势往外撒去。哒的一响，头一粒骰子，先由手指缝里落下，略动了动，先定了一个五点；同时另一粒骰子被大中二指掐住，随同

往外一撒之势弹将出去，便顺着盘沿咕噜噜乱转起来。

下注的人都把全副精神注定在这粒骰子上，同声疾呼："要单!""要单!"

赵他羽大喝道："非但要双，而且要六!"

那骰子渐渐定住，果然是个六，共凑成十一点。押单双的人全输。

曹、朱二人和众门客见这回下注人最多，头家大胜，都由不得喝起彩来。

专管吃注的二门客，因为一直没有人押大小点，十一又是单点的最多数，就有人押，也万难赶上，一持长钩，一持长刮，忙就盘沿四围钩刮那些赌注，准备二次再赌。持长刮的一个正往里刮钱，忽然瞥见押点数的图案上，有尺许来长的一个黄麻袋，这才想起还有一个押点数的。心虽微动，因觉那人远方新来，穿着并不体面，心存轻视，依然随手刮去。长刮刚挨近小麻袋上，忽听哈哈一笑，同时一道尺许长的寒光由斜对面人丛后，电也似急飞来，直射盘沿，夺的一声过处，一柄七寸来长两面开口明光耀眼的小刀，正扎在麻袋结口之处，深钉入木，震震有声！众人全都吃了一惊，靠近的人纷纷往后仰避，惊呼起来。

赵他羽见状大怒，方要开口喝问，一条人影已如巨鸟飞坠，由右侧人圈头上越过，落向方才土豪坐处，一看正是方才那个虬髯生客，笑嘻嘻望着自己，似要开口。那样急的来势，落地以后，却和原立在那里一样，神态甚是从容。他念头一转，不容对方发话，先朝左右二门客喝道："你们怎么这样粗心大意？那一注是押点数的，下注人还占有一个点的便宜，你没问明人家认输不认输，就吃注么？"随又转过面来，笑对那人道："赌无大小，须要输个心服口服，含糊不得。我虽掷出最多的单点，下注人还有一个十二点可赶。这是我手下人一时疏忽，还望不要介意才好。"

那人仍是一张笑脸，安安静静地等主人把话说完，微笑道："我押的注不多，只是从来没见过这样赌法，想借此试掷一下，杀一杀手痒罢了。"说时，瞥见主人嘴皮微动，一个侍女便捧着一个玉盘，上托二粒同样的骰子走来，笑道："我只掷一下，不必再费事了。"同时身子往前一探，便把盘中原有的两粒骰子拿到手里。

赵他羽一面挥手令侍女退去，冷笑道："我望尊客掷一个十二点。"

那人拿起那两粒黄金嵌镶的骰子，暗中颠了一颠，接口笑道："我赌了二十多年，这样金光灿烂的讲究赌具，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掷不出十二点，怎么对得起人呢。"说罢，先不出手，只把骰子在木盘里连抓连放，试了几次，仿佛很希罕的神气。

众人只当那人不知进退，少时定找无趣，均未在意。

赵他羽因这两粒骰子一轻一重，内中有假，又想对方是个孤客，下注不多，就算武功不差，凭自己的本领和手下这样多党羽，好说歹说，都无败理，所以明知来者不善，并未放在心上。为了表示大度包容，笑嘻嘻望着对方，先不答话。初意那人即使是个行家，至多和自己一样，会使手法，就是被他赢些钱去，等走之后，仍可命人追上，给他一些苦吃，不料事情竟出了意外。

那人就盘里试了几把，忽然起立，笑道："现在就要和主人一分谁胜谁败了。"说罢，一把握紧骰子，往盘里掷去。那掷法和寻常一样，并无异处，只是用力猛些。两粒骰子却在盘中，跳掷乱转，重的一粒跳了几下，首先现出一个六，轻的一粒猛撞在对面盘沿上反震回来，又落到盘中心滴溜溜乱转。

赵他羽方觉那人只是好赌，不像会使手法，忽听又像"六"又像"土"地低喝了一声，众赌客便喧呼起来。再往盘中一看，又现出一个六。心想天底下真有这样巧事，这厮居然掷了一个十二点。随笑道："今天还没有人掷过满数，这位客人一出手就得了满

点，实在难得，除原注照赔外，再加三成彩，略表微意罢。”主人的话讲了后，赔注的门客，立时应了一声是。

那人不等二门客问注多少，接口笑道：“能照我下的注照付，已足感盛情，加彩无须，请打开来点一点数目吧。”

赵他羽毕竟精明强干，闻言，猛想起此人说话有因，莫非这一个小黄麻口袋，内中装的不是散碎银子？心方一动，忽见一个门客已过去将那小麻袋一拉，袋口被刀尖划裂，袋内的东西立时随手激射而出，满盘都是银光乱闪，耀眼生花。定睛一看，原来那东西竟都是比黄豆还大的明珠，粒粒滚圆，一出口袋便满盘乱转，水银也似的，兀自流走不停，少说也有六七百粒之多。这样光圆的宝珠，价值大得惊人，便把自己家财全部赔上，也难抵这一注。平日以“豪”侠自命，众目之下，绝不能说了不算，心里又惊又急，表面却仍装着镇静，强笑道：“赢了照赔，这没什么。不过，方才我们一时疏忽，没有看注，这许多的明珠，一时备办不及；多蒙光降，蓬荜生辉。小弟还未尽地主之谊，也太失礼。少时晚宴之后，便请尊客暂住寒舍，容我明日备好明珠，再行奉上如何？”

那人笑道：“我为赌而来，赌罢即去，输赢只凭一掷，话已言明在先，主人不能赔此一注，我也不会为此区区，做出那无赖行径，使满堂宾客见笑。素昧平生，座席尚且不堪承受，如何敢当盛宴，卧于宾馆？请命左右把原注代我收入袋内发还，再见罢。”

赵他羽才知来客是位非常人物，有意给他难堪。若让他收注走去，从此威名扫地，这脸怎丢得起。无奈这类明珠都是南海奇珍，就有万两黄金，也收买不了这许多，只得勉强赔笑道：“小弟向不食言，断无反悔，今日天色已晚，明日一定买来奉上就是。”

那人笑道：“微物戋戋，虽不足道，一时间恐也无从购买呢。”

赵他羽又急又愧，立时乘机发话道：“我们原赌的是金银，不

是珠玉。因为手下人一时疏忽，你既得胜，自应照注奉赔，只要尊客宽限一时。如何逼人太甚？”

那人笑道：“你能赔则赔，不能赔我走，怎说是逼你呢？”

赵他羽哪知对方恨他作恶多端，有意刺激，非要他现眼不可；闻言怒火越壮，喝问道：“你到底是谁？”

那人见赵他羽说时，把手微举，身后和左右的一群爪牙，便纷纷摩拳擦掌，怒目相视，大有动手之意，暗中好笑，从容答道：“远客路过，逢场作戏，只保赌本，何必留名。”

赵他羽闻言，实忍不住怒火，正要发作。旁坐田生早就认出那人是谁，因其暗中示意，又恨赵他羽横暴贪鄙，先不打算开口；后见双方针锋相对，一般恶奴爪牙都在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忽想起好汉打不过人多，那人本领虽高，孤身在此，难免吃亏。忙即起立，朝着那人把手一拱道：“请恕我年老眼花，现在才认出来，先生可是雒（洛）阳剧孟么？”

在场的人本就看得目定口呆，一听来人竟是洛阳大侠剧孟，俱知此人非但剑术高强，无人能敌，并且善于经商，富可敌国，自来济困扶危，疾恶如仇，名满朝野，为世推重。照此情势，分明善者不来，来者不善，都代主人捏着一把冷汗，面面相觑，做声不得。赵他羽更似当头着了一下重棒，急切间不知如何是好。

剧孟还未答话，田生忽又瞥见陈县周庸、符离王孟，不知何时走了进来，也在后排人丛中出现；另外还有一些少年，都是貌相英俊，衣冠楚楚，腰间还挂有长剑，分列四外，微笑旁观。知赵他羽近年作恶太多，剧孟此来，事出有心，并非全无准备。心中一喜，意欲先声夺人，将在场的人先镇一下，以免少时动手，多伤人命。忙指王、周二侠，笑对赵他羽道：“原来符离王孟、陈县周庸二位大侠，还有好些位豪杰之士，也来在这里。你这当主人的竟未以礼款待，未免疏忽了些罢？”

赵他羽闻言，心中一震！同时瞥见外圈人丛中，果然站着好些生人，一个个英姿飒爽，气概昂藏，一望而知是些江湖游侠之士。久闻王、周二侠与剧孟至交，平日除暴安良，丝毫不留情面，最不好惹。似此大举而来，只管自己人多，决无幸理。那么阴鸷横暴的人，竟急出了一身冷汗，一张白脸也变成了青色。暗中正叫不迭的苦，猛一抬头，见剧孟一双英威炯炯的目光，正注望自己，满面笑容，依然未敛。猛触灵机，忙即起立，笑道："我真有眼不识泰山。诸位大侠既然赏光，便是三生之幸。只要有诸位一句话，我赵他羽没有不认罪服输的。快请过来，容小子专诚礼拜，再请教罢。"说罢，命二门客将盘中明珠另用锦囊装好，交还原主，跟着一咬牙，便想朝剧孟身前走去。

第二回

除暴安良　霜腾龙股剑
知机审变　月映马蹄尘

剧孟知道赵他羽凶狡非常，明是势穷力蹙，自知决非敌手，才把狰狞面目收起，改用阴柔手段，来保全他那巧取豪夺而来的巨万家财，不禁气往上撞，冷笑一声道："你倒是个识时务的。可惜我剧孟奔走江湖二十余年，甚么样的恶人都见到过，软硬俱都不吃，你那心机恐怕是白用了呢。"

赵他羽见所用机谋，又被识破，又愧又急，气得心都在抖，无奈事已至此，一个老羞成怒，只有更糟，除却甘拜下风，伏低到底，别无善策。想了想，只得硬着头皮，跪伏在地，连称："小子自知罪大恶极，情愿听凭处治，决不敢有他意。"

田生到底是个忠厚长者，见赵他羽俯伏乞怜之状，又见旁立诸侠面有怒容，不禁把先前厌恨之意减去好些，觉着事应适可而止，免得当场就赶尽杀绝，难于收拾，便向剧孟劝了几句。

曹、朱二人乘机插口，说主人业已服输，劝剧孟不要做得太过。另外还有好些人也同声附和。

剧孟冷冷地望着众人，等大家把话说完，便对田生正色说道："别人或是羡慕财势，别有意图，或是为了酒食声色之奉，甘作忘

身吞饵之鱼，不去管他；田先生乃高明之士，不惜自污，来作豪家座上客，已是盛名之累，怎么还要代他说话呢？”

田生此来，虽然别有用意，当众到底不便明言，脸上一红，由此不再开口。

曹阳、朱原虽然又愧又恨，但为对方英威所慑，心虽恨极，也都不敢再说。

剧孟对众人道：“诸位眼看倾家荡产，尚不自知，难怪帮人说话。我和这厮无仇无怨，只为他作恶多端，害人太众，常有耳闻。此来途中，又听到他一些恶迹，心中不平，特来看个明白，本非为赌而来，恰巧他在这里暗用赌术，诈取众人钱财，被我看破。就此和他一拼，还道我无故上门生事，这才将我新由南粤采买来的六百粒明珠，下上一注。他以为会闹鬼，所制赌具一轻一重，胜负由心；却没料到我会掷一个满点。这厮骄狂自恃，目中无人，就在事前看出我押的是明珠，也必以诈术假赌豪夺，只以上宾之礼相待，不致欺人太甚罢了。令他照注赔我，这类明珠，他既无从购买，也未必有此财力。我并不为已甚，现在只要他从今以后洗心革面，不再横行乡里，诈欺财帛，并将所赢的金银和头钱全数吐出，还与输家，再将他散在华阴各地一百三十多顷田地，和许多放给人家的借券，全数交出，便可无事。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赵他羽这时业已成了斗败的公鸡，只管心中恨毒，哪敢丝毫倔强，抢口答道：“剧公只要吩咐，小子无不遵命。”随命左右恶奴，到后面速将地契和平日贷给人的借券如数取来。

剧孟见他说时神情虽颇爽快，目中隐蕴凶光，并朝身旁扫了一眼，内一门客当时溜走，料他不是暗中还要取巧，便是别有阴谋。先不揭穿，等众恶奴把田契借券捧了出来呈献，便命连那一袋明珠放在一起，然后对赵他羽道：“你以无赖起家，富比王侯，钱从何来？今日耗去你多年巧取豪夺而来的田财，也难怪你心中

不甘。我方才掷那十二点，虽然凭着一口真气，不是作假，到底不是正经赌法。现在就拿这六百粒明珠和你那些压榨善良的契券孤注一掷，决斗一回。你如得胜，明珠归你所有，万事全休；你如战败，我仅照方才所说行事，也不会伤你性命。你意如何？”

赵他羽眼看平日用尽心机，巧取豪夺而来的大量田财，一旦之间，拱手献与对头，并还丢人到底，从此不能横行，本就越想越恨；闻言，心中一动，暗忖：“我因对头财多势大，连好些王侯将相都把他奉若上宾，今日又有王孟、周庸等专喜管人闲事的能手同来，怎么也斗他不过，不得不低头服输，免遭杀身之祸；只是除却方才那口飞刀而外，他的真实本领并未见过。既然这等说法，正好和他拼上一下，反正已失之物，败了不过如此；万一得胜，非但从此威名更大，那一袋价值连城的明珠，也全归我所有，这千载一时的良机，如何失去？”念头一转，凶心又起，表面上仍装着十分恭敬神气，拱手赔笑道：“我赵他羽并非怕死惜命，只为剧公名动公卿，今之大侠，小子何人，敢于冒犯虎威；便没有这孤注一掷，也必惟命是从，何况又掷了一个满点。既落下风，便应照赔，区区田财，无足挂齿，明珠价值连城，更非所望。只是小子学剑多年，侥幸未遇敌手，久闻剧公剑术高明，名满海内，心中仰慕，已非一日。先前若是请教，恐外人道我无力赔此巨注，倚仗人多，想要无赖，因此不敢开口。难得剧公有此盛意，正合平日心愿。何况剧公有言在先，又肯手下留情，奉陪一试，敢不惟命。不过，小子所学有限，决不能像剧公那样得心应手，万一刀剑无眼，一个收势不住，误伤了剧公衣履，还望多多原谅，便是同来诸位大侠，也莫要见怪才好。”这一席话，说得很慷慨而有礼貌。

剧孟知他既贪且狡，凶恶非常，因拿不准自己的深浅，故意说些漂亮话，垫在前面取巧。暗骂：“无知恶贼，竟敢心存妄念，

今日不叫你带点残废，你哪知道厉害。”随即朝旁立王、周诸侠看了一眼，笑道：“明人不用细表。不错，自来刀剑无眼，你有本领只管施展，我若打败，死活都无话说，转身就走，便是别位也决不会停留。我生平言出必践，既已说明在先，如其得胜，也决不会伤你性命，放心好了。”

先去土豪名叫谷山，人极粗鲁，刚刚取了好些金银赶来，想要翻本，见此情势，因和赵他羽同恶相济，常在一起，向人一打听，答话的恰又是赵他羽的心腹爪牙，故意说上些激动的话，当时大怒，也没问清来人是谁，便插口道：“两下争斗，胜者为强，无须讲甚情理。我谷山也曾学过几天武艺，今天就拿这千两黄金作彩头，先和你见个高下如何？”说罢，便命同来恶奴把所带金银与赌注放在一起。

赵他羽巴不得先来一个垫刀背的，就便看看剧孟的真实本领。意欲假作拦劝，暗用巧语激他先上头阵，还未开口。

王孟在旁，一听发话的是当地恶霸谷山，便由人丛中走上前来，笑道：“他二人业已有约在先，讲好一对一，就有第二人出场，也等他们分了胜负之后，才能动手。你如有此雅兴，区区不才，倒可奉陪。你如得胜，黄金彩注如数奉上，你意如何？”

谷山见那人虽然腰挂长剑，但是衣冠整洁，举止文雅，人又生得清秀，像个白面书生。自恃武勇，盛气头上，连姓名也没有问，只答了个好字，便向主人借用兵器。

赵他羽见那人正是淮南大侠王孟，知道江河之间，二孟齐名。剧孟名望虽然最大，轻易不听说他出手伤人。王孟却是出了名的辣手，只要遭了他的恨，照例九死一生。谷山人最凶暴，自恃一身蛮力，老想盖过自己。今日之事，凶多吉少，要糟，率性和他一起糟，也免得将来被他笑话。主意打定，忙命人代取兵器，准备火把，跟着又将方才所赢钱帛和田契借约，连同那一袋明珠，搭

向院中，以示无它，随即拱手让客，请剧、王二侠先行，余人观战作证，一同走了出去。

谷山见这两个敌人，都是神态安详，步履从容，自己的对手更显文弱；而赵他羽偏是那么如临大敌之状，辞色也极谦恭，比起素日对人那样骄狂自大，迥乎不同，方在奇怪。忽听同行宾客在低声议论，大意是：江、河二孟，同时来此，实非小可，事甚难料等语。这才想起方才匆匆由家中取了赌本赶来，只听说有对头上门生事，为想人前显耀，表示为朋友的义气，轻视来人，一时气盛，也未问他姓名；如真是江湖上这两个煞星，想占上风，却无把握。心虽有些后悔，无奈平日骄横已惯，当着众人还不肯丝毫示怯，刚一上场，便喝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因何来此生事？"

王孟淡淡地答道："江淮远人，一时多事，既是胜者为强，留名则甚！"

赵他羽正和剧孟客套，知道谷山是个浑人，看到对方这样来势，连名姓都不打听清楚，就敢冒失叫阵，怕他轻敌大意，在旁接口道："小弟实在疏忽，竟忘了给丘兄引见。这二位便是名满海内的江、河二孟。王孟先生剑法高强，身轻如燕，丘兄最好量力而为，造次不得呢。"

谷山先听人说对头是江、河二孟，本来有些顾虑，及听赵他羽这么一说，反倒激发了火性。冷笑道："管他什么人物，也要领教之后，才知分晓。"说罢，恶狠狠举刀就砍。

王孟早看出谷山那口大刀，长约七尺，少说也有七八十斤，知道敌人力猛刀沉，又因剧孟和赵他羽业已动手，上来并未施展全力，便打好了主意。一见谷山的刀当头砍下，身子微微往右一偏，避开刀头，就势一横右手剑，朝刀身横点了一下。那口有直劲没横劲的大刀，立被荡开了好几尺。谷山面前门户大开，无法招架，王孟只要就势一个拨草寻蛇的解数，便可将他一剑刺死，偏是有

心取笑，琤的一声，刚将刀荡向一旁，便就着这剑尖一点的劲头，往右侧纵退出去七八尺，口中直喊："好家伙，这把刀真够重的。"

谷山骤出不意，觉着敌人的力气并不算大，不知怎的，手中刀竟会被他荡开好几尺，连人也不由自主歪向一旁。这类刚柔并用、绵里藏针的高明手法，哪里见过，急切间还不知道对方厉害，因左半身腰腹等要害，都成了敌人进攻之处，并还无法招架，心方一惊；见敌人并未进攻，反而纵向一旁，误以为王孟气力不济，这一剑只是一个巧劲，并未在意。刚旋转身子，见王孟也恰巧回纵过来。连忙就势拦腰一刀横砍过去。王孟脚刚落地，这一刀按说绝躲不过，眼看就要砍中，谁知飕的一声微响，眼前人影往上一蹿，刀便砍空。这回又是横劲，用力太猛，身子由不得往左一歪，惟恐敌人乘虚进攻，心中一慌，正要收势招架，就在这手忙脚乱的瞬息之间，猛觉头上被人按了一下，耳听笑道："站稳，莫要摔倒!"面前敌人不知去向。

谷山慌不迭回身一看，王孟已立在他的身后，仍是满面笑容。原来敌人这一纵竟由他头上越过，过时还把他的头按了一下。这才知道敌人厉害，有意取笑。动手时剧、王二侠都穿着原来衣服；赵他羽连请二侠宽衣，均答无须。谷山为表气派，只得和赵他羽一样，也以长衣应敌。没想到敌人虽然穿着长衣，身法却极轻快，纵跃如飞；自己身材高大，再穿这一身长大衣服，举动自欠灵活，忙喝道："你先别忙，天气太热，我们脱了衣服再打。"

王孟笑道："你连砍了我两刀，这儿时还过手来？我昨天路上受了点风寒，有些怕冷。要脱你脱，我等着你。不过，方才有一句话没问明，我不比剧兄量大心慈，手里也不像他那样有准头，不动手便罢，动起手来，对方本领比我高，能把我一刀杀死，免我常年在外多事，叫朋友们担心，那是再妙没有；否则，我不把对头杀死，心里也不舒服。光赌你这一千两黄金，实在无味，你如

胆小怕死，最好连衣服也不必脱，就此作罢，彼此都省力气。真要和我动手，就须分个死活存亡，当着众人，或死或伤，都没有话说。你打算怎么样呢？”

谷山性如烈火，从来口头上不肯让人，何况又当众目之下，越发激怒，顿忘利害，脱口喝骂道：“我正要取你的狗命呢。当着许多宾客，谁被杀死，都无话说。你等着！”随将长衣匆匆脱下，随手扔给从人，二次举刀上前，恶狠狠举刀便砍。

这次王孟并未闪躲，一见刀到，单臂举剑微微一架，就势一反手腕，再用剑背往旁一推，那刀又被挡开。口中喝道：“且慢动手，容我一言。”随向众人横着剑，把手一拱道：“诸位想已听明，我二人都是自甘送死，事后决无异言。谁要以为他不是对手，只管下场相助，我王孟也必奉陪，决不说他倚仗人多。那一对一的话，是剧公说的，与我无干。”

赵他羽爪牙众多，虽然多会武艺，一来震于剧、王诸侠的威名，知道主人只是情急无计，对方又有决不伤他性命的话，这才敢于一拼。并还暗示对头来人虽止二十来个，均非寻常人物，不会轻易妄动；二则是会武艺的人，多少都有一点眼力，只管剧、王二侠尚未施展杀手，到底旁观者清，二侠那种气定神闲、从容不迫之势，双方高下，早已分明。主人都不令上前，乐得坐观成败，各人举着一个大火把，把整座大院子照得明如白昼，谁也不肯作声。

同坐豪客赌徒，多半不会武艺，就有几个会的，都知来人无一好惹，先就胆怯；又听说赵他羽是用诈术赌胜，想起平日所输银钱，心中怀恨；谷山更是一向凶暴，盛气凌人，都巴不得这两人丢脸送死，谁也不肯出头。内中几个反说：“既已说好决斗，便是胜败存亡，各凭本领，才是好汉。我们都是见证，他二位也没有反悔之理。”余人也跟着附和起来。

赵他羽还略微沉得住气，谷山却是怒火中烧，恨不能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和敌人拼个死活。王孟仍然是面带微笑，一味招架纵跃，极少还攻。

赵他羽先陪着敌人走到院中，说完几句套话，正想问剧孟可带兵器，便见人丛中走出个捧着一口长剑的英俊少年，朝剧孟将剑献上。剧孟左手先将腰间插的三口飞刀取下递过，右手就少年手里剑鞘，往外轻轻一拔，只听呛啷啷一声，宛若龙吟响处，一道寒光已随手而起。猛想起久闻剧孟手中宝剑，乃列国时越女遗留下的奇珍，名为龙股剑，削金断玉，犹如切草，不论本领高低，就这一口剑，已非其敌，当时一呆，心先发慌。

剧孟笑道："我是用惯此剑，不愿更换，但剑虽锋利，我决不伤折你的兵器，有何本领，只管施展便了。"

自来剑刀相加，彼此砍杀招架无不接触之理。这一来，敌人可以随意进攻，猛杀猛砍，他却只能闪避，至多偶然抽空还击，招架都难，自然吃了大亏。赵他羽心才略放，暗骂："该死匹夫，你有多大本领，竟敢出此狂言？我这口宝剑，经过良工三年苦炼，两面出锋，又曾用毒药淬过，休说刺伤要害，只要被我剑尖扫中，稍微划破一点皮肉，你也休想活命。你既不能伤我宝剑，这还怕你则甚？"心胆一壮，道声"承让"，左手紧掐剑诀，右手握剑，身子往下微蹲，使了一个朝天一炷香的解数，又道一声"请"。

剧孟见赵他羽来势极慎重，笑道："不必太谦，只管过来。"

赵他羽见剧孟不知何时剑交左手，大落落地举手背剑而立，以为对方狂傲自恃，闻言，立时乘机冷不防一纵好几尺高远，当头一剑砍下。去势虽猛，但是实中套虚，手法也颇沉稳，不像谷山那样浮躁，对方若是闪避，立即变招进攻，稍微刺中一点，便可致敌于死。人随剑落，目光都注定在敌人的身上，眼看宝剑离头不过二尺，剧孟并未闪躲，以为敌人全身已在剑锋笼罩之下，绝

难闪躲。手里刚一加劲，猛瞥见剧孟一翻手腕，单臂横剑，往上微微一挡，耳听呛的一声，震得虎口生疼，右臂酸麻，人也倒震出去好几尺。

· 赵他羽落地还未站稳，便听剧孟笑道："看看你那口剑有无伤损？快动手罢。"忙往前一看，剧孟剑已到了右手，正在指点说笑，仿佛不曾动过手的神气。自己手中剑并未伤折，知道厉害，事已至此，只得把心一横，咬着牙重又杀上前去。剧孟只是架隔遮拦，挑推剔拨，虽然并不还击，但是剑走中心，无隙可乘。

旁观的人只觉剧孟动作稳练轻灵，是个高手。赵他羽却看出敌人的剑，来势不猛，力量却大，有时被他轻轻挨着，随便一挑一甩，手便发酸，稍微疏神，剑便几乎把握不住。这一惊真非小可！先想："此时甘拜下风，外人看不出双方胜败虚实，多少还可保全一点颜面。"猛一眼瞥见庭前几案上放着的那些金银绢帛，连同谷山新取来的千两黄金，在火炬光中分外显得五光十色，闪闪生辉；再想起那一大堆田契借券，更是多年心血。不禁贪心又起，暗忖："我只说猛砍猛击，可以取胜，不料对头手法这样高明，善用剑背和推荡剔拨之法，动作又是那样稳练，滴水都泼不进。就此认输，大量田财和十年威名，定必化为乌有；再打下去，时久力竭，又无幸理；何不改攻为守，虚实兼用，遇见机会，仍可刺他一剑。反正不免身败名裂，就此低头认输，岂不冤枉？"念头一转，忙把气沉稳，不再猛力杀砍，专一乘隙进攻，出手也更加仔细起来。

剧孟见赵他羽忽然变了手法，暗笑："你用尽心机，也休想讨得半分便宜，我不把你累个半死才怪。"随将手中剑一紧，化守为攻，活跃起来。剧孟这一变招，在场的人只见一道寒光，裹着一条人影，时上时下，时左时右，围着赵他羽星丸跳掷，纵横飞舞，耀眼生霞。赵他羽更是眼花缭乱，心惊胆寒，几次想要开口认输，

都因善财难舍，又见敌人那样神速的手法，偏是一味逗弄，有时还要故意卖个破绽，引使上当，以博旁观者一笑。越想越觉对方欺人太甚，心越气忿，以为敌人说过不会伤他，乐得相持下去，稍微发现机会，败中取胜，仍非无望，依然老着脸斗将下去。

剧孟只要赵他羽稍知悔悟，便可给他一线生路。开头故意约他决斗，赵他羽竟不知量力，还要说上许多巧话，心已有气；动手之后，又见他所用宝剑两面出锋，剑尖碧中透紫，明是毒药淬炼过的凶器，这样狠毒的恶人，自然容他不得。难得有此一口毒剑，正好叫他自作自受。

剧孟主意打好，打了顿饭光景，看出敌人越打越心慌，手法虽乱，来势突又转猛，本来就想乘机下手；同时瞥见王孟也在那里纵前跃后，故意与敌相持，明见敌人业已累得气喘汗流，兀自不肯下那杀手，也不容敌人逃出圈去，口里不时还说着一些激将的话，气得敌人破口乱骂，暴跳如雷，他却带着一脸笑容，引逗不已；知道王孟为人外和内刚，性又滑稽，专喜侮弄恶人，照此情势，分明想和自己同时下手，故意延挨，便拿话提醒道："有本领的只管施展，莫叫旁人久等，天不早了。"

王孟边打边答："我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也实在不耐烦再打下去了。"

剧孟闻言，立时乘机卖个破绽，笑道："不耐烦就不打，谁让你老打呢。"说时，故意把头往侧一偏，仿佛轻敌大意神气。

赵他羽认定敌人不会要他的命，一心一意想等敌人破绽，猛下毒手，哪知平日杀人甚多，沾满鲜血的这口毒剑成了他的致命一伤。万分情急之中，看出敌人粗心大意，偏头侧顾，宝剑往上斜举，胸前门户大开，当是绝好机会，自然不肯放过，脚底猛一垫劲，急上加快，一个鱼鹰掠水势，冷不防纵身上前，分心就刺。身才离地，耳听一声喊"好"！敌人业已回过头来，那神光饱满的

炯炯双瞳，已将自己罩住，人也似要纵起。心虽一惊，仍在妄想忙中收剑，改刺为击，朝敌人拦腰砍去。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赵他羽撤剑不到一半的瞬息之间，剧孟身子微微往前一纵，同时一横剑背，已朝赵他羽的剑上压到。赵他羽如其撒手丢剑，也还不致送命，偏是剧孟来势既猛，力气又大，赵他羽骤出不意，用力一架没架住，反将虎口震裂，剑尖被反击回来，斜着往下一沉，恰将左腿刺中，连裤腿划破三寸来长一条口子。赵他羽觉着伤处微微一麻，知道不好！无奈自不小心，毒剑又是自己所有，伤处更非要害，什么话也说不出口，不由惊魂皆颤！当此危在顷刻之际，还在妄想求生，就势跌坐地上，口中急呼："剧公高抬贵手，我认输就是。你们这些奴才，还不快抬我进去！迟就来不及了。"

众恶奴都知那剑厉害，纷纷抢上，刚将赵他羽连头带脚搭起。忽听叭嗒一声巨响，谷山突由侧面奔来，吃王孟脱手一剑，由后背直透前心，当时跌倒，爬伏地上，连声也未出，喘了几喘，便自死去。

原来谷山和王孟苦斗了半个多时辰，打是打不过，跑又跑不脱，先还怒发如狂，妄想拼命，渐渐气衰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王孟和剧孟打过招呼之后，手底再一加紧，谷山越发累得通体汗流，上气不接下气，又勉强挣扎了几个回合，实在支持不住，因王孟始终未下杀手，心存希冀，几次想要老着脸皮求饶，偏被王孟一路纵横击刺，逼得气透不转，无法开口。百忙中瞥见赵他羽中剑倒地，越发心胆皆寒，手忙脚乱，把大刀一撩，转身就逃。连个饶字都没喊出口，吃王孟一剑飞来，刺了个透心穿，钉在地上。王孟跟踪纵过，把剑一拔，一股血水涌出，尸横就地。

众人当时一阵大乱。好些旁观的赌客，正想溜走，忽听一声

断喝，一条人影突由东廊那面跃起，由众人头上飞过，仗剑当门而立。刚认出那是陈县大侠周庸，紧跟着飕飕连声，又是二十来道剑光人影，由东廊那面纵起，落向四面，将去路拦住，正是后来发现和王、周二侠同来的那些少年壮士。在场众宾客和赵、谷二恶手下二三百个爪牙全被镇住，谁也不敢妄动。

剧孟从容走近，指赵他羽道："此是你心太凶毒，自不小心，我这口剑并未伤你毫发，人所共见。今日定约决斗，在场的人都是耳闻目睹，料你也无话说。你那宝剑若是有毒，趁早当众明言，再若心藏奸诈，你连全尸都保不住了。"

赵他羽此时左半身已渐全麻，明知那口毒剑，见血无求，至多保得半日活命，并还苦痛非常；但惜命心切，仍有侥幸之想，知道对头说得到，做得到，再不见机，就许身首异处，战兢兢哭喊道："剧公饶命！此剑实是毒蟒口涎，配合各种奇毒之草淬炼而成。当时延医急救，尚难求生，再若迟延，就来不及了。"

剧孟随从身边取出一块伤药，丢给赵他羽，笑道："难得你最后还说了两句真话。这是我自配伤药，拿去半敷半服，虽因剑伤奇毒，解救不得，足可保你十天八天活命。万一遇见良医，那是你的造化。明日一早起，我便将你这些田契借券发还原主了。我们暂住在离此三十里的凤鸣岗驿亭之内，约有三五日耽搁，谁不服气，只管寻来。我们去了。"

赵他羽忙喊："剧公留步。"剧孟已同王孟、周庸等往外走去，头都未回。

那许多金银绢帛，已由周庸请田生代还众赌客，并留四人相助；只将地契借券和那一袋明珠连同谷山的千两黄金交由同来诸少年壮士分别带走。

这两个豪霸，一遭惨死，一个命在旦夕。除曹阳、朱原因到手肥财突然失去，暗中叫苦而外，余人全都醒悟过来，暗中称快，

各自取回先输的钱，分别走去，无一停留。

谷山本有随从同来，正在料理死尸。赵他羽被人搭向里面，忙着请医，百治不愈，到了第九日夜里，号叫而死。

原来剧孟是一位隐于商贾的大侠，新由南粤经商，贩了不少当地特产的货物，去往咸阳出售。因和淮南王孟、陈县周庸是至好交友，回时，绕道淮南，准备在王孟家中住上几日，再同往河南陈县去看望周庸。刚到不两天，周庸便带了几个门人赶来，正好欢聚在一起。周庸原因赵他羽和关内外一些豪霸，近年结交朝中亲贵，鱼肉良民，无恶不作；赵他羽更在家中，常设赌局，分派党羽诱人去赌，倾家荡产的人甚多。有那看出赌中有诈，气愤不过，稍微说上几句闲话的，甚而引起杀身之祸。他越想越恨，意欲除此一害，但觉势孤人少，来寻王孟相助，没想到剧孟也在那里。三人互相商定好下手的主意，便命运货车辆，随后起身，各自带了几个得力的门人往华阴赶去。一到先向当地乡民探问赵家虚实，又问出许多恶迹，越发愤怒。好在开赌时，稍微衣冠整洁的人，均可入场，剧孟当先上门，王、周二侠和众门人随后走进，共只两三个时辰，便如愿以偿，并还附带把另一个有名土豪谷山除去。事完之后，正准备回到凤鸣岗驿亭，吃完酒饭，商谈明日把赵家田契借券还交原主，并将那千两黄金散与贫苦之事，忽听身后马蹄之声甚急。剧孟回头一看，先是三骑快马，由身后赵家那面急驶而来，马上人两高一矮，看去十分矫健，转眼便由众人身旁驰过。月光之下，只见那三骑快马不住翻蹄亮掌，一路奔腾，所过之处，尘沙滚滚，宛如一条烟龙，蜿蜒不断，往斜刺里驶去。到了侧面原野中，内中一骑忽又折转，朝自己这面，勒马遥望了一下，重又跃马追上前两骑，一同急驰，转眼不见。心中一动，也未向众明言，回到驿亭，便命门人多点灯火，将事前准备好的酒食取出，与众同饮。

那驿亭就在岗下，聚饮之处，房宇高大，三面皆窗。众人刚一坐定，剧孟又命将所有门窗全都打开，连帘幕也全撤下。

周庸忽说人倦欲眠，离座而起。王孟方说要留他先饮几杯，见剧孟微笑着看了他一眼，便不再开口。

剧孟笑道："今日连除了两个恶人，真个痛快。赵、谷二贼爪牙虽多，来了只是送死，大家一醉方休罢。"

众门人都是本领高强，机警胆大，闻言同声笑诺。跟着欢呼纵饮起来。

众人回时，天已二鼓，豪饮了个把更次，多已吃醉。剧孟笑说："你们各自安歇，我们也都喝醉，快去睡了。"

众门人刚刚辞去，周庸忽然走进，说："连日旅途劳顿，实在支持不住，才去睡了一会。醒后饥渴交加，我还要奉陪二兄饮上一回呢。"

剧孟掀髯笑道："我虽饮了不少，再陪你饮上一二斗，也还不妨事呢。"

王孟也笑道："莫忙，我先奉陪周贤弟畅饮三大杯，今晚不醉不休了。"

周庸见剧、王二人都是满面通红，带着好些醉意。知道剧孟海量，轻易不醉，只是吃酒上脸，刚饮两杯就满脸通红，话也越来越多，看当晚神气，许是还未尽量；王孟正与剧孟相反，酒越吃得多，脸也越白，今天却是脸涨通红，连舌头都有些发短，恐他和剧孟先前赌酒量，真个吃得大醉，便笑劝道："我看王兄业已饮了不少，不妨歇息片时，我陪剧兄先饮，见了分晓，再来陪你，免得说我后来取巧。"

王孟把眼一瞪，冷笑道："我……我几时醉过？非和你先干三大杯不可！"说时，语声短促，醉意甚浓，右手筷子夹起一块鸡肉，左手端起一满杯酒，放在口边，一仰脖并将杯往外一亮，道了声：

“干!”因为手已发颤，那酒多一半没有喝进口去，喝得又猛了些，顺着下巴往下直流，连胸前衣服也湿了好些，手中杯跟着左手往下一搭，嗒的一声，连杯落在案上，右手仍夹着那块鸡肉画圈。剧孟也似酒喝太多，口中喃喃说着醉话，右手举杯欲饮，连说：“干……干!”语声已是含糊不清，两眼皮也搭了下来。

周庸方觉剧孟今夜不该吃得这样大醉，就在这心念微动之间，猛瞥见三四寸长一溜寒星悄没声地由正面窗外照准剧孟头上射了进来。事情本在意料之中，但没想到敌人下手这快，上来便用暗箭伤人，当时顾不得说话，一声断喝，伸手想抓，已自无及。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叭、铮两声微响，王孟筷上鸡肉落向菜盘边上，筷子上却亮晶晶夹着二寸来长一支暗器。还没看清，跟着又是一溜寒星打进。

这原是转瞬间事，周庸手刚抢空，同时瞥见剧孟的头往上微抬，一对神光饮满的炯炯双瞳突然睁开，随同那一个“干”字的尾音，已将那第二支暗器轻轻咬住，连一点声息都无。心想：“剧、王二兄本领真个高强……”第三支暗器已连珠飞到，恰好手正回收，就势往上一抬，正打在那暗器的中腰，随手飞起，夺的一下，钉向房梁之上。刚看出那是两寸多长、形似箭镞的小铜梭，忽听剧孟大喝：“留神!”跟着一掌推来。连忙就势离地纵起，猛觉疾风飒然，目光到处，一支小箭已由耳旁飞过，吃王孟接在手里。不是剧孟这一推，非遭暗算不可。才知敌人非常厉害，先前虽在暗中查看，并还仔细布置，却没料到另外还有能手赶来暗算。心方愧忿，剧、王二人已由地上纵起，只听到门外一阵大乱之声！跟着便有好些敌人由对面房檐上相继纵落。到底来人是谁，后文自有交代。底下先写剧孟的出身和成名致富经过。

第三回

斜路逢凶　举掌轻挥伤竖子
间关避祸　望门投止见良驹

刘邦（汉高祖）灭楚之后，定都长安（又名京兆）。这位出身流氓的汉皇帝，只管天性凉薄，残忍多疑，人却非常狡诈精细，利用民心厌乱，定出了一套统治人民的方式方法（如约法三章），骗取了人民的信任，当了汉代开基立业之主。刘邦在位十二年，病死长乐宫，吕后之子刘盈（惠帝）继位，人既庸懦，又因吕后奇妒残暴，虐杀戚姬，愤极无计，便以酒色自戕，在位仅得七年，并无他恶。吕后跟着称制（女皇帝），虽然宠信娘家人（吕台、吕产、吕禄等）把持朝政，独揽大权，但她起自民间，曾随刘邦流转多年，很知道百姓的心理，因此这一时期，海内比较安定。

离长安西南六七十里，靠近终南山麓，有大片广原，名叫上镐，乃周武王姬发建都的镐京故址。当地土壤肥活，草木繁茂，冈原又多，为极好农牧之所。因其近在“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号称三辅，为汉代建都之地。京兆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那绵延八百里，西起秦陇，东彻蓝田的终南山，正当其前。那面向长安的南山主峰，涧谷幽深，峰峦灵秀，移步换形，都呈异景。渭滨落日和南山朝云，更给人们平添了许多的诗情画意。

上镐地处京郊，便于游览，富贵人家的别墅甚多。住在左近的豪门贵戚，公子王孙，每当春秋佳日，都喜带着宾客，携了俊童美姬，前往游玩，舆马丽都，仆从如云，后拥前呼，招摇来去。这类锦衣玉食的富贵中人，十九不耐登陟之劳，也离不开舆马从人，大都入山不深，仅就几处容易登临号称名胜的所在，择那平坦的冈坡，或是疏林之下，铺上一些锦茵文席，与众宾客杂坐纵饮，再命随行俊童歌姬，歌舞上一阵，稍微觉着有些疲倦，便即索然归去。来时的华服高冠和去时的衣香鬓影，配上当地的山容树色，虽然盛极一时，景堪入画，真正瑰奇灵秀之区，却非此辈中人所能涉足，至于山中的烟云变灭，岚光红紫，泉流石上，月照松间的无穷清趣，当然更领略不到了。

入山路径甚多，斜对上镐这面，路最平坦。由山口起，夹道古柳高槐，杂以桃李，道旁左右都是村舍田亩，当此春暖花开的时节，大片肥沃的黄土原野，都成了一片绿色。斜日未坠，白月始升，炊烟欲浮，黄昏已近，就要到来的晚景，在半天红霞映照之下，分外显得晴朗雄丽，夕阳反射中，所有田野麦苗和夹道花树，都被映成了金色。

这时，田野里的农夫正在三五为群，缓步归去。由山里出来的游人，有的结伴同行于大道绿树荫中；有的坐在舆马之上，多半衣冠不整，吃得大醉，更有高骑骏马的豪奴在前开道，所过之处，一般寻常游人和农夫牧童们，全都望而远避。这班豪门贵戚，随从既多，声势浩大，身后阳光照处，许多散乱的人影全被投向地上，又长又大，一起接一起，纷纷朝前蠕动，看去和恶鬼有些相似。

这些游人从日头刚一偏西，便各按路程远近，相继往回路走，要到黄昏才得走净。这长一段时间，给当地农夫行人带来了不少麻烦。寻常游山的人，自然无关，那些豪贵游客，照例不许贫民

挨近，而这一条路，恰巧又有好些与各村舍相通连的必由之路，道旁水沟土坑又多。人们遇见这类大队高车骏马，一个闪避不及，对方若是势位较低，比较好说话的，只挨上一顿臭骂，算是便宜；否则，还要挨上一顿鞭打，稍有违抗，便被捉将官里去，甚而还有性命之忧。

贵戚武信侯吕禄之子吕皎，年才二十来岁，平日好勇斗狠，酒色荒淫，又当吕后帝制自为，父兄叔伯相继封王，吕家权势最盛之时，越发任性胡为，无恶不作。这日带领一伙狐群狗党和俊童美女，游山刚回，本就有了八分醉意，偏又自恃武勇，骑了一匹新近买来的大宛名马。那马又高又大，通体纯白，更无一根杂毛，走将起来，昂首扬蹄，神骏非常。吕皎人却瘦小，骑在这样高头大马之上，分外显得猥琐，看去一点也不起眼。左右的人都知这位公子，虽然自命孔武有力，本领实是寻常。这类大宛名马，并不好骑，无奈吕皎骄横好胜，非骑不可。那马虽是千里良驹，不去惹怒了它，也颇驯善，吕皎初骑时，觉着那马稍一纵辔，便翻蹄亮掌，绝尘而驰，只听耳边呼呼风响，道旁不论树木田野，都和急流一般，往后倒退下去。开头也颇胆怯，几次骑过，见马行虽速，却极平稳，一点也不颠跳，于是越来越爱，每次出游，都要当众显耀一番。左右亲近，都以为马性真个驯良，再说，别的马也追它不上，次数一多，渐渐疏忽下来。

吕皎正想当众逞能，刚出山口不远，便听家人飞马来报，说乃父吕禄已有封王的消息，当晚将在侯府设宴庆贺，命其速回。当时一高兴，意欲单骑驰回，一面命众随后跟去，无须同行；回手一鞭，朝马股打去。这类千里马轻易不受鞭捶，冷不防挨了一鞭，一声骄嘶，当时昂头奋鬣，往前驰去。随行人们因那马从未出事，并没想到马性已被激发，同行俊童美女又多，还有不少宾客，必须随护以显势派，虽有十几名心腹家将，随后紧赶，无奈双方快

慢悬殊，转眼之间，便落在后面，前面马后尘雾起处，先还分辨得出人马影子，后来越隔越远，仅看出有一小白点，飞星也似向前激射，晃眼没入尘雾之中不见了。知道追赶不上，只得就着各人所骑马力快慢，三三两两地跟将下去。

这类快马，平日少见，路口有人经过，固是躲避不及，道旁村舍中的狗，更不知道厉害，相继追逐，狂吠不休。马行神速，村犬虽追不上，可是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传播起来，邻近的村犬从四面八方都赶上来了。

吕皎觉着那马比往日跑得更快，醉后口渴，吃迎面的风，一路急吹，简直透气都难，沿途村犬再一路狂吠急追，马更勒它不住。以为那马受惊急窜，收不住势，本就又怕又怒，恨不能当时命众家将把所有的狗全都杀光，连狗主人也暴打一顿，才能解恨。

那马不住腾骧，一口气跑了三十多里，业已快到前面三叉路口，东面已是直通侯府的一条大道，相隔不过二十余里，西面一条小岔道过去，便是上镐一带的大片田野。

吕皎骑在马上，早急出了一身冷汗，满腔怒火真不打一处来。心慌忙乱中，刚把马缰拼命一勒，待要往东驰去，不料由东面路上，飞也似驰来一骑快马，双方势子都急，又当路口转折之处，恰巧对面撞上。二马全都受惊，各把前腿高举，人立起来。

吕皎骑术不佳，马性又烈，去势更猛，本来这一撞，连马都非受伤不可。总算来骑虽非大宛马之比，马上人却是本领高强，一见两马快要撞上，就着二马同起之势，忙把马辔头往侧一偏，当时交颈错过，稍微一转，马便立定。侧顾对方人已落地，在那里狂呼急喊，因觉自己不该把马骑得太快，才有此事，连忙纵身下马，上前抢扶。

吕皎由马背上滑落下来，跌得背骨生疼，正在狂呼救命，忽见一个形似村农的少年，跳下马来扶他，不由怒从心起，挣将起

来，拔出腰佩短剑，怒骂了一声“瞎了眼的狗才”，恶狠狠当胸就刺。

马上少年是个中等身材，一张白里透红的脸，长眉大目，狮鼻阔口，两耳垂肩，天庭饱满，貌相十分英俊，动作犹极矫健，见对方不由分说，拔剑就刺，心想：“两马对撞，错虽不在一方；坠马的人，心中有气，也是难怪。”身体往左略闪，一抬右手，便将吕皎的右手腕抓住，微笑道：“你的马比我的马更快，又当路口转折之处，我喊了一声，你没听见，马已撞上，彼此都未将马收住，才有此失。请恕我疏忽罢。”说时，因对方还在怒吼，恐又行凶，没有松手。

吕皎自来有已无人，第一次吃到这样苦头，自然怒发如狂，不肯甘休，几次手未夺回，先觉对方的手抓得并不甚紧，不知怎的挣他不脱。人被歪向一旁，反手面使不上劲，越发暴跳如雷，厉声大喝：“该万死的猪狗！你敢拉小侯爷的手腕？少时人来，非杀你全家不可！”

少年先见他穿着一身华贵服饰，并未在意；一听口气这样凶横，不禁把面色微微一沉，接口问道：“你是谁？”

吕皎以为自己一家都是王侯将相，权倾朝野，只一说出门第，吓也把人吓死，闻言把三角小眼一瞪，怒吼道：“瞎眼猪狗！连小侯爷都不认得？我父便是武信侯，明天就要封王了。趁早让我砍上几剑出气便罢；稍有倔强，连你全家都难活命！”说到末句，气往上撞，猛抬右腿，横踹过去。

少年只是微微冷笑，并未闪躲。

吕皎以为对方闻名定必胆寒，只要手一挣脱，便可随意杀死，一点也不知道厉害。就在这语声才住的霎眼之间，猛觉右手腕一紧，直似上了一道铁箍，骨痛欲裂，同时右腿踹处，又好似撞在一块铁石上面，仿佛脚骨都要折断，当时连右膀带大腿，半身全

麻，疼得两太阳直冒金星，豆大的汗珠，由头上直往下滴，口中刚急呼半个“哎”字，耳听：“原来你就是吕禄的狗子吕皎么？”一句话没听完，吃少年握紧手腕，就势一甩，由不得松手丢剑，退跌出去七八步，头正撞在身后土崖之上，痛上加痛，倒地晕死。

少年久闻吕皎淫凶作恶，常怀忿怒，只是吕家权势太重，稍微出点变故，便要连累好些无辜良民受害，顾虑太多，不敢冒失下手。当日因借友人的马，外出多日，前往归还，马行太急，恰巧撞上。听清吕皎来历之后，不由怒从心起，右手一紧，右腿再一绷劲，跟着随手一甩，见吕皎跌倒晕死，正想：“一不做，二不休，反正闯了大祸，率性将狗子杀死，除去一害，也是好的。”刚抢过去，把吕皎的剑拾起，待要下手，忽听有人疾呼“住手”！偏头一看，一个身材高大、年约五旬的老者，正由西岔道赶来，业已快到身前，正是先前定约往访，一向奉为良师益友的汉初大侠朱家的弟子田仲。连忙停手立定，笑唤了一声：“老前辈！”

田仲口中低喝：“还不随我快逃，你看！”随说，手朝终南山那面一指，连话都不容往下说，便将少年一把挟起，身子一纵，腾空上了马背，跟着左手往回一扬。

那匹大宛马本来站在当地，不住摇尾昂头，口中骄嘶，吐气喷沫，并未离开，这一来，竟似中了一下重击，忽然迸进，拐着一条腿，连颠带跳，落荒急窜而去。

少年百忙中往田仲手指处一看，终南山那面大路上，远远驰来了十余骑快马，相隔也就二里多地。心方一动，人已随同田仲骑在那匹黄马之上，往西北面田野里驰去。

暮蔼苍茫，时已黄昏，又是上弦之夜，人马急驰了一程，天便黑了下来。少年在马背上几次要开口，都被田仲止住。二人共马同乘，一口气跑了百余里，路也绕越了好几处，到一山村附近，天将半夜，田仲才将马勒住，一同跳下。笑对少年道：“剧孟！你

在这里少等一会，左近有一相识人家，我托他喂了马，再给你备些干粮，让你好逃。天明前我还要赶回上镐，去接你母亲呢。”说罢，匆匆自去。

原来这个少年就是剧孟。隔有顿饭光景，剧孟想起：“方才动手时，虽未说出名姓，但是当地认得自己的人甚多，形貌又被狗子看去，万一连累母亲，如何是好？都是平日爱骑快马，借了田仲的马，连骑了十好几天才还；偏又任性急驰，才会惹出这大乱子。”心正后悔，忽见田仲夹了一个包裹跑来，连忙迎上前去。

田仲先把包中借来的一身旧衣服取出，交与剧孟，令速更换。笑道：“你虽得我指点，但你天赋极好，本领聪明，却都在我之上，人又宽厚善良，将来必有一番事业。你那装束，已落在对头眼里，这里主人是我好友，在此隐居多年，与我同姓。方才向他借了一身儒生衣帽，另外还备有一些干粮旅费在此。分手之后，你速由华阴抄小道越过潼关，直奔洛阳，寻我世交小友白建，暂时避祸，到后三五月内，我定把你母亲送去便了。”

剧孟道：“我真担心家母安危，若把狗子杀死再逃，就免后患了。”

田仲微怒道：“你平日遇事，何等聪明，临到自己头上，怎么就胡涂起来？只顾你母子保得无事，可知狗子若死，要连累多少无辜的人家破人亡么？”

剧孟闻言大悟，又感又愧，连忙谢过。

田仲笑道：“自来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你幼遭孤露，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这等说法，原也难怪。不过，我辈中人，遇事往往只想一面，只顾当时快意，未加细想，一个不巧，便难免于两败俱伤，误人误己了。我这几句话，看似寻常，你以后却要紧记着呢。”

剧孟越想越觉田仲之言有理，再三谢教。并说：“金石良言，

小子终身铭于肺腑。家母安危，敬以奉托，大德不言谢，我在洛阳恭候吧。”

田仲又由身边取出半枚玉环，令交白建，道声“珍重”，重又往村中走去。

剧孟知道事情紧急，必须星夜起身，匆匆把干粮吃了个半饱，便即上路，仗着腿快身轻，年轻力壮，一路翻山越岭，昼夜急行，不消三日，便越过潼关，赶到了洛阳。

白建也是一个少年侠士，住在洛阳伊阙附近，以贩买牛马牲畜为业。剧孟人本机警，到前已向旁人问出白建新由外回，每日同了伙伴到附近草原上去牧马，要到日斜才回。因知白家人多口杂，恐有泄露，便在伊水附近，盘桓了些时，挨到日色偏西，方往白家走去。

剧孟行经白家左近崖坡之上，忽听嘘嘘之声，尖锐刺耳！遥望前面野地里，黄尘起处，跑来了一群牧马。看去约有一二百匹，马身全空，当头两人，各骑着一匹无鞍马，腰中挂着一盘绳索，手持长鞭，不住挥动，在斜阳晚风中，嘘嘘叭叭，一路乱响，急驰而来，相隔也就有里许来地。眼看快到，内中一匹劣马，忽然受惊，由马丛中猛蹿起来，一路连迸带跳，飞也似往左侧荒野里狂奔而去。前面两人刚把座下马头一偏，似要追赶，忽听一声断喝，由马群后面又闪出一人一骑，马上人年纪也就有二十多岁，身材矮小，所骑一匹紫花马，也不高大，但是快得出奇，骑法尤为灵巧，微一奔腾绕越，便由马群中窜出，驽箭脱弦一般，往斜刺里射去。前马见主人追来，越发忘命奔逃。马上少年先将手中长鞭，迎风挥动了几下，见逃马一味朝前猛窜，头都不回，便将马鞭插向身后，跟着解下腰间长索套，抖将开来，就马上舞起一片大绳圈，两腿一夹马股，座下马一声嘶过，立时绝尘而驰，向前急追。只见一路烟尘滚滚，长虹也似，那马一路翻蹄亮掌，越跑越急，马

腹仿佛都快要贴到地上。马上少年手里舞着索套，人似钉在马上一样，稳坐不动，相隔前马还有八九丈，忽然把手一抬，一条长索随手而起，座下马也跟着猛纵起来。前面逃马的头颈，立被索套套住。少年手挽索头，微微一抖，再往回一带，同时双手收索，座下马也往前赶，相隔约有两丈，逃马还在拼命挣扎时，少年左手一按马背，突然蹿起三数尺，紧跟着两腿一蜷，身子往侧一扭，双足就势贴着马腹，轻轻一蹬，人便凌空纵起，落向逃马之上。逃马受惊，前腿一抬，人立起来，连蹦几蹦，未将少年甩脱，跟着连颠带跳和疯了一般。少年却似一贴马膏药，贴在马背之上，由它犯性，理都不理，反将马颈套索解下，系回腰间，任其一路狂奔乱窜，上坡越野，落荒而去。

先骑那马，久经训练，主人刚一纵起，便把头一抬，往后一甩，那条连勒口和马笼头都不齐全的马缰，便被搭向背上，微一顾盼，便回向马群之中；另外两名押马的壮汉，也和没事人一样，带了马群，仍照原路往白家门前马棚走去。

剧孟素以善骑自豪，没想到这少年的骑术这样高明，本就心中佩服，又看出他生得短小精悍，貌相身材都和田仲所说白建一样，那匹逃马性情虽劣，却是一匹千里驹，白建分明不愿伤它，因此套住以后，并不强制，特意纵向马背，任其奔腾跳掷，好似要等马性犯过，再行降服神气。回望马群正在归棚，白家门内和左右邻都有人奔出，打开栅门，帮助收马，互相笑语呼唤，热闹非常。一会工夫，马全入栅，只留两骑在外，先二壮汉向众人把手一挥，便同上马，往左近山路上驰去，余人也各回转。又待了半盏茶时，才见白建骑了那匹逃马，绕着方才的疏林浅坡，得得而来。那匹枣红色的逃马，虽然通体汗湿，看去却是神骏非常。因觉当地无人，正好相见，忙迎上去，把手一拱，笑道："尊兄可是白大郎么?"

白建早就发现坡前树下站着一人，见他拦路问话，又是一身儒生装束，便跳下马来，冷冷地问道："我便姓白。素不相识，有何见教？"

剧孟见他神情颇傲，便将那半枚玉环递过，笑道："小弟由关中来，田二丈托我致候……"

白建一见那半枚玉环，面上立现喜容，不等话完，便拉了剧孟的手，接口笑道："原来尊兄也是我辈中人，等我将马交人带走，到家细谈罢。"跟着，撮口一声呼哨，前面便有一人急跑过来。白建解下腰间套索，随手挽了两挽，便结成一个马笼头，把马头套上，交与那人道："此马业已被我治服，你将它带往马棚之内，将它身上的汗擦干，盖上一层薄毯，过上一会，再给它一些水饮，夜来再去上料。我有远客新来，今晚这些事，都交给你罢。"

那人笑应了一声，把马牵走。

白建和剧孟随在后面，且谈且行，问明姓名来历之后，越发高兴，笑道："去冬二丈路过这里，便曾谈起剧兄为人，夸了又夸；今日相见，真乃幸事。龙门伊阙，名胜之地，虽然常有游人往来，足迹却到不了这里。方圆二十里内，都是自己人，剧兄住在我家，绝可无事。小弟新由北方选马回来，去往南方贩卖，行期约在初秋，剧兄如愿同行，更是快事。"

剧孟前在长安，因家有寡母，不令远游，平日足迹只在三辅秦陇一带，屡起江湖之思，均因寡母无人伴侍，未得如愿。闻言，心方一动，人已走到白家门口，随了白建一同走进。

那是一座大窑洞，里面陈设用具，虽极朴素，但是穹顶高大，打扫得非常整洁。白家人多，待客更是周到殷勤，宾主二人刚一落座，便有酒食端来，虽是山肴野蔬，也颇丰盛。二人越谈越投机，都有相逢恨晚之感。

剧孟听白建说起自从秦始皇修通驿道运河之后，非但来往中

原各地的行旅，比前方便得多；便是江淮以南，远至番禺、桂林、象郡一带，只要不惮长途跋涉之劳，均可通行游览，心又一动，越发勾起南游之念。先还悬念母亲的安危，有些举棋不定；刚在白家住了不到十天，便接到田仲托人带来的书信，得知剧孟当日刚一逃走，侯府家将便相继赶到，见狗子晕死在地，大宛马不知去向。以为中途坠马之故，急匆匆把狗子抬往侯府，费了许多事，人虽救醒，因为惊惧过甚，头脑又被震伤，醒后神智失常，有时虽然清醒，要拿凶手，都因先前说话颠三倒四，随行家将又曾异口同声，说过小主人不听劝告，逞能坠马，路上并未遇见一人的话，惟恐多生枝节，再受责罚；况又认定狗子所说，并无其事，表面敷衍，没有照他所说去搜拿那骑黄马的少年。等吕禄连请名医调治，狗子人也养好复原，重提前事时，田仲早已连夜赶回，探明侯府虚实，容容易易把剧母接走。本意过上一月半月，便可托人送往洛阳。后因狗子神智复原，说明真情，非但吕禄要为狗子报仇，连吕台、吕产等得信，也都暴跳如雷，立命当地官差连关内外各州郡县，一体缉拿。因狗子只能说出剧孟的年貌身材的大概和马的毛色，别的说不出来，认得剧孟的老百姓怕受连累，又感念剧孟的为人，谁也不肯多事。这样情形，地方官无法下手，只能随便抓上几个身材年岁相同的少年人，前去搪塞。等解到长安，押往侯府，经狗子对面一认，全都不是，只好放掉。真对头连影子都没寻见，却连累好些无辜良民，受那无辜的刑辱。田仲因风声正紧，剧母如到洛阳，母子一起，踪迹容易泄露，又知诸吕一味倒行逆施，日久必败，吕后老来性更刚愎，就不老死，也必不能久于其位。便将剧母隐藏在好友家中，一面修书，嘱咐剧孟改作游士，或是商人打扮，不骑黄色马匹，常和白建一起，再随时留一点心，便能保得无事情。剧孟看完来书，才放了心。知道母亲暂时不会前来，决计随了白建，装成马贩，同往江汉南越各地

游玩。起身以前，闲中无事，便向白建学那骑马之术。

白建南北奔走，到的地方甚多，日常所谈，都是各地名山大川的美景和一些土物特产，风俗人情。剧孟全都记在心里。

第四回

密信寄浮舟　长路轻骑攻大恶
平原成巨泽　滔天洪水困双侠

剧孟初来时，看见当地两山相向，危崖对峙，石门高矗，峭壁如削；伊水由上流来，其势本急，到了当地，再被两岸峭壁一束，和下面的礁石一挡，郁为奇怒，喷湍如雪。尤其是春夏水涨之际，龙门水面上激起来的浪头，一层接一层，小山也似的。有时一座浪山刚刚涌起，后面又有一座比它更高更大的浪山当头压到，两下一撞，轰隆一声大震，同时崩塌，亿万水珠随同惊涛电射，奔腾澎湃，滚滚翻飞，瞬息远逝，不知其几十百里。这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后浪老催着前浪，日夜奔流，接连不断。涛声浩浩，喧若密雷，聒耳欲聋，山鸣谷应。左近又是危崖幽谷，陂陀起伏，极少平地，伊阙南面近山一带，虽有两处原野，草地不多，并不宜于牧马。白建本是陈县土著，来此才五六年，初来时，连个人家都没有，不知为何单选这等险阻所在。几次想问，均因主人答话含糊，未便多说，只得罢了。

光阴易过，一晃已是六月底边。白建似嫌天热，接连三天都将马群交与曾厚、倪猛两个得力伙伴，带往左近山谷之中，择那阴凉之处放牧，自陪剧孟带了些酒食、清泉，去往龙门附近大树

之下临流对饮，谈心歇夏。这日二人正谈得高兴头上，遥望龙门上流忽有一小白点在天边水面上出现。

白建突然起立笑道:“幸亏我们每天都来,不然,还要错过呢。”

剧孟闻言，不知何意，忙问:“你说什么?”

白建手指前面还未及答,那白点已越现越大,随波荡漾而来。刚看出那是一个羊皮筏子(皮筏用八至十二只整羊皮制成浮囊,用绳扎成一排，上铺木板，宽约四尺，长约七、八尺，人坐其上，顺流而驶，疾如奔马。黄河上游水急滩多之处，多用以为航行之具)，上面坐着两人，快到龙门两崖对峙之处，忽然涌起一个大浪头，皮筏立被抛起一两丈高，眼看就要翻倒，后坐一个老头，仿佛毫不介意，只把手中长桨往身侧骇浪中略一扳动，皮筏本往侧歪，一面随同浪头下落，快要卷入前面新起来的一个漩涡之中，势非沉底不可，不知怎的一来，忽由水面腾起数尺，贴着水皮，往斜刺里射去，竟将那深不可测的大漩涡避过，随同奔涛起伏，朝剧、白二人岸旁驶过，其疾如箭。

皮筏快要过时，筏头一个壮汉，忽朝岸上把手一扬。剧孟见此奇险，正在暗中夸好，骇浪奔腾中，那皮筏已飞也似往下流泻去，转眼由大而小，又变成一个小白点，投入天水相涵之中不见了。回顾白建刚把手里所接空心铁丸打开,取出一条二指来宽、三寸来长的白绢在看。这才想起方才皮筏过时，当头那人曾把手朝这面微扬，情知有事，因白建已将绢条放入铁丸收起，不便询问。正装着看水,忽听白建笑道:“剧兄如愿南游,我们后天就要走了。”因白建上月曾有八月初起身的话，忽然变计，提前起身，料与铁丸传书有关，笑道:“我一个闲人，什么时走都可以。”

白建含笑点头,随请剧孟同回。一到家中先取出一支响箭,朝西北面山谷中射去；随命家人传话，杀猪宰羊，准备饮食，左右山坡上，原分散着的十来家邻人，也都不约而同，纷纷赶来相助。

隔了一会，便有二十来个从未见过的壮汉，涌进门来。

白建笑指剧孟道：“这是我们好友剧孟！”

众人同声答道：“我们全都认得剧君。”随向剧孟分别礼见。

白建笑道：“方才接到飞丸传书，有一件事须要料理。诸位弟兄可照前年东鲁之行，各作准备，今夜就要起身，到汴梁禹王台南会合待命。我和剧兄马快，后日一早走，也赶到了。”

众人同声应诺，举手为礼，退了出去。

白建见剧孟还是那么安详，宛如无觉，笑道：“此行本往南方贩马，因在中途还要料理一事，提前起身，如有仰仗之处，还望剧兄相助一臂呢。”

剧孟自从白建发出响箭，吩咐宰杀猪羊，跟着便有人来，已明白了一多半。闻言笑答：“你我患难之交，所行只要有理，无不应命。只恐小弟无才，不能胜任而已。”

跟着便有人端来酒肉麦饼，说众人因年余不曾出门，畅饮甚欢。

剧孟吃完，随白建去到门外，见众邻人都在豆棚瓜架之下，分坐饮食，方才那些壮汉一个未见，天却渐渐黑了下来。

一会，曾厚、倪猛相继来见，说：“众弟兄业已准备停当，问还有何吩咐？”

白建道：“叫他们分批起身，越快越好，至多三四人做一起，到了地头，再行分派。”

曾厚、倪猛应声自去。

第三日半夜，白建唤起剧孟，一同起身。曾厚、倪猛已带了马群在外等候。所牧的马，日前已卖去了多半，所剩只有四十来匹。一行四人都是一身短衣，各骑着无鞍马，所用刀剑衣物，都藏在草料包中。等由山间绕出，走向原野，天色还未亮透，疏星荧荧，残月挂树，地旷天低，风清气爽，遥望东方天边，曙色稀

微中，出现一抹碧痕，白云如带，横亘其间，朝阳还未升出，地面上已涌起一片红影，指顾之间，忽然闪射起大片金光，跟着便见那一轮晓日，半个馒头也似，浮涌出地平线上，映得半天闲云，都成霞绮。等日轮逐渐离地高起，那万丈红光，变成强烈的银芒，耀眼欲花，天才渐渐热了起来。

白建忽然笑道："剧兄近来骑术已高出小弟之上了。你我座下马都差不多，趁此早凉，跑上一程，到了前面镇上，打尖过午，歇上一会再走，免受炎热如何？"

剧孟本来就想试一下所骑紫云骠，有无长力，刚含笑把头一点，白建已朝后面曾厚、倪猛把马鞭一挥，发了一个暗号，手朝剧孟一拱，一同往前驰去。二人所骑都是久经训练的快马良驹，太阳还未当顶，便跑出了二三百里，到一镇店，饮完马，喂上草料，吃完午饭，又歇了一会，曾厚、倪猛才押了马群随后赶到，投向另一骡马店内。

剧孟见曾、倪二人路过，想要招呼，被白建止住。随同到镇上，买了两副旧马鞍鞯给马佩上。

白建笑道："日已偏西，我们该赶路了。"说罢，付完饭账，一同起身。

曾、倪二人正在柳荫之下喂马，白建、剧孟走过，竟如未见，由此起，双方老是前后脚，有时马群未到，白建已先起身。

第三天下午，赶到汴梁，相隔禹王台还有三十余里。一个名叫申泉的中年人骑马迎来，匆匆和白建谈了几句，便引往附近家中住下。到了夜间，曾厚单人赶到，说一切准备停当，马群已往前途鹿岗等候。那贼决想不到我们这样走法，明日必可成功等语。随即辞去。

剧孟和白、申二人一谈，才知陈留（开封）南面百余里，有一豪霸，名叫孙强，曾和吕后的长兄吕泽交好。吕泽早死（汉高

祖八年），诸吕虽然相继封王，但他出身无赖，性更粗鲁，开头贵贱悬殊，不易亲近。孙强自不肯放弃这条门路，百计钻营，奔走不休，并以四方珍贵之物，不时奉献。日子一久，吕台首先却不过情面，有时便留他在王府住上些时，还赠一些礼物。

孙强奸狡异常，别有用心，口口声声不愿在朝为官，却仗着吕台的权势，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性又凶暴，稍有不合，便将人残杀。受害的人甚多，官府却怕吕家势力，莫可如何。新近因受另两家豪强之托，乘着吕台寿日，一同备办了许多金银珍贵之物，去往长安庆贺拉拢，将由当地经过。田仲早想为民除害，未得其便，前月听说孙强联合同党二恶韩虎、邓方命手下带了重金，到处搜罗珍贵之物，要往长安结纳诸吕；白建等恰又要往南方贩马，正好乘机下手，除此巨害。先已命人通知，令作准备，跟着又请田仲用飞丸传书，指点机宜。白建数年前专喜劫富济贫，后因官府搜捕太急，听了田仲劝告，避居伊阙，以贩马为业，不是需用太切，轻易不再出手；和那三个恶霸原是对头，又接到田仲的信，自更跃跃欲试。那三十来个壮士，都是他久共患难的弟兄，前二日已分批改扮，赶往禹王台左近埋伏，一切均已停当。剧孟任侠尚义，素来疾恶，一听对头是吕台门下，又是田仲主持，自是高兴。听完前情，又添出了些主意。

白建、申泉见剧孟年纪虽轻，偏是那样胆勇多谋，越发佩服。商计停当，静等到时发难。

白建到后，每日不断有人探报，对方均无动静。惟恐对头改道，两下错过，正等得心焦，第五日一早，忽然闻报，对头就要起身，明日午后，将由禹王台左近经过。白建便吩咐众弟兄各照预定办法相机行事，自和剧孟同骑快马，随后跟去。

禹王台在汴梁的东南面，是一小山，旁有仓颉、师旷城故址。台在小山上，又名吹台。北有大片草滩，名为牧泽，夏秋之交，野

芦丛生，虽然旁临驿路，人家稀少，甚是荒凉。

孙强、韩虎、邓方等押送的贺礼财物，连同行李有好几十车，随行爪牙仆从也有二三百人，都会武艺，一个个穿着鲜衣华服，佩刀挂剑，乘着高车大马，耀武扬威而来。所居陈留驿在禹王台东，约有百里之遥。孙强因天气炎热，吃完午饭，又隔了一会，方始起身，准备黄昏前进城，住上一夜，次日一早，往见梁王，并向当地官府夸耀一番再走。每日趁着晚凉上路，中午再投驿馆歇息。仗着吕家的势力，算就沿途都有官吏接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韩虎见由孙家起身时，左近村民，全都奉命赶来相送，显得非常热闹。等走出二十里，上了官驿大道，所过之处，竟是连个人马影子都没遇到，沿途零零落落虽有一些村舍，也都不见有人出入，笑道："此时天气并不算热，怎么路断行人，往来商旅不说，难道穷人怕热么？"

孙强把两道浓眉一扬道："贤弟哪里知道，我们此次去向吕王庆寿，人所共知，稍差一点的现任官，也须让我一步，那些乡下穷鬼和过往行人，闻风远避，更不必说了。我早派人去打前站，如到得早，也许梁王还要请我们赴宴呢。这等势派，寻常人见了我们，躲都来不及，轻易是见不到的。"

邓方是个瘦个子，高颧骨，手使一对铁锏，自恃本领最高，而财势却在孙强以下，早就有些妒忌，一听孙强口气狂妄，心更不快，手朝前面一指道："大哥快看，那不是人？"

孙强朝前一望，果有两个乡民抬着大捆柴草，顺着道旁柳荫从容走来，口里还哼着山歌。那么一眼望出老远的大道，竟未看出怎么来的。刚说完了大话，便有乡民迎面走来，遇到自己这样势派，竟如未见。不由凶威暴发，怒吼一声，一马当先，迎上前去。

孙强虽然家财豪富，爪牙众多，但天性残暴，专喜亲自动手

伤人，轻易不要旁人相助；当日因嫌天气干热，道上灰尘太多，特意和韩、邓二骑走在前面，和来人相隔，共只一箭多地。

两下眼看临近，孙强见那两人忽将所挑柴草，当路放落，内一壮汉手伸草内，正拿东西，另一中年人拿着一根点燃的草绳，不知要做什么。自己一路喝骂驰来，对方理都未理。不由怒火上撞，刚回手拔出鞍旁所挂的刀，内一壮汉忽然站起，左手一扬，一支响箭，首先冲空直上，往斜刺里射去，跟着把由草中取出来的长剑一挥，身子一纵，便到了马前。孙强忙就马上猛力一刀砍下。来人举剑一扬，呛的一声，刀剑相触，余音尚犹未歇，孙强已被震得虎口生疼，几乎连刀都把握不住，连人带马，刚往侧一闪，来人更不怠慢，就这一挡之势，宝剑往下一落，马头立断，当时马倒人翻，来人跟踪纵过，举剑便砍。

这类豪霸都喜倚势发威，以行凶杀人为乐，孙强往前一跑，韩虎首先纵马跟来。邓方一听响箭，知有变故，也忙将辔头一勒，加急赶去，随来众爪牙，也纷纷抢上，耀武扬威，赶了过来。韩虎马快，首先赶到，见孙强坠马，敌人举剑追到，百忙中冲上前去，怒吼一声，举刀便砍。

孙强原是轻敌吃亏，本非弱者，一见敌人举剑纵过，早就一滚，避向一旁。来人正要跟踪追杀，一见韩虎刀到，身子微偏，避开来势，就手又是一剑。韩虎没想到敌人出手先就伤马，想躲不及，忙即纵落，座下马已被砍中要害，带着一股血水，窜向一旁，倒地死去。

孙强由地纵起，见对头共只两人，一个还未动手，以为平日结怨太多，仇家买出人来行刺，哪知厉害；加上三匹爱马，竟被杀死了两匹，不由怒火烧心，暴跳如雷。见党羽爪牙纷纷赶到，当头数十骑已朝前面刺客的同伙赶去；韩虎落地之后，也赶将过来，凶焰更盛。正在厉声怒吼，要想同了韩虎上前夹攻，把对头砍翻，

问明来历，碎尸万段。谁知来人乃是白建手下最得力的膀臂曾厚，本领高强，身轻如燕，此来又受了高明人的指教，杀敌不成，跟手伤马，就在方才和韩虎刀剑击刺，人影纵横之间，瞥见邓方赶将过来，扬手一粒铁弹，正打中邓方座下马眼，深嵌入脑。那马往起一仰，往前一蹿，当时倒地。邓方骤出不意，几乎跌了一个倒栽葱，等由马头上纵落，收住脚步，刺客已越沟而过，往道旁土崖上纵去。这一来，急得三恶怒发如狂，正在同声大喝，待要赶上。先是身后来路喧哗，一阵大乱，想起后面还有大量财物，心中一紧！连忙回顾，还未看清，忽听砰叭连声，前面又是一阵大乱，大片火星火箭纷飞激射中，当头数十骑纷纷狂呼乱跳，不由自主，逃退下来。有的受伤坠马，自相践踏，倒地不起；有的身上衣服业已着火，百忙中不知下马滚扑，吃风一吹，延烧起来，马鬃也被引着，受惊狂窜，连人带马，跌向道旁土沟之中，活活烧死。韩虎闪避不及，迎头中了一支火箭，当时翻倒，尸横就地。另一支火箭由孙强耳边擦过，不是闪避得快，也无幸免。

前面抬草的中年人，正是当地隐居的侠士申泉，祖上曾得鲁班传授，家学渊源，善制火星火箭等攻城野战之具。所挑柴草，只有浮面上铺着一层，内里却藏着许多火器，一见敌人成群驰来，用手中火绳一点，纷纷爆发，暴雨一般，朝前打去。来的虽然都是三恶手下有本领的爪牙，炎天烈日之下，也禁不起这样火攻。加以事出意外，去势又猛，当头一二十骑，先受重伤，纷纷坠马，受伤的马再一惊窜，前骑和后骑便互相冲撞起来。大道两边，都是崖沟，进退两难，虽然这类火器一发即完，转眼停住，势却猛恶非常。等到火灭烟消，众爪牙业已伤亡了一小半。

邓方见前队纷纷伤亡，后面车马人等又在惊呼哗吵，料想变出非常，非同小可。连忙厉声急呼：“孙大哥先保住车辆要紧！”说罢，回头就跑。跟着便有一二十支响箭，破空直上，响成一片。左

近几处树林内，都有尘头高起，隐闻呐喊之声，四方响应，震撼原野！前面火烟息处，那放火箭的人已不知去向。

孙强只得咬牙切齿，大喝："速退！"内一爪牙，侥幸人马均未受伤，想讨主人的好，跳下马来，孙强连忙骑上，同了下余数十骑，刚要往回急驰，忽听前后两面同声惊呼和人马坠地之声！目光到处，大道两旁都有箭和梭镖朝一行人马纷纷投射，最厉害是连马带人一起下手，人射不中，马也不死即伤，无一虚发。手下爪牙又死伤倒地了一二十个，所骑的马，更是极少幸免。敌人都隐藏在两崖草树丛中，极少露面，也不知到底人有多少。正自惊急，道旁忽有一支梭镖飞掷过来，刚用刀一挡，飞向右侧，又有三支长箭由左侧连珠射到，连忙回刀乱挡，已自无及。头支箭虽被挡开，人未受伤，箭头往旁一歪，却将马眼划伤见肉。那马受惊，猛地往前一跳，后两箭相继飞到，一支钉向马颈，几乎透穿过去，另一支飕的一声，由面前横着射过，连鼻尖也被划破，鲜血直流，稍差一点，休想活命！不由惊魂皆颤，往后一仰，翻身落马，刚一倒地，便见一溜寒星当胸飞到！慌不迭把身子一翻，避了过去，耳听札的一声，才看出那是一支三尺来长的梭镖，颤巍巍钉在地上，相去身旁才两三寸，少说入地也有尺许！若非那马负痛急窜，将镫抖落，人又闪躲得快，脚套马镫之内，固是必死，稍微躲慢一点，也定被那支梭镖打中无疑。当时吓了个亡魂皆冒！休说手下的马，死伤了十之八九，便是有马也不骑了。正急急匆匆纵起，连奔带跳，舞着刀花，二次往回逃走；一眼望见那数十辆大车，不是车轴断裂，歪倒一旁，便是马仰车翻，受伤倒地！另外还有一些马匹断缰逃走，奔窜在左近林野之间。随车一些恶奴车夫死伤了二三十个，先前喧哗已止，下余一二百人俱都聚在一处，所用兵器马鞭，抛了一地。面前却站着几个生人，有的穿着乡民装束，有的儒生打扮，正在向众发话，只有一个矮小身材的

少年，手持长剑和邓方在旁恶斗。正在暗中咒骂："这些该万死的奴才，遇见有限几个敌人，就和耗子见猫一般，连大气都不敢出。"回顾身后跑来的爪牙，连步带骑，还有四五十个。

邓方忽然虚晃一锏，纵身跑来，口中大喝："敌人厉害，大哥快逃！"语声才住，敌人已跟踪赶来，只一纵已到了邓方面前，身法快得出奇。孙强正打算帮助邓方，上前夹攻，耳听一声长啸，一条人影突由侧面土冈上凌空飞坠，落向面前，连忙纵避。来人乃是一个中等身材，年约二十来岁的红面少年，手中拿着一支长剑，二目黑白分明，神光饱满；跟着又听腾腾腾连声响过，左右两崖都有敌人纵落，和手下那群爪牙杀在一起。邓方也在那里情急拼命，知道遇见劲敌，又心疼那几十车财物，忙将手中刀一横，厉声大喝："你们这些人是否我的仇家，还是盗贼？……"

矮子在旁，接口答道："你还认得五年前在兖州路上遇见的白建么？你们三个恶贼，今日恶贯满盈，已成了网中之鱼，趁早低头纳命！"

孙强、邓方听对方竟是山东道上有名的少年侠士白建，又听这等口气，情知这些敌人都是当年大侠朱家、田仲一派，和自己这样人，一向势不两立；并且不来则已，一来必有周密布置，出手的人也都本领高强，无一弱者。越想越觉凶多吉少，情急之下，孙强首先把心一横，厉声大喝："你老子一时疏忽，误中你们埋伏火攻之计。是好汉不用暗箭伤人，留下名来，各凭真实本领，见个高下，才是汉子。"

红脸少年笑道："我剧孟虽非有名人物，像你这样恶贼，却也不在心上。有何本领，尽管施展便了。"

孙强从未听说江湖上有这样一个人，身法偏是那么轻灵，剑光闪闪，上下翻飞，自己虽是力猛刀沉，一身本领，竟占不到半点便宜。后来敌人虽只十来个，俱都武艺高强，转眼之间，手下

爪牙，又有伤亡。邓方和那矮子也是棋逢对手，杀了个难解难分。照此情势，敌人决不会败，何况左近还有埋伏。万分情急之下，竟将多年苦练的暗器柳叶飞刀，照准剧孟打去。那飞刀形如柳叶，连柄才四五寸，插在薄木鞘内，外观好像一块极薄的木片，专打人的咽喉面门等要害，用时，一面和人动手，随手将刀甩出，防不胜防，厉害已极。孙强全仗此刀成名，未遇敌手；但是那刀经过良工苦心煅炼，一共才得七把，刀虽锋利，容易折断，从来不肯轻用。先前变生意外，未及施展，这时才得想起，满拟多么厉害灵巧的强敌，也经不起此刀连珠齐发，虽然面前这一二十个敌人均是能手，飞刀决不够用，先把这两个劲敌杀死，到底要好一些。

剧孟一上场，就看出敌人腰带上斜插着七个小木片，暗中已有防备。瞥见敌人右手舞刀如风，来势正急，左手忽往腰间微微一搭，便有一溜寒光随手而出，迎面飞来。仗着手急眼快，举剑一撩，头一口飞刀先被打飞，第二口相继打到，回剑不及，忙把身子一偏，第二刀刚由耳旁斜飞过去，第三刀又紧跟着飞来，恰巧剑也横转，就势反腕往外一磕，丁的一声，撞个正着，因是用力太猛，刀尖立被折断，连刀同时激撞回去。

孙强骤不及防，大半截飞刀虽被躲过，却被那反激回来的刀尖，钉向脸上，深嵌入骨，怒吼一声，负痛纵起。

剧孟无意中伤了敌人，正待就势追杀，忽听呼哨连声！眼看大获全胜，忽有紧急信号，令众速退，好生奇怪。

白建刚将邓方左手的铁锏连同手指斩落地上，正在乘胜追杀，一听信号，忙即停住，将手中剑左右连挥，口里也不住打着哨子，一面纵向剧孟身旁，低喝：“事情紧急，剧兄快随我走！”说罢，当先往道左鹿岗那面驰去。同来诸壮士也各舍了敌人，往两面土崖纵上。

剧孟虽然不知发生什么变故，近两日早听白建、申泉说过：众

人平日虽是亲如手足，应敌之时，便和行军打仗一般，进退存亡，均须听那为首之人号令，丝毫不能违抗。见此情势，只得随在白建身后，一路越沟翻崖，往左侧鹿岗那面跑去。途中回顾，自己这面的人业已走光，申泉不知由何处跑来，顺着大道右侧一列土崖飞驰，口中呼哨不已。一会，追上白建，忙问："我们转眼必胜，为何退得这急？"

白建一面朝着对崖，连打着手势，一面喘吁吁指着前面去路，急道："剧兄你看，那是什么？"

剧孟话未听完，便听一种极轻微的异声，呼呼发发，由远处隐隐传来。前面原野上云白天青，柳风送凉，斜阳返照中，什么也看不见。再看来路敌人似因自己这面正占上风，忽然不战而退，摸不清头路，先想追赶，吃孙强一阵呼喝，又赶回来，多半聚在那些破车旁边，指手划脚，纷纷议论。另有三四十个恶奴往前飞跑，有的还将车上随带的木板木杠拿起，看神气似想去抬那些死尸和受伤的同党。邓方正在包扎痛手，只孙强一人在那里指挥暴跳。相隔才只半里多地，看得逼真。这一带村舍不多，大地上甚是安静，来去两路都见不到官军人马和别的异状。

申泉顺着崖坡，呼哨了一路，又往回跑，所过之处，敌人向他连掷刀枪，都是一闪避过，头都未回，转眼越过土崖，向前面一座村落跑去，正飞驰在田野之中，还未到达。白建仍在那里连打呼哨，双手齐挥，神情比前还要紧张。剧孟正想不出什么原故，忽然发现西北面天地相接之处，现出一条白线，方觉天边这条云带，怎和经天长虹一般，又直又长？就这心念微动之间，那条白线，忽然匹练也似的，展宽了好些，银光闪闪，横亘天边，斜日光中，甚是好看。正在注视，忽听耳旁急呼："剧兄快随我往高处躲避，迟就来不及了！"未及回问，手腕已被白建抓住，拉了就跑。前行不远，使听轰轰发发之声越来越响。百忙中偏头回看，共总

才跑出一箭多地，先见那片白光竟是洪水，已漫山遍野而来。前面浪头一座座小山也似，人家房舍只一挨上，立被卷走，好些大小树木也被冲断。声势之浩大、淹盖之广和来势之神速，迥出人想象以外。等随同白建跑到鹿冈顶上，刚刚站定，前面水头已由侧面来路涌过，浊流滚滚，骇浪奔腾，一片轰隆巨震过处，驿路上的两边土崖，首被冲刷去了十之八九。道旁那些树木，有的依然挺立水中，起伏如潮，有的竟被连根拔起，歪倒水中，随同那些断干残枝，不住滚转，浮沉而去。水头一过，当时平地水深两三丈，大片原野竟和湖海一样，成了一片汪洋。再看方才动手之处，非但敌人已无踪影，连自己这面的人也似被水冲去，不见一个，只远近零零落落有一些人马影子在水面上漂浮出没。不时更有一些破房茅顶，人畜死尸，随波飘过，去势迅速，一瞥即逝。方才山一般的水头，已不再见，水仍不断高涨，天却暗了下来。日落以后，眼前一片暗沉沉的水光，倒映着满天繁星，半钩残月，除近侧未被冲倒，高出水面的树梢，在暗影中随风摇摆而外，什么都看不见。那水越涨越高，相隔冈顶只有丈许，二人除却随身兵器，并没有带着一点吃的，水面那么广阔，休说当地人家稀少，就有人家，不被洪流卷走，也必被困水中，彼此都是无法相援。最痛心是同来众弟兄逃避的那些高坡土崖，不是被狂涛冲倒，便被淹没，内中就有几个会水性的，也未必保得命在。二人越想越痛心，俱都忍泪忧急，无计可施。

第五回

绝处喜重生　星斗遮天投竹院
狂飙惊再起　江淮避地驶吴舠

白建虽然精通水性，但不愿抛下剧孟，自去逃生，又看出此是黄河上游决口，至少淹没了好几百里，水面太宽，其势难以飞渡，只得忍着饿，暗中叫苦，打不起主意。剧孟人最豪爽，知道干着急并无用处，稍微愁思了一会，也就放开怀抱，仍和往日一样，说笑起来。白建知道剧孟不会游水，又处在这样境地，依然谈笑从容，若无其事，好生佩服，也把精神振作起来。二人连说带笑，暂时竟忘饥饿。最后还是白建忍耐不住，重又谈起逃生之计。

剧孟笑道："谁愿饿死！我早已想过，此时天已深宵，又当有星无月之夜，水深浪阔，有何法想！人在艰危之中，只有镇静，才能发现生机；稍一情急冒失，神志先就昏乱，除增加困苦，错过良机外，别无好处。好在热天夜短，不怕夜寒，等东方现出曙光，我们能望远时，再设法脱身，不比干着急好得多么。就说在此饿死，也要三五日后，比起那些已淹死的人，总强一些，你急什么呢？"

白建觉着所说有理，重又镇静下来。忙累了一天，人本疲乏，

心神安定以后，吃夜风一吹，不由歪倒地上，枕着臂肘睡去。剧孟也不去惊动他，独个儿起身徘徊，估计此时也就子时光景，离明尚远，便照田仲所传熊经鸟伸（见《汉书》，为古导引之法，其动作若熊之攀树，鸟之伸颈）之法，练将起来。

过了些时，星光忽隐，剧孟耳听洪涛浩荡，夜风振衣，渐有凉意；风止以后，天更黑暗，连近处几株树稍，都看不出。心想：“我从小练就的目力，平日专能暗中视物，今晚竟连相隔三数丈的一些树影都看不出，湿气又是这样闷人，再要变天，下上一场大雨，岂不更糟？”正担着心，眼前倏地白影一闪，跟着便见一道金光由东方天空中斜射下来。抬头一看，原来朝阳已在东方天边升起，云层太厚，残月曙星全被遮住，下面雾气又重，因此不辨天色早晚。等到阳光逐渐高起，才由云层里穿隙而下，开头光只一片，映得满空密云都成了乌金色；晃眼之间，云层渐开，那一股接一股的阳光，相继穿云破空而下，好似几十道金色长虹，斜撑着半边天幕，五光十色，壮丽无俦。

水面上的浓雾也和开了锅的热水气一样，成团成片，随着晓风扬去，一时云烟浩渺，起伏滚转于万顷洪流之上，置身其间，真有海阔天空之感。不消半盏茶时，雾散云消，阳光转为银色，晴辉毕照，天水相衔，那大片黄流又闪动起亿万金鳞；未散尽的游云，倒影入水，水往东流，云却西去，云水交驰，顿成异景。剧孟正在暗中赞妙，以为从来未见之奇，猛想起天早大亮，应该唤起白建，商量出困主意才是。心念才动，白建已被那耀眼的阳光惊醒，跳了起来。

剧孟笑问：“白兄睡够了么？”

白建忙说：“太阳都这样高了。此非善地，剧兄怎不喊我？”

剧孟见白建说时，目光正朝前面注视，面上微现喜容，好像发现什么东西的神气，正要问话。

白建忽道："剧兄请等一下，我去去就来。"边说边脱衣服，紧跟着身子微微往下一蹲，箭一般往水里射去，一道水痕过处，一个猛子冒出水面，相隔已在三丈以外。那去路正是昨日对敌的驿路左近，几株未被水冲断的树梢，尚在水面上映日摇风，不知哪里来的一块小木板，刚刚随流飘去，此外空无所有。白建接连几个猛子，到了一株大树旁边，又往水里一头扎去。由此便见当地浪花乱溅，人却不见起来。

剧孟方想："昨日那几十辆马车，都沉在当地，莫非这大水势，还未冲走？"白建已由水中冒起，由水里捞起一块尺许宽三尺来长的木板，将手搭在上面，双足踹水，横波断流而驶，晃眼到了冈前，半身立在水中，托起木板，随手往冈上一扔，重又转身，一个猛子，往水里扎去。照样回到原处，投入水中，隔了一会，又拿起一块木板泅到。似这样接连五次，连取来大小四块铺车的木板和一根车柱，方始停手，走上冈来。一面擦着身上的泥水，一面忙着把水里取来的两副马缰绳由腰间解下，笑道："可惜昨天竟没想到这事。方才发现有一块断木板由水底浮上，才想起水里还有不少马车，可惜去迟了一夜，只剩两辆破马车，因车轴被树根挂住，没被水冲走，一匹马也淹死在那里，另外还有两具死尸，被车轮卡住。费了好些手脚，才取来这几块车板，只要搭成一个木筏，顺流而下，遇到高地和有人家之处，就可脱险了。"

剧孟早就明白他的心意，正要答话，忽然听出冈后一面涛声澎湃，分外聒耳。心中一动，不愿说话，忙往冈后跑去一看，那顺流淌来的，竟有不少东西，被这条横冈挡住，不曾漂走，内中除一座茅顶外，还有三扇木门。连忙下去，拖了上来。

白建闻声也赶来相助。笑道："这定是半夜里漂来的东西。有两付门板迭在一起，足够我们用的，方才所取车板，都不消了。"随拿宝剑，往水里砍了好些杨柳枝回来。用剑把门板四角各扎一

洞，将柳枝马缰，上下扎在一起，又劈削了两块车板做桨，把门板推放水中，等剧孟轻轻纵上，再同坐上，二人前后划着桨，朝前漂去。

这样一有了生机，全都精神抖擞，顿忘饥疲，又是双桨齐挥，迎风顺流而下，上来真个兴高采烈，其去如飞。只是初下水时，日头已是老高，越往前走，天气越热，当头烈日，火烤也似的，晒得二人肩背生疼，背坐反划，又有阳光刺眼，同样难受。后来白建跳入水中泅泳随行，不住把水朝剧孟和门板上泼倒，刚好一些。忽然狂风大作，一座云山突由日边高起，云边金蛇乱闪，雷声殷殷，转眼之间，云便铺天盖地而来，眼前光景立暗，倾盆大雨，宛如银河倒泻，当头泼下，迅雷一个接一个，霹雳连声，震得骇浪群飞，惊涛山立，一层接一层，当头压到。二人一板随同浪涛起伏，上下抛掷于万顷狂澜之上，奇险惊人。要不是白建精通水性，剧孟武功又好，即使不翻倒，也会被那瀑布一般的大雨闭过气去。

这场暴雨，竟下了一两个时辰才止，等到雨住风停，斜阳像火轮也似的，照向仅有的几片白云上面，陪衬得那万里晴空，澄碧如染，下面却是滚滚黄流，重闪金辉；迎风顺流，豪快无伦。二人又由不得叫起好来。

白建笑道：“昨天黄河决口发大水，就是这个时候。大雨刚住，水流更急，我们也不知飘流了多远。夜来没有月亮，黄昏前再寻不见高地，一个不留神，顺流入海，那才糟呢。”

剧孟笑道：“方才我们淋得和水鸡子一样，就这一路风吹日晒，转眼之间，上身衣服业已全干，率性使点劲，再往横里划上一阵，许能发现地头，也未可知。”

白建道：“我们已有一天多没吃东西了。幸亏天热，又灌了一肚子黄泥汤，除有点恶心外，一点也不觉得饿。否则，这饿先受不了。这一次的水是真大，划了半日，先前虽发现一些被困水中

的人家村镇，偏又风狂雨大，浪来太猛，无可奈何；雨住以后，休说土坡房顶，除水而外，什么都见不到了。我们往东南方斜着划，再试一下也好。”

二人正在指点说笑，遥望左侧水面上，忽现出一片花绿绿的影子。白建笑说：“前面有了陆地，那绿色不是草，便是庄稼；如是淹在水中的树木，不会密聚在一起。”

剧孟道：“真要是有这一大片好地，上面不会没有人畜，连破草房，都不见一间，决无此理。等它后面那一片云散开，才能看出几分，此时还难拿准呢。”

白建正朝前面注视，忽然叹道：“原来是片芦苇。”

剧孟喜道：“果然像是一片芦滩。苇子多生在洼地里，上半截竟然高出水上，这一带的水必浅，离人家村镇也必相近，你怎么反倒失望起来？”

白建立被提醒，心中一喜，喊声剧兄坐稳，便往水里蹿去。随由前面水里冒起，大声疾呼道：“这里的水，最深处才五六尺，真个相隔陆地不远了。”

这时，二人离那大片芦苇不过一二十丈，白建回到门板上面，衣服全湿，周身俱是泥污。

剧孟方说：“你真性急，又是一身泥水，夜来没有……”

二人问答未终，忽听“当！当！当！”连声锣响过处，跟着便见六七条大小木船绕着芦苇右角，顺上流斜驶过来，当头一只船头上，站着一个儒冠佩剑的白衣少年，两旁分列着四个壮汉，都划着桨，后面还有两个摇橹的。相隔渐近，少年嘴皮微动，内二壮汉便放下桨，拿起身旁挠钩套索，奔上船头，口呼二位难友莫动，内中一个手扬处，一根带有铁抓的套索，已隔水飞来。本意想抓住二人所乘木板的中心，再往回拉，因恐误伤，特意放过木板，朝后掷去。双方本是丁字形，乱流而驶，木板长才七尺，二

人前后分坐，极少空隙，偏巧那一带漩多流急，眼看非往横里错过不可。

白建看出后面船上，还卧着几个难民，知道遇救，首先蹿入水内。

剧孟瞥见索抓将要打空，身子往上一挺，左膀微抬，一把将抓握住，就势纵身起立，人和门板在水上接连几晃，便随着套索收处，往大船驶去。后面两条小快船见水太溜，恐木板随流淌去，正猛划双桨，往前抢截。剧孟轻轻一纵，已到船上；同时，白建也由水中蹿向船头。

白衣少年见这两人身无长物，只附着一块门板，在洪水里飘浮了一日夜，中间又经过那么厉害的狂风暴雨，当然饥疲交加，动作还是那么轻快，内中一人并有极好水性，由不得暗中称赞，举手笑道："二位快请坐下歇息，舟中备有热水干粮，多少先用一点，等到寒家，再请教罢。此时不会再有生人经过，这就往回走了。"

剧、白二人见那少年，生得长身玉立，丰神俊爽，辞色更是诚恳，丝毫没有富家子弟习气，也就不作客套。跟着船便掉转，绕过那大片芦滩，果然远远现出一条黑线，夕阳红尽，天也暗将下来。

少年早就陪坐在旁，并将带来的干衣取出与白建换了。

当地已离开大梁国境，进入吴王（刘濞）境内，相隔符离县（今符离集）不远。少年名叫王孟，乃符离土著，自来任侠尚义，专喜济困扶危。当日清早，听说大梁河决，洪水成灾，便招集了一些同道之交，备了几条舟船，打着救一个是一个的主意，在左近一带，救那灾民。由早到晚，前后业已救了一百多人，见太阳已快落山，水面上漂来的都是一些残枝断树，人畜死尸，已不再见。知道水势猛急，这一日夜的工夫，不论人畜什物，早就顺流直下，不会再见，再往上走，已非本身之力所及。望着那辽阔的

洪流，慨叹了一阵，正准备载了末了救起的几个灾民回转，遥望上流水面上，忽有二人随流飘来，忙又迎上前去，差一点没有错过。双方都是性情豪爽，一见如故。

剧、白二人无意中交到这样好友，自是高兴。耳听船舷外水声发发，离岸已近，又顺着岸旁浅滩走了二三里，才到停泊之处，一同上岸。

岸上乃是一片旷野，天早黑透，满天繁星闪烁，宛如一座广大无垠的星幕把大地罩住。地面上的余热还未退净，土气甚浓。道旁水塘内蛙声阁阁和垂柳高槐上的蝉声嘒嘒，汇成一片繁喧，十分聒耳，一路不断。同船灾民，只有一人未伤，也刚救活不久，四肢无力，下船便被众人同用担床抬走；下剩三四个壮汉已抢向前面跑去。宾主三人且谈且行，又走了七八里，才到主人家中。

剧孟见当地不到十户人家，主人房舍建在一座崖坡腰上，三面都是古柳高槐，当中一所高大的竹楼，后院还有十多间土房，进门落座，便听马嘶之声。想起所骑紫云骠，心正可惜，主人忽往外走去。跟着，便听主人和好些人在说话，似在查问先后所救灾民的食宿医药是否安排停当；并有八、九匹快马由房后绕坡而过。

隔了一会，王孟走进，说："二兄卧处设在楼上，比较凉爽，酒菜已齐，请登楼罢。"

宾主三人随到楼上入座，且谈且饮。吃完，王孟便请安歇。

剧孟一夜不曾合眼，又和洪水暴风雨前后对抗了一整天，到了地头，虽觉疲劳，还不怎样；白建却是心头烦恶，四肢酸痛，连话都懒得说。平日好胜，主人偏又殷勤劝客，不便坚持，还没吃完，便觉头重脚轻，周身难受，勉强支持到主人辞去，忙即卧倒。剧孟见他头上青筋暴露，脸胀通红，力言无病，只是人倦欲眠。以为酒喝太多，先未理会，也就安歇。睡梦中忽听"哇"的一声，惊醒转来一看，白建吐了一地，头搭枕边，喘息不已。满屋酒馊气，

甚是难闻。连忙过去一摸，白建已周身火烧，人事不省。主人虽然好客，初次上门，深夜之间，到底不便惊扰。只得把白建晾在楼窗上的那件短衣取下，给他把脸擦净，又摸着水壶喂了两口，再把人捧起，挪向另一干燥之处卧倒，陪坐在旁，只盼天亮，好请主人延医诊治。后听白建满口呓语，知他受暑，也许所饮浊流有毒，病势才会这样沉重；申泉、曾厚等同伴不知是否遇难；老母寄居华阴，自己孤身亡命，本想随同好友往南方打点一番事业，偏又遇到这样飞来的灾难。正在百感交集，倏地电光一闪，隔窗遥望，天空中又是阴云密布，电光照见那高峰也似的云头，其白如银，繁星全隐，天更闷热。想起登岸时，土气那么湿热，料又要下暴雨。就这心念微动之间，一个迅雷，忽然当空爆发，跟着电光闪闪，霹雳连声，震得茅瓦欲飞，雨却还没有下；后院又有人喊马嘶之声，隐隐传来。猛想起初进门时，曾听人马走动，未见回转；主人曾说家住符离县东坝，离此尚有数十里，这里名叫西坡，乃是他和朋友们避暑所在，如今用作救援难友之所，深夜喧哗，定有缘故。心念才动，便听下面人马走过。俯窗一看，马只六七匹，人却有一二百，多半拿着灯笼火把；另外二十几副担床抬着受伤的人，往楼侧田野里走去，神情甚是匆忙。雷雨深夜，忽然搬家，好生不解。回摸白建，还是周身热得烫手，想让他安静一会，也未惊动。那雷连响有半顿饭时才停，雨仍未下，湿热之气，却更闷人。方觉南方天气果真炎热，忽然呼呼风起，暑退凉生，脊汗全收，恐白建病中受凉，忙摸起两床夹被，给他去盖，冷不防一阵狂风吹来，夹被立被飏起，几乎吹跑。连忙抢着将白建连头带脚周身裹好，那风已是越来越大；楼外那些大树被风一吹，声如潮涌，楼窗已被打折了好几扇，整座楼房都在摇晃。惟恐风吹楼倒，白建不死必伤，忙又冒着风抢将过去，想把白建捧向楼下，忽听有人急呼：“二兄请快起来上路要紧！”

原来王孟已换了一身短装赶来，手里拿着几支刚被吹灭的火把，神色甚是紧张；余火光中，照见白建身盖夹被，已被风卷起半边，贴向壁上，剧孟忙道：“白兄病得很重……”王孟随将火把交与剧孟，抢起夹被将白建裹了个结实，口里连打了两个呼哨，随有二人抢上，将白建抬起便走。

剧孟知有变故，匆匆带了兵器，随同起身。

楼下早有五骑快马等在那里。王孟当头把马解下，首请剧孟上马。剧孟忙抱白建同骑上去。

王孟知道二人患难交深，也未勉强，自己领头前驶，随带一骑空马，往东南方跑去。这时离天亮也有个把时辰，风大得出奇，好些树木都被吹折，虽因头天下雨，没有尘沙，那飞舞空中的断干残枝，却不断由头上耳旁扫过，并有泥块碎石迎面打到，纷如雨雹。四面漆黑，眼前什么也看不见，一个闪避不及，不死也必头破血流，那四根残焰时燃时熄的火把，还不敢抛去。走在后头的人，还要随时防备随风吹来的火星。风声呜呜，发出一种极尖锐刺耳的怒吼，风力之猛，更是惊人！众人冲风而驰，若非人是英雄，马是久经训练的良驹，即使不被风刮倒，气也决透不转。就这样还是行动艰难，内一壮汉，左肩首被土块打伤，几乎坠马。剧孟抱着白建，埋头抗风而驰，手里火把也被风中石土打灭，头上还溅了一点火星；不是旁有一骑随护，百忙中一掌将火打灭，连衣服也要燃烧起来。渐渐风力越来越猛，马被风吹得昂首奋蹄不住倒退。王孟领头挣扎，与风顽抗，仍是无用。眼看形势奇险，进退皆难，眼前倏地一亮，震天价一个大霹雳突由当空爆发！吓得那马连声闷嘶，往后倒蹦。风势才止，雷又响个不住，天虽未亮，依稀已能辨出人影田野。

王孟忽将火把丢向道旁水田之内，回头大喝：“快！快！”跟着一马当先，往前驰去。剧孟等三人也相继纵马追上。

天还是那么灰蒙蒙的，始终不曾亮透。人强马快，晃眼已是二三十里。天暗云低，也分辨不出前途路径。剧孟百忙中见白建头露半截在外，皱眉微呻，忙将他身裹的被略微整理，使其贴怀横坐，然后纵辔前驰。微一耽搁，遥望前面，王孟业已驶出老远，二壮士却在左右一同行止，意似随护。心正不安，豆大一般的雨点，已迎面打到。渐渐越下越大，雨点和雹子一样，来势又猛又急，打得满地泥浆乱溅，人和立在瀑布下面一样，水由头上身上往下直流，逼得人气都难透；眼前一片迷蒙，王孟早已隐入水雾之中。

正在纵马前冲，忽听耳旁连声断喝，同时便见几个壮汉打着雨伞，由马前水雾中抢将过来，将马带住，请剧孟下马，接过白建，分别打着伞一同前行。

才走十几步，便到江岸。江水离岸也有一尺多光景，岸旁停着三只大船。王孟已换去湿衣，匆匆请剧孟、白建更衣洗漱，又取了两丸解毒的暑药与白建服下，扶令卧倒。

剧、王二人坐定，谈不几句，白建忽喊腹痛。剧孟又抱他去往后舱，大泻了几次，腹痛才止。回来一看，白建虽是气虚力弱，神志已清，心方略放。

王孟笑道："此是白兄昨日多受风寒暑热之故。经此一泻，腹内已空，少时与他吃上一两碗糜粥，暂不动荤，过一两天，就复原了。剧兄生长关中，滨海一带的飓风暴雨，恐未经惯，我陪剧兄痛饮畅谈，略去风寒，并吐心腹，以尽昨夜之欢吧。"

剧孟见舱中只有一个从人在旁安排酒食，除船夫外，下余壮士俱早冒雨走去。心想："王孟侠士，如何尊卑之分甚严，行踪又是这样闪烁，令人莫测。"猛一抬头，见对方那双黑白分明的俊眼，精神奕奕，正在注视自己。话到口边，又缩回去。

王孟笑道："他们事前俱已吃饱，连忙了一日夜，都要睡上一

会，有几位睡过的，还要把末一起受难的朋友，护送到吴地去。请先干上两杯，等开船后，再细谈吧。”

剧孟见所乘的船又高又大，前后三层船舱，两舷宽达三尺，上有篷檐，分设长桨大橹，共有十余人驾舟，都是口操吴音的壮汉。方疑主人是个豪家，忽一壮士撑伞走进，说：“末一起人，中途遇到狂风，不能前进，现在三水崖石洞中暂避，已派人带了雨具前往接应，先来的几起人，均已安置在后面两条船上了。”

王孟先斟了两大杯热酒，与那壮士吃了。笑说：“三水崖离此只一二十里，午前当可上船了。你把这封信托张大夫转交吴王，说我见了淮南王，自会看事行事。这些受难的朋友，请他照我所说，好好安排，我们的船就要开了。”随取出一信，交与壮士自去；等船开后，方始且谈且饮，细说经过。

原来刘邦的胞侄刘濞，自由沛侯封为吴王以后，自恃才勇，阴怀大志，专一招纳亡命之徒，增强他的势力。因闻符离王孟少年英武，名满江淮，新露头角才两三年，各地游侠之士已望风归附，连命心腹礼聘了几次。王孟先不肯往，后因自己和一些同道，屡次仗义除暴，杀伤人命，都是刘濞暗中维护，才得无事，又是那么礼聘殷勤，实在情不可却，勉强往见，在王府住了些日，暗查所为，觉着人苦不好名，刘濞尚能礼贤下士，于是有了几分好感。刘濞偏又喜欢王孟这样人物，不惜屈尊降贵，引为上宾，倾心结纳，并为王孟在符离建了两处屋宇，赠送财帛，经常不断。

王孟明知符离为淮南齐鲁各地舟车所经，刘濞此举，别有用心；但是平日专喜任侠尚义，而家无余财，又不喜做那盗劫之事，常时为难，难得有这么一个取之不尽的好东道，能为善良的人们减少一些困苦，自然也好，遇到刘濞有事相烦，只要不是害人，多半敷衍。这日，刘濞听说淮南王刘长也想结纳王孟，几次命人聘请，均未往见。欲借王孟勾结刘长，便命心腹使臣密函相托。王

孟救了许多灾民回来，正苦人多，难于安置，立时将计就计，允照刘濞所说行事；一面托来使日内将这些灾民，运往江南安置，然后又率众驾船，再去救人。晚来回到西坡竹楼，便听人报，上流各地山洪暴发，当地的老农和渔民也看出暴风将起，也相继赶来告急，请作准备。于是连夜布置起来。好在刘濞派来专壮自己声威的三只大船，足可应用，便分出两船载了灾民，顺流东去，只留剧孟、白建和几个有本领的同道，逆水行舟，往豫章（今江西省南昌）进发。

第六回

献策赈洪灾　利启山林方市隐
屠鲨凭只手　月明沧海载珠还

这时船行大江之中，雨是紧一阵，小一阵，船篷上雨脚如绳，淋漓不已，前后左右十几个船夫都是头戴斗笠，身穿蓑衣，忙着驾舟前进。只管阴云如墨，洪流澎湃，江风过处，骇浪如山，仗着船身宽大，船夫都是久惯江湖的水乡健儿，偶一颠簸，也就渡过。

剧孟隔窗外望，开头还能够略辨北岸一些雨中烟树；等和王孟谈过一阵，再看窗外，已是江天辽阔，一望空濛，江波渺渺，涛声浩浩，除船头前激射起来的浪花而外，什么也看不见。问知这场水灾甚重，丧失的人命财物，不知多少。心中难过，便对王孟道："王兄与吴王有交，又是淮南王的上宾，如能劝说二王输财救灾，岂非盛举？"

王孟笑道："剧兄真个重视这些王侯了。他们只知夺利争权，席丰履厚，心目中哪会想到这些灾民。吴王虽喜收买人心，也都为了将来的打算，所行也都是些小惠，真要叫他把多年聚敛的财货拿出救灾，决办不到；就能听我的话，为数不多，济得甚事。淮南王贪财好货，又是初见，更难讲话了。"

剧孟道："我也知道这些皇室宗亲，决不会有己饥己溺（《孟子》："禹视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禹视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之心，不过事在人为，能救上些人，总比一个不救的好。二王真要一毛不拔，这样人就无须乎再理他了。吴有铜山海盐之利，淮南有黄金锡木之产，俱都货弃于地，我们劝他输财救灾，但又教他生财致富，事出两益。只要事先把主意想好，善为说辞，有何不可。淮南王依傍诸吕，人非善良，灾情紧急，势难久停，如果劝他不听，便可借故辞去，往劝吴王。小弟不才，等想好主意，再请采纳如何？"

王孟喜道："我正为此事愁急，幸蒙剧兄相助，定然有望。淮南王就被说动，也要即时赶回，合二王之力，才可多救些人。到时我和剧兄同见吴王，面谈此事便了。此时大约也就酉初，率性畅饮一醉，再安歇罢。"

剧孟知王孟从昨早起，一直未停，也没合过眼，还是那么精神饱满，酒兴更豪。酒逢知己，欣然应诺。

王孟又命人取粥与白建吃了多半碗，和剧孟畅饮到黑，方始分别就卧。

淮南王刘长的母亲是赵王张敖的美人所生。张敖被杀时，长母连带被捕，几次托人和刘邦去说，都未理睬，因而愤极自杀。后来刘邦见到婴儿，想起旧情，才交吕后抚养。刘长从小跟着吕后，大来又依附诸吕，小小年纪，便作了淮南王。对于王孟本无所知，因是少年骄狂，最喜武勇之士，闻说王孟以布衣为吴王上宾，本领高强，名望甚大，心中仰慕，几次专人聘请，都没请到。这日闻报王孟坐了吴王的巨舟来见，并还带有不少礼物。觉得吴王年长功高，地广国强，这样看重自己，定与王孟有关，不由喜出望外。正好天气放晴，亲自率领文武属官，去往江岸迎接。剧孟早就听说刘长是个从小生长深宫的皇子，本不愿与之相见，无奈王

孟再三劝说；同时又想起淮南拥有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四郡的地利，物产众多，刘长童骙无知，容易打动，也就未再坚持。这一来，连白建也被接进王府宾馆，同以上宾之礼相待。

当日刘长大设盛宴，并请王、剧二人当筵施展剑术。二人因想劝他输财救灾，又想借此看看对方的本领，稍微谦谢，便同拔剑起舞。二人本精剑术，又故意使上好些解数，击刺到了急处，仿佛两条银电裹着一双人影，上下纵横，滚来滚去，飞舞不停。刘长喜笑颜开，赞不绝口。在座文武属官，一再同声附和。刘长越发高兴，便命所养二勇士和剧、王二人分别比武。二人推辞不掉，先因来者是客，本不肯占上风。刘长偏又看出二人手下留情，定要尽量施为。那两名勇士本就心怀忌愤，又知主人秉性乖张，胜了还好，败便吉凶难料，一味猛攻不已。王孟性刚，见对方老是不知进退，刘长又在那里大声急呼，不令再让，知道当日就是假败，也被刘长看轻，不胜又决不能停手，便朝剧孟使一眼色，手底一紧，只两个回合，便将对方的刀击落。和剧孟对敌的，名叫卫洪，本领较高，早知遇见能手，心里发慌；后见剧孟手法忽变，改守为攻，再不见机，非吃大亏不可，只得认输，纵向一旁，羞得脸涨通红。刘长大怒，连声辱骂，要将二勇士囚禁起来。王、剧二人心正不安，刘长忽又赔笑，亲自延请二人入席，礼貌甚恭。剧孟乘机劝说，刘长才将二勇士释放，厉声逐出。跟着举酒劝客，仍是又说又笑，若无其事。席散请往别室说笑，亲热非常。

剧孟觉得这样的浑人难与相处，便借话引话，谈起梁、宋、淮北一带洪水为灾，许多难民危在旦夕之事。王孟也说："吴王素喜为民解忧，决不坐视。大王素来轻财重义，当不致落于吴王之后。"二人讲了一些试探的话来打动他的心。

刘长性情虽暴，听话却颇聪明，不等话完，接口笑道："我并不想和吴王比，只对二位先生非常敬爱。二位先生如肯助我治理

淮南，要我出多少钱都可以。”

王孟来时，早就防到有这一着，业已打好主意。笑说：“大王厚爱，怎敢推辞，只是年幼识浅，除略通武艺外，别无所知。当初吴王也有此意，均经婉言辞谢了。为王属官，今尚难任，如蒙许为外臣，使能随时往来，常奉杯酒之欢，并联两国之好，实为万幸。”

剧孟见刘长好高骛远，不求实际，就此同时拒绝，定必不快，便照预计，从容接口道：“我和王孟先生一样，山野村夫，难任官职，为王效劳，却所心愿，请以闲散之身，同为大王竭其微劳如何？”

刘长喜道：“我也知道二位先生都是吴王上客，今之侠士，未必肯为我用。能常相见，助我富国强兵，于愿足矣。”

剧孟乘机又道：“自来立国，以民为本，民穷则国必敝，一定之理。大王兼有四郡之广，物产众多，而富源未辟。豫章地居吴头楚尾，舟车要道，而水陆不修，坐视田亩有荒芜之叹，商旅多跋涉之劳，而不知为计。大王文武属官，以至后宫姬侍，数以千计，费用浩繁，均需取之于民。民力难任，久必流亡道路，国亦随以困穷，欲保富贵，如何可得？若能就着这场大水灾，把梁、宋、淮北一带的灾民拯救出来，妥为安置，或是分与土地，助其农耕，或令开发各地富源，以裕国用，使取之于地者多，而取之于民者寡，从此各地物产，有无相通，商旅往来，更多便利，农夫少征取之忧，财货如云集之盛，府库充盈，于民无扰，民富国强，固在意中，便是大王所喜远地珍奇玩好之物，也可一呼即至，无须梯山航海，远求诸外了。”

王孟见刘长满面喜容，知被剧孟这一席话打动，又在一旁附和，说这些灾民，非亲非故，输财救灾，正是为大王永久打算等语。

刘长人既浮躁，喜慕荣利，更喜珍奇玩好之物。越听越对心思，当时答应，愿将库藏财帛取出一半救灾，并请二人全力主持。剧孟知道这类躁妄无知的富贵中人，往往轻诺寡信，况是交浅言深。恐他一时高兴，事后听了亲信之言，又复中变，率性将救来灾民如何安置，以及开发四郡富源之策，仔仔细细说了出来。

刘长慨然道："我意已定，诚如先生所言，救灾如救火，请二位先生暂歇数日，就照方才所说行事便了。"

王孟便说："淮南现成竹木甚多，大王既愿为此盛举，最好即日下令，命各地军民连夜赶造竹木排，再派上一些吏卒带了钱米随我二人东下救灾，愈快愈好，再等数日，就来不及了。"

剧孟这才说起最好明日同了王孟，轻舟东下，先见吴王，约他同时下手，使双方会合一起，容易举办，并免多心等语。

刘长除要二人事完即回而外，全都答应。随命从官，当日便照二人所说行事。

剧、王二人看出刘长心无定见，人却好胜，已然发令，并还不许旁人劝阻，当不致于变卦，夜宴之后，又和刘长谈到深宵才罢。回房一看，除白建早有专人服侍，延医治疗而外，刘长又派来四名美女陪寝。因见王孟想要辞去，忙附耳笑道："趁他热火头上好办事，为救这些灾民，受点委屈都可以。此人喜怒无常，莫要为此细故，使他不快。就这四个可怜人，也不应使其难堪。"

剧孟接着又说："好在船上业已睡足，我们又不会和她们谈上一夜，就便探问这里的虚实，早些谢别主人，上船再睡，岂不也好。"王孟闻言，才未坚持。后探出刘长为人凶暴，又喜酒色玩好，喜怒无常，后宫佳丽甚多，都是过不几天，便行弃去。这些选自民间的少女，多是隐恨吞声，度日如年。觉得这样恶人，不应助他富强，好生后悔。剧孟看出他的心意，便附耳轻声劝告道：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刘长为恶不过一时，久必自毙。

今后富源日辟，永为国家百姓之福。即使刘长多所搜刮，百姓能够应付，到底比坐以待毙强得多。目前多少万灾民，尚在忍死待救，还是拿他应急要紧。等把这些人先救出来，再看事行事，如其为恶太甚，率性将他刺死除害，也非难事等语。王孟觉着所言有理，才去了悔意。

转眼天明，从人来报，快船已泊江岸待命。跟着刘长命人来请早宴。剧孟先想带了白建同行，王孟因白建病还未愈，人更虚弱，此去灾区事情又多，难于照看，在此延医调治，容易复原，力劝留居养病，才行作罢。

二人宴罢回来，又向白建慰问，把手话别。

白建凄然道："小弟的病无碍，只一想起那些同道弟兄安危，心如刀割！还望剧、王二兄尽量设法，访问他们的下落才好。"

剧、王二人再三劝慰，又叮咛了一阵，方始分手。

刘长听说白建也是一位有本领的人物，巴不得把他留下，因想二人均为他用，仍率从官送到江岸，等候船开，方始回转。二人同坐一只快船，另有十多名吏卒庖人，带了食用之物，坐一快船随行。船上陈设富丽，食用精美，不在来时所坐大船以下。

王孟笑道："小昏王对我二人实在至诚，要不是那么横恶，岂不也好。"

剧孟正色道："这类人为非作恶，难道我们便为他所用而不是利用他么？"

王孟自知失言，连忙谢过。

剧孟笑道："小弟幼小贫苦，眼见这类富贵中人日费千金，而贫苦百姓朝不保夕，心常愤激。只是以贵凌贱，以富欺贫，由来已久，无计可施。自从见到白兄，得知海内地域之广与物产之多，因而想起秦始皇虽是暴君，所修驰路水道，却为后人留下无穷便利。我们想要济困扶危，势非财多不可。只有学陶朱公以货殖

（经商）为业，一旦致富，遇上那些贫苦无告的人们，才可帮助，免得遇事束手无策，又去伤人劫财，连累无辜。这类公卿王侯，将来都应投其所好，使为我用，才能减轻民间疾苦。只是年轻识浅，是否能够做到，还不可知而已。”

王孟少年任侠，不事家人生产，对于商贾最看不起。听剧孟这等说法，才渐渐改了初念。

归途正是顺风顺流，轻舟扬帆，一晃数十百里。中途遇见来舟，问知三江（司马贞《史记索隐》以毗陵之北江、芜湖之中江、吴县之南江为三江。《汉书·地理志》亦以南、北、中江为三江。均在今长江之下游）同时水涨，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多被水淹，刘濞已由沛郡避往广陵（扬州，今江都县）。

剧、王二人因沿途灾情惨重，偶见吏卒救运灾民，送些吃的，也都照例敷衍，于事无补。忙即渡江，水陆并进，昼夜飞驰，只两日夜的工夫，赶到江都。

刘濞没想到王孟来得这快，又听说剧孟才高智广，长于理财，更合心意。当时延见，再三请教。

剧孟早知刘濞为人，开口便说：“吴有三江五湖之利，鱼稻桑麻，无不肥美，冶铜铸钱，取之于山（汉章山产铜，今江苏省铜山县），煮水为盐，取之于海，山林川泽之产，实不可以数计。如能善用人力，稍事开发，民富国强，可坐而待了。”

刘濞道：“我已知道吴会沃野，须用人力充实，年来也颇收集远人。但是这些多半武勇之士，只宜于军，而不宜于农。各国王侯，有民而不知用，只是未便明取。不知先生可有良谋为我招致于外么？”

剧孟笑道：“现有百姓，尚且不知爱惜，任其死亡而不往救，岂非舍近求远么？”

刘濞忙问：“先生何出此言？”

剧孟道："丰沛为高祖兴王之地，大王曾经立国于此。近者山洪暴发，梁、宋之间，河决成灾，各地灾民众多，嗷嗷待哺。这些地方，不是大王属邑，便与邻国接壤。大王如能以大力抢救，非但义声播于天下，更保全了大量开发富源的人力。我们来时，淮南王已准备多发舟船木排，运粮救灾，但因国境所限，仅能及于邻近之处。大王最好即日下令，抢先下手，与淮南会合，既可节省费用，事半功倍，并隆两国之好，日后有无相通，使为我用，有多好呢。"

刘濞又问："先生高见。只是这些库藏，均我多年积蓄，煞费苦心，一旦散去，府库空虚，却是可虑呢。"

剧孟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有土地'还要'有人民'，才能兴建大业。财帛流通之物，不加运用，则守成只限于此，用而得人，则物产日增，其利无穷。有大往才有大来，大王应往远处着想才是。"

刘濞闻言，暗中点头，只还拿不定主意，见王孟在旁微笑不语，便问："王先生有何高见，怎不开口？"

王孟笑答："方才已然说过，剧孟先生智计过人，我二人星夜赶来，便是为此。所说稍有不合，也不敢冒昧为大王引见了。"

刘濞素来看重王孟，再一细问开辟富源之策，剧孟所答，更头头是道。不禁大喜，当时便下严令，依言行事。刘濞比刘长年长，人甚老练，等到布置停当，运了大批钱米，赶往灾区，淮南的船排，也相继赶到。剧、王二人再一分头策划，一面命人通知梁王，三国合力，不消半个多月，便将梁、宋、淮北一带的灾民，救脱了险。只访问不出申泉和众壮士的下落。

救灾事完，剧、王二人为践前言，分向二王商定，以宾客的地位，往来吴和淮南两地，代为开发富源。二王自是高兴，言听计从。

白建病愈之后，想起申泉等至交，甚是焦急。因剧孟暂时辞归决办不到，只得独自赶回。初意这样大的洪水，众人定难免难，能有二三人生还，便是好事，不料回到洛阳，才知曾厚、倪猛同另两个弟兄，已相继回到当地；还有两个弟兄也早脱难，正往各地探寻余人下落；等家务少为安排，曾厚等四人也要分头出外寻访。跟着又有两个弟兄寻回，还带了六匹好马，紫云骠也在其内。

原来这两人水性最好，水发以前，奉命看马，并作疑兵。那一带树林，地势较高，二人不等水漫过去，便驱马入水，随流下驶，中途又捞到一个树干，寄身其上，随波飘流了一夜，居然遇到陆地，乃是一座大镇，马却被冲散了十之八九。知道这些久经训练的良马，均认得主人，容易找回，想在当地候到水退，再去找马。除内有二马，当时拉着马尾，随同上岸而外，先后又连找回了六匹马。灾区甚广，归路不通，在镇上住了两个多月，身带散碎银两用尽，没奈何把马卖去一匹，暂时度用。连访众人未见，眷属都在山中，缺少钱米，实在无法，又卖了一马，赶回探看。过河南时，才访出申泉在洪水中救人，坏了一臂，人并未死。孙强、邓方二恶，已死水中，手下徒党，也少生还。梁王本恨二恶骄横，因畏吕氏势力，无可如何。二恶淹死，虽然快意，但他对申泉这类游侠之士，却极忌恨。申泉在当地隐居三年，本为除这两个豪霸，脱难之后，便即南去，不知何往。

白建悲喜交集之下，心疑还有同道未死，仍在患难之中。因和刘长约定，当年必须回去，好在江湖上交游众多，一面命众弟兄四出寻访，一面分头托人留意，等了两月，又陆续回来了数人，一算人数，只有五人不知下落，二人受伤，余均生还。想了想，只得照着来时剧孟所说，把二王所赠财帛分给各家属，仍在当地居住，留下两名弟兄照看，其余全都带往淮南，随同剧、王二人往来两地，相助开发。

自来创办任何事业，均非容易。剧、王二人虽然胆智过人，这类事业，到底还是初办，开始想得满好，到时却是阻碍横生，流言四起。但他们意志坚强，受了许多艰苦挫折，从未退缩。二王见日久无功，听了左右谗言，心意虽在摇动，无奈开头信任二人太专，话已说满，又在互相对照之下，不能说了不算，只得忍着肉痛，勉为其难，礼貌也还未衰。

剧孟看出收效太迟，将失二王信任，甚或有害。便改初计，先将滨海盐场和淮南的铜矿开辟出来，回复了二王的信任。其他利源，也相继开发。前后几年光阴，成效大著，才和王孟去见二王请辞。二王自是不舍，无奈二人事前早已想到，曾有功成身退之约，辞意又甚坚决，只得把所兴办的一些事业，转交亲信掌管，一面准备重金厚礼酬谢。二人执意不收，最后分向二王去说："过蒙大王厚爱，请将所兴办的物产，暂借数十车，运往北方贩卖，再将关陇各地土物运来吴越，使其有无相通，为民利便，我二人也得谋取什一之利，因而往来诸郡国，为大王扬其声誉，以报知遇之德，实为万幸。"刘濞知道二人主意已定，此举果是彼此有益，首先喜诺。刘长听说吴王已允，也就答应。剧、王二人借了二王许多货物，去往各地经商，只两三年光景，除偿还二王货价以外，得利何止十倍。

这时，吕后已死数年，吕台、吕产、吕禄等贵戚全数伏诛。剧母早由田仲派人送到洛阳。剧、王二人也都娶妻生子，各在洛阳、淮南等地，建了一些园林房舍，富拟王侯，所到之处，日常车马盈门。白建等也都成了大富，盛极一时。王孟本来不喜为商，操奇计赢，以前每次随同贩货，都由剧孟强劝，情不可却。致富以后，觉着自己对于商贾之事，一无所知，虽然好友情长，似此不劳而获，越想越不是意思。剧孟见他多次辞谢，最后几乎发急，才不再勉强。王孟随又劝他，适可而止，何苦贪多？剧孟也不肯听，

仿佛以商为乐。

剧孟所交十九都是当时游侠之士，人更慷慨好义，对于贫苦无告之人，固是挥金如土，从无吝惜。便是当时王侯将相，偶有缓急，也是有求必应，还否听便。因此年才四十，便名满朝野，上至公卿王侯，下至百姓，全都对他推重。足迹也越来越远，番禺、桂林、象郡一带，均常经商往来，所贩南海珍奇之物，得利尤多。周急济贫，已成了经常，财既雄厚，声望又高，即便遇上冤抑不平之事，只一出面，随便说几句话，无不迎刃而解。

二王全仗剧、王二人致富，开头本极尊崇，后因二人不肯再为他用，剧孟更少往见，日子一久，左右便进谗言，说剧孟只是一个穷汉，大王纡尊下交，尊以上宾之礼，又借他许多物产，去经商谋利，才有今日。如今财富胜于大王，所藏奇珍异宝，不可数计，以前偶然还来敷衍，送点寻常礼物，近年竟是过门不入，极少来见，分明得意忘形，不把大王放在眼里等语。刘濞因剧、王二人均曾为他出过大力，心虽不快，但未发作。这日忽闻剧孟由洛阳来，往南越去，将由吴地经过。正要命人往探，剧孟忽然来谒，并还送了一份重礼。不由疑忌全消，忙设盛筵接风，仍以上宾之礼相待。席间并将新近买来的一匣明珠取出，当众显耀，笑说："此珠珍贵难得，一粒值银百两。先生常年经商，幸为留意。"

剧孟本觉刘濞贪得无厌，人又险诈多疑，比刘长还要可恶，不愿与之相见。后听人说，刘濞对他有了怒意，才想起吴越乃是经常往来要道，何苦为此小节，生出嫌隙。特备厚礼，绕道来谒，见刘濞老来，人更贪鄙，那一匣明珠，又正是自己前年由南海收买回来，转卖给另一商人之物，全数所值，不过一二千金，却说得这么贵重，心中暗笑，并未明言。本打算由淮南经长沙绕往桂林、象郡一带，贩卖关中物产，如其就便赶往合浦收买一些明珠回来，更获大利，携带也极轻便。主意打定，因王孟常住淮南别业，便

道往访。

王孟见了剧孟，自是高兴。偶然谈起："刘长近来性情越发暴戾，左右常遭残杀，总算国用富足，尚未十分虐及人民，否则早已将他除去。"

剧孟道："我看二王都在倒行逆施。不过，目前百姓还能勉强安居，最好暂时不要轻举，免得以暴易暴，徒生枝节。我料二王必败，暂时由他去罢。"

白建也说："刘长残杀的都是他自家所用爪牙。他身边这些人，均非善良，管他则甚。倒是吴王刘濞，贪财好货，人更狡诈多疑，他多年推病不肯入朝，却与各国诸侯勾结甚紧，一旦同谋生事，难免危害生灵。对于剧、王二兄也颇妒忌，我们不可不防呢。"

剧孟道："我们不做朝廷的官，也不为二王所用，何苦管他们的闲事。二王真个忌恨我弟兄，也有应付之策。且等我这次回来，再商量罢。"

三人都是无意中闲谈，由此也未再提。欢聚了几天，剧、白二人便辞了王孟，率众起身。因刘长人虽骄横，不似刘濞那样险诈，恐其强留，也未往见，径由水路绕道湘江，先往桂林、象郡各地，把所贩的货物全数卖去，再把当地物产，照原计买齐，交与同去的人，运送北归。自和白建、曾厚、倪猛一行四人，带了重金，赶往番禺合浦，采买明珠。途中打听出长安珠贵，是好一点的明珠，都被南越王赵佗收去，暗派心腹运往内地贩卖，以求善价，并借贩珠为由，与亲贵往来，探听朝廷消息。连物色了好多日，一粒好珠也没买到，最后四人决计入海取珠。

产珠之处，就在临近合浦的海底。珠生巨蚌腹内，蚌群生聚在海底的一个井形大坑以内，方圆数十丈，周围巨蚌环集，名为珠城。左近鲨鱼和其他猛恶的鱼介甚多，遇上必死。每年采珠，均有定时，采珠人都是无家无业的穷苦百姓，因是生长海边，习于

水性，为了衣食，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入海取珠。船到珠城上面，脱光衣服，一个猛子扎下去，抱着一个较大的蚌壳，当时就要冲波直上，不能在海底久停，动作极快。稍一疏忽，遇见虎鲨等杀人巨鱼，立被吞吃，便是遇上海蛇和其他恶鱼，也是极少活命。采珠人下海以后，船上守候的人，只要隔上一盏茶时，不见出水，便料凶多吉少，再见有血泡由水里冒起，即知遇难无疑。余人不敢再下，只得号哭一阵，赶紧驾舟回去。至于海上风涛之险和平日衣食的艰难，更是说它不完。珠城的蚌，虽是密如鳞比，蚌腹并不一定均有藏珠。受尽险难，落一场空是常事。城市里多此玩好之物，却使每年许多生命葬于海底。

剧孟因昔年不会水性，几乎在洪水里送了性命，常时引为憾事。恰巧吴和淮南俱都滨湖临江，平日稍有空闲，便向白建学习水性，渐成爱好，用功日勤。这时已是青出于蓝，比白建、曾厚诸人水性还高。十年前又用千金重价，买来一口战国时的宝剑，名为龙股，断金削铁，锋利无比。

剧孟等四人觉得自己一时高兴，却拿了一些钱财，使人卖命，冒险入海，采那不可必得的明珠，问心难安。事前想好主意，一到先把当地采珠人招来，问清海底虚实，每人均付以得珠之酬，却不令其下海。只令驾着小舟，多备绳索、弓箭、鱼叉之类，在海上鸣锣助威，等四人亲自下海，取来巨蚌，代为载运，剖蚌取珠，另外还有犒劳。

这班常年衣不蔽体的采珠人，都为四人义气感动，异口同声再三劝说："此事决非生手所能办到，千万不可冒此奇险。尊客这次已把我们几个久惯采珠的好手全雇了来，给钱又多，决不至于空回，何苦拿尊客们宝贵的生命，去和海蛇凶鲨拼命。"

剧孟笑道："同样是人，我们有钱人的命，就和你们两样么？诸位所说，我已尽知，决不妨事。多蒙厚爱，我们先在附近入水，

试上一回。真要不行，自会知难而退。先前分给诸位的钱，作为茶酒之敬如何？”

众采珠人怎么劝说，对方也是不听，后见四人水性之高，竟出所料，才放了心。

四人因觉这般苦人善良诚实而且热情，好生感动。出海以前，又备下极丰盛的酒食，先为犒劳。采珠人以前被人雇用，固然是多受刻薄欺压；即使亲自犯险入海，取得好珠，也被有财势的人巧取豪夺，强买了去，并不能得善价，几时遇到这样好人。他们见剧孟等坚持不令下海，都争先恐后，尽所欲言，内中几个好手，非但把轻不告人的一些经历，仔细说出，并还把巨鱼来袭以前的水中景象和如何闪避的方法，全说了出来。

当日天气特好，船到珠城时，剧孟见海天如镜，浪静风平，云帆片片，倒影回光，大小百余条鱼舟，做一圈环列在珠城海面之上。一声号炮，金鼓齐鸣，各船上的采珠人，便将事前准备的镖叉鱼箭，分头向水中打去，声势甚盛。剧孟越发兴起，把手一挥，便照指定的所在，当先一头往海底扎去。曾厚等三人跟踪同下，水性都高，能在水中视物，上面阳光又好，看得十分清楚。见那珠城，形如巨瓮，又深又广，里圈都是密压压的大小蚌蛤附在上面，另有一些巨蚌，还在不住张口吐水，浮沉游泳。知道这类游蚌，腹内多半藏有珍珠，除防它夹人外，并还容易滑脱。仗着事前有人指点，所用刀剑，都是利器，忙分头追将过去，用剑砍伤，随手夹起。遇到巨蚌情急反咬，便将左手铁椎刺向蚌口，任其夹紧，相继冲波而上，将擒来的蚌抛向船上，重又入水擒取。

像这样时上时下，无一空回，由午前忙到黄昏，四人先后采了二百多个大蚌蛤，然后回到海滩预设的窝棚，和众人饱餐一顿，再同破蚌取珠。头天就取了将近八十粒大小明珠。采珠人见空蚌不过三分之二，四人第一次下海，就这样饱载而归，均出意料，称

赞不置。四人又采了十多天，中间只有两天歇息，前后采珠千余粒，都是上品。经过仔细挑选，大小如一、色彩鲜明的滚圆明珠，就有三种：中等的最多，约有六百余粒；另有数十粒最大的，宝光潋滟，耀眼生霞，连几个久惯采珠的好手，都称奇事。这数十粒大珠都在珠城西北角，一个大崖洞里采来。洞广才六七尺，深却数丈，内里宽仄不等，巨蚌甚多。四人正准备要走，众采珠人就说："海底巨蚌，最喜月圆之夜出来游泳。蚌口张合之间，腹内珠光，有时老远就能看出。诸位连去多次，我们已经放心，何不趁着今明晚月亮正圆，试上一下？如能再得上几粒大珠，岂不更妙。"剧孟觉得行事不可太贪，大家已劳累了十多天，应当知足，本想作罢。倪猛力言："明珠虽然得了不少，最大的不过手指大小，数也不多。先听采珠人说得海底形势那么凶险，这几天来，共只遇到两次海蛇，都被我们杀死，像鲨鲸之类巨鱼，连影子都未见到。并非心贪，实在海里的景致，太叫人留恋了。那海底的水草，最短的也在一丈以上，在水中亭亭摇曳，已极好看。还有许多奇奇怪怪的鱼介，穿梭也似地往来其间，寻常哪见得到？珠城里密层层的蚌蛤，吃阳光一照，五颜六色，更是美观。当此月明之夜，海底景物，定必更妙。好在轻车熟路，共只多留一两天，有甚相干。"白建、曾厚也都喜事，从旁附和。剧孟只得应允了。

众人白天先自睡足，午后起身出海，到达珠城，月光刚刚上升。先在船上饮酒赏月，等到月上中天，方始入海。内有十几个采珠的能手，定要跟去，剧孟见连日海底十分平静，与众人所说奇险不符，以为这些人想采一些回去，事前准备得好，海底就有巨鱼恶物，也被金鼓镖箭吓跑。乐得就此机会，让他们也采一些。便和去的人说，下海的人不宜太多，采来蚌珠，均归去的人所有，卖否听便；没采得蚌珠和未下海的人，行前也另有酬谢。商定之后，仍和往日一样，一同下海。正赶上好些巨蚌在那里往来游泳，

张口呼吸。众人抢着动手，全都得了彩头。

碧海青天，晴光万里，照得海底景物，分外清澈，果比白日所见，更加奇丽，全都兴高采烈，欢呼不已。等二次入水，倪猛当先，还未深入珠城，忽觉水中一股潜力，当胸撞来！误以为是平常海底急流，刚把身子一侧，想让过来势，再要下降，倏地又来了一股，势子更猛，身子立被荡转！心方一动，一条两三丈长，银光闪闪的大鲨鱼，已由对面逆流冲到，相去只剩八九尺远近。暗道不好！慌不迭双足猛力踹水，待往斜刺里逃去。身才侧转，一条白影已和人鱼也似，头上脚下，往脚底斜射下去，势甚迅速，正对那条大鲨鱼的来路。知道剧孟、白建都是一身白皮水靠，正在情急，想要回身拼命，惊波突起，人被撞退好几丈，连喝了两口海水才将气透转；同时瞥见那条大鲨鱼已由横里往前蹿去，其急如箭！身后带起一连串的水漩，浪力之猛，异乎寻常。左近还有七八条人影，宛如游鱼惊窜，正往左右两旁斜穿而上，跟着便有两个采珠人赶来，连拉带打手势，一同出水。水面上已是骇浪山立，玉雪崩飞，大小百十条渔舟，上下起伏，摇簸不停，内中两条小船，已被打翻，船上人刚由水里蹿起，将船翻转复原，遥望剧孟、曾厚、白建，还有几个采珠人，正由前面泅水驶来，一到便命鸣锣回船。回船才十来里，便见一条长约三丈的虎鲨，漂浮水上，顺流而下。

原来剧孟刚往海里一钻，便见对面一条大鲨鱼正朝倪猛张开血口冲来，一时情急，更不待慢，忙用全力一个猛子往水里斜钻下去，先躲过鲨头，就势单手举剑，用足全身之力，照准鱼腹猛刺进去。恶鱼受伤负痛，往前猛窜，双方恰好对面擦过，鲨腹竟被刺裂了好几尺长一条口子。剧孟的剑虽锋利，但是恶鲨力大势猛，连虎口都被震裂，剑也几乎脱手。当时形势奇险，若非心灵胆大，双方都是一条直线，上下交错，只被鲨的尾鳍稍微扫中，命

也难保。那鲨逆流猛窜，只一下就是十多里，终因伤中要害，在水里猛一翻腾，便自死去，再被海中急浪一打，当时肚腹朝天，顺水漂来。

采珠人一见，忙又告知剧孟，一同驾舟追上，纷纷用挠钩搭住，拖回海滩，准备事完，再就地剥皮宰割。

剧孟见当夜得珠共只十多粒，都是罕见的明珠。自己和倪猛所得两粒，大如龙眼，映着月光，精芒射目，银辉闪闪，照耀远近。连采珠人也说是从未见过的奇珍！心虽欢喜，因这次下海，几乎伤人，决计停手。采珠人因剧孟不肯要他们所得的明珠，再三请求，剧孟才用高价买了，又送了好些银钱作为众人的犒劳。次日一早，便辞别采珠人，往回路走。内有二十来个少年采珠人，定要相随同行，剧孟也全答应。

第七回

哀此生民　一诺倾家平祸乱
长留佳话　万人空巷悼英雄

白建见剧孟回时，未走来路，却由五岭东峤（大庾岭）翻山而过，又是一路绕越，晓夜急行，好生不解。笑问道：“剧兄这样走法，又远又难行，可有甚事么？”

剧孟道：“南越王赵佗正在搜集明珠，我们这次采珠历时多日，当无不知之理。自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如无所得，也还罢了，偏是粒粒匀圆，为数又多。末两次所得，更是希世奇珍，连较小的几粒，也价重千金。风声传出，他决不肯甘休。归途不仅要快，还要东西绕越，避人耳目，事先把众人和所贩货物，打发回去，也是为此。在离越境以前，真不可大意呢。”

白建知道剧孟行事慎重，素喜防患未然，听过也就放开。

剧孟先由南方贩来的货物，业已运往淮南，因车船较慢，事前估计，连采珠耽搁这十多天算在一起，也还要迟到半个多月。吴王刘濞正以重价买珠，上次又曾嘱托，归途便往一试。依了曾厚、倪猛，连最后月夜所得宝珠，也全带去，叫他见识见识。剧孟笑道：“吴王既贪且狡，休听他话说得好。此事只可试探着办。”随命曾厚、倪猛把内中二十多粒大珠，连同月夜所得，谨藏身旁，送

回洛阳，只带三百多粒珠子往见刘濞，下余均交白建藏起。这些珠子虽然都是挑剩下来，大小不一，也不尽圆，但比刘濞上次所买的一百粒，要强得多。

剧孟见刘濞喜爱那珠，便送二百粒与他，下余百粒，随便给价，答话非常和气。

刘濞先前所买，实价每粒只银十余两，一时高兴，当众说了大话。想不到剧孟会买回这许多，又比他的珠好，珠价自然不能少给，没奈何照着百两银子一粒计算。剧孟知他肉痛，只收所给珠价的一半，就这样连赠珠算在一起，还比原值多了好几倍。刘濞因剧孟一再谦让，珠子又好，非但不再悔恨，转觉剧孟慷慨豪爽，对他真厚，别时设宴送行，还赠了一些礼物。哪知剧孟走了不到十天，接连来了两起南越的使臣！为首一人，正是以前淮南王刘长的心腹勇士卫洪，自被刘长逐出之后，便投到南越王赵佗那里，渐渐取得了信任。

卫洪因记恨前仇，曾经进谗想害剧孟。赵佗知道剧孟名高望重，汉室公卿王侯争与结交，不愿为此生出嫌怨；何况他又是一个富商，财力雄厚，经他的手，使南方物产得以流通，原是好事；对卫洪所说探询本国机密之事，认为捕风捉影，并无实据，始终不肯答应。但后来赵佗听说剧孟大举采珠，却不要采珠人下海，本想生人采珠，事更艰难，所得珠子，如是寻常，便由他去，真要采到宝珠，再去向他购买。这日忽听人报，剧孟已得了许多明珠离去！行前一夜，珠光映月，照耀远近。忙把采珠人传去一问，均说这样宝珠，从所未见！不由大怒，忙命卫洪带了二十名勇士往追剧孟，业已不知去路。卫洪知道赵佗和刘濞、刘长早有勾结，便请赵佗写了两封密信，分头去请二王相助，只要暗中出力，将珠夺回，便与对方平分。只是事要隐秘，不令二王泄露。卫洪人甚机警，分出一起人翻山往吴国追赶；自领一起，照剧孟平日来路，

赶往淮南。因刘长手下多与相识，一到便打听出剧孟并没有来，连信和礼物都未交，便即起身。本来还想沿江探询，忽听传言，吴王藏有不少明珠，并还因此宴客，当众夸耀。他不知那是另一商人所卖，认定剧孟人在吴国，竟没有再往王孟那里探询，星夜赶到江都。又闻剧孟果有卖珠之事，便见刘濞，交了赵佗密信和所送礼物。刘濞越老越贪，得知剧孟卖给他的珠子都是挑剩下来的次品，珠价却比当地高出许多，不禁悔恨交集；又为卫洪之言所动，除派十名心腹勇士相助外，并写了好些密信，请各地诸侯官吏暗中相助。第二天另一起卫洪的同党，恰巧赶到，便合在一起，追将下去。先寻到庐山王孟隐居之处，没想到日前剧孟到后，恰巧周庸来寻王孟，说起关中豪霸赵他羽近年无恶不作，剧、王二人早就想为民间除此一害，当时各带了一些门人好友，往华阴赶去，连运货车马和护送人等都已起身。

卫洪扑了个空，仍不甘休，又带人往华阴一路穷追。刘濞心腹武士卜宁，和谷山是朋友，一行三十人，先投谷家。到后一问，谷山取了赌本，又往赵家豪赌，刚走不多一会。以为赶向前面，剧孟等人还未到，意欲和赵他羽先送一信，借此勾结，加强势力。在谷家稍微歇息，便将余人安置在谷家等候，自和卜宁还有赵佗手下最有本领的勇士姜干，同骑快马往赵家赶去。到了赵家，谷山已死，赵他羽身受重伤，命都难保，曹阳、朱原也各逃走，不便再见主人。途遇剧、王诸人，因见对头人多，不敢冒失，回到谷家，和众人一商量，决计暗中下手，先将剧、王二人刺死，再打夺珠主意。

事隔多年，剧孟虽没认出来人便是卫洪，却认得那三匹快马，都装有南越的鞍辔，来路又是赵家一面，便留了心。到了驿馆，首向周庸示意，暗中转告同来壮士，有了布置。随把三面门窗打开，假装酒醉诱敌。周庸人颇细心，把人相继埋伏好后，并还亲往对

头来路窥探，却没想到卫洪、卜宁为想多一帮手，回到谷家，又亲自拿了一些上等伤药送与赵他羽，再赶往驿馆行刺，另走了一路，不曾遇上。卫洪见卜宁百发百中的连珠铜梭，和姜干的冷箭，竟被对头连接带打，全数落空，知道对头有了防备。急怒攻心，一声号令，正命手下同党进攻，不料剧孟这面的伏兵同时暴起。另有一些同党，也被众壮士在外面截住，动起手来。

剧、王、周三侠见双方已在恶斗，才相继穿窗而出。剧孟首先笑问："你们是南越来的么？"

卫洪正和白建对面，闻言立时纵将过来，怒骂："无知匹夫，叫你今天尝尝我卫洪的厉害！"说罢，当头就是一刀。

剧孟这才想起前事，见敌人甚多，知道乱子不小，一面让开来势，拔剑迎敌，一面暗中盘算。等把主意想好，便暗下密令，谁也不许杀死一人，也休放一人逃走。再向卫洪喝道："你如是好汉，随我到外面去分个高下。"随将身一纵，越过短墙，到了外面坡上。

卫洪多年苦练，本领比前要高得多，自然不肯放松，忙越墙追去。刚追到坡下林内无人之处，剧孟已回身相待。笑问："你这次寻我，是为记恨前仇，还是为了别的？说完再打，也还不迟。"

卫洪怒骂："无知匹夫，快将合浦所得明珠全数送还南越，然后跪下服输，还有商量；否则休想活命！"末句话未完，冷不防迎头又是一刀。

剧孟一听，果然不出所料。知道对方人多，只要伤亡几个，事必闹大，本想速战速决，一见刀到，单臂举剑猛力一挡。

双方势均猛急，剧孟所用龙股剑，斩金断铁，又极锋利，只听呛的一声，卫洪的刀，立被斩为两段，脚底收不住势，身子一晃，方觉不妙。剧孟已就势一腿，将他踹倒地上，用脚踏住，解下腰带，反绑了个结实。笑问："你要死要活？"

卫洪性本倔强，左近还有不少人在动手，面子上也下不来。刚

要开口喝骂，吃剧孟伸手朝他胁骨上捏了一下，当时便觉半身酸麻，又胀又痛，头上冷汗齐冒，真比刀割还要难受。刚把牙一咬，打算顽抗，剧孟又捏了他一下，卫洪猛觉奇酸透骨，麻痒钻心，更是厉害，实在忍受不住，不禁嘶声急喊，告起饶来。

剧孟停手，将他放起，笑道："当初在淮南王筵前比武，我再三退让，不肯伤你。你被他逐出，与我何干？请把真情说出，你们尚可生还；否则全都休想活命！"

卫洪坐起以后，酸痛尚未全止，四肢无力，哪里还敢倔强，只得把来意和一切经过说了。

剧孟问出那几封密信都在卫洪身边，心中暗喜，逼令交出。

卫洪哀告道："南越王性甚刚暴，吴王又多疑忌，明珠不曾夺回，二王私信，却被你搜去，我妻儿老小都在番禺，岂不都难活命？"

剧孟笑道："这个无妨，只消照我所说行事便可救你全家脱险，连你那些同来的人也保得无事。你意如何？"

卫洪忙道："只要保得我全家性命和同来的人，全都听你吩咐。"

剧孟低声说了。

卫洪喜道："剧公真个高明，我前后连随淮南、南越二王，虽然丰衣足食，却受了不少闲气。赵佗又是喜怒无常，身边人时刻都要小心，稍一疏忽，就难免有杀身之祸。我也心怀故土，思念家乡，但我回来，无计谋生，剧公可能恕其既往，收留我么？"

剧孟笑道："我洛阳家中房舍颇多，无论经商为农，均可自给。时已不早，请快照我所说行事，以免伤人才好。"

卫洪诺诺连声，随和剧孟赶到林外，同将坡上下动手的人喝住，再回驿馆。卜宁和吴王派来的心腹勇士赵支、吉均，已先后被王孟、倪猛擒住，余人尚在恶斗。总算剧孟曾有暗示，无一伤

亡，忙又同将从人劝止。

剧孟命将被擒人放开，一同让到屋内落座，待如宾客。卫洪对他们说："我被剧公打败，连二王几封重要的私信都被搜去。剧、王诸侠本领高强，决非其敌；就此回去，我们全都不了。剧公亲冒海上风涛之险采来的明珠，断无拱手让人之理。他又不愿使我们回受二王的严刑，给我们想了一个主意，请诸位暂时随他去洛阳待上半月，由我一人星夜赶回南越，将家眷暗中接来，免得妻小无辜受戮。诸位如愿随他一路，均有安排；否则回见二王，把所有罪过，都推在我一人身上，就说我见宝起意，得到宝珠之后，便连二王的私信一起带走，不知去向。这样我们都可无害，二王也决不肯声张了。我想，我们平日自命英雄，却专为人爪牙，代他抢夺人的财宝，真比盗贼不如！现已决计照着剧公所说行事。如有不愿，也请明言相告，无须顾虑。"

众人中只卜宁本领高强，业只吃过王孟的苦头，闻言默不则声。余人听到末两句话均被激动，又知对方实在不是好惹，有两个一点头，全都同声附和。

剧孟又向众人客套了几句，方说："事已至此，但这主意还不能算十全……"话未说完，忽听门外应了一个"对"字，跟着走进两个老者，当头一人正是剧孟平日引为良师益友的大侠田仲，同了赵他羽家所遇的田生。不禁大喜，连忙上前拜见。卫洪等久闻这两人的威名，全都随同礼拜。

田仲向双方略微谦谢，笑道："你们主意虽想得好，南越王定把怨毒种在卫壮士的身上，明里不来暗里来，却讨厌呢。先回接眷，也须防备万一泄露才妥。我已多年不管闲事，近因赵、谷二豪，为恶太甚，意欲为民间除此两害，来此已有数日。昨日正请田生往探虚实，不料剧、王二位老弟，已先我下手。此事由我二人陪了卫壮士同往南越，田生助他去接家眷，我自往见赵佗，晓

以利害。卫壮士固可无害，来的人也可无事。剧贤弟南越经商之路，也不至于中断了。”

众人闻言，自更高兴。又仔细商谈了一阵，田生先随卫洪同回谷家，设词劝说，不令报官，等明早田仲寻来，再同往南越。剧孟等把赵家田契分与原耕农民，借券分交欠户烧毁后，便和卜宁等同返洛阳，连关中之行，也暂时作罢。

田仲一到南越，先命田生拿了卫洪的亲笔书信，护送卫洪妻小到约定的所在，同往中土逃来。然后写了一封署名田仲的警告信，夜入王府，乘赵佗熟睡之时，用匕首钉在他的床上。在当地等了半个多月，探出赵佗年老惜命，不敢再生恶念，方始回转。

卜宁等一行，正由洛阳起身，与田仲中途相遇，又商量了一番，才行分手。回去复命之后，好些仰慕剧孟的人，都相继借故辞退，带了各人家眷，投往剧孟门下。一场大乱子，就此烟消云散。

剧孟事完，依旧经商，好过了好几年，才将所采明珠，以重价陆续售出，一粒不留。所得巨万珠价，大部分都作了扶危济困之用。刘濞因把柄在人手内，暂时没敢生事。剧孟也不再与刘濞相见，因为善于经商，财力日益雄厚，所救济的穷苦人，固是越来越多，对于各国诸侯需用钱财的，也只要对方不去压榨百姓，同样有求必应。剧母老死时，单四方送丧的车，就达一千多辆，真个盛极一时。

剧孟葬母之后，更是终年在外，借着经商之便，到处行侠仗义，连穷乡僻壤也都有他的足迹。有一次贩货回来，正遇河内蝗灾，轵（县）人郭解拦道求助，竟将三百多车财物，全数助赈，救了许多灾民（事见拙著《游侠郭解》）。其他类似这样的豪举尚多。

刘启（汉景帝）即位的第三年，正月间，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胶

东王刘雄渠以诛晁错为名，一同谋反。（淮南王刘长因骄横犯罪，已在文帝时被押送蜀中安置，中途死于槛车之中。）刘启听了大臣袁盎的话，便杀晁错以谢七国，想免去这场战争。不料刘濞仍由广陵（今江都县）起事，会合七国，引兵西向。刘启迫于无奈，才命太尉绛侯周亚夫率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大将军窦婴屯兵荥阳，防御齐、赵。

周亚夫是汉代的名将，奉到朝命，便乘六乘传车（配有六马的快车）将由河南赶往荥阳会师。中途听说剧孟去秋回来，尚未出门，不禁大喜，对左右说："剧孟今之大侠，平日博施济众，深得民心，名重诸侯。这次七国造反，我以为业已将他网罗了去，万想不到吴、楚这样大举，而剧孟并未为他所用。我军只将荥阳以东占据，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七国虽然兵多，也不足为虑了。"跟着便在百忙中轻车简从，往见剧孟，请其相助。

剧孟因近来游侠之风太盛，自己财多名重，已是可虑。而王孟、周庸、白建等好友，均不愿隐于商贾，又都天性刚烈，除恶务尽，平日常有杀伤，虽经自己再三劝说，只一出手，仍是不留余地。这样只图一时快意的行为，将来必有后患。近又听说刘濞与楚和胶西诸王，信使往来不断，并还亲往胶西去了一次，便料吴、楚诸国，必有异图，自己如果还要往来吴、越之间，难免要被他们留住，或被隔断在外。剧孟又想："这次战争，与昔年陈胜、吴广等起义根本不同。诸王均以皇室宗亲，封王建国，并非受到朝廷为害，铤而走险。性又荒淫残暴，平日服用豪侈，拟于天子，尚不知足，犹存妄念。慢说民心不附，决难成事，即使侥幸成功，定必互争帝位，互不相下，各占一方，又成割据之局，彼此吞并，争战不休，干戈四起，永无宁日，受害的黎民更不知有多少。"

剧孟去年特地由吴越赶回，连经商也暂时终止，就已有退隐之意。一听周亚夫要他随军相助，暗忖："此人虽是智勇双全，人

也谦恭喜士，但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名高见忌，我已隐伏后患，此去不出大力，辜负他的盛意；若是立功自见，事完必遭朝廷之忌。我年渐老，死不足惜，一干门人同道，若是连累受害，岂不冤枉。”便用婉言辞谢，说：“老朽除经商外，别无他长，年又衰老，不堪驱使。只是七王这类祸国殃民的叛逆行为，已是人天共愤，莫看兵多势盛，仿佛其锋甚锐，实则师出无名，兵无斗志，同床异梦，各怀异心。将军精于韬略，赏罚严明，师行不扰，众望所归。此行必以轻骑攻坚，避其多而击其少，锉其锐而捣其虚，一战而胜，余均瓦解，不消三数月，便可尽擒七王，建立奇功。老朽同去，也不过追随左右，并无补益，还望许其安坐家园，敬候捷音。并献家财三分之二，以助军实，略表寸心，兼报相知之事，实为万幸。”

周亚夫早就知他为人，见他虽然不肯从军相助，却将扫平七国的战略，暗中点明，多与自己想而未决的行军机要相同。而所献大量家财，又正是目前所迫切需要，虽然感佩，不再相强，心却不安。忙起身长揖，庄容说道：“先生高义，亚夫感佩万分。此时各路所征钱米，尚未到齐，需用至切，我也不敢说些虚话，以负盛意。只是先生不求闻达，隐于商贾，常年奔走四方，也颇劳苦，这大量财帛，聚积非易。亚夫今日之来，本请先生出山相助，多蒙明教，又复耗散先生财帛，心实惶愧，除奏请朝廷荣封外，作为暂借，等扫平叛乱，再奉还罢。”

剧孟笑道：“国家治乱安危，千万人的生命所关，老朽只愿战祸早平，少伤民间元气，于愿已足。商贾贱业，人更愚鲁，万不敢有玷皇封，致乖朝命，赐还更不敢受了。不过，乱兵都是吴楚七国暴力强征而来的良民，被迫出战，并非本心。将军吊民伐罪，当加矜惜，决不致多所杀伤。此虽老朽想要请求的话，以将军的仁智贤明，也无须老朽再多说了。”

周亚夫沉吟了一阵，忽又起立，抓紧剧孟两膀，大声说道："难怪先生名满天下，果然话不虚传！亚夫已知尊意所在。军情紧急，我也不再烦扰先生，定照所说行事便了。"说罢，举手告辞。

剧孟忙请少待，随命人将簿册取来，说明所献金帛粮米的数目，随后就命人送往军前献纳。其散在各地的财物，也于日内分头送往荥阳，或在沿途送上。

周亚夫虽知剧孟富可敌国，所输财帛，定不在少，却没料到会有这多，并且南北各地都有他的积蓄，最难得是这样方便，不消多日，便可分送军前应用。这个忙实在帮得不小！万分佩服之余，因见簿册所载，现成金帛粮米，几全献出，只有田园房舍和一些零散财物未动，所余并不足三分之一。重又拉紧剧孟的手，连说："奇人！奇人！"随即举手作别，上马而去。

剧孟送走周亚夫，回到屋内，立时召集门人宾客，笑道："吴楚七王无谋而又骄兵，所张声势越大，败也更快，条侯军有纪律，能得民心，当此乌合之众，势所必胜。我此次输财，可以助其速成，使无辜黎民，早免兵灾。而各郡县所供财米，多半取自民间，也可因此早停征发，少累良民，实为快事。不过，树大招风，将来终是可虑。我已年老力衰，不喜再涉江湖，现成金帛，虽已全献朝廷，此外，尚有好些零星财货，散在各地。现以一大半分送穷苦朋友，余均分赠诸位，我也从此退隐，不再经商了。"

众人再三推谢。剧孟坚持不听，并劝众人以后只管济困扶危，但是休以侠名自显，事前事后，均须仔细筹计，方免朝廷疑忌，救人不多，反惹杀身灭族之祸，还要连累好人。众人俱和剧孟交厚，深知他言出必行，绝无更改，只得勉强谢诺。

过了个把月，剧孟闻报，所输各地财物，均已送到军前交纳，然后和众宾客门人，欢饮为别。又向王孟、周庸、白建等至交，殷勤告诫，密谈了两天，方送众人别去。从此闭门谢客，除偶然独

自出游而外，不再与人往来。众人对他虽常悬念，因分手时，剧孟变卖余物，尚值二千多两银子，所生二子，已届中年，虽然娶妻生子以后，便奉父命，分居外郡，自凭自力建立家业，平日也不令其上门。但这两弟兄都极孝父，剧孟也常独自去到二子家中，住上些日，二子知道父亲孤身退隐，断无不来奉养之理，加以屡次往访剧孟，却不在家，也就罢了。

周亚夫果应剧孟之言，出兵才只三月，便将吴楚七国之乱扫平，对于剧孟自是到处赞扬，义侠之名，上达朝廷。刘启听说剧孟名满天下，富胜王侯，以一商人，竟能左右战局，当时吃了一惊！又问知这类著名游侠之士，还有不少，都是徒党众多，专喜济困扶危，挥金如土，以除暴安良自任，有时为报不平，竟不顾及自家生命。由不得心生疑忌，虽因剧孟破家相助，暂时不便发难，却下密令，多派心腹，暗中查访。

又过了七八年，周亚夫以功高为相，才得三年，刘启忽信谗言，将他下在狱中，送了性命。

这时，田仲、田生、白建相继老死，剧孟年已六十余岁，家财早已散尽，连所有田园也都分与平日耕种之人，只在母墓旁边盖了一所小房。本想老死山中，无如天性好动，虽然轻易不再与旧日朋友门人相见，却喜独自出游，常时往来大河南北，探望分居在外的两处儿孙，遇到危难不平之事，照样暗中相助。那两千多两银子，也被随手用去十之八九，所余无几。这日又往颍昌去看儿孙，走到南阳附近荒野之中，忽听道旁树林内金铁交鸣，刀剑相触之声，隐隐传来。赶去一看，昔年由南越逃回，曾在自己门下多年的卫洪，已倒卧在血泊之中。陈县大侠好友周庸，正被三个敌人围攻，形势甚是危急。知道周庸虽和王孟一样疾恶如仇，但不查明底细决不出手。卫洪常听自己劝告，后来也不轻与人为敌。又见敌人都是貌相凶恶，出手狠辣，知非善类，不由激动义

愤，立时拔剑上前，出手才三两个照面，便将内中一个最厉害的一剑刺死。下余二敌和周、卫二人苦斗了半日，虽将卫洪杀死，到底有些疲乏，但因将卫洪杀死占了上风，又见周庸逐渐不支，正想斩尽杀绝，忽然来了剧孟这样一个生力军，自非对手。最有本领的一个首被砍翻在地，其余自然情虚胆怯。内中一个首先逃走，吃剧孟飞身赶上，一脚踢翻，正要喝问来历，忽听身后怒吼！回头一看，周庸和另一敌人已同时跌翻在地，对头正由地上挣起，惟恐敌人情急拼命，伤了周庸，心里一惊，不暇再顾别的，连忙回身赶去。到后一看，对头背上鲜血直流，连挣两挣未挣起，业已伏地身死。周庸手中剑落向一旁，也断了气，身上却没有伤。一摸胸口，还在微跳，忙用手法急救，才渐回醒。

原来这班侠士和剧孟分手之后，依然不断来往。这日卫洪约了周庸往访王孟，到后才知王孟被仇家刺死，已有数月。那仇家原是吴王刘濞的心腹勇士刘驹，先代刘濞管理盐场，业已致富。后见刘濞谋反，料其必败，便向大将军窦婴暗通消息。不久，刘濞为周亚夫所败，由丹徒逃往东越被杀。七国之乱平定以后，周亚夫虽恨刘驹背义无耻，没有收用，但有告密之功，也未处治。刘驹看出周亚夫不喜欢他，也不再作为官之想。仗着善于结交权贵，依然在江都王刘非（吴国灭后，刘非以江都王领吴郡）手下管理盐场，平日贪财好色，欺压良民，无恶不作，终于激动王孟义愤，约同卫洪、周庸、倪猛乘刘驹由江都回去之便，突起行刺，人虽未死，却成了残废。

刘驹本养有不少勇士，又访出为首刺客，正是淮南大侠王孟，自然不肯干休。知道淮南王刘安（刘长之子）把王孟奉为上宾，恐奈何他不得，于是又用重金聘请北道有名土豪姚石，南阳土豪赵调，连同心腹勇士裘诸于等，前往淮南，乘王孟游山之时，出其不意，上前夹攻，将其刺死。事隔年余，周、卫二人去时，并不

知道底细，仅问出内中有一河南口音的刺客，生得猴头猴脑，手使双钩，和传说中的南阳豪霸赵调相似，忙往南阳访查，准备探明虚实，再寻一班好友同道，同往报仇，并为民间除此一害。因知赵调本领甚高，党羽又多，去时虽颇小心，不知赵调回时，留有一名未动手的党羽，隐伏当地，查探动静，竟在暗中尾随下来。周、卫二人刚到南阳两天，这日探明刺客来历底细，正要去往各地寻人相助，赵调等早在途中埋伏，虽然自恃武勇，人数不多，但都是能手。卫洪虽用铁丸连伤三人，后见铁丸发尽，敌人只管上来夸口，说好一对一，末了还是以多为胜。料知后面还有敌党，便向周庸示意，先打算穿林而逃。无奈敌人追逼甚紧，脱身不得，又苦斗了片时，卫洪先被杀死。周庸气力已衰，寡不敌众，眼看非遭毒手不可。恰巧剧孟赶来，转败为胜，将北道豪霸姚石杀死。赵调首先逃走，裘诸于见势不佳，心里一慌，转身想逃，周庸因王孟、卫洪都死在仇敌手内，心中恨极，奋身纵起，喘吁吁用足全身之力，夹背心一剑刺去，紧跟着左腿一抬，虽将敌人刺了个透心穿，周身之力都已用尽，身刚落地，猛觉头晕眼花，两腿一软，当时翻倒，闭过气去。

剧孟将他救醒，刚问出大概，猛想起逃走那贼，正是赵调！登高一望，已无踪影，暗道："不好！"忙将周庸捧起，藏向附近土崖洞中，匆匆给他取了一些河水，连同身带干粮吃了，再赶出去，把卫洪的尸首捧向另一崖洞藏好，再向去路布上一些疑阵，然后隐身附近窥探。前后隔了两个多时辰，果见数十名壮汉骑着快马追过，到了半夜，方始回转。知道当地不能久留，仗着这一路的穷苦百姓，相识的甚多，连夜寻了些人把卫洪的尸首用棉被扎成一捆，连同周庸卧在车上，外堆柴草遮盖，星夜起身，送往陈县。到后，见周庸人已瘫痪，不能行动，一面延医调治，一面又将长须剪去，扮成苦人，去往南阳查探敌人虚实。得知赵调那日苦斗

狂奔，失汗伤寒，卧床不起，已死同党也被派人抬去葬埋。地方官都惧赵家财势，并未过问。

剧孟知道赵调病愈固不甘休，刘驹也必还要寻仇不已，仗着以前和朝臣袁盎见过两次，彼此谈得颇为投机，这时袁盎虽因病罢官，汉帝依然宠信，常常派人前往探看，和他商量国策。忙又赶往长安，夜见袁盎，告以刘、赵二恶所为。恰巧袁盎因和梁王结怨，曾经被刺，恨极了这类刺客。当时写信给江都王刘非，告以刘驹种种恶迹。不久，刘驹为江都王刘非所杀，赵调也伤重身死。剧孟才放了心，又往王、周、卫三家探望一次，见周庸病已渐轻，同时得知长、次二子因久未得他的音信，十分愁虑，曾分途去往各地打听，准备迁回洛阳，奉养老父等情。忙又回赶，偏偏渡河时大风翻船。剧孟精通水性，本不妨事，因是奋不顾身，在水里抢救那些落水的人，风狂浪大，天气又凉，加上年来的早夜奔驰，多冒寒暑，不曾休息。老年人的体力自受不住，人虽救上了几个，自己也得病甚重，勉强扶病回去便卧床不起。虽然儿孙已在他到以前寻来，有人服侍，无奈病势逐渐加重，终于死在家中。死后自身所剩钱财竟不到十两银子。风声传出，万人空巷，前来哭祭，远近仰慕他的人们全都赶来吊唁。葬时，临穴送丧的人竟以万计，葬后由四方陆续赶来的尚不在内。

游侠郭解

第一回

仰屋兴悲　恒饥怜稚子
扶危济困　赤手抑豪强

大小两间土房，里间紧靠外墙是土炕，炕上只有一领织补重重的旧席和两床打着许多补丁、五颜六色的旧薄棉被。炕南头靠墙是灶，余烬已灭，灶头上有半锅水还冒着热气。此外除一些破旧木瓢陶碗之外，更无长物。正由东墙小方洞斜射进来的朝阳，照见室中到处都打扫得很干净，一看便知这家人虽穷，日子过得很勤谨。

“妈！我饿！”女主人田寡妇的五岁幼子眼泪汪汪望着她那面容憔悴而又带着一脸苦笑的母亲跳脚。

“幺娃，忍着点，莫叫妈再伤心。你先趁热喝碗水搪一搪，莫看是清水，这里头有妈的眼泪呢。”田寡妇的十岁儿子田豹抢先发了话，一面却拭着眼泪。

幺娃气道：“妈常时煮饭烧水，把眼泪滴在锅里，谁没有吃过？空肚子喝水，我不！你也饿，怎么不喝？”

田寡妇见小弟兄要争吵，忙把幺娃搂紧，对田豹道：“豹娃！你兄弟比你小好几岁，你让他一点。他昨晚才吃了小半碗稀糊糊……”说到这里，眼花乱转，泪珠儿忍不住滴了下来，正落在幺

娃的脸上。

“妈！妈！快莫哭！幺娃不饿。”天真的幺娃，见母亲伤心，急得拿小手直擦眼泪。

田豹却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田寡妇面容突变道：“走！我还是老着脸皮再找你郭老太公去。”

田豹首先转悲为喜道：“昨天断粮，我就说去找老太公，他没有不答应的。”

田寡妇忙着把灶里的柴禾添上，就便还想往锅里添点水，闻言答道：“越是有求必应，越要为人家、为自己想一想。莫说老太公并不是财主，常为救济苦人，不顾自己，但有一线之路，也不能叫他为难。一过不去，就想倚靠旁人，也不是好事。今天真没吃的，只好求他，以后还是自己打主意，才是办法。水也添上了，等米拿来，点上火，当时就可以煮，省得小东西又着急。”

“我吃米饭，我吃米饭！稀糊糊里的干菜叶，咽得我喉咙痛。”幺娃一听有米饭吃，喜欢得直跳，脸上还带着泪痕。

田寡妇忙取块旧布巾把二子的脸重擦了擦，同往郭家走去。

门外一边是片土坡，一边是人家田野，全村也就四五十户。土坡上下都是桃李树，繁花盛开，灿若锦霞。树下绿草如茵，水葱也似。当日天气又好，蔚蓝色的万里晴空只点缀着几片游云，阳光照在上面，泛出银色的光辉，和下面争春桃李组成了一幅天然图画。郭家就在南头，门前空地上环绕着八九株垂杨柳，相隔约有半里多地。

田寡妇母子三人走得很急。

田豹问道：“今天这些叔叔大爷到哪里去了，怎么没看见一个大人？”

田寡妇道：“郭太公劝他们把山泉引下来灌田防旱，这几天正

忙着挖河呢，也不知郭太公在家没有。”

幺娃忙插口道：“在家在家！”神情很迫切。

田豹同时手指前面喜道：“果然在家。妈快看，他正教郭二哥练剑呢。”

田寡妇正恐摸空，闻言一看，郭太公果然同了幼子郭解，在门前柳荫下练武。心中一喜，忙拉二子往前急赶，本意是早点讨些粮米回去给儿子充饥。行离柳林不远，忽又想起丈夫死后，一连四年，只一遇到为难之事，就找人家帮助，回数实在太多了。念头一动，由不得心里发紧，来时勇气竟消去了多半，人便停了下来。

“妈！快走。”幺娃拉着田寡妇的手往前直拖。

田寡妇知道幺娃急于求食，只得把牙一咬，叹了口气道：“幺娃！乖，莫着急。要等太公教完了二哥才能开口呢。”

幺娃忙道：“不！妈先说，我饿得真难受！”

田寡妇道：“乖儿子！你一着急，太公就不给你吃的了。”

幺娃道：“妈！我不急，你走快点。”

田寡妇总觉对方虽然仗义疏财，到底回数太多，实在羞于启齿。又当人家练武艺的时候，怎好意思打扰？正一步慢似一步地往前走，忽见田豹已当先跑去。不便高声呼喊，只得拉了幺娃，赶着往前走。

郭中少年时练就一身本领，力大身轻，精于剑术，在外游侠多年，喜管不平之事。五十岁后，隐居故乡河内轵道乡桃林坡，长女郭姁嫁与临潼商人苏南，家中只有一个学武的徒弟和幼子郭解。老少三人种着二三十亩田地，日子还过得去。平日专喜济困扶危，性又正直善良，对人从无急声厉色，有求必应，远近的人都称他为郭太公，没有一个不尊敬他的。这日，准备教郭解练完一套剑，再去帮助村人挖河引水。

郭中生得又高又大，面如朱砂，颔下一部长髯，其白如银，手里却持着一杆长枪，枪尖雪亮，映着日影，闪闪生光，舞动起来，呼呼风响，看去威风凛凛，甚是惊人。

郭解年才十四五岁，偏生得那么瘦小枯干，用的又是一口宝剑。人的大小和兵器的长短，实在相差悬远，全仗身轻手快，纵跃轻灵，老少二人暂时竟打了个难解难分。田豹知道郭中本领高强，无人能敌，郭解也是动作如飞，这一老一少都和真的对敌一样，惟恐冷不防伤了内中一个，越看越出神，心情也越紧张。

“爸！儿子的功夫长进得多了罢？打了这半天，爸还没有赢我呢。”郭解越打越起劲，笑着问话，神情很得意。

“你还差得远。我是要看你练完这套剑法，不然的话，稍微使上一个解数，你就……”郭中话未说完，忽见郭解连身纵起，同时舞起一个剑花，银电也似当头砍到。郭中随手将长枪一紧，就着来势贴着宝剑微微往下一沉，便将郭解的劲头卸去，枪杆跟着紧贴剑背，一拧一挑，郭解的剑便脱手而起，映着朝阳，光闪闪、颤巍巍流星飞渡也似，斜飞起两丈多高远，再凌空下泻，嚓哧两声，宝剑正落在一株柳树梢上，酒杯粗一段树干，立被斩断，随同宝剑一齐坠地。

郭中哈哈大笑道：“我教你学那四两拨千斤的手法，已好几次了。我的枪始终没有被你拨动，随便一下就把你的兵器挑飞，还说什么长进呢？剑为百兵之祖，最要紧是剑走中心，于不动和少动中争取机先。你那么一纵一跳，再舞那么大一个剑花，要占多少时候呢。”

郭解笑道：“爸的力大枪沉，我拨不动。”

郭中笑道：“明明不会卸劲还击的手法，偏要推托。快把剑找回来，我再教你。”

郭解方答：“我明白了”，忽指前面树下道：“豹兄弟来了。咦！

田大婶和幺娃也来了。”

郭中道：“哦，天不早了，少时你自己练吧。”说完，回顾田氏母子又笑道：“田大嫂，我们到屋里坐。”

田寡妇虽知此行不会落空，心终不安。见郭中还是平日那么热情，心中略定，喊了声“太公”，老少五人同往郭家走进。

郭中一面让座，一面命郭解把方才蒸的热馍，取些来待客。跟着笑道：“昨天有远方朋友送我一些布匹钱米，正打算少时叫解儿送去，你母子来得太好了。这是才蒸的馍，请大嫂和两个娃多吃几个。少时，我还叫解儿帮你们背回去，省得你拿不动。”

田寡妇见郭中不等请求，先就开口，郭解又赶到里面取来大盘热馍，忙着劝自己母子吃，又忙着塞了好些在田豹衣服兜里。当时百感交集，呆坐在那里，眼泪几次要往外流，又强忍回去，不知怎的，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郭中深知穷苦人的心理，每次帮助人时，照例不等对方开口。见田寡妇手里拿了半个馒头，也没有吃，却将一双泪眼呆呆地望着自己，忙安慰道：“人在世上，不是你帮我，就是我帮你，这并不算回事。等你儿子长大就好了。以后少长缺短，只管找我，不要没来就先为难。就是遇上我偶然不方便，也有地方借去，我的朋友多。”说罢，便命郭解取了两串钱、一匹布、一口袋谷子、一口袋小麦，少时帮助田寡妇挑送回去。

田寡妇没想到这次送得更多，渡过春荒，还有余裕，心里很乱，也不知说什么好。后见郭解取来一根小扁担，将粮袋钱布一起扎好，又用提篮装了十几个大蒸馍，一起挑了，就往外跑。田寡妇只得再三称谢，起身走出。

郭中刚把田寡妇母子送走，忽见门人潘凤同了一伙农民急匆匆跑来。等人走近一问，才知当地土豪麻成，勾结官府，借口村中农民所引山泉冲坏了他的田岸，必须赔偿，倚势行凶，带了公

差恶奴把本村十几户农民的田强占了去。众人和他辩理，还被打伤了好几个。潘风在左近得信赶去，因未奉师命，不敢出手伤人，只将众农民护了回来，未被恶奴锁走。

郭中听完前事，缓缓说道："事情不要紧，我先找麻成，劝劝他去，也许当时就能把田还给你们。"说罢，回到里面，穿上一件长衣，要往麻家庄走去。

"老太公一个人去不得，你不知近年来的麻成有多凶恶呢！"众人见郭中手无寸铁，单人犯险，都担着心。

郭中笑道："讲理不在人多，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要去，我们都去，反正我们也活不成，真不讲理，就和他拼！"以前常受麻成欺压的左邻井叔大声疾呼。众人同声附和，嚷了起来。

郭中见群情激昂，知道拦阻不住，便笑道："都去可以，只是不可一同走进他家。我叫潘风领着你们，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动手！"随和众人一同往麻家庄赶去。

双方边界相隔甚近，走过二丈来宽一段野地，就是麻家的田。单这片田就有三百多顷，多半数由麻家的农奴耕种。众人刚走上麻家边界，便见远近田岸上有一伙壮汉，手持鞭棍，同声呐喊，迎上前来。郭中一面命众人暂停，空着双手迎上前去。来人都是监督田里耕作的恶奴，初上来其势汹汹，等到认出当头的是郭中，当时减了威势，转身要走。

郭中笑道："请告知你家主人，说我专程拜访。"

众恶奴都知道这老头子不好惹，巴不得就此脱身，各赔着一脸丑笑，诺诺连声，回头跑去。

潘风手指前面道："老贼人多，师父还是把兵器带上罢。"

郭中笑道："不用。"

井叔知道郭中性情，劝他不听，便和众人暗中计议，作了一

些打算。

麻成的庄院在一片浅坡上，内外好几百间，都是高房大屋，花树成林，门前还有大片广场，两边放着兵器架子，看去十分气派。郭中见快走到，先命潘凤同了众人，在广场旁边树林中等候，孤身一人登门求见。场上原有好些练武的壮汉，郭中未到以前，已相继走散，只有二恶奴在应门，不等说明来意，一个往里让，一个当先往里跑去。

郭中看出对方有意做作，心中暗笑。随了引路恶奴，刚进头层院落，便见正面客堂上有四恶奴奔出，一边两个将高帘卷起，跟着便见一个白面黑须、长眉细目、年约五十多岁的小老头，一脸笑容，缓步迎了出来。暗忖："看此贼外表何等斯文，哪像一个恶人，看神气，这有名的常山蛇，还未必好斗呢。"随往四外扫了一眼，也带着笑容，走上前去。

"想不到你老人家今天竟会光降寒门，快请到里面再领教罢。"麻成满面春风，拱手让客。

郭中把手微拱，笑道："冒昧登门，主人太客气了。"随说随往里走。目光到处，正面屏风后有半个人影一闪，身旁微微露出一点刀光，一瞥即隐。越知方才所料不差，便留了神。

麻成请郭中坐落，由下人献上茶汤之后，一味客套寒暄，极口奉承郭中是一乡人望，并不询问来意。

郭中暗忖："此贼心劳日拙，实在可怜。"心里盘算，表面却不露出，微笑望着麻成，一言不发。

麻成见自己恭维了半天，对方只是笑而不答。暗骂："老鬼！任你是块又辣又柴的老生姜，今天也要咬你几口。知趣便罢，稍有不合，休想整个回去！"随又笑道："像老先生这样高的本领威名，一生偏为他人忙，老来归隐，只守着二三十亩薄田，实在是冤枉呢。"

郭中笑道："金银田地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郭中生平不取丝毫不义之财，老来仍能免于饥寒，也就心满意足了。"

麻成原意郭中虽是侠义名高，人到老来，总难免要为子孙打算，先还妄想用田财收买，一听口风不对，忙又道："不取非分之财，足见高明。"随把座位拉近了两步，低声笑道："昨日县里人说，当今天子最恨游侠中人，新任县官更是厉害。风闻业已拿了好几个，轻者处死，重者灭族！目前风声很紧。我既然得信，便应直言奉告，老先生偌大年纪，最好目前少管些闲事罢。"话未说完，忽见郭中一双神光饱满的老眼，正注定自己，睁合之间，威棱外射，英威逼人，由不得心中一震。郭中哈哈大笑，声如洪钟，震得满堂嗡嗡乱响。笑罢，才从容答道："多蒙错爱，今天老夫便是为了一件闲事而来，还望主人多多宽容呢。"

麻成看出郭中决非易与，箭在弦上，势所必发，但为对方英威所慑，还有一些胆怯，故意强笑问道："老先生有事，不妨明言，只要力所能及，无不惟命。"

郭中笑道："桃林坡有些种田的苦人，预防天旱，挖了一道小河沟，不知怎会得罪阁下。请看我薄面，不要计较了罢。"

麻成强忍怒火答道："我家虽非大富，也有良田千顷，何致看中他们百多亩破田。只为他们截了我的水道，还要淹我许多田地，好言劝阻不听，才要他们赔偿，区区小事，老先生何必过问呢？"

郭中仍微笑道："在庄主看是小事，那百多亩破田，却关系好些人的衣食呢。你家田高，离他们所挖的河沟又远，连你的田岸都挨不着，水还没有下来，怎么会淹了你的田？"麻成道："现在虽然没淹，将来却是难料，你能保得无事么？"

郭中道："我既然出头，就能保得无事。"

麻成看出对方意甚坚决，除非把到口馒头又吐出去，决无善罢，把心一横，冷笑道："此是县里公断，你何必非要管这闲事呢？"

郭中突把面色一沉道："我不管什么县里不县里，好些苦人靠它活命，这场闲事，非管不可！"

麻成见郭中目光如电，声色俱厉，心又一震，忙答："请不要着急，我还，我还！"说时，匆匆离座而起，跟着把手一挥，慌不迭要往屏风后退去。

郭中知他想溜，同时瞥见屏风左右已有多人拿了刀枪涌将出来。哈哈一笑，只一纵，便到了麻成身后。麻成发完暗号，正想逃跑，猛觉脑后一股急风，由后面扑来。刚惊呼得"不好"二字，人已被郭中夹背心一把抓起，就势一舞。先埋伏的众恶奴，见主人被对头老鹰捉小鸡一般抓起乱扫，哪里还敢动手，吓得纷纷倒退。麻成觉着背上好似着了一把钢钩，其痛彻骨，吓得口中急呼"饶命"！

"只肯还田就饶你！"郭中说完，将麻成轻轻放下。

麻成颤声急道："我还！我还！"

郭中笑道："我决不会对外传扬，也不怕你言而无信。请你赶紧把手下人喊回来，把田还给人家。我去了。"说罢从容回身，便往外走。

麻成惊魂乍定，见郭中已快走到门口，手下数十个恶奴，还呆在那里，急怒交加，又生恶念，颤巍巍手指前面向众怒喝道："快，快动手！"

众恶奴猛被提醒，同声暴喝，刀枪并举，一涌齐上。内二恶奴贪功心盛，竟将手中镖枪先朝郭中掷去。

郭中闻声回顾，随手一撮，先接了一支镖枪，就势一挡，把第二支打落在地。笑道："我到外面去等你们。"声随人起，余音未歇，人已疾如飞鸟，穿门而出。众恶奴纷纷呐喊，争先恐后，追将出去。

第二回

胜算能操　况有群众同敌忾
酷刑何用　拼将血泪洒孤穷

郭中刚由门内纵出，不料外面埋伏更多，纷纷抢扑，乱成一片。本心不愿伤人，把手中枪一紧，先使一个风扫落花的解数，将众人全数扫退，紧跟着脚底一按劲，二次纵起，施展大鹏展翅的身法，竟由众人头上飞越而过。等赶到广场，横枪立待，门内外的伏兵已耀武扬威，涌将过来。

郭中正想先给这些狐假虎威的奴才吃点苦头，猛瞥见同来众农民各持钉钯、锄头、扁担之类，也由坡下赶上。不禁把眉头一皱，心想："潘风真是废物，竟会拦阻不住，万一多伤人命，岂不连累他们受害。"心念才动，众恶奴业已追到。内中几个深知郭中厉害的，只管耀武扬威，虚张声势，却不敢正面对敌。人还未到，先将手中镖枪之类，朝郭中乱打。

郭中一见镖枪纷纷飞到，右手镖枪一撩一甩，只听呛呛咔嚓一片响声过处，当头七八支镖枪刚被打飞，紧跟着又有一支长矛映日飞来，中途被郭中打飞的镖枪一挡，待要往斜刺里飞去。郭中正嫌手中枪短，忙伸左手，纵身一绰，就势将矛接住，口中大喝："潘风快带他们速退，不要动手！"话未说完，猛瞥见麻成由

一些打手保护着站在相隔三丈来远的土坡上面，指挥恶奴跳脚乱骂。心里有气，右手一镖枪，就势猛掷过去，跟着把长矛一紧，上前迎敌。众恶奴见郭中手中长矛舞动起来，呼呼风响，宛如数十条银电，映着日光，上下飞舞，哪里还敢近身。

麻成正在厉声喊杀，暴跳如雷，猛瞥见一溜寒星带着一条黑影，迎面飞来。心方一颤，随听夺的一声，一支五尺来长的镖枪已由头上飞过，正钉向身后的树上，震震有声，只要再低两三寸，脑壳定被打成粉碎。当时吓了个亡魂皆冒，几乎跌倒。正想逃走，忽见心腹教师杨酉、丘山带了一伙得力的打手由南庄得信赶来。惊魂略定，忙命二人速速上前夹攻，再分出几个有本领的打手，保护自己，寻到南面岗脊之上，隐蔽之地观战。

这班打手都经日常训练，颇有一些本领，在麻成重赏之下，全都奋勇当先。杨酉最有心机，见丘山等正和郭中对敌，便带一些打手朝众农民扑去。

郭中先并不愿伤人，后见对头越来越多，虽被打败了好些，众农民却被另一伙恶奴打败，有的还被擒住。心里一急，怒喝道：“麻贼倚仗人多，潘凤只管施展，我师徒今天和他拼了！”说罢，舞动手中长矛，连挑带打，转眼之间，便打倒了好几个。潘凤巴不得师父有这句话，也将新夺到手的铁鞭一紧，把全身本领施展开来。

众打手恶奴先还以为好汉打不过人多，不料这师徒二人犹如生龙活虎一般，稍微挨近，不伤必倒，由不得心寒胆怯，斗志全消，纷纷败逃，一阵大乱。

井叔曾从郭中学过武艺，刚打倒一个恶奴，迎头遇见杨酉，越打越不是对手，自己的人又被隔断，没奈何只得往坡下逃去。杨酉追得正急，忽听一声清叱！还未看清，一条黑影带着一道寒光已由斜刺里飞纵过来，心中一惊，连忙往侧纵退。目光到处，来

人竟是一个瘦小枯干的小孩。不由气往上撞，大骂道：“小狗也敢来此送死！”扬刀就砍。这小孩正是郭解，刚往田家送米回转，快要到家，田豹忽然神色慌张，飞跑赶来，说起方才得信，郭中在麻庄和人动手之事。郭解闻言大惊，连话也顾不得说，急匆匆到家，拿了宝剑便跑。正往前赶，瞥见井叔负伤败逃，后面追着一个彪形大汉。一时情急，飞身纵起，举剑就刺。不料对方本领不弱，并未刺中。人刚落地，敌人刀已砍到，连忙仗剑迎敌。两下就在坡前野地里动起手来。

井叔先吃杨酉把手指削去了两节，疼痛非常，因兵器已失，无法相助，见杨酉身材高大，力猛刀沉，郭解又矮又瘦，年纪又小，只管纵前跳后，动作如飞，看去还是强弱相差，奈何敌人不得，时候一久，非败不可，本来就担着心，猛又瞥见田豹不知由何处绕来，手持一根钩草的竹竿隐身道旁大树后，神情惶急，似要动手神气。暗忖：“郭解从小就随他父亲练武，还有点本领，豹娃比他年纪更小，整天拣柴挖野菜，无人传授，和杨酉打，岂非送死。眼看着两个小人为我送命，将来怎么对得起人？”想到这里，把牙一咬，刚用左手拾起一块石头，忽见杨酉突然纵起，恶狠狠一刀朝着郭解当头砍下，估计郭解人小力微，招架不住，非被劈死不可！心里一慌，手刚扬起，猛又听一声怒吼，眼前两三条人影分合之间，同时叭呛两响，郭解未伤，杨酉人却倒地，连滚带爬，抛刀纵起。原来郭解看出杨酉厉害，百忙中想起父亲清早所传剑诀，故意装出手忙脚乱神气，等杨酉一刀猛劈过来，身子往左一偏，让过来势，紧跟着剑贴敌人刀背，往右一推，借劲使劲往左纵去。本意使杨酉一刀砍空，再反手给他一剑，没想到田豹以为郭解凶多吉少，心里一急，不顾命奔将出来，手起一竹钩朝杨酉腿腕钩去。杨酉用力太猛，一刀砍空，再吃郭解用剑一推刀背，越发头重脚轻，站立不稳，哪再经得起这一钩，当时往前斜扑，歪倒地上。这

猛一歪倒，虽然没被郭解反手一剑刺死，右肩头却被剑锋连衣带皮肉一齐划破，裂开三寸长寸许深一条口子，其痛彻骨，吓得慌不迭松了手中刀，就地接连几个翻滚，纵起便逃。郭解、田豹正追之间，忽见前面广场上一阵大乱，众恶奴业已纷纷逃窜。另一起恶奴保了一人，正由南面岗上逃来。郭中、潘凤等紧追在后。郭解忙喝："豹兄弟快躲一旁，不许再动手！"随即仗剑赶上。

快要临近，忽见一河前横，将路隔断。等顺路由前面桥上赶过，已落在自己人的后面。忙把脚底一紧，飞跑追去。等到赶上，众恶奴已四散逃尽，只剩一个落荒逃走的小老头，高一脚，低一脚往前乱跳，被田豹由道旁冲去，一竹钩搭住头颈一拉，钩翻在地。知是当地恶霸麻成，刚想过去给他一剑，猛觉右腕一紧，好似中了一把钢钩，耳听大喝："解娃不许动手！你和豹娃快回去等我。"右手已被父亲抓住，不敢违抗，又见对头全被打败，为首的也被擒住，于是诺诺连声，拉了田豹一同回家。

原来麻成先见自己人多，虽有十几个受伤败退的，郭中师徒已被包围，来的穷苦人又被打伤擒住了好几个，心正高兴。不料郭中师徒忽然越杀越勇，自己这面的人，挨着必伤，还有一些倒在场上，不知死活。转眼之间，丘山又被潘凤打断左膀，负伤逃走，杨酉不知去向，手下这班人只是口中乱嚷，敌人稍一临近，便自溜走。这才知道不妙，想要逃回，又恐敌人追上门去，心里一急，猛想起今天伤了好些人，如往县衙报官，正有话说。念头一转，轻悄悄带了一伙心腹爪牙往县城跑。场上众恶奴打手本就胆怯情虚，欲罢不能，麻成一逃，立时大乱，纷纷四散逃窜。郭中正喝住潘凤，不令追赶，回顾麻成已先率众逃走。知道此是祸根，松手不得，忙和潘凤等顺南岗后石桥追赶下去。快要追上，麻成已被田豹钩翻，跪伏地上，瑟瑟乱抖，口中连喊："太公饶命！"

郭中遣走郭解、田豹，回身笑道："快把田还给人家，方才虽

没死人，受伤的不少，都要归你医治。还要写一纸伏辩给我们。”

麻成只图饶命，满口答应，诺诺连声。

郭中笑道：“好，我同到你家写伏辩去。”跟着一点人数，连井叔只伤了六个，被擒的人早被潘风等打败恶奴时，就势抢救回来。便命潘风带了这些人回去医伤，不令同行。

潘风等知道麻成老奸巨猾，互看了一眼，想要开口。

郭中低喝道：“我也知道老贼反复无常，可是今天只有我一人豁出去，才有指望，你们去了，反而误事。一个不巧，更要连累多人。快回去，莫再叫我为难！”随向麻成道：“麻庄主，事情早了的好呢。”

“是，是，是！话已说明，若有三心二意，叫我天诛地灭！”麻成已成了斗败的公鸡，急得声音都抖。

郭中一面命众速回，自和麻成往庄上走去，遇到难走的地方，还扶他一把，仿佛没事人一样。

麻成连吃了两次苦头，知道厉害，陪了郭中到家以后，不住让座让茶，比方才还要恭敬。一面连声唤人命将强占的田，即速归还原主；受伤的人，即速延医调治。口里说个不停，看去非常诚恳。

郭中先望着他不开口，等乱过一阵，从容笑道：“我惊扰你半天，很对不起。我看，还是客去主人安罢。”

麻成知他心意，只得忙命人去拿纸笔，一面赔着苦笑道：“还有一张伏辩，请老太公带回去罢。”

郭中笑道：“我就是为了这个来的。”

麻成硬着头皮，勉强写了一纸伏辩，心正叫不迭的苦，猛瞥见杨酉在郭中身后窗洞外暗打手势，身旁跟着好些官差，不禁惊喜交集。知郭中手快，恐难脱身，忙将手往前一伸道：“你看这样写行不行？”随说，人便就势起立，慌不迭往后便退。

郭中已听出门外有脚步之声甚众，只当是麻家恶奴在外窥探，觉着对头已在自己掌握之中，并没有放在心上，又正伸手去接麻成所交伏辩，一时大意，不曾想到别的。后见麻成面容突变，声急而颤，离座后退，才知其中有诈，待要伸手去抓时，耳听众声暴喝，跟着便有一伙官差涌进门来。同时又见杨酉同了另一伙官差由旁窗纷纷跳入，各持弓箭刀枪指定自己。就这稍一疏神之间，麻成已乘机溜走。知道此时夺门逃出，那许多善良的苦人定受其害，念头一转，哈哈笑道："你们无须这样张牙舞爪，我老头子跟你们走……"

杨酉见郭中已被官差包围，以为这是便宜，不等话完，突把凶睛一翻，破口骂道："大胆老狗，死在临头，还敢猖狂！"随说，恶狠狠起左手迎头就是一拳，底下右腿还未踢出，左手腕已被郭中抓住，当时只觉脉门被人扣紧，左膀全麻，刚惊呼得半声"哎"。郭中只就势把左腕微微一翻一送，杨酉便往旁反跌出去六七步，正撞在旁立两个官差身上。杨酉人大势猛，右膀又有创伤，这一撞正撞在伤处，如何禁受得住！当时负痛情急，一个猛劲，又将那两个官差撞倒，同跌地上，痛得狼嗥也似怪叫起来。

郭中笑道："这样脓包，也敢动手！谁再倚众行凶，休怪老夫无礼。"

众官差都知郭中厉害，哪里还敢发威，为首两人忙赔笑道："这是杨教师告你聚众行劫，县官要我等来此捉拿。奉命差遣，事出无奈，我们怎敢冒犯你老人家。不过不戴刑具，没法交代，还望老太公多多体谅我们的苦楚才好。"

郭中笑道："既然知趣，刑具只管上吧。"

众官差一面赔着小心，给郭中上好锁链，押了同行。路上果然连一句闲话都没有。

县官义纵是个专与豪强勾结，鱼肉良民的酷吏，方才听杨酉

赶来控告，杨季主又在一旁巧言蛊惑，出坏主意，越认为重办郭中，既可升官，又可发财。一听郭中拿到，立时升堂，咬定郭中是个白日打劫的大盗，连用非刑，准备屈打成招。郭中没想到县官这样凶毒，等到情急反抗，双腿已被打折，如何还能施展，只得咬牙挺刑，连晕死过去两次，坚不招认。

义纵狞笑道："你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任你骨头多硬，也把你磨成粉！"随命押往死囚牢内。

县官刚一退堂，杨季主便引了麻成前来行贿，力说："还有一个潘凤也是强盗，不杀这师徒二人，你我都难免祸。"义纵含笑点头，收了贿赂，忙派差役捉拿潘凤，并允麻成指名控告，一说出人就抓，随同郭中动手的人，所有田地都断归麻成所有，人罚为奴。

郭解和田豹分手回家，候到黄昏将近，正盼父亲回转，忽见潘凤气急败坏跑了进来。见面便说郭中走后，众人仍在当地等信，先是几个恶奴赶来，说奉麻成之命，将田发还。众人随了恶奴前去收田，潘凤仍在当地，守候了一会，遥望杨酉同了众官差往麻家赶去。情知不妙，忙往窥探，还未到达，便见郭中被众官差锁了出来。心里一急，刚往前探头，被郭中瞥见，怒目相视，示意速退。没奈何尾随到了县衙。因义纵坐堂，照例不许百姓进门，眼看夕阳西下，正打不起主意，忽见一个相识禁卒由内走出，未容探询，先使一眼色，把潘凤引向无人之处，将郭中连受酷刑，已下在死囚牢内，县官正命差役要拿潘凤之事说了。潘凤万分悲愤中，想起郭解可虑，特地赶回报信，令速藏起。郭解一听，急怒交加，几乎闭过气去。

潘凤忙将郭解扶住道："师弟着急无用，你人小力微，赶快藏躲，我好设法去救师父。"

郭解本来机警胆大，想了想，和潘凤略一商量，匆匆把家中

剩的几串钱连防身兵器带上，约好相见之地，一同逃走。潘风另有打算，看出他神情激烈，又苦劝了一阵，匆匆自去。郭解和潘风分手后，越想越悲愤，决计冒险先往监牢和父亲见上一面，再打主意。正往县城里赶，迎头遇见田寡妇，说起方才得信前往探监，被禁卒劝了回来，如今城门将闭，再三劝告，不令犯险。郭解执意不听，撒腿就跑，仗着身轻，顺城外土坡翻城而过，急匆匆赶到监牢。众禁卒都知郭中冤枉，又佩服他的为人，一见郭解前来探监，不听劝告，只得把他引进牢内藏起，等夜深人静，再使他父子相见。

这时郭中又过了一次热堂，受刑更重，正躺在一摊稻草上，忍痛苦挨，一见爱子冒险赶来，心方一酸，忙又把两眶热泪忍住。

郭解见父亲遍体鳞伤，连外衣都被鲜血湿透，不禁悲愤填膺，把牙一挫，扑跪上去，刚喊了声“爸”，两行痛泪已挂将下来。

郭中故意低喝道：“你这娃怎么不听话？赶快逃走，好好为人，大来再寻贼官恶霸报仇，才是我的儿子！我身受酷刑，命在旦夕，你打算再饶上一条小命，叫我死不瞑目么？”

郭解见老父说时，双睛怒突，须发皆张，头上痛汗，直往下滚，知他性情刚烈，再不听话，只有加重他苦痛，只得把心一横，忍泪答道：“爸莫生气，儿子一定给你报仇，我走！”说罢要走，忽听郭中呼唤，忙又回身凑近前去。郭中颤声低语道：“你只能投奔你大姊，照我所传剑诀多下工夫，年纪不过二十，不许轻易走动。此时天已快亮，你快翻城出去罢。”

郭解还想开口，见父把手连挥，神情惨痛，只得把足一顿，悲声说道：“爸放心，儿子一定照办！”说完，仍由禁卒引出，翻城而出。走到路上，仰望明星耿耿，残月在天，到处静荡荡地不见一个人影，回忆老父身受之惨，越想越觉伤心，只把牙齿挫得直响。此时一阵寒风吹来，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这才想起穿得太

单薄，未带衣服，欲乘无人之际，回家去拿衣物，再把剩下的一些粮布送给田家。正穿野地往家跑，忽见前面有红光黑烟冒起，好像家中着了火。心方一动。侧面路上，又跑来一条小黑影。连忙隐身树后，定睛一看，来人正是田豹。便轻轻吹了一声口哨，迎上前去。双方见面一谈，才知杨酉带了一伙恶奴往郭家遍寻郭解不见，气无可出，临行放了一把火，把郭家烧个精光，方始退去。杨酉挨家搜索郭解时，田豹正在外面土坡上苦等郭解，田家只有寡妇孤儿，又是那等穷苦，杨酉便不曾在意。田寡妇事后越想越怕，决计带了二子连夜逃走。田豹恐郭解探监回来，中了仇人毒手，田寡妇也感激他父子的好处，见天还没亮，便命田豹往县城那面迎去，自带幺娃觅地藏起，等候寻来郭解，一同上路。不是郭解眼快，黑地里差点没有错过。

跟着长幼四人会合一路，逃出了县境。田寡妇力劝郭解和她母子一起避祸，好有照应。郭解毅然答道："我已答应我爸，只能投我姊姊。日后我再寻找你们去罢。"田氏母子犟他不过，只得约好日后相见之地，互相挥泪而别。

郭解的姊姊郭姁，家住临潼郊外，丈夫苏南新死，留下一个遗腹子名叫苏耀，刚满月不久。这日正想父亲年老，打算变卖田产，往投郭中，忽见兄弟满面泪容冲进，只喊得一个"姊"字，咽喉便被哽住，说不上话来。不禁大吃一惊，连问了两次，郭解才把气缓过，说出老父被害之事。姊弟二人抱头痛哭，悲愤已极。郭解一路逃来，虽是饥疲交加，苦念老父安危，眠食均废，几次要寻仇人拼命，均被郭姁劝住。

第三日一清早，井叔忽然逃来，说起郭解探监走后，潘风便约了两个好友准备劫牢。乘黑夜把牢门打开，刚把禁卒镇住，便被郭中大骂了一顿，大意是：自己重伤残废，命在旦夕，就能脱身，也必连累多人受害，何况势所不能……跟着一声怒吼，奋身

纵起，用力一挣，周身伤口一齐迸裂，就此倒地身死。潘风等因遗命不许妄动，只得偷偷痛哭了一场，拿出钱来，托禁卒买口棺材成殓，然后走去。禁卒知道来人厉害，既感念郭中为人，又怕县官知道怪罪，一切照办，没敢声张。第二日起，麻成指名控告，又把那日没动手的农民加了些在内。义纵只图受贿，把这些穷苦的农民，当堂打了一顿，罚作麻家为奴，所种的田，也全断给麻成。井叔自然在内，仗着会点武功，又是孤身一人，偷空打倒两个看守的恶奴，才得逃来报信。

郭姁本在号哭，听说井叔无家可归，便道："我有百多亩田，正缺帮手，你就在我这里安身罢。"井叔答道："麻成老贼决不容他农奴逃走，帮你种地，早晚被他发现，连你姊弟一齐受害。我非往远处逃走不可。你兄弟最好暂时莫在人前露面才好，我今天就是为他来的。将来再见罢。"

郭解闻得凶信，面容惨变，呆在那里，反倒一声没哭。后见井叔要走，忽然纵起道："井二叔先等一等。"跟着赶往房内，把先带来的几串钱全取出，苦笑道："我这里还有几串钱，送与二叔罢。"

井叔只偷了麻家一些粗粮逃出，身无分文，见郭解倾囊相赠，知他年纪虽小，大有父风，自己正没钱用，再说也推辞不掉，便不作客套，忍泪谢了。

郭姁也赶往后面，取了一些麦饼相赠。井叔作别自去。郭姁恐兄弟被对头发现，自己也连带受害，想起左近山谷中养着一群牛羊，使命郭解前去接管。

郭解到山中一看，当地山环水抱，风景甚好，牛羊栅设在一个大石洞里，早牧晚归，甚是方便。另一小洞，供人居住。原有老牧人姚老汉忠厚爽直，一见投缘。洞外崖谷幽深，溪流萦绕，临溪突出一片浅坡，野草肥嫩，杂花盛开，是个极好的天然牧场。看

完地形，仔细盘算了一阵，便和老汉商定，自己天不亮起来练武，等日头稍起，再由老汉放牧，自去挑水煮饭，午后又和老汉轮流放牧，就便练那轻身功夫，黄昏后请老汉安歇，自己做完杂事，然后去睡。

老汉是苏家的老佣工，先把郭解当成主人一样看待，虽觉所说的话中听，处处都在照顾自己，到底年才十四五岁，初上来一时高兴，未必能够说到做到，随口答应，并未在意。几天过去，看出郭解人小力大，心细手快，言出必行，从无松懈。想起以前代主人放牧，只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帮着看看牛，什么事都得自己亲手去做，起早睡晚，忙个不停，自从郭解一来，除了早饭前后照看所放牛羊而外，许多事都由他一人包去，这样勤劳能干的小孩，从未见过。日子越久，越不过意。几次和郭解说，要分一些事做，郭解总说："你老人家牧畜多年，劳累太过，这大年纪，不应再做繁重的事。我爸常说年轻人多做点事，只有好处。我又不是做不来，跟你学点放牧的本事，不更好么？"老汉无法与争，只感激在心里。这日，郭姁来看新生的小牛，见牛栅比以前更打扫得干净，牛羊又肥，称赞不已。老汉忍不住告以前事，极口称赞郭解，不愿居功。郭姁听了反而不快，把郭解拉向一旁，怪他不该多代老汉做事，惯懒了以后不好办。郭解听了老大不平，说："父亲生平最怜惜穷苦无依的人。休说老汉在你家穷苦已久，相处多年，也该有点情分。如何一点不怜惜他？"郭姁说他不过，负气而去。

第三回

矢志报奇冤　风雪深山　凌晨练武
疑心生暗鬼　灯光魅影　元恶伏诛

光阴易过，一晃二年多。姚老汉见郭解不论寒暑，日夜苦练武功，有时还背着人含泪切齿，握拳向天，嘴皮也在微动，不知说些什么。几次想问，没有出口。这日隔夜一场大雪，郭解照例未明起身，去往对面坡上练武。老汉因牛羊均在洞内，本没打算出去，后见郭解到时未回，隔着栅缝往外张望，忽然发现洞口附近雪地里有两条极仄的野兽足迹。知道雪后狼多，只有狼跑起来，四足交叉而驰，所留脚印是一条线，惟恐郭解遇险，匆匆赶到里面，拿了打狼的钩棒，正开木栅，猛瞥见郭解一手仗剑，一手倒拖着一只大灰狼，由侧面雪地里连蹦带跳，飞驰而来。心中一定，笑喊得一声："真有本事！"忙着开栅迎出，猛觉左腿腕一紧，知道不妙，手起一棒还没打下，小腿已被隐伏洞口的大狼叼住，猛力一拖，当时滑倒雪里，挣不起来。自知凶多吉少，心方一紧，遥闻一声怒喝，跟着噗哧一响，一声惨嗥过处，仿佛腿已被狼松开，随见郭解飞步赶到，将自己扶起。咬他的那只大灰狼，已被郭解手起一剑，飞掷过来，由头颈穿过，钉向地上，只剩剑柄露在外面，溅了一地的狼血。稍微晚来一步，自己休想活命。

郭解将老汉扶到里面睡好，洗伤上药，包扎停当，老汉已快疼晕过去，到晚便发起烧来。

跟着又下了三天大雪。郭解不分日夜在旁照料。第三天夜里，老汉神志忽然清醒了些，还吃了一碗麦粥。随又抓紧郭解的手，先问他为何常时背人悲愤。郭解照实说了。

老汉把手一拍道："好，真有志气！我想你将来一定能够报仇除害！你事完之后，又怎么打算呢？"郭解道："我不怕苦，给人家做活，也能求得衣食。"老汉苦笑道："年轻人不要把事看太容易了。我老汉当年也曾练过武，也有一把子好力气，只给人家忙了一辈子，连个妻室儿女都没有。这世上光有本事，没有钱和人力，日子照样未必好过呢。"郭解不愿和他分辩，笑道："依你老人家该怎么办呢？"老汉道："照你为人，将来恐不免有许多麻烦。你对我太好，我一个穷老汉，无以为报。但我牧畜多年，深知喂养牛羊的方法，照我所说去做，就能越生越多了。像按时给它饮食，不使太劳，住的地方定要打扫干净等等，你已知道好些了。另有好些过节，还没和你细谈过呢。实不相瞒，如果你姊姊体贴我老汉一些，我在此放牧十多年，这片山谷早装不下了。今天趁我精神尚好，我把怎么医牛羊的病，怎么帮它生养，都对你说清楚。将来你能建功立业更好，要不的话，就是喂养牲畜，也能保你一个丰衣足食。你愿意听么？"

郭解常年放牧，渐成喜好，连忙谢诺。老汉便将繁殖牛羊的方法仔细说出。郭解日常本就留意，再听老汉一说，越发有了把握。老汉还怕他记不住，说了一遍，又说一遍，直到郭解应答如流，方始作罢。

次日早起，老汉病又加重，常时昏迷不醒。虽然雪住天晴，到处冰冻，郭解就能出去，医生也接不进来。老汉饮食起动，又都离不开人，只干着急。好容易挨到腊月底边，郭姁命长工来送过

年犒劳，郭解才把来人留下照料老汉，亲自去寻医生，也只说了说病情，讨些药来，医生并未请到。

过年二月，姚老汉终于病死。郭解向郭姁讨来棺木将他埋葬之后，已是春暖花开，便告郭姁另找一个帮手，一面练武，一面照老汉所说牧畜方法行事。共只一年多的光阴，牛增加了将近一倍，羊竟加了两倍以上，俱都肥壮非常。

郭姁先想姚老汉是牧畜的好把式，郭解未必能顶得上，还不放心。不料牛羊如此繁殖，喜出望外，姊弟感情越来越好。郭解便和她商量，想把田氏母子接来。郭姁知道兄弟脾气，又听说田氏母子两人甚是勤谨，也就应了。

郭解连往关中各地寻访田氏母子，均未寻到，不觉又是一年多过去。最后一次，又往寻访，忽听人言贪官义纵因专杀良民邀功，一面故意和一些不甚得宠的皇亲国戚为难，表示他不畏权贵，因而讨了皇帝的喜欢，数年之间，竟升到了廷尉。眼看权威越来越大，也是骄狂太甚，一时大意，正赶汉帝巡幸回来，见他所修的御路不合心意，已借故将他斩首。猛想起自己苦练了数年，亲仇未报，义纵已然恶贯满盈，倘若麻成老死，岂不抱恨终生？不由激动多年来的悲愤，决计回转故乡，报仇雪恨。借口父亲遗命，年满二十，必须和父亲当年一样，出外寻师访友，向郭姁要了一些盘川悄悄往轵道乡赶去。

原来郭中死后，麻成气焰更大，巧取豪夺，无恶不作，每日任性享受，得意非常。这年冬天，庄中房舍、箱柜之类，忽然无故起火，虽仗人多，当时扑灭，火仍不断发生。庄中都是他的爪牙心腹，农奴虽多，所居甚远，并有人日夜监防，谁也不能随意走动。一任巡逻搜查，通找不到一点线索。夜里还不时听到一种凄厉的啸声，等到命人点了火把，前去查看，并无踪迹，一面又有啸声传来，同时不是这里冒黑烟，就是那里起火，防不胜防。半

夜响动更多，却不见人。这日有一女奴刚由麻成爱妾房中走出，忽又火起。麻成觉着可疑，正擒女奴拷问，忽听叭的一声，梁上掉下一个小泥人，上有淡墨写着“麻成恶贯满盈”六字，业已跌碎，跟着连听人报，上房火起。麻成忙率手下赶往扑救，回来一看，女奴身上绑绳已成寸断，晕倒地上。唤醒一问，才知众人刚走，便有恶鬼飞来，将她吓晕过去，别的都不晓得。庄中连次火起，虽未成灾，这么多的人日夜惊扰，竟查不出一点头绪。众恶奴日常受着主人责骂，实在无法，就着女奴这么一来，编些谣言卸责，说是庄中出了鬼怪。麻成自知害人太多，本就怀着鬼胎，表面镇静，心里直打鼓，所居卧室本就有人守夜，又添了好些得力的爪牙，终宵防护，居然安定了半个多月。心虽略定，只一想起平日所为，就害怕起来，一到夜间，便如临大敌，坐以待旦，不等日头高起，不敢走出一步。起居反常，心又不宁，只得焚香上供，求天神保佑，又多派人轮流守夜，多给犒劳。不料这天夜里，恶鬼突又出现，守夜人和旁立妻妾纷纷吓倒，有那胆大逃得快的在里间偷看，见恶鬼在房中手舞足蹈，跳了两跳，便悄没声的不知去向。麻成一见鬼影，先就吓死，也没见鬼动手，只留下一张纸条，意思要他速放农奴，发还田地，否则必大祸临头。后面还画着一个骷髅，一把刀和几朵火焰。麻成日夜忧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便吓得怪叫。

那麻成虽是吓得心神不安，只是“善财难舍”，总不肯放农奴，还田地，一日拖一日。如此过了半月以上，麻成突然在一个半夜里发狂起来，跟着起了一场大火，手下恶奴再借着闹鬼，趁火打劫，全庄房屋，竟成灰烬，麻成自然葬身火窟之中。杨季主老来比麻成还要怕鬼，始终没敢上门。新任县官不像义纵那样贪酷，御下较严，又听众声传说，麻成为恶鬼所迫，失心疯狂，纵火自焚，不曾追究。事情一过，也就拉倒。看官，你说天下哪有这么的恶

鬼，其中自然另有原因，下文再向读者交代。

再说郭解回故乡时，十分小心，以防被人看出。因房子已被仇人烧掉，无家可归，好些亲厚的村人都在仇家被迫为奴，对头人多势大，行刺他决非容易，必须先觅藏身之处，探明虚实，才可下手。正在盘算，忽见两人顺着大路说笑走来，口音甚熟。悄悄过去一看，正是以前相识的村人，看神气很高兴，穿得也比以前较为整齐。知这两人均在麻家被迫为奴，不敢冒失上前，便掩在二人身后，暗中窥探。内中一人道："郭家房子业已落成，要把解娃找回来多好。"另一人道："他逃走了五六年，如今已成大人，要知道麻家遭报的事，他才高兴呢。我想多一半在他姊姊家里……"

郭解越听越奇怪，忍不住咳了一声。那两人回顾，见是郭解，喜出望外，先把麻成遇鬼，放火自焚之事说了。随说众村人感念郭中，就原地盖了一所新房，准备能将郭解寻回更好，否则，便在里面供起郭中神主，岁时祭奠，以示追慕之意。郭解才知麻成死已三月，深悔没早回来手刃亲仇，想起父亲被害情景，不禁悲从中来。两人再三劝止，把郭解引到村中，左近的人也被惊动，纷纷赶来慰问。

第二日，郭解见众人所盖房屋，比旧居高大得多，房后大片空地也被开成菜园。众口同声要他回来成家立业，推谢不掉，便去临潼告知姊姊。

郭姁因丈夫生前原是经商，流寓当地，并无亲友，听兄弟一说，便将当地田产变卖，带了爱子苏耀，回转故乡，和郭解住在一起。

郭解到家不满一月，田豹忽然寻来，说起他母子三人流转到了陇西，才找了一间土窑住下。每日为人续麻织布，田豹便代人放牛，本来可以度日，不料前年一场瘟疫，田寡妇和幼子幺娃相

继病死。田豹葬埋母弟之后，随人往终南山采了两年药，日前听说郭解回家，赶来看望等情。郭解见田豹身高体健，人也沉稳，几年不见，竟换了个人。总角患难之交，久别重逢，高兴已极。一面请姊姊添菜备饭，并送他十亩肥田，随又谈起麻成遭报之事。

田豹笑道："我跟师父采药，常在深山夜行，日里也常时见不到一点人烟，毒蛇猛兽却常遇到，鬼怪从没见过，我决不信会有鬼，莫是老贼作恶太多，疑心生暗鬼，二哥想要报仇，故意装神弄鬼，闹的玄虚罢？"

郭姁插口道："这几年你二哥一直代我喂养牛羊，就没有离开过。麻成死后三月，才回的家。你乱说些什么！除非是你敢装鬼，谁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郭解见田豹挨了一顿抢白，脸涨通红，一言不发。暗怪姊姊老看不起穷人，无怪爸生前不喜欢她。当着人不便多说，只得笑道："真是真，假是假，这有什么！我没有手刃亲仇，一想起连心都气抖，我要是那鬼，才趁心呢。"

郭姁还要说时，见郭解暗使眼色，跟着便拉田豹回房安歇，也就罢了。

由此起，田豹自耕自种，轻易不上郭家的门，收了粮食，便分一半给郭姁送去。郭姁先还客套几句，其后便照收下，也不让郭解知道。

郭解天性刚烈，疾恶如仇，遇到不平之事，常时将人打伤；遇到贫苦人，无论身边有多少钱，随手散尽。郭姁见他比父亲还要手松，劝他不听，暗中着急，便托人给他作媒，想使他收心。当地乡民本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何况又是郭中的儿子，纷纷前来提亲。郭姁给他选了一个姓林的女子，人甚贤惠能干，偏又是一个最喜同情苦人的。郭解济困扶危，爱打不平，依然如故，又不耐在家中久住，常时远出生事。渐渐胆子越大，竟仗着一身本领

去往富豪人家偷盗，有时并还伤了事主。多次遇到危险，均仗胆大机智，脱身逃回。日子一久，免不了有些风声。林氏也觉可虑，屡用婉言劝告。郭解认定这类为富不仁的土豪，都该给他吃点苦头，仍是不听。

麻家教师杨酉所居离轵道乡约百余里，麻成死后，仗着以前积有不少田财，日常横行乡里，坐享现成，轻易不出走动，到第二年，才知郭解重建家业，人已回转。想起当年一剑之仇，去寻杨季主商量，意图暗害。谁知杨季主看出新县官不信任他，平日害人虽在暗处，另外还有不少弊病。麻成死后，越发胆小怕事，听完来意，便说身已退休，长子杨乙接任县吏不久，今非昔比，行事必须慎重。

杨季主又力劝杨酉道，已过之事，最好拉倒，否则，也要耐心待时，不可轻举妄动。无奈杨酉天性凶横，以为他老奸巨猾，不愿相助，本来要走，另打报仇主意，偏巧所骑的马忽然病倒，想在杨家暂住，就便寻人医马。及至请人一看，才知马因来时上下山路，奔驰太急，将腿骨跌碎，就是医好，也成废物。仇未报成，反伤一马，越想越有气，便将马卖掉，觉着中途隔有大段山路，马不好骑，自恃腿快，一赌气便走了回去。哪知在家享福日久，人已发胖，越走越累，翻过山头，正在树下歇腿，忽见一人骑驴走过，连忙上前拦住，强要借骑。那人刚推说家有要事，话未说完，杨酉已是暴怒，扬手一拳，将人打下驴来。杨酉正想骑上驴背，忽听一声断喝，一条人影已由斜刺里纵将过来！杨酉一看来人是个二十来岁的少年，生得瘦小枯干，除两眼炯炯有神，脚步仿佛很轻而外，别无异处。由不得气往上撞，厉声喝道："无知小狗，也敢妄管闲事！"随说，伸手便抓。

来人哈哈笑道："原来是这奴才！今天真幸会了。"声随人起，往旁一纵，跟着拔剑出鞘，笑指杨酉道："快把你背后的刀拔出，

过来纳命!”

杨酉这才认出来人正是郭解。忙即拔刀怒吼，上前猛砍。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二人杀了个难解难分。

郭解多年苦练，剑术甚高，知道杨酉力猛刀沉，武功颇强，上来一味施展轻功，纵前跳后，口里不住乱骂。杨酉本打他不过，再经这一引逗激怒，不消片刻，便累得热汗交流，口中直喘。郭解见他手忙脚乱，正要施展杀手，骑驴人听出抢驴大汉，正是当地有名凶人杨酉。知道少年一败，自当遭殃，又见郭解一味闪躲招架，极少还击，误以为不是对手，暗忖:“此人仗义相助，如何坐观成败?”随手拾起一块石头，照准杨酉后心，就是一下。杨酉骤出不意，心里一慌。郭解拨草寻蛇，挑开杨酉的刀，一剑刺去，跟着腾身一脚，将杨酉手中刀踢飞，再起右脚当胸便踹，就势拔剑纵向一旁。杨酉已被这一剑刺中前胸要害，哪再经得起这两脚。一声惨号过处，一股鲜血随剑涌出，叭的一声，翻身栽倒，死于就地。

郭解笑对那人道:“出了人命，你还不骑了驴快走!”那人忙问:“壮士贵姓?”郭解不答，笑说:“快走，莫连累你!”那人又道:“荒山无人，把死尸扔到后山涧去，不省心吗?”郭解笑道:“你肯帮忙，很好。万一事发，由我一人承当，你不要管。”

二人随将杨酉死尸弃去，把所流血迹掩埋，方始分手。

第四回

电掣虹飞　力歼巨兽
心长语重　永佩良箴

杨家亲属因杨酉失踪，前往报案。县官虽非酷吏，人极怕事，讳言境内有盗，恰巧附近山中，不知由何处窜来了两只猛虎，常有伤人之事，越发有了说词，除令猎户捕虎而外，把杨酉被杀的事，也推在虎的身上。人证全无，就此拉倒。

郭解杀了杨酉不久，就听说山中猛虎伤人，十分凶恶，便约了田豹和同村少年，连往山中去了好几次，一点虎的影子也没寻见。猛虎伤人之事，还是不断发生。

这日，田豹又听猛虎伤人，忙寻郭解道："我们连去几次，都是空手而回。山中林深草密，涧高谷深，恐怕不易找到。猎户们屡受官刑追逼，实在可怜。我们还是再去一趟吧。"

郭解忙道："我已请姊姊多备干粮，准备再去呢。这次我们不为地方上除此一害，决不回来！你快找人去。"

村中少年得信，纷纷拿了兵器，随同田豹赶来，大家七手八脚忙着将干粮备好，一同上路。

这时正是三月中旬光景。一场春雨过后，天气分外晴朗。众人赶到山中，已离黄昏将近。郭解见一轮红日刚刚含山，西半天

的片片轻云，映着斜阳余光，业已散为霞绮，东方一轮明月，冰盘也似刚刚升起，正挂在一株轮囷蟠屈，苍鳞冉冉的古松之上。当中大片晴霄，却是碧空湛湛，不见一丝云影，只微微隐现着两三点星光。下面是远山凝黛，近岭摇青，峭壁斑斓，红紫万状，清风曳柳，吹面不寒，杂花乱开，缤纷满目，到处清丽如画，安静静地哪有一点虎的影子。心想："这情景和前几次差不多，又要空守一夜了。"随把众人安排停当，独个儿往南山口赶去。本想和先埋伏的众猎人商计好互相呼应夹攻。到时众猎人恰巧打了两只鹿和野兔在烤吃，见他寻来，非常高兴，说什么也不让走。郭解和众人一起吃完，又谈了一会，见明月已近中天，恐同来诸人盼望，坚持要走。众猎人因那虎不止一个，恐郭解孤身犯险，强要分人陪送。

郭解哈哈笑道："我等它还等不着呢。没见虎，先就骇怕，这虎还怎么打法?"说罢，一路连纵带跳，飞驰而去。为防众人追来，又想抄近，所行已非原路。连越过两处崖坡，回顾众人不曾追上，又见云净天空，月光如昼，大片峰峦花树都和浸在水里一样。越看越有兴，便把脚步放慢。心想："不是这场好雨，山中怎会这样新鲜干净？此时一点风都没有，想必那虎不会出现，乐得仔细看看这一带的山中夜景。"想着想着，猛然发现道旁浅坡上空出两三丈方圆一大片草地。那半人来高的野草，好似被什么东西压倒神气。知道老虎专择野草地里潜伏，坡上一株树也没有，草这样深，正是虎喜栖息之地，再仔细一看，那片野草果有巨兽翻滚践踏过的痕迹。

忙往四下搜寻时，空山无人，花月摇辉，到处静荡荡地全不闻丝毫声息。虎来有风，此时毫无动静，料已他往，意欲回到东山口，唤来田豹等一同搜索。念头一转，忙往回跑。刚由一座危崖侧面转过，猛瞥见前面不远，有拳头大两团蓝光，在崖前阴影

里闪动。定睛一看，一只生平从未见过的巨虎，刚由地上站起，对着当头明月在伸懒腰。这一来，虎的前半身，便在月光之下，看得逼真，从头到尾，少说也有一丈多，身比水牛还要粗壮，腿如树干也似挺立地上，血口开张，剑牙外露，目光如电，凶芒睒睒，看去猛恶已极。郭解虽然胆大，骤然间遇到这样大的猛虎，也由不得吃了一惊。刚要回手拔剑，忽听轰的一声虎啸，当时风生草动，谷应山鸣，跟着便见那虎对着自己前腿微蹲，长尾一剪，似要迎面扑来。因听老猎人说过，虎的迎面三扑，来势最猛，骤出不意，又为那一啸之威所震，慌不迭便往旁纵去。身子还在空中，剑已出鞘，原准备避开来势，再与虎斗，连人带剑正往下落，猛觉一脚踏在一个坚而且韧的东西上面。未容站稳，冷不防轰的一声怒吼，那东西已跳将起来。原来刚刚踏的又是一只卧虎，正张开血盆大口朝人咬到。知道不妙，慌不迭随手一剑朝虎头刺去，脚底随着那虎腾身之际，猛一用劲，人便跳纵出两丈来远。身刚落地，惊魂未定，忽又听虎啸连声，头上呼的一下，两团蓝光带着另一条虎影，泰山压顶也似，由斜刺里飞扑过来，正是方才所见的大虎！当时急中生智，不往后退，却把身子往下一蹲，往前一蹿。虎高人矮，本可上下错过，也是手快了些，见虎由头上扑过，回手一剑，虽然将虎刺中，剑尖却被虎的后胯骨缝夹住。两下都是一个猛劲，剑虽拔出，人却被虎带跌地上，急切间还未蹿起，方才所踏的虎又被纵起时刺中一目，负痛情急，一声震天价怒吼，倏地朝人扑到。

郭解知道情势危急，连忙就地几滚，人虽幸脱虎爪，身上却被山石擦得生疼。先一巨虎，又转身扑来，成了二虎夹攻之势。郭解见那虎比传说还要猛恶得多，哪敢冒险迎敌，全仗身法灵巧，一味前后跳纵，左闪右避，遇到机会，顺手刺上一剑。心慌胆怯之下，一剑也未刺中要害，二虎却更激怒，凶威暴发，追扑更急，不住腾跃猛

扑，轰轰怒吼，扰得沙石惊飞，山风大作。郭解在二虎夹攻之下，连经奇险，虽未葬身虎口，衣服多被山石磨碎，还受了好些零伤，时候稍长渐有不支之势。偏巧那一带，除了大片草地，便是峭壁如削，逃走定要被虎追上，危崖又无法攀登，眼看形势万分危急。忽然想起崖旁来路有一山涧，两岸相隔似有十多丈，只要涧中水深，能够逃到涧旁，便可脱险。等众猎户和田豹等听到虎啸寻来，一同杀虎除害。身随念起，忙往崖角临涧一面逃去。二虎自是追扑不已。郭解全仗胆大身轻，心灵手快，不住东掩西逃，费了无数心力，累得通体汗流，好容易才逃近涧旁。月光照处，看出那涧约有十二三丈宽，涧底却是干的，自己这面虽有两丈来高的涧岸，对面却是一列土坡，直达涧底。如往下纵，被虎追扑下来，逃路更窄，势更凶险，就能逃往对岸，那虎一纵便可跃过，同样九死一生。心正叫不迭的苦，人已逃到涧边，忽听来去两面，似有人声呐喊。方幸两路接应都将赶到，忽又听呼呼风吼和踏地奔腾之声，回顾二虎正由后面相继追到，内一大虎已怒吼飞扑过来。暗道不好，本来忙中无计，想往下跳，忽然瞥见脚底不远，横生着一株矮松，相隔也只有四五尺高下。当时急中生智，忙顺涧岸往下纵落，左手刚把树干抓住，说时迟，那时快！就这危机瞬息，连一口气都不容喘的当儿，那虎已由头上扑下。郭解除害心切，更不怠慢，就势身子微微往上一挺，让过虎头，反手一剑朝虎刺去。那虎怒发如狂，来势绝猛，郭解这一剑，恰巧刺中了虎的前心。虎虽身受重伤，剑却深陷虎胸，急切间怎能拔出，竟被带落涧底，连那株矮松也被拉折，半倒下来。紧跟着呼的一股膻风过处，第二只虎也由后追到，纵落涧底。郭解身悬折枝之上，不是身轻人小，定必一齐断落，后面的虎又相继扑到，休想活命。

前虎虽然伤中要害，还在涧底怒吼翻滚，后虎也正瞪着一只凶睛在那里怒啸发威，势更惊人。郭解勉强镇定惊魂，刚一手抓住涧壁上的裂缝，缓了口气，想由来路攀援上去，不料方才这一

踹一拉，松根已断，只挂住了一些残茎，哪禁得起稍微扯动，呼隆一声，竟带着一蓬石土倒了下去，中途被一块突出的崖石一挡，又腾起数尺，再往涧中飞坠。郭解一只手刚抓紧崖缝，不曾坠落，独眼虎却被惊动，昂起头来。涧中二虎先后翻腾，虎尾乱剪，又扰起一大团浓雾，看不真切，除轰轰虎吼外，什么也听不出。郭解正想再缓一口气，纵上涧岸，便可相机行事，猛瞥见一团蓝光带着一条虎影，飞星也似由下面尘雾中朝上飞来。手中宝剑已失，人又筋疲力竭，无法相抗，如果被虎爪牙带着一点，便成粉碎。见上下左右都无逃路，心正发慌，忽见数十道寒光黑影，暴雨一般，从头上斜飞而下。心神慌乱，微一疏忽，手才略松，身便往下飘落，同时，身上一紧，好似被什么东西抓住，正往上提。微闻头上喧哗之声，百忙中瞥见那虎似被上面飞落的数十道寒光黑影打中，落向涧底，只听厉啸连声，尘沙飞涌，也不知二虎死未。转眼人已到了上面。这才看出众猎人俱已赶到，觉着周身酸痛，有异寻常，不是身旁的人争先抢扶，几乎跌倒。跟着便听呐喊之声，田豹也带了几个人顺着前面涧岸飞驰而来。忙喊："诸位还不就势把这畜牲杀死！"

众猎人原是闻得虎啸赶来，一到便发现虎往上扑，忙将手中梭镖枪叉之类，朝下乱打。内中一个手疾眼快的，忽然瞥见郭解悬身危崖，摇摇欲坠，忙手起一索套将郭解套住，系了上来。田豹等到后一看，下面尘沙息处，前虎早死，后虎连受重伤，一连翻滚了几下，便爬伏地上，口中还在咻咻嗥喘，身已不能动弹。

郭解听说二虎全被打死，不禁大喜，只答得一个"好"字，人便支持不住，跌坐地上。众人连忙将他扶起，争先砍下几根树干，用虎网搭成一个软床，扶他卧倒。跟着拿下兵器，寻路下涧一看，一虎胸前裂一大口，地上虎血狼藉，粘腻腻的；另一虎一目已瞎，身上钉了好几支枪箭猎叉，地上还散落着一些折断了的镖箭，有

的镖枪业已弯屈如钩。知是倒地翻滚时折断。二虎虽死，俱都蹲伏地上，凶睛怒突，神态如生，最大的一只，由头到尾尖，足有一丈七八尺长。众人吃了一惊，都说这样的大虎，从未见过。内一老猎人笑道:“我们平常打的并不是虎，那都是彪，和虎长得一样，只身上条纹要细得多罢了。虎称百兽之王，真要撞上，就能将它除去，不拼掉我们好些人命才怪呢。这个才是真虎。不然，不会有这样大。你们看它身上条纹多粗！像这样，一个都了不得，何况两个。”众人随将方才打失的兵器拾起，又将大虎翻转，才发现郭解那口剑业已深透虎胸，只剩剑柄露出在外，忙代拔出。虎重涧陡，难于系上，乱过一阵，天已离明不远。众猎人商议将郭解和两只大虎一起抬进城去，报官领赏。

郭解正躺在软床上，调气养神，一听要抬他去报官领赏，不由大怒纵起，喝道:“我本意为民除害，哪个要见什么狗官！谁再多事，莫要怪我翻脸无情！”

众人恐他脱力伤气，连忙赶前劝慰。郭解仍要众人报官时，只说虎乃猎人所杀，不提自己一字。众猎人知他性情刚烈，说一不二，连声应诺，哪敢违抗，忙分出人来，先送郭解回家养息。

郭解在家中连睡了三天，才渐复原。因恐山中还有余虎，又带人去搜索，守候了好几天，方始作罢。由此起，威名远震，人也越发恃强任性，动辄翻脸，将人打伤。稍见不平之事，决不放过，常将对头杀死。对于苦人，照例有求必应，手中无钱，便到大户人家偷盗。又盖了些房子，专为留客下榻和收容急难来投之用。田豹见他常时将人杀伤，行事太过，屡劝不听，便设词推托，极少和他一起。郭解来客既多，又常出门偷盗，并未在意。二人形迹上便渐渐疏远下来。

转过年的三四月间，天时甚好，田里的庄稼长得非常茂盛，眼看就要丰收，不料大片蝗虫宛如黄云潮涌，铺天盖地而来，纷纷落

在田里，一片吱吱喳喳春蚕食叶之声过处，竟将那将要长成的好庄稼，吃成了遍地光秆。蝗灾刚过，天又大旱，灾情越来越重。地方官因别处州郡竞奏祥瑞，不敢据实上报，竟不理会，饿死的人很多。

郭解由河南访友，得信赶回，见家乡一带，到处儿啼女号，哀鸿遍野，惨不忍闻，越发激动义侠之性。匆匆到家，发现郭姁暗藏有数十担粮食，当天就自作主张，全数分给左近灾民。

郭姁见兄弟这次出门数月，并无财帛带回，刚一到家，便将藏粮散尽，气道："你把粮食都散给别人，我们一家几口吃什么?"

郭解笑道："许多人连草根树皮都没得吃，我们就有粮食，也吃不下去。姊姊不要生气，我想法子。"说罢，不候答言，匆匆去寻田豹商议，说："许多富贵人家，生前造孽不算，死后还要把许多不义之财，带到坟墓里去，实在可恨！如今灾情这样厉害，官府眼看老百姓饿死，毫不过问。我想约你再找一些可靠的人，把它盗掘出来救灾。你意如何?"

田豹劝道："这样重的灾情，决不是盗上几座墓所能抢救。你去年由墓里盗掘出的东西，今天还有好些没卖出去呢。休说远水难救近火，一旦事犯当官，定累多人受害，万做不得!"

郭解知道田豹常时背人济苦，勤习武艺，本领甚高，只是人太谨慎。正要说他胆小怕事，忽然想起归途曾见好些富商大贾，带了许多财物往来关中河南一带，念头一转，也不再和田豹商量，转身便走。匆匆找了二三十个知己之交和得意门人，说起劫财救灾之事。这班人全听郭解的话，匆匆商计好道路和下手方法，立即起身。第一次出手，便得了很大彩头，还抢了数十匹好马。郭解一面命人将劫来的财物变卖，换成粮米，散与灾民，跟着又去抢劫。

郭解人本机警灵巧，这一有了快马，越发行踪飘忽，出没无常。恰巧汉武帝刘彻又正大举封禅之际，地方官一意粉饰太平，讳言盗贼。郭解每出抢劫，都是满载而归，胆子自然越来越大，把

马藏在山中，命人喂养，一有机会，便出门抢劫，接连个把月工夫，竟抢劫了好几次。

这日，郭解闻报，由雒（洛）阳往关中路上，来了一家大富商，所带财物有好几百车，忙和众人商计，同往劫取。众人听说这家富商财势甚大，同行的人上千，多半带有兵器，自己这面人数太单，劝他慎重，人要多带。郭解笑道："上阵不在人多，擒贼首重擒王。你们放心，我自有主意。"随又挑了二十多名有本领的同道，探明富商来路险要之处，一同赶去，先查看了当地形势，然后砍些树枝，绑在马尾之上，等对方一到，便在左近林中往来奔驰，扬尘呐喊，以为疑兵。自己单人上前，相机行事。众人自不放心，再三劝阻。

郭解笑道："你们都跟我去，也才五十多人，众寡悬殊，反而误事。这类富商大都爱财惜命，我到前面看事行事。若能一下将那为首之人擒住，事便有望；如见不能，也可知难而退，暂时放他过去。你们怕些什么！"众人刚刚勉强应诺，便见前面尘头大起，车声辚辚，震撼林野。忙同登高遥望，当头有几骑马在前引路，后面的车辆、人马甚多，宛如一条长蛇，顺着傍山驿路，蜿蜒而来。郭解忙发号令，命众埋伏，按照预计行事。随即飞身上马，由林中绕向前面大道，一勒辔头，迎上前去。

来者随行人马甚多，路上听说近来这一带出了强盗，已有戒备。当头一个中年人正在前面引路，忽见一骑快马迎面飞驰而来，料有原故，把手一挥，同行车马当时停住。

郭解见对方已立马相待，忙勒住辔头，把手一拱道："哪位是大财东？请来一见。"

那中年人也看出郭解生得短小精悍，二目炯炯有神，不似常人。因是单人匹马，只以为近来旅途不大安静，也许来人发现前面有盗，有意结识，赶来报警，再不就是有甚急事相求，并没想

到孤身一人，敢于行劫。也把手一拱，笑道："主人尚在后面，在下陈县周庸。壮士有何见教？或有他事要见主人，先和我说，也是一样。"

郭解道："事甚机密，必须面告贵主人，越快越好！"

周庸笑答:"壮士请等一等。"跟着把手一挥。便有人纵马往后驰去。郭解见周庸不住朝他上下打量,料是富商得力爪牙,多半还会点武功,心存鄙视,故意立马眺望野景,不再答理。待了不多一会,见一老者骑马驰来,穿戴虽颇朴素,气派却大,所过之处,随车人马纷纷让路,知是为首富商,心中一紧。因想人在马上,身边只有一口宝剑,对方人多,都拿着长兵器,少时动起手来,马先吃亏,人也无法施展。见要临近,忙即纵身下马,把缰绳扣在马鞍之上,微微往后一带,再就势回手一掌,座下马便往回路飞驰而去,来人也自赶到。郭解见那老者,背厚腰圆,身材不高,却生得长眉凤目,精神饱满,满腮下长髯飘拂,仪表非常,所骑的马又高又大,其白如雪,更无杂毛,四条又瘦又硬的腿和钉在地上一样,偏又不住昂首奋鬣,顾盼神骏,连马上人也添了几分威武。暗忖:"少时得手,这匹马我非留下不可。"心里转着念头,故意赔笑问道:"老人家就是大财东么?"说罢,见老者刚含笑把头微点,未容开口,冷不防飞身纵起,右手拔剑出鞘,左手当胸就抓。以为急不如快,只将这为首富商擒住,便可任意行事。不料老者只把马头微微一偏,便自抓空。身正下落,耳听一声断喝,手中一震!呛的一响,一条人影已由斜刺里飞来,将自己的剑挡了一下。知道不妙,连忙借劲使劲,就着两剑相触之势,往旁窜去。落地一看,正是自称周庸的一个,业已追将过来,面上似有笑容刚刚敛去。

原来周庸见少年来势突兀，摸不清什么路道，又非要面见主人，神情甚傲，便留了神。后见对方忽然纵身下马，动作可疑，也忙纵下马来，正在暗中戒备，来人果然出手。以为有意行刺，连

忙纵起，一剑架过。因想当着这多人，竟敢行刺，单这胆量，已是惊人，反正不会容他跑掉，意欲查问来意，并未就势还击。郭解却是怒火上撞，大喝一声，举剑就刺，二人就此动起手来。打了一阵，郭解见周庸剑法虽不在自己之上，但是动作十分稳练，守多攻少，连使了好些解数，竟占不到他丝毫便宜。耳听林中呐喊，人马奔驰，尘头高起，所设埋伏业已发动，对方却和没事人一般，后面车马也全停住，人都涌了上来，和看热闹一样。骑白马的老者，更是气定神闲，立马旁观，手捻长髯，不时点头微笑，神态安详，若无其事。心想："林中所设疑兵，似已无用。万一他们忍耐不住，冲将出来，岂非凶多吉少？"心里一慌，越难取胜。

忍不住大喝道："你们人多！……"底下的话还没出口，忽听老者笑道："人虽多，也是一个对一个。我不说话，谁也不会动手。你不服气，可要我老头子和你试试？"随即从容下马，脱了长衣，由随从手中接过一口宝剑，唤住周庸，走近前来。郭解连忙举剑就砍，老少二人又动起手来。

郭解先仍妄想擒这为首富商，后才看出对方虽然年老，剑法却更精奇，竟比周庸还难对付，只管把家传本领全数施展出来，也只勉强打个平手。越打越情急，忍不住喝道："你这老汉是谁，怎会有这样好的剑法？"

老者哈哈大笑道："你连洛阳剧孟都不认得么？"

郭解一听对方竟是洛阳大侠剧孟，吃了一惊，连忙虚晃一剑，纵起道："我知你是好人，不和你打了。"身正下落，未容起步再逃，耳听身后笑道："没有那么容易的事！"头上便有一股疾风飘过，老者已如苍鹰飞坠，立向面前。知道厉害，刚把心一横，待要迎敌，忽见对方笑嘻嘻挡住去路，并未动手，周庸也跟着赶来。情知难逃，也把剑收起，负气说道："我虽不该冒失，但我郭解从不与人低头服输，你们要怎么样？"

剧孟还未及答，周庸已先喝道："我们与你素无仇怨，为何来此行刺？"

剧孟接口笑道："他哪里是行刺，你不见他在左近设的疑兵么？螳臂当车，想打劫我们呢。"

周庸随问道："近来几次盗劫都是你领头干的罢？"

郭解一听，底细被人识破，由不得脸上一红，抗声说道："不错，都是我一人领头干的。如今好些地方闹饥荒，官府和有钱人见死不救，我气不过，出来打抢，想让那些苦人度命。今天遇见你们，刀锯斧钺，都由我一人承当便了！"

剧孟笑道："年轻人不要这样大火气。只要说得有理，我们决不吝惜钱财。"

郭解闻言，喜出望外，又想起父亲生前所说剧孟的义侠行为，便把以往之事说了。林内埋伏的人惟恐郭解吃亏，也纷纷赶将出来，见双方未再动手，停在一旁观望。

剧孟问出郭解是大侠郭中之子，越发高兴，笑道："我和令尊昔年曾有一面之缘，没想到他还有你这样好儿子。我此行经商得利甚多，这三百多车货物，连一些银钱，都拿来助你成此义举吧。扶危济困，原是好事，随便杀人劫财，却是万要不得！汉法严苛，往往为了一件小事，经人告发，动辄牵连数十百家，遭受残杀。你父亲在日，对人何等谦恭有礼，轻易从不与人计较，尚因义侠被害，冤死狱中。你只图一时快意，他日事败，非但你有杀身灭门之祸，连你的亲友和受过你帮助的人也必受到株连，同遭惨祸，岂不冤枉？自来树大招风，名高见忌。为使官府对你另眼相看，免却许多后患，我陪你一同把这些财物送到县里去罢。"

郭解想不到剧孟竟会这样慷慨诚挚，热情对人，又问出周庸也是一位隐于商贾的大侠，好生感动。

周庸也在一旁劝告，说："真正英雄豪侠之士，都是功必归人，

过必归己，对人尤其谦和有礼，决不计人小过小怨。所行既有异于众人，便要为众人所喜，才能永保令名，多所施为。若是睚眦之怨必报，久必成了众恶所归，本身尚且不保，如何再去济困扶危呢?”郭解越听越觉有理，由不得心悦诚服，感谢不已。三人带了大队人马，一路说笑前行，不觉走近城关。

县官正为灾荒日重焦急无计，忽听人报，剧、周二侠同了一个姓郭的少年押送了三百多车财物前来助赈。知道剧孟是个大富商，平日仗义疏财，名动朝野，惊喜交集之下，不等人到，便大开中门，迎接出来。

剧孟遥望县官带差役在衙前立候，忙命众人下马，同了周庸、郭解迎上前去。县官把三人请到里面落座，便命从人备酒接风。剧孟笑道:“县尊不必费心，此时救灾要紧，我还有事，急于赶往长安，稍微领教几句，就要告辞了。”

县官挽留不住，见所捐财物价值巨万，并有如不敷用，到了长安，还可另行劝募的话，忙又称谢不已。剧孟笑道:“其实此事并非出我本心，只为巧遇故人之子，被他至诚感动，我才襄此义举。不过，郭贤侄年少气盛，平日慷慨仗义，难免开罪于人。还望县尊随时照应，免受小人暗算，便感盛情。那放赈的事也请命他从旁照料吧。”县官自是听一句应一句，对于郭解赞不绝口。剧、周二侠随即告辞。县官留他不住，只得以上宾之礼送了出去。

郭解回到家中，便连夜命人四出购买粮米，一面和县里来人商量，布置起来。放赈这天，县官还恐灾民生事，自带兵差前往弹压。见散放银米的场所有好几十处，灾民分别依次领粮，有条不紊，连个喧哗之声都无。对于郭解自更看重。郭解听了剧、周二侠的劝告，虽然改行从善，不再恃强逞能，杀人劫财，但对官府仍是怀恨，赈一放完，便不再往县衙里去。

第五回

为友蹈危机　密室戮奸　身轻燕羽
开门延大敌　虚怀罪己　望重乡邦

郭家望门投止的人越来越多。郭解财力不济，虽有一些门人，常时解囊相助，终非久计，又不肯自失前言，无故再去偷盗，心正愁烦，忽然想起前在山中牧畜之事，便买了几只牛羊，放在附近山谷中去喂养，恰巧井叔日前回乡探望，便托他相助照料，并教以喂养之法。先还以为连牛和羊不满十头，就是喂养多好，要它大量繁殖，也须三数年后。哪知众宾客门人见他欲以牧畜为业，纷纷赠送，竟多出了好几倍，加上众望所归，闻风送来的更是接连不断，不消数月，就有了一大群。当地水草又好，容易喂养，才二三年光景，大片山谷，到处布满了又肥又壮的牲畜，远近各地都来购买。所得钱财便用来周济穷苦，客房也越盖越多。

这日正当隆冬严寒，郭解在门前广场上刚教门人练习完了剑法，见方才那一轮淡白日影业已隐向暗云之中，灰蒙蒙的天空，似要压到头上，静得一丝风都没有。跟着便见芝麻大的雪粒，稀疏疏地落在枯草地里，沙沙微响，看去仿佛洒了一地碱面。知道少时要降大雪，刚命门人去宰两只肥羊，晚来围炉烤吃，忽见井叔骑着一匹快马匆匆跑来，马鞍上还横担着一个少年。知有缘故，忙

把那人扶到里面，给他喝了些汤水。等稍定神，一问来意，才知那人名叫崔昌，因觉汉法严苛，随便安上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便遭惨杀，甚而还要灭族，心中愤慨，说了几句埋怨的话，被人告发，官差搜捕甚紧，连夜逃来，饥疲交加，倒卧在地。井叔由邻县送羊回来，刚将他救起，忽然发现后面有人追赶，眼看事急，不料来路树后纵出二人，将追来的人打倒。井叔见内一比较年长的壮士甚是眼熟，正在窥探，忽见壮士暗中挥手示意，并向倒地的人喝骂，那口音极似当年郭太公的门人潘凤。当地离家还有一百多里，又见壮士不住将手连挥，神情迫切，只得把崔昌横在马上救了回来。

郭解和潘凤情份深厚，多年不见，常时想念。闻言惊喜交集。正向井叔追问，忽又有客登门求见，跟着便见一个满面风尘的少年走进。自称姓郝名远，因受仇家追拿，遇一壮士解救，听说郭君任侠好义，特来投奔，中途又被仇家手下发现，眼看危急，忙往道旁树后躲避，不料壮士业已先在，将追兵打倒，才得脱身寻来。随由身旁解下一根飞抓套索，说是壮士托带，命交主人。井叔认出郝远正是前遇少年，未容开口，郭解两行痛泪已夺眶而出。原来那飞抓套索正是郭中当年故物，郭解小时，还曾练过，往牢中探父时，不曾带走，归来家已起火，只当是被仇人烧掉，不料还在潘凤手里。因听郝远说那壮士连救他两次，均不肯说出姓名，料有原因，便不再提。随将崔昌、郝远留居后面客舍。当晚便下起雪来。

郭解对亡命来投的人，多是暗中查看他的行止，除非自吐真情，不见可疑，从不当面盘问来历底细。这日雪后天寒，去往客舍慰问，见郝远正在背人饮泣，满脸悲愤之容。这才殷勤探询有何为难之事，愿为出力。郝远见他意甚诚切，才说出郝父是个读书人，因见当今皇帝常时封禅求仙，百姓骚然，心已不满，偏巧

案道侯韩说想巴结皇帝，强要郝父代写一篇仙人赋，献与皇帝讨好。郝父不肯，争论又稍激烈，韩说老羞成怒，竟说他诽谤皇帝，下狱处死。郝远不是逃走得快，也难免于刑戮，想起父仇难报，伤心已极，常时背人悲泣等情。郭解听完，把眉头一皱，道："韩说乃朝廷宠臣，我们如何能够近身？还是忍耐一时，免得连你也遭毒手。"

郝远先觉郭解胆小怕事，继一想："我和主人素昧平生，急难来投，蒙他如此厚待，已是难得。仇人那么大的威势，自家杀父之仇，却去累人，也不应该。"随口敷衍了两句，也未再提。

过了几天，郭解正和郝远、崔昌等来客闲谈，忽然接到一信，看完，揣向怀内，笑对众人道："我久想寻访一人，苦于不知下落，方才好友来信，才知他隐居太原，约我往见。此行归期无定，饭后我就起身了。"

门人多想跟去，并忙着准备马匹行李。郭解笑道："平日出门，你们不妨同去，但是这位高人性情古怪，来信只约我一人往见，不便违背。路上冰雪甚厚，天气太寒，走慢了怕失约，走快了又怕伤马，还是步行上路，方便得多。"

午饭后，郭解自去里面，打好包裹，单人上路。等离家数十里，走到无人之处，才将包中衣服更换，扮成一个游学之士，脚底一加劲，抄着偏僻小路，连夜往长安赶去。

韩说的侯府，就在长安南郊，离终南山颇近。郭解到后，化名安平，先寻一小店住下。每日早起闭门读书，到了黄昏将近，才借散步为由，窥探当地形势和侯府虚实。这年关中一带，普降大雪，刚刚天晴雪化，又猛刮了几天西北风，没化完的雪冻成了坚冰，到处滑溜难行。

郭解觉着此时下手正是机会，准备停当之后，推说要往江南访友，中午起身，先往附近一座破窑洞内潜伏，候到夜里，吃饱

干粮，便往韩说侯府赶去。天寒冰滑，路绝行人，一直绕到侯府后园墙外，刚寻一僻静之处，纵上园墙，遥闻里面笙歌细细，隐约传来。因见侯府地方广大，楼台亭阁，虽然不下好几十座，但是天冷风狂，大片花园和好些长廊曲径，只管点着不少灯火，吃风一吹，寒焰幢幢，似灭还明，雪月交辉之下，一闪一闪地鬼火也似。许多高楼大屋，都有帘幕遮蔽，偶有一线灯光外露，光景也甚阴沉，那笙歌之声便由正面一座高大的楼台里传出。四顾无人，连忙往里纵落，见园内到处寒林耸秀，枝头积雪，冻成冰凌，月光之下，成了树树银花，好看已极。暗忖："我以为天寒冰冻，来去方便，没想到今晚这大月亮，稍不留神，难免被人发现，岂不麻烦?"心方一动，忽见面前月光地里，有一人影闪动着跑来。更不怠慢，脚底一点劲，猛纵上前，当胸一掌，底下抬腿一绊，来人立时往旁歪倒。郭解手疾眼快，未容来人出声，就势猛举左手掐住他的喉颈，右手拔剑威吓，不许声张，匆匆拖向林内背光之处，喝问虚实。那人原是侯府军校，由热屋子里出来，赶往后园门接班，无意中撞上郭解，怕死惜命，有问必答。郭解问出韩说住在一个宠姬房内，每夜都要歌舞豪饮，喝得大醉，方始归卧。略一寻思，喝道："我乃江南大侠安平，专为寻你主人而来。你先在此委屈一会，所说如有半句虚言，少时休想活命!"随将那人衣带解下，反绑了个结实，给他口里塞上一块衣襟，再把潘风送回的飞抓套索取出，勾住附近房檐，攀援而上，照着那人所说途向，一路蹿房越脊，掩身前进，寻到那宠姬所居高楼，隐伏楼窗之外，往里窥探。耳听窗内两个侍女，正在埋怨。

她们大意是说，韩说除却上朝，总是以昼作夜，所有仆婢，却非早起不可，稍微晚起，被管家的恶奴发现，便遭毒打，并说今夜回房尚早，打算抽空偷睡一会等语。郭解知先前那人所说，并无虚假，便在窗外楼廊上潜伏等候。隔了好大一会，耳听传更之

声已交四鼓，还不见有动静，立处恰又当风，冻得身上冰凉，前后心直冒冷气。心中忿恨，暗骂：“狗贼，少时非多砍你几剑才能解恨!”忽听楼内履声细碎，笑语如珠，似有多人涌进。掩身探头往里一看，一个装束华贵的粉面少年和一个满头珠翠的少妇俱都吃得大醉，由一伙侍女扶着走进，刚入卧室，便同倒向榻上。众侍女忙着给这男女二人脱去衣履，扶令安卧，方始退去。原来韩说怕冷，所经长廊都有暖窗封闭。郭解先未看出，越想越有气，等众侍女将门带上走后，轻悄悄掀起暖帘，刚一推门，便觉室中红烛高烧，兽炭熊熊，兰麝馥郁，暖香扑鼻。见韩说睡得正香，手起一剑砍中咽喉，当时毙命。同榻宠姬，闻声惊醒，刚喊得一声“有贼!”郭解回手一剑，将桌上一对大烛打灭，紧跟着把窗帘一扯，腾身一脚踹向楼窗之上，一片咔嚓之声响过，人已穿窗而出，由楼廊纵到下面。正顺来路往后园一带逃走，遥闻楼上人语喧哗，妇女狂呼，知道追兵不久就来，忙把脚步加紧，越墙而过。刚逃出不远，便听墙内锣声四起，忙照预计往山野里逃去。快要赶进山口，回望后面已有一队人马，各持刀枪火把追来。猛想起今夜月光甚明，对头马快，容易被他看破，天明之后，来敌越多，岂不困在山里？临时变计，忙又加急飞驰，跑进山口不远，先用套索抓住旁边危崖，攀援到顶，追兵也恰赶近。那么滑的道路，对头马走这快，好生不解。略看当地形势，厉声喝道：“大侠安平在此，不怕死的只管进来!”说罢，急忙退向旁边，顺着山外一片危崖斜坡，连溜带滚滑将下去。人刚到地，当头几骑追兵业已同声呐喊，往山口内冲进。郭解隐身崖侧，等人马过尽，耳听蹄声已远，刚绕着一片野地，打算出其不意，由来敌后路逃走。忽听蹄声乱响，飞也似又赶来一骑快马，马上坐着一个手持长枪的家将，其势甚猛。忙往道旁土坡阴影里一伏。那家将原是韩说心腹，刚由睡梦中惊醒，骑了快马追来。郭解等他马过，手起一套索，人

便倒落马下，跌个半死。那马刚一转身，吃郭解飞身纵上，一勒辔头，往野地里驰去。跑出十来里，这才看出马蹄上绑有棉麻套，越发高兴。一路纵马急驰，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不听后面响动，故意背道而驰，又跑出数里，纵下马来，朝着马股接连两掌。那马负痛情急，连纵带跳，落荒窜去。此时天色将明，匆匆换上平日装束，施展轻功，往回急驰，赶到天明日出，望见前面田野里有了炊烟，才把脚步放慢。

正走之间，忽见一人，穿得十分单薄，满脸愁苦之容，冒着寒风，迎面走来。料是穷苦无告之人，忙迎上前去，再三盘问，才知那人姓于名武，家贫母老，子女众多，今早断炊，母又生病，借贷无门，打算把女儿卖与人家为奴，权且度日。郭解见他说时泪流不止，忙取了三两银子相赠。于武感激万分，连问姓名，郭解不说，等人走后，暗中尾随下去，掩身门外一听，非但所说俱是实情，并且断粮已有两日，便把身带银子取出，只留下几钱银子作路费，下余二十多两全数隔门扔进，转身就跑。于武出看，见是方才赠银人，待要追去，哪里追赶得上。

郭解一路急赶，回到家中，对众人说道："路上冰滑不好走，我只晚到了两天，这位高人便往江南去了。空跑一趟，不知何时才见到呢。"众人都信服他，谁也没作理会。过了几天，有一来客，谈起韩说被一名叫安平的刺客杀死，官府到处搜捕，尚无踪影。郭解笑道："侯府家将甚多，孤身一人，岂能下手？不是传闻失实，便是内里还有隐情，未必是真的罢。"

郭解近年对人分外谦和有礼，又是那么仗义疏财，求无不应，谁都对他亲热尊敬。一晃过年，郭解同众门人清明扫墓，遇到他的人都纷纷赶上前来，笑语殷勤，互相礼敬。扫墓归途，见一壮汉，叉着两条泥腿坐在道旁石上，见了郭解睬都不睬，等人刚过，便冷笑道："都是一样的人，偏要前呼后拥，耀武扬威，也不怕人

耻笑?”随行门人听那壮汉无故讥嘲，好生气忿，意欲动武。郭解连忙止住，笑道:“连在家乡都有人看我不起，定是我为人不好，怎么能够怪他呢?”话刚说完，忽见杨季主的儿子新任县掾（吏）杨乙满面春风走来，还未进前，便打招呼行礼。心虽有些厌烦，但想他父亲名声虽然不好，业已退休，不再多事，此人倒还无甚恶迹，不应当面使其难堪。

郭解遂含笑还礼，寒暄之际，内一门人因觉方才说闲话的壮汉像个应役的人，便问杨乙那人是谁。杨乙说:“那壮汉名叫项诸，已当了三年更夫，早该命人接替。因他生性倔强，常在背后口出不逊，不曾免役。”郭解问出项诸家住在东村，相隔三十里，离城颇远，家中还有妻儿，光景穷苦，忙对门人道:“此人应役已久，连几亩薄田都不能耕，真个可怜……”

杨乙对于郭解，又怕又恨，表面上却巴不得讨他的好，忙赔笑道:“郭君既可怜他，明天我就免他的役罢。”郭解笑道:“我一个平民，怎敢预闻官事。如其该免，就不必难为他了。”杨乙脸上一红，连声应“是”。又敷衍了几句，才行辞去。

郭解暗中留意，见项诸不等杨乙走近，便朝地上唾了一口，傲然走去。到家便命门人拿了钱米，暗中送往他家。项诸始终也未来谢。郭解常时济困扶危，从不放在心上，也就拉倒。

郭姁觉着剧孟名动公卿，有财有势，屡劝郭解备些厚礼，去往洛阳拜谢，就便结交。郭解总说:“相知以心，不在形迹。我对这两位老前辈，虽极感念，最要紧还是好好为人，才对得起他的盛意。彼此都忙，无故见他则甚?”一直没去。这日，忽然得到剧孟病故的消息，当时又惊又恸，立命备马，带了几个门人，星夜赶到洛阳，剧孟已将下葬。

剧孟死前，自知不起，将大片家财尽散穷苦，死后所余不满十金。远近四方送丧的人长达数里。

郭解随到墓地痛哭了一场，遍寻周庸不见，向人打听，才知周庸久病未愈，也在前二月病故家中。越想越悲伤，深悔不听郭姁之言，未和这两位前辈知己见上一面，便成永别。等剧孟安葬停当，又往河南陈县吊丧，见周庸也是死后家无余财，哭奠之后，心里一烦，随往嵩山访友，连来带去，耽搁了三个多月方始回转。不料此时家中就出了一件大事。

原来郭姁之子苏耀业已长大成人，因是遗腹独子，从小娇惯，又学了几天武，读了几年书，便自以为文武双全，比谁都强，常时在外恃强生事。郭解看出他性喜游荡，不务正业，常时告诫。苏耀虽有母亲护庇，知道母舅不好说话，人又精明，瞒他不过，倒有一些畏惧。郭解在家，他还不敢明目张胆，任性胡为。郭解一走，就常在外依势欺人。对方看在郭解分上，吃了亏也都尽量忍耐，不与计较。苏耀偏又好酒如命，每饮必醉，醉后必犯酒性，常时将人打伤，欠账也决不还，并喜调戏良家妇女。两三个月光阴，闹得怨声四起。这日，又往酒店饮酒。众酒客见他进门，恐又生事，相继会了酒账溜走，只有一个名叫郑壮的，新由外面回来不久，也是游侠一流人物，颇有本领，常听店家和众酒客谈起苏耀的恶迹，心中有气，先想郭解是个侠士，如何纵容外甥，在外横行，本意想等郭解回来，登门质问，没打算发作。苏耀正坐在他对面桌上，觉着独饮无味，便走了过来，开口便道："我一个人饮酒，实在无聊，我看你好像有点酒量，今天陪我多饮几杯如何？"

郑壮冷冷地答道："我已饮够，各自方便吧。"

苏耀怒道："你这人怎不知好歹，叫你陪我饮酒，是看得起你。"

郑壮见他气势汹汹，说话无礼，也不着急，笑道："承你盛情，这酒我已不能再饮，怎么办呢？"

苏耀哪知利害，喝道："你敢不听我的！"扬手就是一拳。郑壮手微一抬，便将苏耀手腕抓住，笑道："你要动手？"苏耀怒喝

道:“打你这不知死活的奴才!”右手一挣没挣回来,左手想抓还未及伸出,被郑壮往回一带,再就势往前一送,叮当叭嚓一片响声过处,苏耀收脚不住,接连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身后酒桌板凳,全被撞倒,杯盘酒壶摔了一地。怒火正往上撞,见郑壮已由身旁闪过,按剑便追。

郑壮到了门口,回头笑道:“要打,到外面去。我等着你。”苏耀一向欺惯了人,初遇对头,怒发如狂,气冲冲拔剑追出,迎头就砍。郑壮身子微微一偏,往旁纵开。苏耀赶上前去,又是一剑;郑壮又避过去。酒家和左近的人都被惊动,赶了过来。因郑壮不肯还手,都怕苏耀凶威,不敢上前拦阻,只在一旁劝解。

苏耀怒道:“我二舅当年杀人和宰鸡一样,谁也不许管我闲事!”说罢,纵身又是一剑。郑壮随手拔剑架住,喝道:“我看在郭君份上,已连让你三剑了。你先住手,当着众乡亲,把话说明,动武不迟。”

苏耀误以为郑壮怯敌,戟指连喝道:“你说,你说!今天少爷绝不容你整个身子回去!”

郑壮笑道:“你一定要和我打,奉陪可以。我好歹比你长几岁,若是被你杀死,决无话说。万一刀剑无眼,我杀了你,多有不便。你决不是我对手,依我良言相劝,最好就此罢休,仍饮你的酒去,省得把小命送掉,你家大人道我不知容让。”

苏耀越听越有气,厉声大喝道:“大众听着,这奴才自己说的,今天谁有伤亡,都无话说。少时我若把他杀死,你们谁要告我二舅,我就要他的命!”随说,纵身又是一剑。满拟郑壮决非其敌,眼看剑尖快要刺中对头的右肩,忽听哈哈一笑,紧跟着呛的一声,对头倏地旋转身来,回手一剑,将自己的剑架开,当时手中一震,觉着敌人颇有力气,也未在意。由此双方互相纵横击刺,杀了个难解难分。众人不知郑壮还在投鼠忌器,不愿就伤苏耀性命,并

未施展全力。见苏耀越逼越紧，郑壮老是闪躲，连遇奇险，苏耀还在追杀不已。既恐郑壮被杀，又恐他伤了苏耀，惹出事来。连忙命人去往郭家送信，一面同声劝解。苏耀兀自不肯停手，反骂众人多事，似这样打了一阵，郑壮见苏耀口中乱骂，连下杀手，一味凶横，不知进退，暗忖："你既定要找死，那也无法。"随将剑法施展开来。

苏耀见对头老是招架，极少还击，以为自己必占上风。不料对头剑法忽变，周身都被寒光裹住，旋风也似杀将过来。正觉不妙，微一心慌，被郑壮冷不防一脚将剑踢飞，顺水推舟，就势一剑，当时刺中咽喉，"哎呀"一声，倒地身死。郑壮杀了苏耀，从容收剑，掸了掸身上土，笑对众人道："诸位乡亲都曾眼见，如有甚事，到东村找我便了。"说罢，缓步而去。

此时郭姁和弟媳林氏正在室中闲谈，田豹恰送粮食来，说起郭解出门已久，不见回转，忽听人报，苏耀和人动武，忙同赶去。到后一看，她那宝贝儿子业已倒卧血泊之中。急痛攻心，当时晕倒。醒来放声大哭，正怪旁观诸人事前不曾拦阻，事后又放凶手逃走，对不起人。忽见侧面田岸上跑过一骑快马，马上人边走边嚷，说郭君师徒，已快到家，请诸位乡亲明日再见等语。郭姁一听兄弟回来，越发气壮，连忙高声呼喊。那人边说边跑，已纵马驰去。

田豹已向众人问明苏耀被杀经过，便接口道："人死不能复生，大姊着急无用。我迎接二哥去。"

田豹走后，众人因郭姁不住埋怨，俱都不耐，相继溜走。郭姁以为兄弟就这么一个外甥，一听被人杀死，定必赶来。后见日色偏西，人们都快散尽，只剩两个老年人陪在一旁，净说一些不入耳之言，来相劝解，听去实在厌烦，气得连满肚皮的牢骚话也咽了回去。爱子死在地上，方才还有人抢拿围席铺盖，并要准备

棺木。自己这一连哭带骂，以后便无人再过问，只林氏随后赶来，在旁照料。越等越不见郭解前来，又是伤心，又是愤恨，没奈何只得托那两个老年夫妇帮助林氏照看，气冲冲赶到家中，一见郭解，便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郭解问道："姊姊你哭什么？"

郭姁忙道："你你你还不知道……"郭解不等话完，转问道："你说的是耀娃么？我知道。像这样没出息的东西，埋了拉倒吧。"郭姁闻言，急怒交加，"吓"的一声，几乎气晕过去。林氏正安排好了赶回，忙将郭姁扶到里面。郭解听里面哭骂不休，正皱着个眉头在室中走来走去，见林氏走出，忙问："耀娃的棺木备好了没有？"林氏道："姊姊要你报仇呢。"郭解苦着脸答道："这娃再三逼人动手，又约好有了死伤，各无话说，这仇叫我怎么报法？"

林氏见丈夫脸上神气十分为难，再三劝道："姊姊就这么一个遗腹子，好容易抚养大，难怪伤心。好歹你也劝她一劝，不该置之不理。"郭解叹道："我心里也难受。姊姊脾气你知道的，此时一劝，闹得更凶，这事情更不好办了。"说罢，把脚一顿，往外便走。

林氏当他去寻众人商议，只得又到里面婉言相劝。郭姁果然哭得更凶，说："郭解不是人，不代报仇，决不收尸！"林氏回家前已另托人照看尸首，还买来棺木，准备入殓，闻言哪敢违抗，只得罢了。

郭姁连哭闹了三日夜，谁劝也是不听。郭解正觉苏耀虽然该死，对方竟在自己门前杀人，也实不留情面。忽听门人来报，杀死苏耀的郑壮登门求见，心中一惊，知道来人决非庸流，忙命好好接待，当时迎了出去。见那来客貌相英俊，气概非常，忙待以客礼，请坐叙谈。

双方互道仰慕，谁也没有提起杀人之事。

郑壮先见郭解人不出众，貌不惊人，偏有那么大的名望，心虽奇怪，并未在意；后见郭解谦和有礼，对人又极诚恳，越谈越生出好感。此来原因杀人之后，在家中等了三天，郭家并无一人上门，又听说郭解就在当日回转，郭妁停尸不葬，非要报仇不可等情。心想：“郭解徒众甚多，本领高强，自己逃避，既是丢人，对头人多，又非其敌，还不如寻上门去，讲理便罢，不讲理便和他拼，就败也是体面。”没想到郭解竟会待以上宾之礼，对于前事一字不提。忍不住试探道：“小弟生性愚直，行事每多鲁莽，郭君请勿见怪。”

郭解微笑道：“我辈中人，多半如此，这没有什么。”

郑壮见他没有往下再说，又问道：“令甥苏耀常在外面纵酒生事，郭君知道么？”

郭解道：“小弟也曾屡次告诫，只因不曾严加管束，得罪足下，还望原谅。”

郑壮忙起立道：“小弟酒后失手，将令甥刺死，特来请罪。”

郭解道：“此事我已听说，难怪郑兄，请坐下谈。”

郑壮又道：“令甥虽然欺人太甚，我没等郭君回来告知，便在门前杀人，实是无礼。”

郭解道：“只要该杀，哪里都是一样。我虽知苏耀不肖，还不深悉，郑兄能见告么？”

郑壮便把苏耀平日恃势欺人，调戏妇女之事说了。郭解突然起立道：“杀得好！这样恶人，我也容他不得！”随命门人请来众宾客与郑壮相见，并欲留宴。郑壮见郭解听完来意，反更殷勤，心虽感佩，终觉做得太过，不是意思，再三谦谢辞别。郭解挽留不住，又恐郭妁知道，追出哭闹，只得和众宾客门人一同送出，互订后会而别。

夜来郭妁得信，便和郭解大闹，问他为何将仇人放走，并说：

“如不报仇，就不收尸，丢你的人！”

郭解把脸色一沉道：“我如代你报仇，才丢人呢。耀娃咎由自取，双方订约决斗，不能怪人。你不收尸，我收。”随命人连夜将苏耀成殓，明日葬埋。郭姁知道兄弟脾气，再哭闹也无用处。林氏又连劝了她好几天，又将所生三子任其挑选，过继一个与她才罢。

此事才了，不久又发生一件大事。原来封建帝王的陵墓，都在生前建造，所选墓地如果偏僻，除征集大量民夫应役而外，还要另设县治，移民前往守墓。葬后，每年祭祀添修，非常隆重，不到这一代的王朝灭亡不止。汉朝守墓移民，指定富豪，为防流弊，连中产之家都不在应徙之列。这类削弱豪强财势的举动，按说并不算坏，但在有一利必生一弊的封建时代，却给贪官污吏添出一项勒索民财，陷害善良的机会。

第六回

被陷苦重迁　夹道欢呼迎义士
深心谋二憾　中宵犯险斩凶顽

却说汉武帝要迁徙豪强以充实茂陵，固然有摧抑豪强之意，但因为彼时聚族而居的人很多，一经举报，所有家奴雇佣人等以至稍微贫苦无力的远房族众，都要归他领头负担。押送官差再一沿途威逼，择肥而噬，一个不巧，还被设词陷害，受那严刑。不应征集而被征集的人，流离道路，死亡更多。

杨季主父子因为郭解威望日高，不敢再做贪赃枉法之事，暗中却恨得直咬牙，只是无计可施。这日，县里忽然奉到诏旨："朝廷因茂陵（汉武帝刘彻的墓）一带，地旷人稀，命各州郡迁徙富民前往设县。"杨乙得信，忙寻父亲商计，假公济私，把郭解的名字报了上去。

郭解虽然经营牧畜多年，都做了结客济贫之用。所养牛羊只管繁殖，用处却越来越多。尤其郭家族人甚众，以前尚少往来，自从郭解有了声望，上门求助的人逐渐增加，连散在邻县的远族也都赶来相依。郭解又是来者不拒，一起收容，卖出牛羊所得，和费用不能相抵，光景并不富余。忽然奉到迁徙茂陵之命，众宾客门人全都气愤不平，许多无力迁徙的族众，俱知郭解并非富有，本

心又不愿累他，闹得人心惶惶，奔走相告。郭解无力负担这多人的迁徙费用，自然也是愁急。

当时有个大将军，姓卫，名青，素重郭解为人，闻知此事，好生不平。对汉帝说："郭解不足中人之产，怎能算他富豪迁徙茂陵？"汉帝刘彻素多疑忌，闻奏怒道："郭解一个平民，竟能使大将军代他说话，其为人可想而知，非徙不可！"这一来，卫青仗是功臣贵戚，虽未得罪，郭解的名字反被汉帝知道，成了铁案，无法更改了。本来郭解全家连同所有亲族，都受定了苦难；不料远近各地豪侠好义之士，得信纷纷赶来相送，所赠财物以千万计。到了临走那天，送别的人还络绎赶来，争先恐后把财物粮米往郭解车上乱塞，有那挤不上前的，便把所带财物散与郭家族众，令其自谋衣食。

好些在场的人，都感动得直流眼泪。郭解无法推谢，也分不出这些东西是谁送的，只得站在车上，不住向众长揖称谢，请其留步。众人偏不肯听，仍远送出数十里，经郭解再三婉言辞谢，方始恋恋而去。内有二十多个豪侠之士，连同郭解的门人好友，依然坚持相送，随往茂陵，说什么也不肯走。一路之上，常有大群百姓夹道欢呼，祝郭君无恙；关中豪侠又纷纷赶来迎送。同行吏役见此情势，哪里还敢妄作威福。郭解和全族人等，连丝毫闲气也未受，便全到达茂陵。

当地尽是荒原旷野，极少人烟，被迁人的所有衣食器用和房舍全要自备，官差还要日常借故压榨，困苦已极；应役修建陵墓的人，受罪更大。郭解总算名高望重，四方豪杰之士闻风赶来相助，事前又有一些安排，虽然免受许多凌辱，初来时照样也不好受。仗着从小磨练，能耐劳苦，人又聪明，一到，首先搭上好些席棚，勉强安身，跟着查看地势，挖建了好些窑洞房舍，一面率众开荒，只及半年光景，日子便渐渐安定下来。照样行侠仗义，济

困扶危，座客常满，行事也比以前更谨细，绝无丝毫矜夸，声誉自是越来越隆。这日为应远方友人之约，管一件不平之事，因防被人知道，正借口要到长安访友，暗中和两个得力门人，准备明日起身，不料县里来了一伙官差，说郭解是杀人凶犯，不容分说，将他锁走。

原来项诸知道郭解迁徙茂陵是杨乙闹的鬼，本就恨极；杨乙又因郭解曾代项诸说过好话，免了他的役，迁怒于他，时常借故凌辱，因此仇恨更深，几次想要行刺，都因恐累郭解受害，不敢轻举妄动，一味逆来顺受。有时因无力送礼，便把自种的有限瓜果，或往山中砍些柴草，暗中咬着牙与杨家赔笑送去。杨乙还不怎样，杨季主越老越贪，只有人送，什么都好。日子一久，觉项诸忠厚懦弱，全没想到别的。

郭解在日，田豹一向勤谨老实，不管闲事，不是郭解有事相约，轻易不去一次，双方形迹并不亲密。郭解走时，也未远送。郭解走后不久，恰值杨家买了不少田地，招人耕种，便把自己的田卖掉，到杨家去做佣工。杨氏父子虽然知他为人本分，终是对头总角之交，先还存有戒心，后见他勤快忠心，非常能干，一人能抵数人之用，众乡邻背后又都骂他对不起郭解，没有良心，由不得便信任起来。项诸常往讨好走动，本是为了报仇雪恨，见田豹和郭解那样深的交情，不往茂陵已不够朋友，又把郭解所送的田贱卖给人，投到仇人家里去做佣工，心中气忿，表面却不露出。

这日，项诸又在山中采了一大筐野枣与杨家送去。

田豹出来代收，见项诸周身泥土，衣服也被树枝挂破，忍不住笑道："自从换了县官，这里外财越来越多，他家什么都有。你好容易采些果子，拿到市上变钱多好，何苦大老远送来给他放着烂呢？"这原是田豹深知穷人的苦楚，一番好意，并没有丝毫看不起项诸的意思。

不料项诸一向恨田豹觍颜事仇，见面连话都懒得和他说；闻言越发有气，冷笑道："我想杨家这大势力，你每日起早睡晚，很卖力气，主人待你定比郭君好得多罢？背后说这样话，留神主人知道罚你半年工钱呢。"说罢，放下果篮，转身就走。

田豹望着项诸的背影，刚叹了口气，便见两个从人扶了杨季主由田里查看庄稼回来。忙迎上去，恭恭敬敬喊了声："老太公！"

杨季主问道："项诸方才到此做啥？"

田豹笑道："他在山里采了一篮好枣子，舍不得吃，给你老人家送来了。"

杨季主道："这厮近两年来，倒还知道利害，不像以前那样倔强了。你怎不留他帮你把后园的大坑填上，省得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田豹赔笑道："多谢老太公的体恤，只一两天，我就能把那大坑填平了。项诸家中娃多，又要种地，又要砍柴去卖，累得怪可怜的。"

杨季主笑道："你真是个忠厚人。像他那样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多做点事有啥？又不要他耗费一个钱。"随咳嗽了两声，回手又捶了两下腰，回顾从人道："今天我少说也走了有二里多地，真太累了。你们还不扶我进去。"边说边往里走。

田豹一直望着杨季主走过院落，由中堂转往里面卧室，微笑了笑，点了点头，方始转身去往后园平土。

过了几天，项诸又往山中砍柴，想起："郭君走后，将近三年。我平日早起晚睡，什么都干，虽已积蓄了二十多两银子，先恐连累郭君，不敢冒失下手，近来听说郭君在茂陵开荒牧羊，日子只比以前好过，名望也越来越大，相隔又远，按说正是下手机会。偏偏几次和对头相遇，都是白天，他家人多，很难近身，非等他几时用人，看上了我，才有办法。家中还有妻儿老小，倘若得手之

后，被人识破，岂不也糟?”一阵胡思乱想，柴已砍够了数。刚刚捆好要走，忽听马蹄之声。定睛一看，正是杨乙，单人独骑顺山路跑来。项诸见四下无人，心中想道：“这厮特来送死，不打发他回老家去，更待何时?”忙把柴挑放下，拔出腰间暗藏的牛耳尖刀，赶往道旁树后潜伏，等杨乙马过，突然纵起，照准后心就是一刀。杨乙正在按辔徐行，观望山景，做梦也没想到有人行刺。项诸用力又猛，这一刀竟被透穿前心，钉在背上，“哎呀”一声惨号，往前一扑。那马受惊朝前猛窜，项诸几被带倒，刀也没有拔出。眼看杨乙摇摇欲坠地被马驮着，一路连颠带跳，往前面飞驰而去。因这口刀从未被人见过，杨乙又一直不曾回头，自身并无血迹，忙将柴担挑起，飞步往杨家送去。

田豹见他又挑来许多柴，心正不忍，忽然发现项诸满头大汗，声音有些发抖。好生奇怪，便留他喝点水，歇息一会再走。项诸连声称谢，又抢着做些杂事，与往日情景大不相同。眼看日色快要偏西，项诸还不肯走，料有缘故，未及探询。见杨季主踱了出来，只得忍住。

杨季主笑问项诸道：“我看你很能干，明天你吃完早饭，就来帮我添盖后面的牛棚吧。如果盖得好，我儿子以后就不会让你应役了。”

正说之间，忽见数人飞步跑来，说杨乙在山中被人刺死，马也跌伤。杨季主最得意的就是这个大儿子，当时急痛攻心，往后便倒。醒来大哭，一面报官验尸，抬回掩埋；一面仔细寻思凶手是谁。凡是稍微和杨家有点过节的人，全都想到，连田豹、项诸也不例外。经过仔细推求，杨乙骑马出门时，田豹正在身旁，不曾离开。杨乙刚走，项诸便送柴来，非但田豹作证，说二人是前后脚，还有别的人也看见他帮助扫地。余者也无可疑形迹。觉着自己以往虽然做了许多不可告人之事，都是暗用心机，坐享现成，

并无人知。杨乙前些年碍着郭解，非常谨慎，郭解走后，又换了一个好说话的县官，虽然方便得多，钱弄不少，并未出甚人命，决不会有这样的深仇大恨。想来想去，只有郭解迁徙茂陵是杨乙所为，对头所交都是游侠中人，随便派上一个刺客便可下手。由此断定此事定是郭解主谋，忙往县里指名控告。县官因凶手尚无线索，郭解又不在本地，先还有些踌躇。杨季主又在暗中行贿，并把县官请往家中密计，一心非杀郭解不可。

田豹甘受众人唾骂，投到杨家佣工，本意想代郭解报仇，忍辱三年，未容下手，杨乙已被人刺死。知道老贼不肯甘休，又料事情像是项诸所为，正代他担着心，忽见县官来赴夜宴，饭后又屏退从人，去往密室谈话，越知不是好事。

田豹仗着一身本领，暗中窥探，一听杨季主说郭解是他的大仇人，杀死杨乙也必定是主谋；无奈郭解行事机密，极难寻到线索，要县官帮他阴谋暗害；随取出一个上刻汉帝刘彻名字的小木人，说要偷偷埋在郭家祖坟前面，过上些时，再买出人来告发，说郭解因被迁徙茂陵，心中怀恨，欲用邪法诅咒皇帝（汉朝最重这个巫蛊之事，认是大逆不道，罪至灭族，不论真假，都要牵连多人，酿成大狱）。县官本来有些为难，要另打主意，无奈业已受了重贿，经不起杨季主再三要挟，终于答应。田豹才知老贼比杨乙还要阴险凶毒。恨到极处，等县官一走，便掩进房去，偷偷将杨季主刺死。

杨家亲属众多，次子杨丙人最强横，清早起身，发现杨季主死在床上，咽喉被人割断，胸前还钉着一支三尖铁叉，长才二尺，锋利非常，从未见过。因杨季主日前曾有不杀郭解，连他本人也必不保的话，当时暴跳如雷，忙往报官验尸，指名控告。

县官见杨季主也被刺死，那支钢叉不似寻常渔猎所用，不由也起了疑心，便派官差行文到茂陵县去捉拿郭解。

田豹先恐连累郭解，杀人的刀，早已投向井底，表面上装作没事人一样，心却不安，没想到杨季主胸前会钉了一支钢叉，料是项诸所为，也不便去探询。见杨氏家属咬定郭解，心中好生愁急。

茂陵县令孔昭人颇老练，接到来文，先向左右和当地相识人探询，都说郭解慷慨好施，人甚安分，轻不见他出门，来往也都是四方知名之士。因为勤于耕牧，又得人心，比未来时家景还好，决不会为了迁徙茂陵，怀恨寻仇等语。等将郭解传来一问，郭解更是应答如流，把近两月家居情形和往来宾客姓名据实说出。孔昭越认定杨家挟嫌诬告，杀人之事，与郭解无干。当堂安慰几句，放了回去。

事有凑巧，当行文捉拿郭解的第二天早上，河内太守和当地县令，清早起来，都发现床前钉着同样一支钢叉，后面画着一个大鸟。这一来，地方官都害怕了，跟着又接孔昭回文，力言郭解无罪，事情便松了下来。

郭解那日被官差锁走，众亲友门人好生忧愤，正打算援救，隔了不多一会，忽见他满面春风，无事回来，问知杨季主父子被杀之事，俱都高兴，称快不已。

郭解笑道："这次杨氏父子被杀，我虽不知，杀他的人，定必与我有关。我平日管过一些闲事，说不定哪一天就要把我牵连上。只要与人有益，行乎心之所安，险阻艰难，本非所计。但我至今还谨记剧孟、周庸二位前辈之言，个人成败安危，无足重轻，若因自己恃强任性，行事冒失，因而铸成大错，牵累旁人，空自悔恨无及，却非英雄所为。这类不测之事，不免还有，我看将来难犹未已。我已答应朋友，明日必须去往长安一行，归期迟早难定，望诸公格外小心，万一有事，不要管我。"

众人觉着茂陵县令虽然明白事理，杨氏父子接连被杀，案还

末了，此时正在风火头上，纷纷劝他暂时不要远出。郭解笑道：“已然答应朋友，哪有失约之理？”

第二日一早，郭解便带了两个门人，赶往华阴，将友人所托之事办完，方始回转。到家才两天，先是田豹寻来。

众门人都说：“此人觍颜事仇，负友无义，不要理他。”

郭解笑道：“人性不同，各有各的难处。我与此人总角之交，曾共患难，他从来也没做过什么坏事。他往杨家佣工，必有难处。今天既然来投，哪有不见之理？”说时，天已黄昏，便命众人添两样菜，亲自把田豹迎接进去，和以前一样，非常亲热。因田豹也不饮酒，饭后，便陪田豹同去安排卧室。

田豹以为郭解多少总有点误会，没想到还是当年小弟兄亲热情景，由不得心里一酸。

郭解早就看出他面上时有愁容，恐其有事求助，当着人不好意思开口，忙将同来的门人遣退，拉着田豹的手，殷勤问道：“你我亲如手足，只要用着我，都办得到，千万不要介意。”

田豹忙把郭解另一手抓紧，急道：“二哥！你相信我吗？”

郭解知田豹为人刚毅，极少流过眼泪，神情竟会这样紧迫，料定他有了非常为难之事，忙道：“相信，相信！你有多么为难的事，我都敢担。快说！”

田豹再也忍耐不住，“哇”的一声，抱着郭解边哭边道：“二哥你快打主意，祸事来了！”

郭解一听田豹竟是为了自己而来，心中立定，从容笑道：“事在人为，你莫难过，有什么话，只管说。”

田豹忙将来意说出，郭解才知田豹自从逃亡在外，母弟相继病死，每日代人牧牛，受尽苦楚。这日忽遇潘风，将他带往终南山中传授他的武功。田豹练了数年，屡次请代郭解报那杀父之仇。潘风以前曾想寻到郭解，一同前去下手，连往临潼郭姁家中探问

三次，郭姁均说，兄弟并未来过。

潘凤知道郭解姊弟不甚投机，只得留为后图，想等田豹练成本领，寻到郭解再去同报师仇。又见田豹武功不弱，人更沉稳机警，又教练了一身轻功，方始放他下山。田豹先投到麻家教师丘山手下作徒弟。丘山是麻成新请来的心腹，所居就在麻家后园之内，见田豹能干老实，教什么，会什么，不知田豹的本领比他还高，由不得便宠信起来。田豹在麻家住了半年，苦无下手机会。这日，无意中听说麻成怕鬼，于是触动灵机，想好主意和下手方法，便装起鬼来。仗着是丘山的爱徒，平日连话都不多说一句，无人疑心到他，虽有几次抽空放火，差一点没被人撞破，正当情势危急之际，不是另一处起了大火，便是听到鬼啸，人心一乱，混了过去。事情太巧，连田豹也奇怪起来。后在暗中留意，除自己外，好似还有一人也在装神弄鬼，本领比他更高。有一次丘山自恃胆大有本领，追出杀鬼，自己正在窗外，眼看撞破，丘山刚出门便遭鬼击毙命，便是那人所为。偏生行踪飘忽，不肯对面，料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暗中有了帮手，胆子更大了些。等麻成烧死之后，始终不知那人是谁。前月刺杀了杨季主，正打算去自首，忽然路遇潘凤，说起前情，才知前在麻家几次遇险，都是师父暗中解救，除杨丙上书是项诸所杀外，杨季主胸前所钉钢叉和当地官衙内寄柬留叉，也都是师父一人所为。潘凤随说起朝廷因杨丙被杀之事，十分震怒，田豹就是自首，也要速寻郭解报信，劝他带了妻儿急速遣散宾客门人，改换姓名，觅地逃走。二人正说之间，门人忽报来了一人，说有紧急之事求见。郭解连忙迎出。

来人正是县吏于武，因方才奉到诏旨，为了杨氏父子连被暗杀之事，不问是否郭解主谋，都要拿往长安，交廷尉从严处治。于武明知郭解无辜，又感当年赠银相救之德，对县令说："风闻郭解出门未归，就此擒拿，难免打草惊蛇。不如查探明白，再行下手

……”等把县官稳住，便连夜赶来送信，力言这次要被官家拿去，决无生理，要郭解早打逃走主意。

郭解听了神气自若，正谢于武盛意，田豹忽然冲进门来。于武吃了一惊，便问：“这位是谁？”

田豹接口道：“于兄不必多虑。连杀杨家父子之人，均我田豹一人所为，与郭二哥无干。明日我便赶回原处报官自首，免得连累好人。”

于武连忙摇手道：“若是寻常杀人，凶手只一自行投到，便不会连累他人，也许论刑还可减等。如今郭兄已成了朝命严拿的要犯，你这一去，官府定道他徒党众多，买出人来顶罪。你固不能免死，郭兄的罪名更大。千万冒失不得！我暗中来此送信，被人看破，彼此不便，我们暂且分手，再行相见。”说罢，又朝郭解再三执手叮咛：“逃得越快越好！”然后辞去。

于武走后，郭解仔细寻思了一阵，知道除逃以外，更无他计。连夜召集众宾客门人，把话说明，布置停当，便把林氏和四个儿女，交托田豹送往夏阳母舅家中隐藏，自己逃往太原，再作计较。不等天明，分别起身。于武虽还想在暗中相助，设法拖延，无奈上面催得太紧，第二天起，便到处张挂榜文，写明郭解年貌，并派兵差四出搜索。郭解所逃途向，又被官差无意中发现，形势万分危急。

第七回

得意释英雄　鼠辈何知　横刀灭口
博施偷巨室　侦骑罔逞　众望所归

郭解和妻子、田豹等分手之后，便往太原一带逃去。上来只顾前行，并未留意。天明之后，见沿途都是有人迎上前来打招呼，才想起这一带的人没有不认得自己的。对方殷勤问话，其势不得不与周旋，耽延时候，尚在其次，万一官差寻来，跟踪追赶，岂不麻烦？略一盘算，以为自己身轻腿快，于武又正设法拖延，两三天内，还不要紧。冷不防走向无人之处，寻一隐蔽所在藏起，准备上来昼伏夜行，等到走出三数百里以外，再往前赶。不料于武刚把县里稳住，拖延不到半天，便有一伙官差由长安赶到。这班都是精明干练久惯办案的官差，郭解开头又不留神，露了形迹，不久便被发现线索，分路急追下来。

第三日，郭解发现身后有人穷追，有的还被追过了头，几乎撞上。郭解素来胆大机警，仍然不甚在意，脚底一紧，抄着小路往前奔驰。初投宿时，还不肯说出真实姓名，后见常被主人认出，反更殷勤礼待。郭解生性坦率，也就不肯隐瞒。一路绕越，东闪西躲，好容易逃入临晋县境，正走之间，忽见道旁聚着好些人，议论纷纷，辞色颇为忿慨。只当出了不平之事，趕近前去一看，原

来墙上张贴着一张悬赏缉拿自己的榜文，年貌身材，俱都写明。未容看完，猛觉身后有人拉了一下衣襟。连忙回顾，那人已使一眼色，往旁边小路走去。料有缘故，随到无人之处。那人忽然回身，拉住郭解道："郭君你好大胆子！如今到处都在悬赏拿你，关口盘查甚紧，前面一关，先过不去，现下只有籍少公一人可以帮你过关，还不快借投宿为名，求他相助。一被官差发现，你就难逃毒手了。"

郭解见那人年纪约莫四十开外，像个庄稼人模样，自己并不相识，见他神情惶急，意甚诚恳。笑问："籍少公何人？素昧平生，怎好求助？"

那人急道："少公忠厚长者，一乡人望，平素乐于助人，只要求他，必肯出力。郭君平日济困扶危，又有几个是相识的呢？"随将籍少公的住处和所行途向，仔细说出，回身便走。郭解要问他姓名时，人已匆匆走去。便照所说行事。

籍家住在左近山口里面，种着一些梯田，地甚幽静。郭解到时，天已入夜，左近人家，十九熄灯安歇。籍家人多，越墙入内，既有不便，就此叩门求见，也难免被人认出。正在寻思，委决不下。忽见一个村童背着一个口袋，开门走出，后面跟着一个矮胖老头，边走边笑道："以后有何为难之事，只管找我，不要不好意思。都起过更了，你才开口，这样晚回去，你那两个老的，不盼望么？"郭解想起父亲在日，帮助苦人情景，也常是这样口气，心方一酸。村童已诺诺连声，背了口袋，急匆匆往前跑去。老头望着村童背影，叹了口气，意似非常怜惜，月光之下，看得逼真，正和先遇那人所说籍少公的形貌相似，已然转身要走。忙喊："老人家留步！"

籍少公闻声回顾，见有一人身背包裹走来，连忙立定。笑问："尊客有何见教？"

郭解见他人甚和善，告以外乡人来此，错过宿头，意欲借宿一宵，明日再走。

少公满口答应，把郭解让到里面，忙唤家人准备吃的。隔了一会，家人端上饭菜，虽是山肴野味，也甚丰盛。主人劝客，更是殷勤。

郭解因沿途都有人跟踪追赶，心疑先投宿的人家泄露形迹，难得未被主人认出，便不肯吐出真情，假说在外经商多年，接到家中急报，老母病重，连夜赶回。不料官家正拿一逃犯，自己身材貌相，与之相似，路上连被官差盘问，几被拿去，已然耽搁了好些天。听说前面关口盘查更紧，就此出关，定受阻拦，甚而还要受到冤枉。此时归心似箭，十分愁虑等情。

少公见他神情惶急，满脸愁容，又知官差时常错拿好人，不由引起同情之念，慨然笑道："这个无妨。我虽隐居山中多年，人缘还好，守关吏卒，多半与我相识，请先安睡一夜，明日清早，我亲自送你出关便了。"

郭解好生感谢。连日亡命奔逃，人甚疲劳，在主人殷勤款待之下，竟睡了一个好的。次日天色刚明，便被主人唤醒，见桌上放着新馍烧羊肉和一锅热米汤，另外还备有好些干粮路菜，知是连夜赶制，心更不安。匆匆洗漱完毕，和主人一同吃了，走到门外，已有一辆铺盖很厚的马车停在那里。

少公悄声说道："此时正好开关，你快上车睡下，装着是我兄弟，由我亲自赶车，送你出关，必可无事。"

郭解虽知此举十分危险，但是别无良策。又见主人之意甚诚，似有把握，便去车上卧倒，悄悄把宝剑解下，握在手里，以防万一。少公替他把被连头盖好，便即起身。

郭解听出路上常有人喊少公，笑语甚欢。方想起此老不但人好，还有风趣，那车忽然停住，人声甚是嘈杂。忙隔着被缝往外

偷看，见已到达关口，往来的人甚多，把关吏卒有好几十个，多半拿着兵器，耀武扬威，盘查行人，离车约有十来步远近。少公正向一人买枣，又说又笑，都是些不相干的话。内中几个吏卒忽然走了过来。

少公先向来人道了声“辛苦”，再给每人抓了一大把枣。

为首关吏笑问：“老汉要出关么？买这多的枣则甚？”

少公手指郭解的车，笑答：“我兄弟得了急病，送他回去。这枣是买给他家几个娃吃的。你们今天添了好些人，盘查好像比往日紧得多，什么缘故？”

关吏便把搜捕郭解之事说了。

少公忙道：“搜查一个人，却叫许多人跟着受盘查，你们不嫌麻烦么？”

关吏答说：“这是官事，没法子。”

少公笑道：“请快把我兄弟盘查一下，好让我们快走。”

关吏笑道：“你老汉为人，我们知道。病人避风，请快走罢！”

少公笑道：“他虽怕风，稍微看一看，也不相干，省得日后诸位不好交代。”说罢，提了那筐枣子，回到车旁，伸手要揭郭解的被。

众官差连忙拦住，都说：“老汉你这是干什么？你还会有错？什么叫不好交代？赶快请罢。”

少公从容跨上车沿，鞭子一扬，朝着众官差含笑点头，从容驾车往关外走去。刚出关门，又把车停住，装着收拾马肚带，暗向郭解低语道：“此时不能快走，无论路上遇见何事，你只装病好了。”说罢，二次驾车徐行，吆喝着往前走。等那车转向另一条路，才加快起来。

郭解知道难关已过，几次想要下车辞别，均被少公拦住。车轻马快，一口气沿河边送出四十余里，到一树林之内，方始停住，

指明野岸渡口，又取出几串钱送与郭解。郭解自不肯收，只将干粮路菜带上，再三谢别而去。

少公因郭解不肯要枣子，归途就便送与相识人家，又待了一会，方始缓缓回转。到家日色已早偏西，先听邻人们来说，官家所拿逃犯名叫郭解，目前正在到处搜索，挨家查问。少公近年隐居山中，不常出外，只听说郭解为人，如何义侠，并未见过。正想："今早所放那人如是郭君，岂非一件快事。"忽见一伙长安派来的官差同里正涌了进来，再三盘诘昨晚来客何往，声色俱厉。听出今早所放那人，非但身材相貌与郭解相同，连装束和身佩宝剑也都一样。当时惊喜交集，暗忖："我又在无意中做了一件好事！如对这班公差明言，郭君形迹定必败露。守关吏卒原是相信我，才将人放走，这一闹到当官，也要受累，如何问心得过？"当时把心一横，笑对众官差道："我原不知昨晚投宿的人，就是郭解。他那去路，只老汉一人知道，诸位上差请等一等，我去取一样东西给你们看，就明白了。"

众官差早就听说老汉忠厚老实，谁也没有在意。

隔了一会，少公背着双手从容走出，朝着众人微笑道："我生平不会说假话，郭解是我放走。不过像他这样人，我不能说……"话还未完，冷不防将身后的手一抬，袍袖内所藏厨刀立时横向头颈，自刎而死。

众官差骤出意外，大吃一惊，连忙抢上，少公人已倒地，一部络腮白须，染满了鲜血，面上还带着笑容。籍氏家属都道众官差威逼人命，哭扭不放。少公人又善良公正，左近乡民得信，也都忿恨不平，说官差逼死好人，一同告到县里。虽因官官相护，这伙官差又是长安上司派来，没有受到处分，也受了一顿申斥，纠缠了好几天，才得脱身。

少公自杀灭口，守关吏卒因事关重大，自不肯说实话。郭解

逃路线索，虽然中断，为首两个官差，一名吴世，一名仇原，最是奸狡，因被籍家控告，反更激怒，和同来差役细一商计，仍料出郭解是往太原一带逃走，于是追赶下去。

这时，到处关津路口，罗网密布，又有专人拿着公文在后缉拿，郭解孤身逃亡，自然到处都有危机，偏巧要投奔的友人，又外出未归。他再三考虑，知道地棘天荆，已无容身之地，转不如留在太原，隐伏一时，等那友人回来，再作计较。便在郊外藏伏了几天。郭解藏身之处，本极隐秘，如能就此匿迹隐身，潜伏不动，也还不致被人发现，偏是天性好动，爱管闲事。先只夜间出外，备办食粮，日里极少出现，后因所居离城镇较远，备办衣粮都不方便，又在村镇旁边找到几处破窑崖缝，日子一久，胆子越来越大，连日里也常出来走动，照样济困扶危，管些不平之事。钱用完后，便往富家去偷，只不再杀伤人命，迫不得已动手，也是点到为止。几次过去，风声传出，吴世等众官差因多日寻不到他的线索，疑心又往别处逃亡，或是未来太原，正打算往别处搜寻，一见连出窃案，有的事主并还说出形貌，越发认定是他所为。恐带来人少，又向当地官府请求协助，添了不少兵役。除每日四下搜索外，并和城内外的富户豪家勾结，派人守候，暗中埋伏。郭解先尚不知利害，后来连经奇险，方始警觉。仗着胆勇机智，所偷都是为富不仁之家，一些穷苦百姓，听说是郭解所为，又对他增加信仰。

内有两次，官差发现郭解踪迹，四下包围，穷搜不已。危急万分之中，都仗这些穷人运计出力，将他暗中藏起，伺机放走。官府画影图形，出了重赏，原为使人一望而知，擒他容易，不料人们都敬爱他，官府这一举动，反给郭解添出许多方便。有人甚至夸大其词，说郭解本领如何高强，来无影，去无踪，直和天神差不多。官差和富豪们虽然一提起就恨得牙痒，只是奈何他不得。

这日，郭解因为日前剩的几两银子都接济了穷苦人，又往一个有钱人家偷盗。这家是个大财主，人最吝啬，常把所得的银子熔化，倒在特制的地窖里面，结成一块整的。因听说近来连出盗窃，惟恐所藏金珠财宝被人偷去，每日除命许多家奴轮班巡夜而外，并还伏有好些官差。虽然每日都在提心吊胆，对那银窖却因地势隐秘，就有贼进去也无法偷，并未放在心上。不想郭解事前早已查探好了这家底细，仗着家传宝剑削铁如泥，连砍带削，磨上一两个更次，也能偷他一二十两，前后偷了几次，并未发觉，便把他当作可扰之东。只嫌盗银费事，所得无几，不是急用，不肯往盗而已。这晚前往盗银，见一些棱角都被自己削去，费了好些事才盗了十几两银子，因嫌盗银太少，又往上房偷盗。先以为这家财主戒备严密，还有官差埋伏，必不容易得手。哪知路上连个巡逻打更的都没遇上，那些守夜的人和官差，一个个东倒西歪，卧倒在地，财主夫妇也都在床上沉睡不醒，好些箱箧均被打开，衣物也十分零乱。一翻箱底，只有几十贯五铢钱。料知内中所藏金银，业已被人盗走，那些守夜人和官差也是被人点倒。郭解嫌钱沉不便携带，随手取了两串，忙即退出，越墙到了外面，始终未遇一人。心想："转眼天明，主人发现失盗，当是自己所为，搜捕更紧，必须赶紧避开才好。"一口气跑出十多里，眼看天亮，正打算寻一人家弄些食物，绕往以前隐伏的破窑，暂避一时。忽然发现前面有一汉子挑着一副重担，由前面溪桥上走过，一不留神，失足绊倒，连人带担一齐跌落水中，溪宽流急，落水处又是下流一面，眼看那人只狂呼得一声："救命!"在急流中手舞足扎，冒了两冒，便顺流而下，被浪卷走。

郭解见有人落水，心里一急，连衣服也顾不得脱，双掌合拢往前一伸，一个鱼鹰入水势，便往水里刺去。接连几个猛子，追出里许来地，才将那人头发抓住，往横里一踹水，泅向岸旁，救

起一看，人已昏迷。忙将那人两腿举起，就着溪边，把腹内的水控出，再把人放倒，不住摇动他的双手，扶令起坐。费了好些手脚，才得救醒。

那人刚睁开眼，朝四外一看，忽然放声大哭，连说："死了好！死了好！"

郭解再三慰问，才知那人前日代人送货往太原去，说好第三天赶到，钱货两交，不料中途遇见山洪，耽搁了一天，恐货主扣他的脚钱，连夜赶来，走到桥上，精疲力尽，一不留神，滑倒水中，连货物也被大水冲走，无力赔还，忧急欲死。郭解忙将所盗银子全数相赠，问："够不够？"

那人喜出望外，说是还有多余，定要退还一半。

郭解执意不肯，转身便走。那人追赶不上，只得望着郭解背影，磕了两个头，才转身走去。

这一耽搁，日色已是高起。郭解所盗银子业已赠人，想起入水救人时，那两串钱还扔在溪桥旁边，意欲往取。走着走着，忽然一阵晓风吹来，打了一个寒战，这才想起衣服水湿，身上寒冷。连忙赶到溪桥，把两串钱寻到，打算找一人家，连买衣物带烤衣服。走出不远，忽见对面跑来数十名官差，相隔已只五六丈远近。暗道"不好"，转身就跑。衣履尽湿，跑起来自不方便。跑有半里来地，瞥见前面大片树林，忙往林内窜去。到了里面，把两串钱扔在地上，然后绕退回来，刚藏在林旁一株大树之后，众官差业已赶到，同声呐喊，一拥而进。

郭解遥望林外野地里，有一人往西面崖坡一带跑去，其行如飞，另外还有一伙官差在后呐喊穷追，来路正是昨夜所去的富家庄院一面。恰好左近有一村落，正赶林外无人，刚刚纵出，往村中逃走，又听林内呐喊之声。一夜无眠，又冷又饿，恐被官差追上，连蹿带跳，刚进村口，迎头两个村民，见郭解周身水湿，神

情狼狈，跑得又急，疑是歹人，把手中锄头一横，拦住去路，喝问来历。郭解方要开口，年轻的一个不禁失声道："你不是郭……"另一老汉正朝郭解上下打量，忽然面现喜容，不等年轻的把话说完，把手连摇，又忙朝门内一指。年轻的连忙举手让客。郭解知道遇见救星，跟了就走。到门回顾，老汉已扛着锄头，口里哼着山歌，若无其事地往村口外走去。方才追赶自己的那伙官差，正由另一面林内绕出，往西面崖坡呐喊追赶。

郭解到了里面，年轻的忙取一身衣服与他换了，又喊家里人端来饮食，忙个不停，连话都顾不得说。隔了一会，等把衣履烤干，老汉方始回转，进门便说："方才听说昨夜富家失盗，许多官差两路追赶，并未追上。如今正在西南方大举搜索，这里决不会来，请郭君就在我家暂避便了。"

那老汉姓丁，父子二人种着十多亩薄田将就度日。因外面风声尚紧，劝郭解睡在里屋，暂避一时。

郭解睡到下午起来，才知主人当天连地里都没有去，并命家中妇孺在村外一带，装着拾柴，暗中瞭望，以防意外。又宰了一只大肥鸡，蒸了些馍，款待自己。因觉丁家终年劳苦，仅能勉强度日，心中感激，老大不忍，偏巧身边又无分文，正想如何酬报人家盛意。忽见丁老汉的孙子四娃，拿着一个衣包，兴匆匆跑了进来。接过一看，包中除两套粗布衣服，一双快鞋而外，还有一百两银子，三十两黄金，外附一张纸条，竟是潘凤所写。

原来潘凤自从在河内寄柬留叉，打发田豹送信之后，便追了下来。因往长安打听底细，耽搁了两天，等赶到茂陵县，郭解早已起身。一路跟踪寻访，也未找见，直到郭解偷富济贫，日前方始发现形迹。知道这样下去，郭解在太原决存身不住，就此逃走，也非容易。

心想率性偷上一票大的送与郭解应用，劝他暂时觅地藏起，不

再出现，过上些时，再由自己用计将众官差引走，好使郭解逃往别处。昨夜前往财主家中偷盗，刚刚得手，发现郭解也在那里。惟恐众官差往追郭解，故意留在附近引逗，果然天明之后，富家埋伏的官差追来，正想把追兵引向西南一面，然后回身去寻郭解。没想到另一路官差，也由林中追出，两下堵截穷追，不是事前有了准备，长于应变，几乎受到包围，被人擒去。好容易绕到村外，发现郭解所盗的两串钱，还有一串在林内，不曾被官差发现，树后又留有两个湿脚印。费了不少事，才发现郭解藏在丁家，因他睡得正香，便去买了两身旧布衣服，连同金银打一包裹，托丁老汉的孙子转交，再去安歇。信上约定十日之内相见，要郭解藏往先住窑洞之内，不可随意走动。

郭解看完，喜出望外，忙取了三十两银子，送与主人。丁氏父子任凭郭解怎么劝说，也是丝毫不收。

郭解强他父子不过，到夜辞去，随又折转，把银子由窗洞内塞进，转身就跑。在窑洞内等了几天，正觉无聊，潘凤忽然寻来，患难深交，又是师门世谊，久别重逢，自是欢喜。潘凤又给他另觅了一处崖洞隐身，送来三个月的食物和一些用具，对郭解说："事情闹得太大，除却从皇帝老儿那里想主意，更无善策。现在汉帝正往江南鼎湖峰求仙，我想赶到那里，相机行事，为你解脱罪名。这里不是你安身之处，我走之后，千万不可再管闲事！安安静静藏上三个月，那些官差查不到你的踪迹，我在路上，再用调虎离山之计，去将他们引往别处，你再起身，当可无事。"并说郭解想投奔的友人，也因杀一土豪，被官家擒去杀死，行时毋须往寻等语。随在崖洞内陪郭解住了几天，才往江南赶去。

第八回

高义友生情　壮士酬恩争一死
奇文良史笔　游侠有传自千秋

郭解本来就闲不住，那藏身之处又极隐僻，往往终日不见一个人影。先还记着潘凤的话，只在附近闲眺，日子一多，感觉孤身一人藏在这景物荒凉，四无人烟的崖洞以内，每日除了吃，就是睡，无事可做，实在难受。日前发现崖那边有狼，这类害人的东西，除去几个，也是好事，就便还可拿它解闷。念头一动，便拿了兵器前去打狼。连等了几天，一只狼也没寻见，天却渐渐冷了起来。忽然想起妻子到了夏阳，不知是何光景。那些官差见我久无动静，也许当我逃往别处。丁老汉离此最近，何不暗中寻他，打听一下，相机行事，如不多管闲事，想必不致被人发现。越想越觉有理，因潘凤行时再三叮咛，又挨了两天，才往丁家探问，前后已有二十来天光景。到后一问，丁家父子都说，半月前官差到处搜索，访查甚紧，过了几天，忽然不闻动静，长安派来的官差也没再见。郭解以为众官差不是被潘凤引走，便已他往，这一来，回往夏阳之念更切。仔细一算，如由霍山往南，转走山路小径，翻山而过，虽然地势隐僻，不易被人发现，但要经过几处隘口，万一官差设有埋伏，岂不自投罗网？转不如大大方方，由官驿大道

渡过黄河，直奔潼关，反而出人意料。只要处处小心，随时留意，便可混过。主意打定，决计扮作乡民，由驿路起身，赶往夏阳。上来还记着潘凤的嘱咐，拿定主意，不管闲事。哪知上年年景不好，刚一交春，村中就闹粮荒，刚出山口，便遇见几个鸠形鹄面的乡民在剥榆树皮。已然走过，越想越觉可怜，又转回去，刚分给每人一两银子，二次要走，忽然想起前受官差追拿，曾助自己脱难的那些乡民，这年头也必不好过。好在潘凤所赠金银，尚未动用，何不拿来周济贫苦，就便和这班善良的人们作别，岂不也好？随往各相识人家走去。果然这些人多半都用草根树皮充饥。便把身带金银挨家分赠，只留了十多两散碎银子作盘费，重又上路。因听众人都说，官府已有多日不再搜索，越发放心。为防途中被人识破，还戴着一顶大斗笠，宝剑也塞在包裹之内，不令露出。

南郊一带，崖洞土窑甚多，新年刚过，田里的庄稼还未泛过青来，空荡荡的黄色原野分外显得荒凉，风沙扑面，天气甚冷。郭解看到这个情景，正想："今年这里又闹春荒，不知有多少人受那流离死亡之苦。自己正在亡命避祸，连想尽点心都办不到。像剧孟、周庸那样好人，多有几个，岂不也好？偏又死去。"心中正感凄恻，忽听悲哭之声隐隐传来，一发按捺不住，暗忖："所剩盘川虽没有什么富余，只要在路上省吃俭用一些，便可分出一半，多救上两个人了。"于是寻了过去。

那是一处残破不堪的窑洞，前面有十来亩荒田野地，连草根都被人掘尽。洞外的虚土吃风一吹，卷起一阵阵的尘雾。旁边两株大柳树业已半枯，满树空枝在风沙中吹得簌簌乱响。树后土崖上有一条三尺来宽的夹缝，靠洞一面，土色犹新，好似有人在那里挖掘过草根。还未看真，耳听洞内哭喊："屈死人了！"心里一恻，忙往洞内走进。因这类事，以前常是遇到，一向只道是洞中人不是贫苦无告，便是饥饿难忍，并未想到别的。见洞口阳光，只

剩尺许长三尺来宽一条白影，前面暗影里聚着几个穿着破烂的乡民，正在哭喊“皇天”！刚往前走不上几步，忽然发现左右两面土炕上都蹲得有人，目光全注在自己身上，手边并有光影闪动。心方一动，待要回身退出，不料两边炕上埋伏的十几个壮汉，已同时暴喝跳起，一齐涌上。前面那几个“苦人”也止住哭声，各从身边抽出兵器，迎面扑到。洞外又有一伙人涌进，好些挠钩套索，火杂杂地相继飞来。郭解宝剑藏在衣包之内，莫说急切间拔不出来，就是拿在手中，也难于施展，何况骤出不意，纵有天大本领，也禁不起这样左右前后一齐夹攻。自知不能脱身，瞥见窑洞顶上，横着一根木梁，郭解双脚轻轻一点，便飞纵上去。大声喝道：“我郭解既中你们诡计，决不再走。只是你们须要让我好好上路，稍有无礼，莫怪我狠。”

众官差一则震于郭解的威名，又知他说话算数，连忙停手，抬头笑道：“我们也是奉命差遣，概不由己。既是这等说法，决不敢丝毫放肆，请下来罢。”

郭解飘身纵落，把双手往前一伸道：“请给我戴上刑具罢。”

为首官差吴世连忙赔笑道：“我们只是非交差不可，并不是和你有什么冤仇。你说话比金子还重呢。真要说话不算，就戴上手铐脚链，照样也是说走就走。为了路上方便，免伤体面，到了长安再应景罢。”

郭解连说两次，吴世仍是不肯，只得听之。跟着便有两个官差如飞驰去。

到了前面镇上，吴世、仇原都劝郭解饮酒。郭解先告以自来滴酒不饮，后见二人苦劝不已，知有缘故，笑说：“你们放心，我既答应你们，决无更改，有什么刑法只管上，不必多虑。”

仇原赔笑道：“郭君豪杰之士，我们本应从优款待。无奈官府方才传话，说郭君是钦命要犯，非打入囚车不可。吴兄和来人争

论了几句，反被责骂。实在迫于无奈，今天还要赶一段路，官府耳目又多，若被看出，彼此不便。请郭君先在囚车里委屈一会，等到上路之后，再放你出来坐车同行，不知可否？”

郭解虽然聪明，到底是个爽直人，见众官差对他十分恭敬，直说好话，心想：“这囚车滋味虽没尝过，就此经历经历也好。”头略一点，便和官差一同走出，见那囚车约有半人来高，当顶空出一个圆洞，照例人头枷在其上，两边车柱上还挂有铁钩锁链之类，与寻常囚车好些不同。情知众官差不怀好意，方才业已答应人家，又想，各地搜捕越来越紧，早晚难脱毒手，再若拒捕逃走，也许连家属亲友都受其害，转不如去往长安到案，看事行事，或者还有一线生机。即使送命，也免事体闹得太大，连累别人，更难收拾。不过，这类例外非刑，实在可恨，上来不给他们看点颜色，此去长途千里，更多凌辱。主意打定，便装作没事人一般，往囚车里钻进。

吴世、仇原先命人把栅门封好，上了铁锁，然后笑道：“请郭君把头伸出来，暂时装个样儿，免得被人多心。”仇原在旁，乘着郭解由囚车枷洞中探头，冷不防把车顶两扇重枷猛地一推，当时合缝，就势上锁，手法快到极点。吴仇二人见郭解弯着身子蹲在里面，既不能站，又不能坐，觉着对方已成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想起千里奔波，费了无穷之力，好容易摸准他的脾气，假装穷苦人在窑洞内号哭，守候了好些天，才将鱼儿引上了钩，不给他吃点苦头，未免客气太过。刚哈哈一声狞笑，把手一挥，打算发作。旁立众官差早有准备，正忙着伸手入内，想钩紧郭解手足，再上锁链，忽听叭嚓连声，车顶木枷裂为两半，落向地上，郭解已由车中纵了出来。众人全都慌了手脚，纷纷抢拿兵器，一涌齐上。

郭解哈哈笑道：“你们莫慌，我不逃走。”

吴世见那么厚的车顶木枷，吃郭解身子微微往上一挺，当时

碎成几块，掀落一旁，碗口粗细的木栅也折断了好几根，不禁大吃一惊。再看郭解单腿立在一根车柱之上发话，并无逃意。只好忙将众人喝住，寒着心赔笑道："郭君有何吩咐，无不照办。请不要生气。"

郭解笑道："这囚车我坐不惯，换一个来。"

吴世、仇原见此情势，哪敢违抗，心想再换一辆囚车，也是关他不住。不敢再下毒手，改用软功，苦着一张脸，赔笑道："这是我们一时疏忽，没想到郭君身材太矮。好在瞒上不瞒下，再换囚车，恐误行路，请睡在里面走，外面蒙上些布，免被外人看破如何?"随命人取来铺盖，又把破车顶拾起，稍微钉补，故意松松架上，以示无他，把车里面铁钩锁链也全数取下，再请郭解入卧。

郭解见众官差装腔作态，改倨为恭，明知对方因自己素得人心，相交都是豪侠之士，惟恐中途有人劫车，特意在车外蒙上一层布。暗中好笑，说声："有劳列位。"便向车中卧倒。

众官差表面对他极力奉承，暗中却是如临大敌，昼夜严防，押运着囚车往长安赶去。果然路上并无变故发生，郭解也从没有发过一次脾气。日子一久，好些同行差役都觉郭解名不虚传，是位英雄，连为首的吴世、仇原也对他生出敬意，押到长安刑狱交差时，一句坏话也没有说。

廷尉王温舒是阳陵人，出身市井无赖，由小吏起家，最是残忍凶狡，一面勾结豪强恶棍做他的爪牙，借着搜捕盗贼为名，专一残害善良，罗织人罪，去向朝廷邀功冒赏，一面巴结权贵，代他在皇帝面前说好话。因此，不消数年，便升到了廷尉。平日专用非刑，把无辜百姓屈打成招，被害的人不计其数。当朝廷下令要捉拿郭解后，王温舒异常高兴，认为郭解名满关中，又是钦命严拿的要犯，只一拿到，便可随意株连，兴出大狱，既可立威，又可升官发财。先后已接连派了好几起干差，行文各州郡，四出搜

捕。这回，一听郭解被擒到案，好生欢喜，当时坐堂审问。

郭解刚一上堂，见那耀武扬威的阵仗，便知凶多吉少。心想，反正难免一死，何必多受刑辱。堂上每问一件，就应一件，不是他所为，也把所有罪名都揽下来。本意想免田豹、项诸等人受害，不料王温舒一意多害善良，残杀无辜，问完，又说出好些人来，硬说都是郭解同党，要他招供。内有好些人，郭解连姓名都不知道，这才知道对头要兴大狱，诬陷善良，不禁大怒，说什么也不招认。

王温舒连用非刑，郭解先还分辩，后竟一言不答。连过三次热堂，都未招认，周身已无完肤。

王温舒看出他是个硬汉，大狱未兴就此处死，实觉可惜，便把郭解钉上重镣，下在死囚牢内，准备等他身上的伤养好，再用非刑拷问。以为这样长期磨折的狠毒方法，便是铁汉也禁不住，谁知郭解的心比铁还硬，伤好过堂，还是一样，反倒破口大骂起来。似这样，伤好又去受刑，前后几次，不觉过了四个多月。

日子一久，狱卒都被感动，暗告郭解，说："你身强体健，伤好得快，受刑也快，率性招认，免得多受活罪。至不济你也装着伤重，莫让狱官看出，又去过堂，多受苦楚。"

郭解笑答："我决不能为免一时之苦，照着狗官心意害人！任他用尽非刑，我也能当。假装伤重，不过迟延一些日子，有甚意思。"

狱卒正说："这位廷尉，对待犯人最是厉害，什么法子都想得出来，决不会容你好死。"跟着差役便提郭解过堂。

这时，郭解伤还未愈，咬牙忍痛，上堂一看，廷尉王温舒猴头猴脑，坐在堂上，左右环列着十名手持刀斧的校尉，公案面前又是数十名拿着刑仗的差役，势派仍和前几次一样，只是未喊堂威。自己照例上堂不跪，差役竟未过来拉扯。伤还未愈，便来过堂，这不是第一次。心中愤怒，不等王温舒发话，便先喝道："你

今天又要把我怎样?”

王温舒嘻着满口鼠牙，笑道:“我问你的那些人，身犯国法，比你罪名更大。你如招认，非但可以免罪释放，看你是个硬汉，我还要加以重用呢。你不要糊涂。”

郭解大怒喝道:“你要我帮你诬害善良么?那简直在做梦。斩杀任便，决不丧我天良!”

王温舒也不生气，反倒哈哈一笑，朝侧面扫了一眼。旁立差役不等吩咐，便走了几个。

郭解见王温舒目蕴凶威，笑声和狼嚎也似，料他不怀好意，定有新的非刑。刚把心一横，未及开口，忽听门外喊冤之声四起，跟着便见几个差役抬来一盆炭火，上面放着一个形如马蹄的铁器，业已烧得通红;另外还有一个木盘，盛着小刀、剪子、针、钩之类。

郭解自知当天这些毒刑比前定更厉害，决非生人所能忍受。若非身带特重铐镣，又有好些凶恶的校尉差役，虎视眈眈，在旁戒备，恨不能纵上公案，和狗官拼个死活。

王温舒虽极贪酷，外表却强要打着清官能吏的招牌。在严刑毒手凶威暴压之下，人们经过衙前，由不得心都发紧，遇上事，谁也不敢轻意申诉。平日，监狱以内的囚犯只管模糊血泪，宛转呼号，衙门口却是静悄悄的，除了吏役往来，那被王温舒认作无知愚民的人们，影子都难得看见一个。像这样众口喧哗，同喊冤枉的，简直成了奇迹。王温舒最忌讳老百姓喊冤枉，不由暴跳如雷，连声怒喝:“把郭解先押回死囚牢去，少时再审。先把这些聚众喧哗的刁民，都给我抓进来，拿他们先试一试这刚烧红的火上酥!”

众差役蚊雷聚哄也似，应了一声。两个抢着把郭解带走，余下五六十个便各持锁链鞭棍恶狠狠往外奔去。

王温舒还恐有的喊冤人被吓跑，又派了三十名校尉赶出追截，吆喝道:“把衙门口的人们都抓进来，不许一个漏网!”

外面喊冤人共有十多个，在衙门口外，厉声喊冤，好像各不相谋，也未聚在一起。这些如狼似虎的爪牙，满拟这等凶恶的威势，至少总有一半人要被吓跑。刚一照面，轰的一片大乱，站在街上遥望的大群路人，全都四散让开，那十多个喊冤人，却是一个未动，神态反更激昂，带着满脸愤容，迎上前来。众差役上来竟被吓了一跳，回顾后面校尉赶到，胆子又壮，开口大骂，拿起铁链就锁。当头一个喊冤人首先怒喝："我们前来喊冤，自行投到，你们狐假虎威做啥？"随说，伸手一挡，那差役便倒跌出去好几步，余人也同声怒吼起来。众校尉连忙拔刀威吓。另一壮汉向众大喝道："我们死都不怕，还怕锁？"

双方这一乱，街上看热闹的人，反更多了。众差役一问，人数正对，也就不愿再找麻烦。当下，把这些人一齐锁上，带往公堂，跪倒听审。

王温舒一见有这么多的人喊冤，越发怒火攻心，连姓名都顾不得问，便瞪着一双凶眼，厉声喝道："大胆刁民，竟敢在我衙前聚众喧哗。是谁为首，快快招来！"同时，把惊堂木拍得山响。

内中两人先答道："我们都是来自首的，各有各的事，并无为首之人。如不呼喊，怎得进门？"余人也相继开了口。

王温舒一听众人前来自首，觉得有了事做，立时转怒为喜，阴鸷地笑道："你们都是犯了罪，前来自首的么？"

众人同声应诺，内有两人争着往前抢跪了两步。

王温舒见这两人都是年轻力壮，有意先来一个下马威，便指二人笑道："迟早是要你们招供，先不要抢。"随指左边的人道："我看你生得最结实，你先说！"

左边那人慷慨说道："我叫田豹。杨季主就是我杀的，不愿移祸于人，特来自首……"

王温舒笑道："你既然杀人，决不止一个。少时我若问一件，

你招一件，有你的好处。你来看，那火盆上烧红的东西，名叫火上酥，就专为你们这些刁民设的。你若稍有倔强，就要尝尝这味道了。”

田豹冷冷地答道：“非但杨季主、杨乙、杨丙是我所杀，只要你说得对，我既肯前来自首，便没有不承招的。你……”田豹原和众人一样心思，因闻郭解陷身狱内，惨遭酷刑，万分情急，死马当作活马医，想拼一死来为郭解脱罪。听官一问，觉着反正是死，何不把项诸的事也揽了过来。不料愤怒头上没有细想，这几句话竟出了毛病。

旁跪项诸不等田豹话完，抢口喊道：“杨乙、杨丙都是我所杀，与田豹无关，郭解更连影子都不知道……”

另外一些喊冤人，多半买通狱卒，知道案情，也纷纷喊叫，把王温舒加给郭解的罪名，抢认了去。堂上差役只管呼斥发威，竟镇压不住。当时一阵大乱。

王温舒见此情势越发激怒，跳脚大骂道：“大胆刁民，竟敢和郭解勾结，前来顶凶！今天先叫你们尝尝我的刑法，我再挨个审问。就死也剥去你们一层皮！”正想命人将这些喊冤人一齐先打几百荆条，倒吊在梁上，半夜过堂，再用严刑审问，忽见一小吏飞步跑上堂来，说：“圣旨已到门前！”想起平日所行所为，吃了一惊，不敢怠慢，忙命将这一干人犯先押往死囚牢内，速速准备接旨。

众差役刚忙乱着把人带走，传旨官已骑马走进。王温舒慌忙上前跪接，等到听完诏旨，好似一盆凉水当头泼下，使他哭笑不得。原来汉帝刘彻在鼎湖峰求仙，染了寒疾，病势沉重，后经过一位术士将他治愈，心里一高兴，又听那术士的话，发下紧急诏旨，大赦天下：“……由诏旨到达日起，不论犯了多大的罪，以往不究，并限三日内全数释放……”这分明是猫哭老鼠假慈悲，用

来蒙骗一下老百姓的。不过这一来，王温舒苦用心机，毫未如愿，反白受了郭解几次辱骂。没奈何只得传令下去，把所有犯人全部释放。人们一听释放郭解，纷纷赶往监牢门外守候，想见郭解一面。郭解和田豹等放出时，人们和潮水一般涌上前去，争先慰问，连街道都被堵塞。御史大夫公孙弘和王温舒同恶相济，是个阴险忌刻的小人，正由当地经过，看了有气，便记在心里。

郭解见人们对他那样热烈欢呼，虽然感激万分，但知这类情形，最遭朝廷之忌。

郭解忙嘱田豹、项诸等快些分散，日后再见。借了一匹快马，忍着伤痛，先往夏阳，接了妻子同返茂陵。跟着，潘凤寻来，背人一谈，才知潘凤因闻汉帝病重，寻了一位相识的名医，假装道术之士，将汉帝的病治好，劝他大赦求福，汉帝居然答应，众人才免于难。潘凤随劝郭解从此闭门谢客，以免后患，并说自己业已看破世情，将助那位假装术士的良医一同逃往深山隐居，以防日久露出马脚，累他灭族。第二日便坚辞而去。郭解因潘凤前后再三嘱咐，并说“今日一别，不知何年再见。如以弟兄骨肉相待，请勿忘我之言”等语。虽因来访的人日多，不肯谢客，对于上门求助的人也无拒绝，自己却未离家外出。

按说郭解连门都不出，自不会再出乱子，谁知在奸臣深文罗织之下，仍然难逃大祸。忽一日，河内太守偶然宴客，座上有人提起郭解。座客多半称赞郭解为人行侠仗义，是个好汉子。内有一人本是儒生，与杨季主恰是内亲，平日专一包揽词讼，欺压善良，做了不少坏事，百姓们恨入骨髓。此时他见人称扬郭解，早已忍耐不住，又知郡守忌恨游侠中人，意图讨好，于是大骂：“郭解专一犯法违禁，是个歹人，这次虽然巧遇大赦，也不过暂延狗命。我若得志，非灭他的族不可！”众人碍于郡守在座，也未和他十分争论。不料此人醉后回家，当夜就被人杀死，并把舌头剪去。

其实此人被杀乃平日作恶多端的结果，与“一言买祸”无关，当日被杀，不过事有凑巧罢了。可是这一来又牵连到郭解身上。郡守硬指此事是郭解所为，便行文到茂陵县去拿人。县令孔昭自从郭解回来，对他越发看重，并且河内离茂陵相隔甚远，那儒生酒后回家，当夜被杀，郭解也断无知情之理。双方行文争执，闹到长安。孔昭力言郭解无罪。朝命御史大夫公孙弘和廷尉王温舒等一同议处。王温舒正把郭解恨得牙痒痒的，有这个机会，自然极力主张非杀不可。公孙弘也是个以杀立威的人。两人都说郭解一个贫民，妄为任侠之行，背后随便说他两句闲话，竟会有人代他行凶，将人杀死，这比郭解主谋嗾使，亲手杀人，其罪更大；应按大逆不道，加重治罪。又把郭解被赦时人们大举往迎，同声欢呼情景，添枝加叶说上好些。这一来更触了汉帝刘彻的忌讳，立下诏旨，派了许多兵差赶往茂陵。郭解竟在这班酷吏深文罗织之下，受到灭族之祸。

郭解虽然冤遭惨杀，四方豪杰之士却都仰慕他的侠义行为，任侠好义的人越来越多，一任官府罗网稠密，也是此仆彼起，禁止不住。我国最有名的历史学家太史公司马迁，因慕朱家、郭解为人，特意写了一篇《游侠列传》，郭解的事迹也就传诵千古了。

〔附录〕

《史记·游侠列传》

［西汉］司马迁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沉浮

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借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译文］　韩非子说："儒家学者推崇仁义学说来扰乱法制，游侠之士凭借勇力来触犯禁令。"两种人都受到韩非子的责难，但儒家学者还是多为世人称许。像那些凭借儒术，跻身宰相卿大夫之列者，辅佐他们的君主，从而名垂史册的，固然不必说了。就像季次、原宪这样的儒生，隐居不仕，用功勤读，谨守高尚的节操，不愿随波逐流，当时也遭人讥笑，因而终身处于陋室穷巷，布衣粗食有时也不可得。可是，如今他们死去已四百多年，弟子们却仍然怀有敬佩之心。而现在的游侠，他们的行为虽然不符合国家的法令，但他们说话一定算数，办事一定办成，诺言一定兑现，不惜牺牲自己来解救别人的危难。一旦使人转危为安，他们却从不自我夸耀，也不喜欢听到别人的颂扬，这样的人恐怕也确有值得赞扬的地方吧。

急难之事，是人们时常会遇到的。太史公说："从前虞舜在修仓、掘井时险些丧命，伊尹辅佐汤武王之前，做他的厨子，傅说曾经在傅险隐居，吕尚曾经在棘津受困，管仲遭受过囚禁，百里奚也替人喂过牛，孔子曾经受匡人威胁，还在陈、蔡两国因断粮而面色憔悴。他们都是儒家学者所说的有道德的仁人，尚且不免蒙受苦难，又何况是生逢乱世的普通人呢！他们受到的灾祸哪里说得尽啊！"

鄙俗的人有这样的说法："管什么仁义不仁义，得到谁的好处，谁就是有德之人。"因此，伯夷认为周朝灭商可耻，为了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但文王、武王的王业并不因此受损。而盗跖、庄跻尽管残忍凶暴，到处横行，可他们的党羽仍不住口地称颂他们的德义。由此看来，"偷衣带钩的被杀，窃国大盗封侯，诸侯之门，仁义自存"，这话实在不假啊！

如今那些拘谨的儒生，恪守狭隘的信条，落落寡合，长期超尘脱俗，他们不如降低调门，随俗浮沉，去猎取功名呢！而那些平民出身的游侠，讲求信义，言出行随，名扬千里，为了救人急难不惜赴汤蹈火，全不顾世俗的责难，看来他们自有不平常的地方，做一个游侠也不是容易的事。因此，人们遇到急难的时候，可以把身家性命托付给他们，他们难道不就是人们所称颂的少见的豪杰之士吗？这样的游侠在社会上的权威、影响乃至贡献，在一般人心目中，自然与季次、原宪不能相提并论。然而，要说办事有成效，说话讲信用，他们的侠义行为又怎么能轻视呢？

古代平民出身的游侠，他们的事迹已无从考知了。至于近代的季札、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这些贵族公子，都是国君的亲属。他们有封地，有卿相高位，借以罗致天下贤士，从而扬名诸侯。固然不能说他们不是贤者。但正如顺风呼喊，声音并没有加大，而听的人特别清楚，那是声音被风势激荡所致。至于平

民出身的游侠，磨砺节操，加强品德修养，使名声传遍天下，天下人都称他们是贤者，这才是难能可贵的啊。可是儒、墨两家的典籍都屏弃游侠，不记载他们的事迹。因此，秦以前的游侠，他们的事迹都没有流传下来，对此我深感遗憾。据我所知，汉朝建立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孟、剧孟、郭解这一班人，虽然经常触犯当世的法令，但他们廉洁谦让的个人品质，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他们的名声不是凭空取得的，人们依附于他们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至于那些结党营私的豪门大族，互相勾结，倚仗自己的富有来奴役穷人，凭借自己的权势来欺凌孤弱，一味放纵，只求满足自己的私欲，游侠之士对他们也深感厌恶。我感到痛心的是世人不明就里，随便地把朱家、郭解等同那些恶霸视为同类而加以讥笑。

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惟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

楚田仲以侠闻，喜剑，父事朱家，自以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洛阳有剧孟。周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剧孟行大类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戏。然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及剧孟死，家无余十金之财。而符离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

是时济南瞷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其后代诸白、梁韩无辟、阳翟薛韩孺纷纷复出焉。

［译文］　鲁国朱家是高祖同时代的人。鲁地的人都推崇儒学，只有朱家因为行侠而出名。当时被朱家藏匿、救活的豪杰之士有好几百人，其他不知名的更是数不胜数。尽管如此，他始终不居功自傲，或流露出沾沾自喜的神情。施恩于人，事后他惟恐再遇见受恩之人，怕他们报答酬谢。救人困乏，总是从贫苦的人开始。家里从不积攒财物，平时衣衫陈旧，暗淡无光，饮食简陋，饭桌上总只有一种菜，出门时所乘的不过是一辆牛车。专门为别人的危急之事而奔走，常常置自己的私事于不顾。他曾经为解脱季布将军的困厄暗中出力。等到季布跻身高位，他就再也没上季布的门。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地区，人们无不延颈举踵，渴望同他结交。

楚地有个叫田仲的，也以行侠闻名，他喜欢剑术。他对待朱家像对待父亲一样，认为自己不如朱家。

田仲死了以后，洛阳地方出了个剧孟。洛阳一带的人都以经商为业，而剧孟独以行侠而名扬四方。吴楚七国发动叛乱，那时条侯周亚夫做太尉，他乘驿车来到河南地界，就把剧孟延聘到军中。他高兴地说："吴楚七国想图大事，却不去访求像剧孟这样的人才，我知道他们不会有什么作为了。"天下动乱，宰相得到这样一个人，就如同征服了一个敌国。剧孟的所作所为，与朱家大体相仿，只是喜欢赌博，平时参加的大半是年轻人的游戏。剧孟的母亲过世，从远方来送丧的，大约有一千辆车子。等到剧孟死去，家中没有留下财产。那时符离人王孟也以行侠闻名于江淮一带。

当时，济南地方姓瞯的，陈地的周庸，也都以豪侠出名。景帝听到这个消息，派人把这班豪侠都杀了。可那以后，代郡几个姓白的，梁地的韩无辟，阳翟县人薛况，郏县人韩孺，又陆续在各地出现。

郭解，轵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遂去其贼，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踞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

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乃谓仇家曰："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去，令洛阳豪居其间，乃听之。"

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诸公以故严重之，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

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轵人杨季主子为县掾，举徙解。解兄子断杨掾头。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

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已又杀杨季主。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上闻，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身至临晋。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关。籍少公已出解，解转入太原，所过辄告主人家。吏逐之，迹至籍少公。少公自杀，口绝。久之，乃得解，穷治所犯，为解所杀，皆在赦前。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

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然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倪长卿，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

［译文］　郭解，是轵县人，字翁伯，他的外祖父许负精于相术。他的父亲因为行侠，在文帝时被杀。郭解身材矮小，精明强干，不喝酒。年轻时残忍狠毒，他感到不痛快，就动手杀人，死在他手里的人很多。他拼着性命为朋友报仇，藏匿亡命之徒，抢劫掠夺，乃至私铸铜钱，掘坟盗墓，这种事简直不胜枚举。好像有老天爷保佑似的，每次遇到危险，他总可以脱身，要不然就赶上大赦。郭解年龄稍大，一改旧习，注意收敛，以德报怨，广施

恩惠，却不求别人报答。但他比以前更爱仗义行侠了。他救人性命，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过心地依然残忍阴毒，往往会因为别人瞪了他一眼而勃然大怒。不少年轻人，因为敬慕他的侠义行为，常常替他报了仇，却不让他本人知道。他的外甥倚仗他的势力，一次与人喝酒，让人干杯，见人不胜酒量，还硬要灌酒。那人怒不可遏，刺死了郭解的外甥，然后逃走。郭解的姊姊怒火中烧，气呼呼地说："凭翁伯的义气，旁人杀了我的儿子，他竟然会连凶手也捉不到。"于是便抛尸街头，不去埋葬，借此来羞辱郭解。郭解派人暗中查访，终于得知杀手藏身之地。杀手知道藏不住，便主动上门请罪，并把事情真相原原本本告诉郭解。郭解说："你杀他是应当的，实在是我的外甥理亏。"便把凶手放走了，认为自己的外甥是罪有应得，由他出面把尸体盛殓埋藏。人们听说这件事，都敬重他的义气，更加愿意归附他。

郭解出门，人们总是为他让路。一次，有个人傲慢地蹲坐着看他，没有让路。郭解派人问清了他的姓名。门客想把这人杀了，郭解说："我在家乡不受人敬重，一定是我的德行还不完备，那人有什么罪！"便暗中嘱咐管役征的小吏说："这是我的熟人，轮到他服劳役的时候希望豁免他。"以后每当轮到那人服役，小吏都不找他。那人感到奇怪，一打听，才知道是郭解的缘故，于是上门负荆请罪。一些年轻人听说这件事，对郭解更加敬慕不已。

洛阳当时有两家人彼此结仇很深，当地豪杰居中调停的有几十人，但双方依然不肯和解。洛阳有人就来求见郭解。郭解连夜赶去会见仇家，仇家碍于郭解的情面勉强同意言和。郭解就对他们说："我听说洛阳当地有不少人曾出面调解，你们没有听从。现在你们赏脸听我的劝解，可我又怎么能从别处跑来多管闲事，占了当地诸公之先呢！"便悄然连夜离去。临走时还说："你们暂且不要表态，等我离开后，让洛阳的豪杰再来调解，那时你们再答

应和解。”

郭解对官府很有礼貌，从不敢乘了车进入县衙门。到邻近的郡国为人办事，能办的，就帮助他们办好；办不了的，也尽量解释清楚，使各方满意，然后才肯尝别人的酒饭。豪杰因此格外敬重他，争着为他效劳。同县的年轻人及邻县的豪杰，往往深更半夜带了许多车辆来到郭解家，请求郭解允许他们把郭解藏匿的流亡者用车辆接去，由他们照顾。

汉武帝元朔年间，朝廷把各地豪富迁到茂陵居住。郭解家贫，家产不到三百万，不符合迁徙到茂陵的标准。小吏因为郭解的名气很大，怕上面怪罪，不敢不命令他迁徙。卫青将军为郭解说情：“郭解家贫穷，不合乎迁徙的标准。”皇帝说：“一个平民竟有力量使将军为他说情，可知他家决不会贫穷。”郭解一家便被迁走了。同郭解有交往的人替他送行，送的钱达一千多万。郭解的迁徙，是因为轵县人杨季主的儿子在县里当掾吏，就是此人把郭解的名字报上去的。郭解的侄儿把这个姓杨的掾吏杀了，砍下了他的头。由此杨、郭两家结下了怨仇。

郭解来到关中，那里的豪杰不管原来是否认识郭解，听到消息都争着同郭解交朋友。过不了多久，杨季主又被杀了。杨季主家里人到朝廷上书告发，又被杀死在京城里。皇帝闻讯，就下令逮捕郭解。郭解于是逃亡在外，把他的母亲和妻室安置在夏阳，自己则逃到临晋。临晋人籍少公与郭解素不相识，郭解慕名冒昧往见，请求设法逃出临晋关。郭解在籍少公的帮助下，出了临晋关，辗转来到太原。每到一处，总把去向告诉留宿的人家。差吏跟踪搜捕，寻到籍少公处。籍少公便自杀了，追捕的线索就此中断。过了很久，才捉到郭解。追查郭解所作的案，发现郭解杀人，都在大赦之前。当时轵县的一个儒生陪伴京中派来调查郭解案件的专使闲坐谈话，座中有人称赞郭解，这个儒生就说：“郭解专门做违

法的事，怎么能赞扬他。”郭解的门客听说这件事，就把这个儒生杀了，并割掉了他的舌头。官吏责令郭解交出凶手，郭解实在不知道凶手是谁，而凶手也已逃遁，到底也没有查明是什么人。官吏奏明皇帝，认为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说：“郭解作为一个平民，专打抱不平，作威作福，为了一点小事就杀人。这次郭解虽然不知道凶手是谁，但事情全是由郭解引起的，所以郭解的罪名比他亲手杀人还要大，该定大逆不道的罪名。”于是就把郭解一家全都杀了。

从此以后，行侠的人虽然多，但大半是倨傲无礼，没有什么可称许的了。只是关中长安人樊仲子、槐里人赵王孙、长陵人高公子，以及西河人郭公仲、太原人卤公孺、临淮人倪长卿、东阳人田君孺，虽然行侠，但举止文雅谦让有君子风度。至于像北路上姓姚的，西路上几个姓杜的，南路上的仇景，东路上的赵他羽公子，南阳的赵调这班人，不过是住在民间的盗魁，哪里值得一提呢！这是从前朱家这样的人引为耻辱的。

太史公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于戏，惜哉！”

［译文］　太史公说：“我看到的郭解，外表还不如一个普通人，谈吐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是天下人，不管是否豪杰，也不管是否认识他，都仰慕他的声名，凡仗义行侠的人都引为同道，借以提高自己的名望。诚如谚语所说：‘一个人容貌的好坏，同他的名声高低，哪有一定的联系呢！’唉，这样的人不得善终，真可惜啊！”

（白话译文：冯芝祥）

十五贯

据昆苏剧团《十五贯》演出本

一

醉归

这是一个初冬的午后。天气很好，阳光斜射在一所小户人家的北房上，街门开着。一个中年妇女正对着临窗一架绣绷刺绣，偶一抬头，瞥见门外走过一人，年约四五十岁，看神气似想进来，不知怎的又退了回去，面貌没看清，右肩上好似搭着一个空钱袋，像走错了门似的。她想起还有两片花叶子没绣好，绣完还要去淘米，心里一动，精神重又集中到绣绷上面，没作理会。等把末两片叶子绣好，盖上绣绷，舀了点米要往外走，忽又见那人在门外探头，仔细一看，脱口喊了一声："二妹夫！"连忙放下米箩，赶了出去。

这正是女主人梁大嫂的妹夫尤葫芦。他在无锡西门外开了一家小猪肉铺，因爱吃酒，又不大会做生意，把本钱蚀光，连饭都吃不上，停业已好多天，乡邻朋友的钱都已借遍。饥寒交迫之中，想起亡妻的大姐住在皋桥，还没有去告贷过。偏偏妻子死后，没有来往，对方又是整天刺绣，守着两个还未成家立业的孩子。几次想去借钱，都因亡妻的过门女儿苏戌娟说："姆妈和梁家大阿姨姊妹情分虽好，但在带女改嫁时，曾受过大阿姨的劝阻。阿爹偏又不会做生意，连妈带过来的一点积蓄都全蚀光。姆妈在还好商

量，姆妈死去一年多，阿爹又从不到大阿姨家去，一去就借钱，多么不好意思？”想想难为情，几次要去，都没去成。当天实在是迫于无奈，只得瞒了女儿，赶来碰碰运气。本想这位大阿姐人最善良，她姊妹感情又好，自己总算是她妹夫，多少有点面子，初次开口，多的没有，少的决不至于拒绝，主意打得很好。哪知人穷志短，还没走到门前，心里先打起鼓来，首先想到的是：“人在人情在，人死两丢开。老婆一死，亲戚的关系已无形中断。何况平日不是忙着做生意，就是奔走衣食，一年多没有上过她的门，光景偏又这样穷苦，今天连半斤‘玫瑰水炒’[1]都没给人家带来，进门就张口，这话怎么跟人家说？”越想越情虚，正在盘算为难，不觉已到了梁家门口。刚跨进一只脚，便瞥见里面虽是一个小小院落，打扫得却很干净，院子里竹竿上快要晒干的几件衣服和被单全都洗得雪也似白。想想人家，想想自己，单凭这身沾满油渍的旧薄棉袄，就没脸见人。当时心里一寒，脸上直发烧，慌不迭退了出来。先还侥幸没被对方看见，刚垂头丧气退走不多远，又想起家中缺米缺盐的艰难光景，自己爱喝酒，不会做生意，吃点苦头应该。戌娟虽是亡妻带来的“拖油瓶”[2]，但是自己无儿无女，她又那样聪明孝顺，一个未出嫁的女孩子，叫她跟着受那活罪，非但对不起她，也对不起死去的老婆。越想越着急，万般无奈，一硬头皮，又往梁家走去。心想：“大阿姐那样好，也许多少能借一点。平日为了穷，丢人受气的回数也太多了，何在此一回呢？不到黄河心不死，无论如何也要试上一试，多个指望也好。”念头一转，虽然鼓足了勇气，打算进门求见，不知竟会那么气馁。一到门前，由不得又退了回来，既恐钱借不到白丢人，又怕主人不在

① 苏州名产，带玫瑰香味的瓜子。

② 江南土语，随娘改嫁，带过去的儿女。

家，被她的乡邻看了笑话，连主人面上也是无光。似这样临门却步，迟疑了四五次，都没进去。末了一次，见日头业已偏西，想起家中孤身守门的爱女，心里一急，刚往里一探头，梁大嫂已笑唤着“妹夫”迎了出来，还是从前来看望她妹子时的亲热神气，心神略定，忙喊了声：“阿姐！”迎上前去。

梁大嫂见他脸涨得红红的，笑道：“今天暖和，妹夫老远跑来，走累了吧？快请里面坐。”

尤葫芦忙答：“多谢大阿姐！今天真叫冷。”心里想事，穿得又单薄，答话有点不对头。

梁大嫂把客人请到屋内，忙着让座倒茶，问好，又问：“为啥不把戍娟带来？”仍和以前相待一样。

尤葫芦见对方并没有看他不起，受宠若惊地心安了一半，觉着事情“有点苗头”[①]，只盘算怎么开口。

梁大嫂忽说：“妹夫请坐一坐，我有点事就来。”说罢，穿上一件粗布围裙，走往后面灶屋。

尤葫芦以前忙着做生意，很少上门，人又马虎，估计主人是去淘米烧饭，没作理会。隔不一会，梁大嫂由后面走出，朝尤葫芦笑了笑，便往外走。

尤葫芦心想：“大阿姐如留吃饭，承了她的人情，更不好意思开口了。”忙喊：“大阿姐！我不吃饭。有什么事，我替你做。”

梁大嫂回头笑说：“你不要管，我马上就回来。”说罢，便往外走，一手放在胸前，好像还拿着一样东西。尤葫芦先想：“真要留我吃饭，还不如借我几个钱更实惠。”后一想：“主人连话都没说，就往外走，也许有别的事，不一定留吃夜饭。且等她回来，再看事行事。”闲中无聊，一看人家屋里，里里外外并没有什么讲究

---

① 苏沪土语，意指有点希望。

的陈设，偏是那么朴素干净，到处见不到一点灰尘，掀开绣绷上盖的白布一看，花绣得又精细又鲜艳，心想："这样人家，光景怎会不好过？"再想起："家主婆[1]若在，也不会落到这般田地。自己偏因嗜酒和她争吵，累她日常生气，现在想起真难过。这回真要借着钱，一定听女儿的话，半点酒也不吃。"正在后悔，一眼望到斜照进来的日影已到了东墙角上，心里一惊，又焦急起来："早晌父女二人仅向乡邻人家借了一升米，如今家中至多还有一碗剩粥。大阿姐这时还不回来，也不知肯不肯借钱给我。要是不肯，明天怎么办？"其实时间并不算长，在尤葫芦的心里，却比一年还多。正在满心愁急，坐立不安，梁大嫂忽然兴冲冲地左手提着一个瓶，右手拿了几个小包走进。尤葫芦忙迎上前，兴奋地喊了声"大阿姐"，想帮着把买的东西接过。

梁大嫂笑说："你在屋里等一等，我还有点事。"说罢，又往后屋走去。

尤葫芦既多心，又有点发寒，觉出对方到底不像以前了。人家已然说在屋里坐，又不便跟去。回到堂屋，急得直搓手，心里不住暗喊："菩萨保佑！"

后屋忽然笑呼："二妹夫！桌上小盆内有'水筹'，请你到隔壁'老虎灶'[2]代我'泡'壶开水，免得时候晚了，忙不过来，谢谢你。"

尤葫芦巴不得讨主人的好，诺诺连声，拿起筹和水壶，慌着便往外走。

傍晚时候，"泡水"人多，大家都在等开。尤葫芦急得暗中直

---

① 苏州土语，指妻子。

② 江南各地多有卖热水的铺子，名为"老虎灶"。用户先买好水牌子才能买水，名为泡开水。

骂："倒霉'老虎灶'，也不多烧点火，早晚和我肉铺一样，要关张。"又等了一会，才把水"泡"上，越看天色越心焦，忙往回赶。走得太慌了点，人未绊倒，却溅了点开水在脚上，烫得生疼。估计业已起泡，穿的是双破布袜子，不便当人脱下来看，肚子又饿得咕噜噜直响，气得恨不能打自己两个嘴巴，心想："不是为了好酒贪杯，哪会受这活罪？从今以后，不要人劝，再吃一滴酒，我不是人！"想着想着，不觉走进梁家，见天才刚近黄昏，屋里已点上油灯。耳听梁大嫂在喊："妹夫！真对不起。请快进来，酒要凉了。"刚答："一点点小事，大阿姐也要客气。"底下方想说酒已戒掉，忽然闻到一股酒香，喉咙首先发痒。目光到处，肉骨头、酱鸭、油焖面筋、油豆腐塞肉和大半碗吃剩的烧青菜。数量不多，却摆了一桌子。另外还烫着两壶酒！由不得心中一喜，暗忖："我把这顿好酒吃完，明天再戒，也是一样。"随口忙答："大阿姐太客气了！"

梁大嫂笑道："自家人有啥客气？这都是现买来的熟菜，每样一点点。"

尤葫芦放下开水壶，笑答："足够，足够！吃不完，大阿姐不要招呼，我自己来，决不客气。"边说，边把酒壶抢先拿起，把酒斟满，又问："大阿姐！你的酒杯呢？"

梁大嫂笑答："我姊妹从来不吃酒，你是知道的。家里连酒杯都没有。好在妹夫量大，用茶杯更爽快。请你先吃起来，等一会我再陪你吃饭。这几天没有月亮，你家离得远，太晚了不好走，怕戍娟一人在家不放心。"

尤葫芦一听，自己想说的话一言未发，对方已似在下逐客之令，心方一凉。又想"今朝有酒今朝醉"，好些天没有尽过量，先吃饱了再说。当时没有言语。

梁大嫂见尤葫芦吃得非常香，笑问道："妹夫！近来生意阿好？"

尤葫芦好容易有这么一个开口机会，偏偏刚喝了一满杯，手里又拿着一块无锡特产的肉骨头在啃，“嗯”了一声，含糊过去。隔了一会，没听再问，正在后悔，同时发现对方两眼正朝自己上下打量，还在微微地摇头叹气，由不得心里又打起鼓来，暗忖：“要糟！我穿这一身，她一定看不起我。”

梁大嫂又问：“戌娟近来身体怎样，又长高了没有？”

尤葫芦忙答：“戌娟又孝顺又聪明，越长越标致，将来准能许个好人家。偏偏遇到我……”他这回总算没有再错过说话机会，底下的话仍是碍难出口。

梁大嫂道：“你怎么样？”这位善良的妇女，初见尤葫芦时，只是殷勤留客，并无丝毫势利之念，因此也没注意到他的衣服。等到入座对面之后，渐渐发现对方所穿一件薄棉袄又脏又破，神情又是那么忸怩不安，料定他父女光景不好，由不得心里一动。

尤葫芦不能再客气了，老着脸把预先编好的一套话，吞吞吐吐，连真带假地说了出来。大意是：老婆死后，安葬的钱花了不少，本钱不够周转。戌娟人已长成，衣服不能不做两件。加上近来生意不好做，因此把本钱蚀光。只没谈到他的短处——爱吃老酒。

梁大嫂听到这里，由不得叹了口气，随问：“妹夫还是爱吃老酒吧？妹妹在日和我谈过，你就是这点不好。”

尤葫芦忙答：“我……我……现在不吃老酒了。”说时，连端起的酒杯也放了下来，暗忖：“方才我不吃这酒多好。”直埋怨自己该死！

梁大嫂问：“妹夫！你打算怎么样？”

尤葫芦一想，乘机答道：“这几天连吃饭都有一顿没一顿了。实在没法想，打算求大阿姐帮帮忙。”边说，那只不听使唤的手刚要去摸那酒杯，猛想起方才对方所说的话，慌不迭又缩了回来。

梁大嫂又问："你阿是要用钱？"

尤葫芦心里一紧！忙着又说："真不好意思。求大阿姐帮帮忙。"一面忙把酒杯推开，以示能听善言，勇于改过。当时把全副精神都集中在对方的脸上，一面考虑着借多少，问她借三贯钱行不行，索性多借一点，自然是好。但是怕碰，拿不定主意。

梁大嫂又问："妹夫用多少呢？"她望着尤葫芦的可怜相，好像有点不高兴的神气。

尤葫芦忙答："有一两贯钱就能过些日子，再想别的主意。"他知对方是个克勤克俭的人，连想借三贯钱都没敢说，到底借一贯是两贯，也留了伸缩。

梁大嫂毅然答道："这样不行！"

尤葫芦见她皱着眉头说话，口气坚决，不禁吓了一跳，急得心里暗说："这下完了！这下完了！"脸红颈涨，呆在那里，没敢再开口。

梁大嫂跟着又问："现在一口猪要多少钱？你重新开张，要买几口猪？"随说，随取酒壶把酒杯斟满，推过，笑说："你先吃酒，不要着急，事情好商量。"

尤葫芦忙答："买一口猪两贯多，有三贯钱先小小做起来，就有生路。"喜出望外，还是没敢多开口。

梁大嫂道："我看人家一座小肉铺也挂上五六口猪，一两口猪怎么开张？我要帮你，就帮到底。到底用多少呢？这不是客气的事。把本钱蚀光了，你父女还是苦。"

尤葫芦道："那么，十……十贯足行。"声音有点发抖。根据平日向人借钱的经验，他几乎疑心是在做梦，现斟的酒也忘了吃。

梁大嫂又问："你还欠人的账，就不还吗？"

尤葫芦忙答："等赚了钱，再慢慢还。"

梁大嫂又说："这样不好，老有人上门讨债，生意不好做，日

子也过得苦。我送你十五贯，有富余的你父女做两件衣服过冬。我虽是一针一线多年积下来的，帮你把家业立起来，也是好事。”

尤葫芦吃了一大惊！万分感激之下，两眼泪花乱转，慌不迭想站起来作揖道谢。由于过分的惊喜，一不留神把酒杯碰倒，酒洒了一桌子，忙着去取抹布，又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又急又愧，连忙拿手去擦。

梁大嫂顺手把抹布取过，笑说：“不要紧，我来擦。”因闻到满屋酒香，忽然想起一事，一面请尤葫芦坐下，再斟上酒，把脸微微一沉道：“妹夫必须听我一句话呢！”

尤葫芦忙答：“听！听！听！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大阿姐！”

梁大嫂笑说：“我想劝妹夫在这一两年内专做生意，暂时不吃老酒，行不行？”

尤葫芦惟恐有变，抢口说道：“行！行！从现在起，我就不吃了。我要再吃老酒……”当时急得要赌咒。

梁大嫂笑说：“这倒不必。我知你好量，难得来，酒也买得多，现在只剩多半壶，没人吃，也是糟蹋。索性你把它吃完，明天起，好好做生意吧。快请用，我给你先取钱去。”

尤葫芦诺诺连声。因天已黑透，急于归告女儿，见梁大嫂已走进卧室，便把剩余的酒接连几杯吃光。耳听隔壁正在开箱，还听钱响，由不得满心欢喜，一块石头落地，说不出的舒服。忙把桌子擦了又擦，又盛上两碗饭。

梁大嫂由内走出道：“这十五贯钱我存了好几年，恐怕绳子不牢，你当心点。”

尤葫芦千恩万谢地把钱接过，放在钱袋里，也不知说什么好。一面想到没有戌娟这个过门女儿，决没有这样容易。

梁大嫂说：“天已不早，你快点吃完了回去吧。”一面端着饭碗让客。

尤葫芦笑说：“今天大阿姐做的菜味道真好。我已吃了不少，饭是吃不多了。”

梁大嫂说：“除剩的半碗青菜外，全是熟食店现买的。请多用点。”

尤葫芦忙答：“最好吃的就是烧青菜，真是入味。谢谢大阿姐！我真吃饱了。”

梁大嫂见天已黑透，不放心戌娟一人在家，也就没有再劝。随手点起一盏白纸灯笼，笑说：“我和你一样，都牵记戌娟。你早点回家，买点现成吃的，和她同吃也好，改天再见吧。”边说，边送尤葫芦往外走。

到了门口，尤葫芦刚要辞别，又被梁大嫂喊回，笑道：“这十五贯钱你不用还，等你生意好了，留给戌娟作嫁妆。”

尤葫芦谦谢了几句便自辞别，走到路上，心想：“这位大阿姐真太好了！真太好了！”又觉：“天底下哪有这样好事？”伸手朝口袋里摸了好几回，并还觉出串钱的绳因为年久，已有两串都快断了，感激得没法。路走了将近一半，忽然一股寒风吹来，当时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风过后，觉着酒往上涌。多日未吃荤腥，酒喝得多，饭吃得少，末了又是三大杯急酒，酒和饭菜在肚子里打开了仗，直想吐，又吐不出。寒风一阵接一阵地吹来，吹得那盏灯笼光焰摇摇，似灭还明。肩上的钱又重，偏遇到一个有星无月之夜，石子铺成的小路，好像比往日难走得多。刚把灯笼提了提，打算弹去烛花，使灯笼亮一些，不料又被一阵急风刮灭。一赌气把灯笼扔掉，骂道：“我是老无锡，没有这倒霉的灯笼，难道我就走不回去？”一面踉踉跄跄，摸着黑，高一脚低一脚往前急走，仗着路熟，居然走近家门，也没有吐，肩头上扛的钱袋却是越来越重，心想：“我还是酒量大，到底一点没醉。这就是近邻好友秦古心的家。他平日最对我好，又常帮我买猪，何不先定一个约会，请

他明早帮忙买猪。”念头一转，伸手就去拍门。

“啥人？”尤葫芦一听是秦古心在问，便装作女人的口音答道：“奴呀。”

秦古心开门走出，见是尤葫芦又吃醉了酒，便埋怨道：“你看你，现在是什么光景，还有心肠取笑，又吃得这样醉醺醺的？”话刚说完，门内灯光照处，忽然发现尤葫芦肩上沉甸甸地扛着好些钱。又“咦”了一声，道：“你这样多的钱，哪里来的？”

尤葫芦嘻皮笑脸地笑道：“我拾来的。”

秦古心接口便道：“那丢钱的人怎么得了？快想法子去还人家。”

尤葫芦深知道这位善良老人的脾气，见他面有怒容，忙答：“不瞒你说，这是我皋桥大姨姐借给我的本钱十五贯。她还请我吃了一顿痛快酒。明天请你帮我一道去买猪，阿好？”

秦古心说：“你今天酒吃得太多了。你剩的稀饭，戌娟不够吃，我请她吃了一碗‘阳春面’[①]，吃完，天早黑透。她见你一去不回，急得直哭。你回家赶紧先睡。天一亮，我就喊你一道买猪去，免得误事。你不该吃得这样醉，我也不请你进去坐了。”

尤葫芦口说：“多谢！多谢！”心想：“我并没有醉，偏要多说多道！从现在起，我就戒酒，叫你看看我阿有种！”暗中抱怨，却没有说出来。

苏戌娟一个人守在家里，正对着肉案上那盏半明不灭的昏灯出神，心想：“今天是过去了，明天的日子怎么过？阿爹也不知到啥地方去，连到门口望了十好几趟，也不见人影。万一出点事，叫我怎么活？”越想越急，再一想到亡母若在，日子决不会这样难过。

① 江南一带没有浇头的素汤面。

心方一酸，忽听拍门，有人在喊“戌娟”，正是“晚爷”[①] 尤葫芦的声音。忙答：“来了，来了！”刚一开门，便闻到一股熏人的酒气，人也踉跄而入，不是抢扶得快，几乎歪倒。知道阿爹又吃醉了酒，心里很不高兴。当时不便多说，刚把人扶到床边坐下，忽听噹的一声，震得床板直响，人也气喘吁吁，满头是汗。用手一摸，那只旧布袋里好像装满了钱。心中奇怪，掏出半串一看，果然是钱，再一摸，大约有十好几贯！不由失声“咦”了一下，又惊又喜。忙问：“阿爹怎么会有这多的钱，哪里来的？”

尤葫芦见她惊喜交集，一副少女天真的神气，有心给她一个闷葫芦，故意笑道：“乖囡！你奇怪吗？到明天早上就知道了。”

戌娟笑说：“我们有了本钱，就好重新开店，不会饿肚皮了。不过，阿爹从此酒要少吃，要在路上把钱丢了怎么办？真是的。”

尤葫芦道：“我会丢钱？你几时看我醉过？我稍微吃点酒，你就啰啰嗦嗦，惹气！”

昏灯之下，戌娟并没有看出尤葫芦不高兴，跟着又说：“阿爹还说没醉，舌头都短了。你这样多的钱，到底是哪里来的？”

尤葫芦酒性正往上撞，越听越不耐烦，没好气答道：“我吃这一顿老酒，你都不肯饶过！你问这钱是哪里来的，就是从你身上来的！”他把先想说的话和负气话联成了一起。

戌娟惊道：“呀！怎么会由我身上来的？”

尤葫芦见她惊疑，暗中得意，心想：“你这小鬼丫头，老不愿意我吃老酒。反正从此戒酒，何不逗她一逗，叫她也着着急？”随笑道：“乖囡！不瞒你说，这几天我实在是走投无路，把你卖给西门里王员外家当丫头了。”

戌娟大惊失色道：“阿爹常说我比你的亲生女儿还要亲，这话

① 后父亲。

我不相信!”

尤葫芦故意苦着个脸，叹了口气道：“没有本钱做生意，当无可当，卖无可卖，有啥办法！这十五贯钱就是你的身价，前街张家阿姐拉的‘纤头’[①]。她还拿了我一贯佣钱，明早她就领你到王家去。不相信，你去问她。”

戍娟见尤葫芦说时一本正经的，加上近来家景，不由不信。想起平日所闻王家虐待丫头情形，越想越心寒！忍不住掉下两行痛泪，颤声问道：“这笔钱，阿好退还给人家？”

尤葫芦见她神情悲苦，老大不忍，正想说实话，忽觉口干难受，便笑道：“我口渴得厉害，阿有冷茶？倒一杯来再和你说。”

戍娟噙着眼泪勉强应了一声，想起茶壶在里屋，也许还有一点剩茶，进屋一倒，只有多半杯，便端了出来。当时心乱如麻，正想拿什么话去向尤葫芦求说，打消此事，不料就这来去不多一会的工夫，醉人已歪倒床上打起呼噜来。连喊了几声“阿爹”也没喊醒。钱袋压在醉人头颈底下，方才抽出看的那半截还没有放进去。恐怕尤葫芦头颈硌痛，又急于要问个水落石出，忙拉着尤葫芦的膀臂，连推带摇，口中急呼：“阿爹快醒！茶倒来了！”尤葫芦偏是越睡越沉，怎么也喊不醒。戍娟想起前事，心中好生惶急。

尤葫芦梦中说道：“不这样不行！照这样下去，定要走上死路，戍娟非跟我受那活罪不可。”

戍娟不知尤葫芦所说梦话是指戒酒而言，误会了意思，认定非把她卖了不可，心里一急，几乎晕倒。刚把床边扶住，又想起了亡故的母亲，先是心酸流泪，以为亲娘若在，决无此事。再看床上尤葫芦仰面朝天，酒气熏人，口角上还流下白沫，睡得和死人一样。昏灯摇焰，暗影幢幢，更增加了阴沉凄苦的情调。越想

① 江南土语，介绍的意思。

越恨，暗道："看起来不是人家亲生，到底两样。平日阿爹说得满好，他自己爱吃老酒，不会'做人家'，关了店没饭吃，还是把我送入火坑。听说王家去年就逼死过两个丫头，平日饭都不让人吃饱，一打人起码就是几十下藤条。反正去了也活不成，不如死在家里，还落一个干净。"越想越悲愤，便萌下了死念。先想上吊，找了一根绳子，偏是太短，干着急，够不着房梁。再一想："常听人说，上吊投水，死都难受。何苦临死还要加些罪孽？"气方一馁，忽想起："天已二鼓过去，再不早打主意，那时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岂不更糟？"从来没寻过死，怎么死法呢？万分惶急悲恐中，暗骂："我真叫笨！肉案上不是有现成切肉的刀吗？死起来多爽快？"念头一转，毫不寻思，便往肉案上奔去。刚拿起刀一看，明光铮亮，飞快！由不得又害怕起来。拿左手食指一试刀锋，当时就刺了一条小口子，又痛又流血。这一惊真非小可！慌不迭连刀带进里屋，随手一扔，找了一条旧布把手指扎好，自杀的勇气立时减了一半。等二次出来想寻死时，那切肉的快刀已放在里屋，连想都不敢想了，伤心得点点痛泪直往下滴。先想："阿爹已拿了人家的卖身钱，万一惊醒，决不容我寻死，真是死活都难，偏没有一条活路。可怜我就没有一个亲人！"忽又想起："大阿姨现在皋桥，怎么不去找她要个主意？寻死作啥！"心念一转，觉得有了生机，再看床上尤葫芦还在那里打呼，心想："不要冻了阿爹。"刚取一床破棉被给尤葫芦盖上，又恨道："他对我这样无情无义，管他呢！"惟恐惊动，连被角也未掖好，轻轻开了街门，三步并作两步往皋桥那面逃去。

二

赌　祸

一条黑沉沉的小巷里，路北一座大“石库门”，对面约有两丈多宽一座影壁，磨砖对缝，显得很气派，一望而知是个仕宦之家。影壁下面却满堆着垃圾，上面砖石上的雕刻已大半脱落，象征着当年豪富的声势业已衰败。正门紧闭着，垣墙依然高大，矗立在黑影里，门缝里没有一丝灯光透出，静悄悄的也不知里面有人没有。相隔不远，两扇旁门有一扇歪斜着，好像没有关严，里面也是黑洞洞的。

这时，从东首黑影里兴冲冲跑来一人，脚步又轻又快，不知怎的老往回看，仿佛怕人发现的情景。那人方想：“好容易‘照了一个牌头’①，不要被人知道。今天有了彩头，一定能把以前输去的钱全捞回来！”心里正打着如意算盘，忽听砰的一声，忙喊：“慢！”

旁门立时开了半扇，探出一个头来，问道：“啥人？”

来人答道：“我。今天里面人多人少？”

---

① 有两种含义：一是有了开销，一是骗了旁人的钱。

门内人答道："哦，原来是娄阿鼠！里面人虽不算很多；不过……"

娄阿鼠听出言中之意，心里一高兴，抢口说了一句："等一会赢了钱，我请你吃老酒。"不等听完，口里说着话，急匆匆往里便跑。

看门人指着娄阿鼠的背影骂道："猪猡！今夜啥个世面，你这样'小赤佬'[①] 也想轧一脚？"

娄阿鼠是个三十来岁，脸上长着半边黑疤的瘦长汉子。只管门里面是一条相当长的甬道，地上方砖已掀起了好些块，并不平整，仗着身轻路熟，一口气便到了甬道转角。刚推开通往走廊的一扇小门，便听后厅上笑语喧哗之声。目光到处，五开间的一座后厅，当中一桌酒席，业已吃得杯盘狼藉。两个仆人正忙着收拾盘碗，掀起门帘往外端家伙。再探头仔细一看，人数不很多，倒有几个生脸，内中一个穿着华丽的少年坐在东首红木炕上，又说又笑，一望而知是个"瘟生"[②]，不知哪里请来的财神爷。众人都在随声附和，说他聪明、能干、赌得好。从前是显官之子，等把大片家业赌光，又在家中设局，变成头家的萧二相公正在不住地让烟让茶。两个"牌九师傅"[③] 吴阿三、邱福之外，还有几个专做帮衬的赌徒，每人都穿着一套"做生活"[④] 的考究衣服。两旁太师椅上，一个大胖子，穿着虽不十分华丽，两眼望着天，派头很大，看去像个殷实商人。一个生着一双三角眼，面无四两肉的干瘦老头，手里拿着一个上带翠环金链的小牙梳，正在梳那口边的鼠须，却看不出什么路道。西半边一张大圆桌上，铺着崭新的大桌单，散

① 江南土语，意思是恶鬼。

② 被吃受骗的冤大头。

③ 以赌技吃人的赌棍。

④ 赌棍把骗人吃人当作进行工作的术语。

放着一副新的乌木骨牌和一个象牙骰子盒。知道当晚这个“苗头”不小，由不得心花怒放。刚要走进，瞥见邱福忽然把头一偏，回过身去，装没看见。心里一动，想起来时匆忙，连比较好的衣服也没借一件，鞋上还打着一个补钉。这种场面，照理应该识相回避，或是不上桌子，装着佣人在旁拿烟拿茶，等“做下生活”，分点红钱，不该照直升堂，去“触”主人“霉头”。继而一想：“都是在赌场里跑跑的自己人，只要我今天‘有血’，就可以和他们拼凑拼凑，多弄几个。单是拿人家的‘俸禄’[1]，凭爷叔赏，进账较少。凭自己这一副灌铅骰子和‘捞浮尸’[2]的本事，‘瘟生’遇上我就没有跑，为什么让人？”心气一壮，便大踏步往里走进。见主人似已看见自己，正朝那少年咬耳朵。暗骂：“‘赤佬’！你从前还不是个‘瘟生’，不是这座破房子没卖掉，大家想借你这大人家的招牌，好引鱼儿上钩，你比我娄阿鼠都不如，神气活现作啥！”正疑心主人在泄自己的底，邱福和吴阿三已满面春风迎了出来。又觉到底自家弟兄比半路出家的小“赤佬”强，方才邱福不理人，还是没看见。

吴阿三首先故意笑道：“娄老板来了。我给你引见引见。”转身便指少年笑说：“这位是浏河朱百万的‘小开’[3]朱少棠相公。这是恒元绸庄东家娄阿鼠老板，人很爽气，一向就是这样不讲穿戴。”他先给娄阿鼠的穿着打扮作了解释。

娄阿鼠道：“久仰久仰。”把手一拱。对吴阿三的说法，心里很满意，认为这是同党弟兄应有的态度。

朱少棠道：“岂敢，岂敢！请坐。”

---

① 赌棍在赌场里的常例钱。

② 偷牌——最低下的手法，赌棍术语。

③ 江南人对少东家的称呼。

娄阿鼠见“空子”[①] 对他客气，又高兴起来，觉得主人并没有泄他的底。

吴阿三又指胖子说：“这位是南京来的朱八太爷，家大业大，如夫人（小老婆）就有好几位。”

娄阿鼠认定这又是请来的一位大财神，连忙拱手。

朱八把猪眼一翻，鼻孔里“嗯”了一声。

娄阿鼠暗骂：“猪猡！少时不叫你倾家荡产才怪！你这浮尸装的什么腔！”同时瞥见瘦老头好似在旁冷笑。心想：“这老鬼不要是‘门里人’[②]？”不等引见，连忙回身拱手，笑问道：“老伯伯贵姓？”

瘦老头微微把鼠须一翘，冷冷地答道：“姓林。”底下就没有话。

娄阿鼠暗骂：“老杀坯！好大架子。”

朱八忽然起立道：“谁要推庄就推两副，要不推，赶紧给我喊轿子。我带的这几个元宝太重，不好拿，天到啥时候了？”

朱少棠在旁插口道：“要来就来，索性来个通宵，省得我也不好回去。”

萧二忙说：“要来就应该‘白相’[③] 到天亮，消夜点心我全预备下了。”

邱福道：“那么谁先推这头一庄呢？”拿三角眼朝三个生人扫了一下，等候答复。

娄阿鼠刚蒙骗了几两银子，认定自己手法高，平日又好赌如命，本来就想以小博大，误以为吴、邱二人是“老搭档”，内中两

---

① 被人吃的一种名称，赌徒术语。

② 帮派中人称呼同党。

③ 玩。

个“空子”容易吃。见瘦老头不开口，朱八和朱少棠还在推让，脱口说道：“诸位不要客气。要不，我先推一小庄，唱个开场戏也好。”说时，惟恐吴阿三、邱福嫌他冒失，先朝二人使了一个眼色，表示有福同享，“做下生活”来大家分肥，要二人帮腔。

朱八首先站起道：“好！让娄老板先推，满了庄，我们再接下场。快请!”说时，把手一挥。

众人全都站起，同往赌桌那面走去。

娄阿鼠见吴、邱二人没有表示，瘦老头好像阴恻恻地微笑了笑，忙着推庄，没作理会。

一共十来个人，除了吴、邱二人借故没有上场外，都围着圆桌坐下。

娄阿鼠以为这主要两个赌棍不出手，来完了还可以少分一些，下余这些做帮衬的小角色更容易打发，心中暗喜。因这三个生人，两个都像财神，只有姓林的瘦老头摸不清底。开头很留神，一点没敢作弊。偏偏上场手气很好，三副牌就赢了十多两。见人都照样下注，朱少棠是越输越急，下注越多，是个最好的户头。朱八面前大小元宝摆了十好几个，和姓林的老头同在下注，但不多下，仿佛嫌自己庄推得小，有点看不起。瘦老头老是一钱银子一道的“长龙”[1]，从没有变过注。这三人一个也不像是内行。本想再推下去，忽觉邱福在身后扯了一下衣襟，这才想起大家好容易请来三个财神，自己本短，对方不肯多下注，再推下去一定招恨，还要出事。好在改成下风同样可吃他们，忙起立道：“我一家赢，本不好意思结，但是天已不早，让新来的客人推一会，我陪着押也是一样。”

---

① 牌九的道数，由七点以下起到至尊（幺二、二四）对，共分十六道，或者十七八道。

朱少棠巴不得有这一句。忙答："兄弟来推一庄试试。"

众人同声赞"好"!

娄阿鼠付完头钱站起，又在暗中塞了二两钱子给吴、邱二人做红钱。

朱少棠道："我先推一百两，少了不过瘾。"带来的两个当差，便把银子放在桌上。

朱八道："这才叫赌！共总几两银子，叫人怎么下注?"

娄阿鼠又被刺激了一下。暗骂："肥猪猡！你们有多少钱，早晚也全送礼。"

朱少棠上来手气也很好，连满了两庄不肯收，偏又遇上朱八是一个宝塔注，一、二、四、八、十六往上加，最后一注，朱少棠连本带利都被赢去，气得手直抖。一连推了两个一百两，都被朱八包去，相继全光。

娄阿鼠要看看风色，知道这种场合，上来照例"放龙"[1]，朱八又是一人包办，有他无人的老爷赌，自然也没法下注。

朱少棠气得脸红颈涨地冷笑道："输这一点没什么，我寓所里还有七百两金子，这就坐轿子取去。就全输给你，我家里有的是钱。"

假扮下人的赌徒连忙拿烟倒茶，打手巾把。

朱少棠接过手巾擦了擦，便吩咐从人点灯，预备轿子。

二从人应了一声，往外就跑，跟着来请上轿。

娄阿鼠跟着主人送出，只朱八和瘦老头大模大样坐在那里，动也未动。

轿厅上停着两顶讲究轿子，内中一对大灯笼业已点好。娄阿鼠越认定这胖家伙也定是个财主。

---

① 赌棍骗人，欲取姑与，每让对方先赢。

当中石库门大开。朱少棠就在轿厅里上轿，对主人道："萧二哥！千万把那胖子留住。并不是怕输钱，这家伙太气人。我要看看今夜谁输谁赢。我和他拼定了！"

众人回到后厅，刚一进门，便听朱八道："我不能多等，又向来不会推庄，没那么大工夫伺候他，我要走！"

娄阿鼠生怕走了大财神，忙赔笑道："我先陪朱八太爷推个小庄，等那个'小开'拿钱回来再让，省得大家干坐着气闷。"

朱八朝娄阿鼠看了一眼，先说了个"你"字，忽又改口道："混混时候也好。"

姓林的瘦老头嘴皮微动了动，似想说话，朝朱八看了一眼，又缩回去。

娄阿鼠只看着朱、林二人面前的银子眼红，一点没有在意。故意笑道："我今天忘了带现钱，只好是'小儿科'，给大家解解心焦。共总二三十两银子，磨时候吧。"边说边洗牌，连吃了三个通庄，钱却进得不多。再推下去，忽然出了"下活门"[1]。

朱八忽然喊道："庄家有多少钱，我下门看了。"

娄阿鼠知道朱八财大气粗，心有点虚，连忙一要手法，把两粒灌铅的骰子换在手里，往外一拎，掷了个六点，口喊道："六上庄，天二方，自登……"底下的话还未喊出，一只肥胖的大手已把他分牌的手按住，气力相当大。

坐在上门的朱八狞笑道："这里没有病人，用不着'郎中'[2]。"另一手把那两粒灌铅的骰子抢到手里，又说："朋友！识相点，眼睛不要戳瞎！"

---

① 赌场上的术语。例如：由下门、天门到上门的骨牌点子，比庄家一个比一个高，刚刚扣住，叫作"活门"。

② 具有较高手法的赌棍。

娄阿鼠碰到硬钉子上，当时吓了一大跳！忙赔笑道："我娄阿鼠有眼不识泰山，老兄不要生气，我们是自家人。"

朱八啐了一口道："放屁！凭你这样小角色，敢在铁夹板朱八太爷面前做花样？趁早把钱留下，人给我滚！"

姓林的瘦老头慢腾腾地对朱八道："阿八！何必跟'小赤佬'一般见识，算了罢。他方才并没有掉什么枪花，弄这几个钱也不容易，把'将军'[①] 还他，让他快点走，省得耽误我们好事。"

朱八道："不行！方才让他赢了几个钱还不走，偏要'触'我们的'霉头'。不叫他'退梢'[②] 可以，叫他硬碰硬再推一庄，多了不要他推，只要他推三方。赢了是他运气，输了就给我滚！你两粒死人骨头，赏还给你。"把灌铅的骰子往桌上一扔。

娄阿鼠才知遇到的不是"瘟生"，而是瘟神！忙把灌铅骰子放在袖口里，苦笑着说道："大人不把小人怪。方才那位输给我的钱，我全数包还，只让我留点本钱，好转转别人的念头，就感恩不尽了。"

朱八狞笑道："你敢犟！"

娄阿鼠哪敢还言，战兢兢地把牌洗好，推了一条出去，苦笑着说："我只有五两银子本钱，还赢了方才那个小'瘟生'六两多。求诸位爷叔帮帮忙，少押点，多少让我沾点光。"

朱八怒道："少说废话！你推！谁还会'做'你的'生活'！"

娄阿鼠略微定了定神，心想："事已至此，好在硬碰硬，也许还能赢几个，只要推满三方，我拍拍屁股就走，这家伙说了不能不算。"可是心里还在嘀咕。

头两方没有什么输赢，注下得也不多。娄阿鼠见只剩两条牌

---

① 即骰子——赌徒术语。

② 把骗去的钱退还给人。

九了，不但没输，身边本钱反多了一二两。暗中念佛，把第三方第二条推出去，也没有多大进出。眼看推完第三条就可平安上路了，见三门下注很匀，心里越喜。

朱八突然叫道："所有的注都归下门看，庄家下余的我包了！"

娄阿鼠因大家都不会对他耍手法，下门恰巧是个死门，虽以为对方又是气赌，一翻两瞪眼的玩艺儿，到底有点心虚，忙赔笑道："八老板！高高手吧。"

朱八狞笑道："就因为只剩这末一副，才成全你呢。爷叔和你赌，是真刀真枪，你怕什么？"

娄阿鼠见对方丝毫不讲情面，心里有气，遇到这种场合，又不能不放光棍一些。逢硬就拐弯，以后更难混了。大家都是心明眼亮，对头偏押在死门上，这要赢了一走，不但到手钱多，以后也是体面。想到这里，胆气一壮，把骰子摆了一个五，一个六，高高掷出去，口喊得一声"好"！内中一粒骰子正在转着，朱八喝道："死门拎断，'七出'！"娄阿鼠一看，两粒骰子果然一个三，一个四。心还在想："活门怕'自手'，死门怕'七出'[①]，到底并不一定。"拿起牌一看，天牌露二，最小也有五点，心先放了一半。再一推牌，下面一张是二六，正配成一副天杠，简直十拿九稳，心念了一声佛！偷眼一看，朱八也叠起两张牌在看，头一张五六（也叫虎头），底下半截露五，更断定自己决无输理。勉强把气沉住，装没看见，想等朱八亮出了牌，钱也赢到了手，再挖苦他几句。

朱八忽然哈哈笑道："把钱拿过来吧！"

娄阿鼠心里一震！还不十分相信。定睛仔细一看，原来下门清清楚楚放着一对五六！就输这一张牌，偏被对方拿去，急得心

---

① 骰子掷三、七、十一等点，天门先拿头一副。掷五、九点，庄家拿头一副。

都要抖出腔子外来，暗中叫不迭的苦！越想对头越可恨，真恨不能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捅他两刀才解气。转念一想："今天算是倒定了霉！钱虽输定，不能不算。凭我这一套本事和这两粒灌铅的骰子，自有那情甘愿意朝我进贡的'瘟生'。就凭偷，我也能吃好的穿好的，跟他们这些瘟神有啥说头？早晚冤家路窄，撞在我手里，不要你的命才怪！"万分情急忿怒而又势力决非其敌的情况之下，一面自己安慰自己，说了大话，一面把身边的钱全推出去，说："通通给你，再会。"说完起身就走，表示他很光棍。刚到旁门，遇到那个观风的，开口便问："今天请来一位财神，单'派份头'[①] 的钱就不在少数，还预备有夜酒席和上等点心。你怎么这早就走？"娄阿鼠越听越烦，口答："我还有事。"心里直骂："猪猡！早晚不给你们看点颜色，我不姓娄！"心中说着大话，一股怒气冲破了脑门，怒匆匆到了外面。刚转过巷口，忽然想起："今天刚到手五两银子，连夜饭都没有吃，便往赌场里跑，没想到遇见两个大'郎中'，把钱输得精光。休说明天，今晚肚子就饿得发慌，这怎么办？"正越想越着急，天上忽然起了阴云，连星光都看不见。转念一想："我真笨！像这样天气，找人家去偷一票，偷来了本钱，再找地方去赌。有的是'瘟生'，怕什么？"伸手一摸，袖子里两粒灌铅骰子还在，更觉有了把握。正想寻一僻静人家前往偷盗，走着走着，忽然发现灯光。暗想："这不是尤葫芦的小肉铺吗？怎么这时候还点着灯，门也开着？哦！他已好些天没开张，多半是找人借了点本钱，买了口猪，半夜里宰剥干净，打算明天做生意呢。我好赌，他爱吃老酒，虽然老到不了一道，欠他的肉账也没有还。凭我娄阿鼠，今天不赊也要赊，量他也不敢得罪我。我先拿肉当饭，是借是骗，明天再打主意。"

---

① 赌棍结伙局骗，是在旁的人都有份，又名"挂红"。

娄阿鼠正想:“我欠尤葫芦的肉账已好几次。身边钱少的时候,我要先顾自己,钱多的时候要作赌本,一直也没还他。他好久没开张,今天刚有了猪,还没开市,头一个主顾先‘触’他的‘霉头’,也许不肯,还要想主意骗他一骗。”主意还没打好,人已进门。首先看到的是那挂猪肉的架子上面空无所有,旁边洗肉的大木盆依旧干着。肉案上一盏昏灯,结着老大一朵灯花,快要油干灯草尽了,灯头上正冒着一股股的黑烟,满屋静悄悄的,光景显得十分阴晦。他认定半夜点灯定是宰猪不可,喊了两声:“尤二叔!”没听答应,又喊:“戍娟!”也无回音,以为屋里没人,一眼望到灯旁那柄肉斧,在暗影中随同灯焰晃动,闪闪发光。心里一动,暗忖:“他就宰猪,前账未清,真不赊给我,也是无法。趁着室中无人,我把这柄肉斧偷走,押点钱,等天亮,先饱吃一顿大肉面再说。顺手牵羊,比强赊硬借要强得多。”刚把肉斧拿到手里,转身要走,忽听打呼之声!回头一看,尤葫芦死人也似睡在屋角一张床上,枕头底下压着一个大口袋,还有一串钱头露在外面。看神气袋里头钱数不少。心想:“怪不得大门开着,原来尤葫芦吃醉了老酒。要把这许多钱偷到手里,明天连赌本带翻梢,都有了指望了。”轻脚轻手,提着气掩到床头,先只想把钱抽走,一溜了事。没想到钱多袋口小,尤葫芦又胖,连头带肩膀紧压在袋上,连拉几下没拉动。串钱的红头绳不大结实,仿佛要断,既恐钱偷不多,钱绳再被拉断更不好办。想连钱袋一齐偷走,忙伸左手轻轻去扶尤葫芦的头,右手去拉钱袋。

这时天已快亮。尤葫芦一向起早,酒性也消去了大半,睡梦中觉着有人在他头颈底下拉扯,拉得肉皮生疼,想起昨晚借来的钱,不禁一惊!问道:“啥人?”

娄阿鼠刚把钱袋偷到手,不料人已惊醒,拔步就往外逃。

尤葫芦先还当是戍娟,目光到处,瞥见一条黑影飞也似正往

外窜！定睛一看，认出是娄阿鼠。连忙跳起，扑上前去。

娄阿鼠作贼心虚，所偷钱袋又重，一下被尤葫芦把钱袋揪了个结实，心里发慌。已偷到的钱，还不舍撒手，由不得用力一夺，内中一串的绳头立被扯断，嗒的一响落在地上。娄阿鼠用力太猛，身子也倒退了好几步，被背后的肉案挡住，才没有跌倒。

尤葫芦醉意尚未全消，事出意外，怒火头上，起势又猛，鞋没顾得穿，行动不便，口中怒吼得一声："有贼！"人已仰面朝天倒了下去。身肥体笨，喘吁吁直往起挣。

娄阿鼠一听对方怒吼"有贼"，越发情急，又见人已爬起，知道他力气大，人缘好，休说被他抓住跑不脱，就能逃走，以后也更没法再混。心里一紧！顺手抄起那柄肉斧，迎上前去。

尤葫芦正猛扑过来，刚骂："欠账不还，还要偷我？你这不要面孔的……"底下"贼骨头"三个字还未出口，娄阿鼠手中肉斧已朝颈间颤巍巍迎面扑到。当时闪避不及，头颈恰被划破，"哎"了半声，二次仰倒在地。

娄阿鼠耳听鸡声已自报晓！正在心跳手抖。见人倒地不起，凑近前去一看，昏灯影里，尤葫芦胸前还在起伏，喉咙里微微直响，好似在喊："戌……娟！"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双手举起肉斧又朝尤葫芦来了一下重的，那柄大肉斧立时深嵌进尤葫芦的前胸里去。百忙中瞥见尤葫芦颈上鲜血直往外流，才知方才一斧业已致命，就不再加这一斧，也活不成了。惟恐沾上血迹，被人看破，连忙纵起，急匆匆拿起钱口袋想逃。忽然发现还有两串钱落在地上，正捡起往钱口袋里装，不料内中一串绳结已散，几乎洒落。正忙着接那断绳头，耳听乒乓两声微响，好像身上有东西滚落的声音，当时没有在意。内中一串钱又断成两个半截，只连着一缕残绳，钱多分两重，既费事，又不好拿，心慌意乱中也忘了往钱袋里放，刚随手塞向左袖口内，挟了钱袋要走，忽听打更之声！心中一惊，忙

把大门关上，一口气把残灯吹熄，轻悄悄摸向床后隐藏，黑暗中又被木盆绊了一下，人没跌倒，那两个半串钱却由袖口里落了出来。赶忙伸手往地上一摸，就在床脚旁边，好像钱还没有散。方说："运气！"忽又瞥见破门缝内已现出一道白影。知天已明亮，心又一慌！第二个半串钱没有拿好，叮当当散落了好些。门外似有脚步声走过。这一急真非同小可！心想："不要因小失大，由我来给死人偿命，多冤枉！"连钱也顾不得拾，便往门侧掩去。听了听，外面并无声息，隔着门缝往外偷看，也无人影，这才提着心，轻轻把门打开了半扇，溜到外面，四顾无人，挟着偷来的钱口袋，加紧脚步便往家赶。到家，开锁进去，先把房门关好，便把钱袋藏向平日专藏偷盗家伙的墙壁洞里，连气都没顾得喘一口，偷偷洗了把冷水脸，冷得心口直抖。匆匆查看身上，并无血迹，还不放心，又忙换了一身旧棉袄裤，忙着把被打散，人往床上压了压，勉强把气沉住，躺了一会，才装作刚起，故意咳嗽了几声，把脸盆弄响了两下，再拖着两片鞋皮去开房门。正装作没事人想往外走，又缩回来，忽听街上人声呐喊："杀死人了！快看去。"心中一震！忽想起鞋还没换，忙又退回，慌里慌张把鞋脱下，连刚才换下的棉袄裤仔仔细细看了又看，实在没有一点痕迹，心才略放。家中虽有一双旧鞋，已破得不能再穿，又听门外脚步乱响，知道同院住的街坊已往尤家跑去。忙又把气沉住，把门锁上，也往外跑。到了街上，故意逢人就问："出了啥事，这样乱七八糟？"

众街坊都知娄阿鼠平日好赌如命，以诈骗为生，孤身一人借住人家两间小屋，是个无赖，多半不愿理他。有两个不愿得罪恶人的说："尤家出了命案。"娄阿鼠装作义愤非常，一面杂在人丛之中，往尤家走，谁也没有理会。

娄阿鼠打算假装好人去看风色。心想："此事决不会被人识破，有这十几贯钱，足可翻本再赢钱。"无意中伸手一摸，那两粒灌铅

的骰子已不在袖内！猛想起："杀人之后，脚底好像响了两下，忙着拿钱，也没在意，响的定是那两粒骰子！这要被人拾去，岂不大糟？"急得心里怦怦乱跳。忙说："尤二叔这样好人也会死？我要看看到底是怎么桩事。"边说边往前抢，心里十五个吊桶正在七上八下。又想："骰子人家常有，东西又小，上面又没刻有我娄阿鼠的名字，就被人发现，也不能算是杀人凭据！"

首先发现命案的是尤葫芦的好友秦古心。他巴不得尤葫芦能早点开张做生意。刚打五更，就忙着爬起，赶到尤家，并想劝他几句。快要走到尤家门前，因忘了带小菜篮，脸也没洗，心想："劝人要慢慢来，也不忙在一时。好在天刚蒙蒙亮，时候还早，让他多睡一会，做起事来也有精神。"于是又走了回去。娄阿鼠先听见门外有脚步声，就是他。

秦古心回到家里，洗了把脸，喝了杯茶，又想："这回尤葫芦本钱多，还要帮他弄猪，就便买菜，不大方便。"便叫老婆少时去买菜，把菜篮留下，再往外走。到了尤家门外一看，门已开了半扇，暗笑："这醉鬼到底近来吃足苦头，并没忘了办正经事，不等我来叫，就起身了。"笑嘻嘻把两扇门全推开，进门便喊："尤阿二！尤阿二！"连喊两声没人答应，以为他还酒醉没醒，又喊两声"戌娟"！也无回音。正想："这小鬼丫头，每天要做不少的事，天都亮了，怎还未起……"想到床前去喊尤葫芦起来，由门外明处往暗处走，一不留神，脚被绊了一下，低头一看，正是尤葫芦，刚想骂："你这醉鬼怎么睡到地上来了？""你"字刚出口，忽然发现尤葫芦胸前有点发亮，再定睛一看，一柄肉斧正斜钉在他的前胸和头颈之间，同时闻到大股血腥味，尸身上涌出来的血，业已淌出了一大片，死状甚惨！自己只差二三寸就踏在那片血上。当时吓得毛根倒立，口中急呼："杀了人了！地保乡邻们快来！"

三

捕　逃

秦古心发现死尸一喊，左邻郑好婆和媳妇杨氏，右邻倪阿根首先跑出。左近两名地保也被惊动，一边披着衣服，一边揉着睡眼，匆匆跑来。另外一些邻居听说出了人命，也相继赶到。秦古心指手划脚喘吁吁说了几句。

众人正往里走，老地保顾四忙伸手一拦道："慢！现在还没相验，先不要进去。让我同了秦家伯伯和左右邻到里面谈几句话就出来。大家当心点，莫受连累！"跟着，回顾另一地保道："阿福！你还不快报官去！"阿福应了一声，回头就跑。众人被顾四的话吓住，不敢再进，却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涌在门前往里张望，人是越聚越多。

顾四带了四人进屋看了看，便问："谁先发现死尸？"

秦古心把昨晚尤葫芦约他买猪，今早发现人已被害之事说了。忽听有人接口道："尤二叔穷得连饭都没得吃，人又和气，会被人害死，这叫什么世界！我们非替他伸冤报仇不可！"

顾四抬头一看，只见娄阿鼠气愤愤地由人丛中挤了进来，不禁眉头一皱。因是赌场朋友，拿过他的彩钱，不便得罪，忙拦道：

“先听秦家伯伯说，请你不要多开口！千万不要乱走乱动，挨近死人！看热闹最好到门外去。阿弟！你也是常外面跑的人，这时候不要惹事。”

娄阿鼠故意气愤道:“我和尤二叔是老朋友。照这样随便杀人，简直要造反！姓娄的不怕受连累，我倒要看看凶手是啥人。”边说边拍胸脯，看去理直气壮，神气活现。

顾四因县衙门近，急于在县官未到以前摸一点底，好脱干系，也没有再理他。问完左右邻，又向秦古心问道：“尤家的戌娟呢？怎么不在？见到过没有?”

秦古心也说：“方才连喊她几声，没答应，我没敢到屋里去。莫要也被害了吧?”

顾四闻言，忙往里屋走。屋内无人，床上旧被头也还没打开。耳听远远鸣锣开道之声，不顾仔细检查，忙又赶了出来。

娄阿鼠一进门，便在暗中仔细偷看，想找那两粒灌铅骰子，偏未找到。心疑滚落在尸首旁边，又不敢就过去。忽然发现右床脚有两枚旧制钱，想起杀人后逃得太慌，掉了些钱，没顾得捡，大概这两粒骰子随同先捡的钱落在床后也未可知。正打主意见顾四已进里屋，秦古心正和邻家婆媳谈论方才之事，平日爱管闲事的倪阿根也正听出了神。知道这些邻居都讨厌他，想乘机溜到床后细看一下，想法子把它拿走。方说：“我看看床后头有没有可疑的形迹。”心里打着鼓，外面却装着挺神气似的，要往里走。

顾四由里屋退出，见娄阿鼠要往床后走，忙拉住道：“阿弟！你没听外面锣响！县太爷就到，你随便在尸场乱走，阿是要给我找麻烦？大家都快请出去。”

锣声越来越近，门口众人纷乱处，冲进两个差人，张口便喊：“闲人快走！地保快摆上公案，太爷随后就到！”

顾四诺诺连声，忙对众人道：“秦家伯伯和左右邻出去，千万

不要走开。太爷验完了尸，还要问话呢。”

屋里的人全都到了门外，门外的人也被差役赶向一旁。顾四连忙托人去搬桌椅。

无锡县知县过于执是个老吏。他做了多年临民之官，办起事来大刀阔斧，很有胆子，也很认真，讲究案无留牍，多么口硬的犯人，至多经他问过三堂，没有不招供的，并且从不贪赃，因此得了上司的赏识，所任都是首县和冲繁大邑，什么疑难案件，他都有把握，认为“天下无难事”。半月前，到省里去了十多天，前天才回无锡，刚由内宅走进“签押房”，师爷便抱了一大叠卷宗请他阅看。这是过于执素来的势派，任何事都要“速战速决”。师爷们也乐得事完早清静，才闹了他个“席不暇暖”。

案卷特别多，民刑诉讼就有十来件。过于执暗骂：“无锡县真是难治。哪来这许多打官司的‘刁民’？讨厌！我既然要学庞统治耒阳县的才干，这比当年庞统当着张飞所判的案卷要少好些倍，算得什么?”一赌气，废寝忘食地连阅卷带坐堂审问，随审随判，一天多的工夫全都办完。民、刑两造，“谁也没敢不服”，再听幕宾们照例一恭维，心想：“我办的案，还会有错？况且尽是些斗殴、赌博和闹家务的案子，几句话就完，有什么不了的事？”高高兴兴带着疲乏的身子倒向床上，本打算当晚睡个足觉，明天晚点起来。刚一天亮，就有人来报，说西门外有一个开肉铺的人被杀，还未发现凶手。地方上出了人命案，是件大事。如果逮不着凶手，过于执二十多年的能吏名望非但要垮，弄巧还要受处分，自然越想越冒火。忙命：“准备执事，打轿，传仵作，本县当时就去验尸，非抓住这凶手不可!”刚急匆匆擦了把脸，一听人轿齐备，忙穿上公服，三步两步赶出，上了轿子。一路盘算如何捉凶手，轿子已到尤家门口放落。刚一进门，便见朝阳斜射处，血泊中倒着一具死尸，血已将凝，胸前钉着一柄肉斧，死状极惨！一股血腥味，使

得人几乎要呕。忙把鼻子一捂，急退了出来。忙道："公案摆在外面！"

地保回道："公案已设在街上，屋里小，血腥味太重。"

过于执将头微点道："传仵作，验尸！"

仵作在旁，应了声"是"，便往里走。

过于执坐在那里，暗中向看热闹的人察言观色，留神静听。微闻人群中有人在说："尤家穷，不会有人偷他，只有一个'拖油瓶'，长得满标致。不要是奸情出人命吧？"另一妇人忙说："娄阿鼠！你不要随便乱说。戌娟满孝顺她父亲，连鸡都不敢杀，怎会有这类事？"随听一个老头说道："昨天夜里，他酒醉回来，却带着十好几贯钱呢。"过于执心中一动，忙喊："传左右邻和见证人！"

地保忙带秦古心、郑家两婆媳、倪阿根和另外几个邻人由人丛中走出，一同跪下，说："回太爷的话，左右邻和见证人传到。"

娄阿鼠也凑过去，跪向一旁。

过于执见那三十来岁的瘦子，正是方才头一个背后谈论的人，另外还有两个也开过口。心想："有线索。我最擅长的就是聆音察理，鉴貌辨色。"便问："谁先发现的被害人？"

秦古心照实说了。

过于执一听，人被杀了，借来的十五贯钱不翼而飞，被害人亡妻带过来的"拖油瓶"不知去向，人又年轻！"哦"了两声，暗中点了点头。

娄阿鼠暗中留神，看出县官对苏戌娟似乎起了疑念，心中暗喜，仍装着气愤怀疑神气。

过于执又问："你们和被害人是紧邻，应该知道他的为人如何。他养女苏戌娟，平日可有男子来往？"一面却朝下跪诸人察言观色，并不指定何人先答，特别注意娄阿鼠的神情。谁看了都觉得这位县太爷精明强干，二目有威。

倪阿根年轻气盛，听出县官有怀疑戌娟之意，首先回答：“尤葫芦虽然爱吃老酒，人缘很好。戌娟年才十七八岁，平日规矩，也是人所共知。她只不过因为她的‘晚爷’不好好做生意，有时埋怨几句，人是再稳重没有。”

过于执“哦”了一声。

郑氏婆媳和另外几个邻人也是异口同声接说：“戌娟人很规矩勤谨，尤葫芦全亏她料理家务，每天要做不少的事。我们日常相见，从没见她和男人说笑。她什么事都做，遇到他‘晚爷’杀猪时，却要躲开，连看都不敢看，也许这件事她还不知道呢。”

过于执鼻孔里“嗯”了一声。他觉着娄阿鼠还有顾虑。这些邻居所说，更不对他的心思。

娄阿鼠越看县官神气，越觉有了办法，故意在旁低声咕哝着说道：“天下事难说，做坏事的人，谁也不会写在脸上。”

过于执认定这是一条线索。见娄阿鼠是个穷汉，笑问道：“你知道什么只管说，不要害怕。”

娄阿鼠忙答：“我知道大老爷是有名的青天！小人和尤葫芦是老朋友。人命关天的事，小人没看见，不敢乱说。但是尤葫芦带钱回来，只有他女儿知道。他天明前被杀，钱又被凶手偷走，苏戌娟不会不被惊动。她没有喊救命，也没有喊乡邻报官，为什么人会不见？”

过于执由不得脱口说道：“对！有道理。自来奸情出人命，大概……”

娄阿鼠忙道：“青天大老爷！照小人看，戌娟年纪轻，恐怕没有这么大胆子。他们都说没有见她和男人打过交道，大概是真的。不过，人不见得太奇怪，莫要是尤葫芦的钱露了白，被坏人看破，把他杀死之后，见戌娟长得标致，逼她一同逃走了吧？”

过于执道：“这也有理，我料苏戌娟逃走不远，只将此女拿到，

自然水落石出。”随即掷下火签，命差役带同左右邻居作眼线，分途追赶，四下访拿。

郑好婆认定戌娟无事，说起她有一亲阿姨住在皋桥，久未见面，时常想念，也许去到她阿姨家中等语。差役听了，自不放过，便带了秦古心、郑家婆媳、倪阿根四人做一路往皋桥赶去。还有几个差役，另外做了一路。

娄阿鼠作贼心虚，先装糊涂，想往另一路追赶。后想：“人是我杀的，戌娟不知何往，找不到她，还可嫁祸于人。她如在尤葫芦睡前，真到皋桥姨娘家中，有人作证，这件事就讨厌了。偏生那两粒倒运的骰子落在尤家，是个心病。还是跟着秦古心他们到皋桥去，看看戌娟是不是在那里。”打好主意，念头一转，忙又回身，往皋桥这面跟了下来。

仵作验完了尸回报，说：“被害人头颈先被肉斧砍伤，长两寸三分四，深九分，连胸带肩，被肉斧斜砍进去，深嵌入骨，脚上只穿着一只破袜子，没有穿鞋。这是由床上纵起，和人争斗，先被砍中头颈，倒地之后又被砍了一斧，方始毙命。所验是实。”

过于执正在推敲案情和戌娟逃走的原因，一听仵作这样回报，越认定是戌娟引来奸夫，想要偷钱，被尤葫芦看破，起床争斗，因而被害。街上风大，肚子正饿，尸场血腥味又实难闻，再进去看，也不过如此，便道：“此案既经你们验过，本县也无须再验了。”随命仵作具结，吩咐地保会同邻居买口棺木，先将尸首成殓起来，将门钉紧，贴上封条，等拿到凶手再行发落。跟着起身上轿，打道回衙。

一条碎石子铺成的小路又窄又长，黑得一点星光都没有，对面不能见人。苏戌娟怀着满腹悲愤由家中跑出，只知道朝皋桥那一面走，并没想到别的，气急败坏地走了一段，刚把平日走过的熟路走完，转入一条小巷。既防遇到歹人，又怕走错了路，只得

鼓着勇气，口里念着：“死去的亲娘快来保佑我！”脚底跌跌绊绊依旧往前急走，好容易云开星现，西半天还低挂着一钩新月。路虽比前好认了些，人已走得筋疲力尽，最糟是在这寒星残月之下，街巷内人家屋檐下放着的一些东西和沿途一些小树，都成了最可怕的鬼影。这一个轻易没有远离开过家门的少女，走在这样暗夜沉沉的街巷之中，更增加了她的恐怖。

快亮以前的天，照例更黑暗一些，戌娟方想：“天怎么又黑得这样厉害？”忽然望见东方天边淡微微现出一些白影，知天快亮，暗忖：“走了这半夜，没有遇见一个歹人，阿爹也没追来，总算运气。”忽又想起：“街门未关，阿爹的十五贯钱莫要被人偷去。”恨不能当时就往回赶。正担心间，东方已渐渐现出了曙色。戌娟看出眼前的路有好几条。记得以前去看阿姨，快到以前，曾经过一条河岸，两岸人家全都临水而居，杨柳很多。这条陌生的路，好像从未经过，也不知一路乱窜，怎会来到这里？这地方休说往阿姨家去，连往回走都不认得，又不好意思去向未起来的人家拍门问路，心里一急，要往回走。又想：“归路已远，天快大亮，真要有贼，就赶回去，钱也被人偷掉。何况阿爹正等着卖我呢！”想到这里，气愤起来，把心一横，又往前走。走不多远，好容易发现前面拐弯处竟有一条河岸，忙奔过去。到后一看，太阳已从天边涌现出了大半轮，阳光斜射在河面上，闪动起千万片的金鳞，沿河田岸上已有人在走动。走了这半夜，实在腿脚酸痛，心想：“天已大亮，反正我是不回去了，还是暂且歇一歇脚，少时等有过路的人，打听清楚再走。”便在河边石条上坐定。一身急汗，吃冬日的晓风一吹，夹背心冰凉，便把身子侧转，背向东方去烤太阳。俯视脚下的一双旧鞋，业已走穿，再往前走，脚趾也要露出来，腿是又酸又疼，越想越伤心，两眼的泪珠儿一点接一点直往手背上滴。

太阳渐渐离开水面，日光转白，只东半天还有一片红霞。南方气候暖，那业已落尽的柳条，随风袅动于朝阳光中，仍有欣欣向荣之意。小鱼往来，游泳水上，河中已有舟船来去。

戌娟正在含泪张望，辨认道路，忽见一个少年匆匆走过。忍不住起立，脱口喊了一声“喂”！

少年熊友兰，是商人陶复朱的伙计，一年到头代东家去往苏、锡各地办货。他背着十五贯钱，刚由苏州开来的“夜航船”上下来，由皋桥左近经过，赶往常州去采买黄杨木梳篦，忽听人唤，回顾是一满面泪容的少女。回身问道：“大姐！是你喊我吗？”

戌娟答道：“请问我到皋桥，怎么走法？”

熊友兰问道：“你口音是本地人，怎么不认得路？”

戌娟答道：“我由西门外到皋桥去找阿姨，不想把路走错，请你告诉我。”

熊友兰道：“你由西门来，不该这样走。前面要经过两条横巷，才能走上去往皋桥的正路。我领你去罢。”

戌娟道：“我看你也像有急事的神气，为我绕路，多不好意思。”

熊友兰道：“路绕不多，一道走吧。”

戌娟见那少年很热心，人很规矩，不像平日那些买肉的小流氓，忙说：“这真谢谢你。”

熊友兰在前面走，头都没回。戌娟紧跟在后面，顺河岸转了一个大弯，经过两条小巷，转折出去，又是一条河岸，认出这是以前经过之处。觉着再走不远，便到阿姨的家，让一个陌生男子引路，被阿姨看见，也要防她多心。刚把熊友兰唤住道谢，说：“路已认出，前面就到。”底下“请便”的话还未出口，忽听身后急呼“戌娟！戌娟”。心疑阿爹带人追来，吓了一跳！回头一看，秦古心喘吁吁同了郑家婆媳和倪阿根，还有附近的一个赌鬼娄阿鼠，正由身侧一条街的转角上赶来，阿爹并未在内。心中略定，想：

阿爹最听秦古心的话，也许把卖女儿的钱退还给人家，来劝我回去。就这样，我也要到阿姨家住几天。心中正想着，忽见斜刺里奔过两个差役，也未在意。忙喊："秦家伯伯！郑家好婆……"

来的这些人是年纪大一点的都累得气喘吁吁,到了戌娟面前，急切间说不出话。来势很紧张。娄阿鼠手指着熊友兰道："我说的话怎么样？阿是有个男人?"

熊友兰不知这少女发生了什么事，想起初见少女时的悲苦情形，颇有同情之念，还想听个明白。忽然瞥见二差役站在身后冷笑，不解何意。

郑氏婆媳同声说道:"我们和戌娟常在一起，没见过这个男人呀!"

秦古心累得直喘，要说，没说出来。

倪阿根接口道："是呀。"

戌娟莫名其妙，方说："你们为啥……"

娄阿鼠忽然"咦"了一声，指着熊友兰对众人道:"这不是钱!"随说，随赶过去看了看，急呼道："十五贯！十五贯!"

秦古心颤巍巍指着戌娟道："你干得好事!"

戌娟惊道："呀！我到皋桥去看阿姨，没有干什么事呀。"

郑氏婆媳和倪阿根同声说道："你阿爹被人杀死了!"

事出意外，戌娟吓得一把抓住郑好婆！急问道："好婆你说什么？阿爹死了?"

娄阿鼠双手往胸前一搭,冷笑道:"不死,我们阿会赶来寻你?"

戌娟急泪交流道："我马上就回去!"刚回身要走，忽听喝道："你还想逃!"抬头一看，一个凶神般的差役挡在前面，熊友兰已被另一差役锁上，双方正在急吵。不禁又惊又急，忙指熊友兰道："与他什么相干?"

娄阿鼠接口道:"有他才相干呢。小鬼丫头不要装腔，识相点。

你阿爹被人杀死，凶手偷去十五贯钱还在他的身上，赖不脱的。”

秦古心也指着戌娟道：“你满好一个人，有什么心事，朝我说说，总有法子好想，现在闹出事来，看你怎么得了！”

郑家婆媳在一旁摇头叹气，表示无可如何。倪阿根一言未发，却朝着熊友兰上下打量。

戌娟瞪着一双泪眼哭喊道：“阿爹昨晚拿回十五贯钱，说是把我卖给王家做丫头。我想逃到阿姨家去住几天，走错了路，遇见这……”

娄阿鼠冷笑道：“这个‘小赤佬’，半夜三更，等着给你领路，到像是位神仙，未卜先知。”

心直口快的秦古心立被激怒道：“你这丫头还敢犟嘴，那十五贯钱，就是你阿姨借给你阿爹的。你会不知道？”

郑氏婆媳不由也道：“瞎说！”

戌娟在众人怀疑之下，方寸已乱，话也答不清楚，指着熊友兰分辩道：“卖我是阿爹说的，这个人我真不认得，不信你问！”

娄阿鼠接口道：“阿是要叫我去问死人？你倒想得满好！”

戌娟在众人厉声指责之下，有口难分，一双饱含痛泪的眼，急得快要突出眶来！手指熊友兰急喊道：“你们不要冤枉好人！”

天真的少女只管力竭声嘶，头晕得要倒。这些人哪肯相信！差役正要连戌娟一齐锁上，倪阿根突然叫道：“先等一等！”转对秦、郑三人道：“听这人说，他叫熊友兰，由苏州到常州去办货，这十五贯就是他的货价。他主人叫陶复朱，就住在苏州观前街悦来店里，赶紧派人去查问一下，就知道了。我们从没有见过他，不要有什么冤枉！”

娄阿鼠因戌娟已被寻到，认定这两个替死鬼不能放松。一听这等说法，心中一震！想再说几句冷话中伤这一双无辜的少年男女，又怕话说太多，露出破绽，急切间没有开口。

戌娟急道："我真真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实在冤枉！"

领头差役张四最是凶横，"呸"了一口道："我们都知道他叫熊友兰，你还敢装腔！"

娄阿鼠乘机低语道："冤枉？县太爷是个有名的过青天，会冤枉你！"

秦古心忙道："倪阿根说的话有道理。无锡离苏州很近，赶紧叫人到苏州打听去！"

郑好婆的儿媳杨氏接口说道："这个男人，我们从来没见过。问清楚的好。"

熊友兰先和张四分辩了几句，几乎挨打。这个天真老诚的少年，心里虽叫不迭的冤枉，却仍认为到了堂上自会明白，并不十分慌。闻言，忙插口道："我东家陶复朱也许今天晚上要走，快请把他找来，我这里有盘川钱。"

娄阿鼠看出众邻居都相信了倪阿根的话，心中有病，没敢再作主张。

众人只管七嘴八舌，各说各的，抢着开口，时间并没多大。看热闹的人渐渐越聚越多，男女老少有十来个。张四见人越聚越多，首先不耐，便喝道："走！到衙门去！县太爷自有公断。这样人命重案，偏要多言多语，也不怕受连累。"众人多被吓得不敢开口。

熊友兰道："走就走！"他觉得事有质对，理直气壮，不愿吃眼前亏，多受差役的恶气。

张四厉声喝道："你还有理！"随手推了一掌，再把锁链一拉，又带回来。

熊友兰冷不防晃了两晃，几乎摔倒。苏戌娟也被另一差役锁上，哭了起来。

郑好婆心软，叹道："阿要作孽！"

倪阿根老大不平，忍不住脱口说道："事情还未弄明白，最好

不要难为他们。”

秦古心道：“真是真，假是假。戌娟不要难过，县太爷是清官。你真要冤枉，到了衙门，总会弄明白的。”他见戌娟哭得可怜，又心生怜悯。

杨氏见二差役把这一双男女和牵羊一样锁了就走。又见戌娟那种悲愤狼狈神气，想起平日相处情分，仗着年轻，又是一双大脚，忙由人丛中挤出，三步并作两步往前跑去。

娄阿鼠虽觉熊友兰恰巧背的是十五贯，这于他大是有利，可以移祸于人。但一想到，戌娟平日规矩，和这姓熊的并不认得，何况姓熊的东家就在苏州，事情还是有点玄虚，这时就溜，仍恐要出毛病。心里想着事，直着急，脚底越来越慢，不觉落在众人后面。等到发现离开那群看热闹的人已有两丈来远，吃了一惊，暗道：“不好！”连忙假装着拔了拔鞋，飞跑赶上，由人丛中挤向前去。挤到二差役面前，渐渐和他们并着走，偷看众人神色，并无一人注意到他，才放了心。一面盘算着少时过堂，怎么假装糊涂，插进去作干证。

这时，戌娟心情悲愤到了万分，人也疲乏不堪。喘吁吁被差人拖着刚转上大街，便见杨氏拿着三个大饼，迎面跑来。见面便苦笑道：“戌娟妹妹！你空着肚子走了一夜，不吃点东西，少时怎么过堂？”随将大饼递过。

郑好婆从旁插口道：“好囡！不要伤心，事情总会明白的。饼都买来了，你吃一点吧。”

秦古心也道：“我忘了你昨天晚半晌就没吃饱。这样堂不好过，趁热快吃，不吃饱没有力气，怎么回话？到时有什么说什么，不要害怕。”

戌娟见这几个邻人对她仍是那么热情，心里一酸，眼泪和断线珍珠一般涌了出来。苦笑答道：“谢谢郑家阿嫂、郑家好婆！我

一点也不饿。秦家伯伯！你们吃吧。”

杨氏忙道：“你不吃东西，哪里行!”跟着拿了一块大饼，往戌娟嘴里塞。

戌娟实在却不过对方的热情，又苦笑道：“我实在是吃不下，那么，我吃一口领你的情吧。”随说，勉强咬了一口。

杨氏还想再劝，戌娟实在无法下咽，噙着眼泪哽咽着凄然说道：“人家被我连累，这大饼阿好让他吃一块?”少女天真，只觉愧对熊友兰，情急之间，竟忘了此时应避嫌疑，更没有想到这句话所造成的影响。

娄阿鼠乘机接口笑道：“喏！他的相好还没有吃，怎么吃得下去呢?”

戌娟素常就讨厌娄阿鼠，见他一直在说坏话，并还任意诬蔑，不由怒火中烧，脱口骂道：“放屁！秦家伯伯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话!”

秦古心把脸一沉道：“你吃不吃?”

戌娟没想到方才那句话说得不好，连同情她的人也添了疑心，答道：“我吃不下。”

秦古心便把另两块大饼要过，分给郑好婆、倪阿根一人一块道：“她吃不下，你们吃。我起得早，业已吃过，你们还没吃过点心。不够吃，前面再买去。郑家小阿嫂吃那一块。”老头子因戌娟说的那两句话生了气。

这一来，连倪阿根多少也有了一点动摇。郑好婆一味从平日感情出发，抱着悲天悯人之念，说了声“真罪过”！没再开口。各自把饼接过，都多少觉着戌娟有点不识抬举。从天亮到如今，来回跑了这多的路，也有点饿。

杨氏深知戌娟是个黄花闺女，常和自己作伴做针线，一向端庄。只管众人那么说，还是不信，加上人多，再买不好分配，想

把这块咬过的饼留到戌娟饿了再吃，也没再劝。

娄阿鼠从昨晚进赌场起，就没吃过东西。起初心里有事，没顾别的，后见别人吃饼，不知怎的肚子里会咕噜咕噜直叫唤，空得难受。偏偏偷的钱又藏在家里，身边没带。只得老着脸，凑将过去，赔笑道：“郑家阿嫂！这块饼你不吃，让给我吃吧，”说罢就要伸手。

杨氏对别人还可以，一见是娄阿鼠，气得把手一缩道：“我怎么不吃！”拿起就咬。

娄阿鼠闹了个无趣，红着张脸，边退边说道：“两个铜钱一块大饼，有啥稀奇？我要不是追凶手，早去吃汤包和双交面去了。”

杨氏没有理他，依然挨着戌娟，边走边劝：“你要定定心，我相信你！不会出啥事的。”

娄阿鼠越想越有气，乘机自言自语道：“不知道啥人拉的纤头，也不怕受连累。”

杨氏暗骂：“杀千刀！像你这样人，将来决不会好死！”因看出戌娟实在是支持不住，索性把手一伸，扶住她走！并劝道：“黑是黑，白是白，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只要良心上过得去，怕什么？”

这两句话并没有暗示娄阿鼠是凶手，可是娄阿鼠听去，却似心里着了一下重锤！表面假装没有听见，表示镇静，暗中却在发慌。

四

县衙门的威风

众人走到未初，才到了无锡县衙门。大家都是饥疲交加，差役更是没好气，口里不三不四地乱骂。

秦古心因戍娟与男子同行，钱又是十五贯，再加上她末后那两句话，虽然越来越疑心，到底平日感情不错，恐她多受差役折磨，又不知县官何时升堂，这案子问到几时，好生忧疑。快到衙门口，恰巧遇见熟人吴金生，便托他到自己家中取点钱，买点吃的来。

杨氏也忙喊道："吴家阿叔！请到我家问二阿姐要双鞋子，你看戍娟的脚趾头都快露出来了。"

吴金生和这些人都是多年乡邻，人又和善，诺诺连声，回头便走。

戍娟见衙门里出出进进多是那些又可恨又可怕的差役，又见一伙男女犯人，蓬头垢面，被押解的差役，一路喝骂着往监牢里送，内中几个还带着脚镣手铐，哭哭啼啼，手上污血斑斑，呻吟之声甚惨！估计少时也和这班囚犯一样，越发心胆皆寒。心里一急，"哇"的一声，连口里含着那块忘了咽下的饼，也随哭声喷了

出来。

二差役把这一干人犯带到班房,把男女二犯分押在木栅里,命众人坐在栅外长凳上候审，一面前去报案，刑房赶来录了案由。

秦古心见戌娟这样一个好姑娘，一夜工夫变得这样憔悴，面容又是那么难看,哭啼啼被押进木栅里面,前胸已被眼泪湿透,旁边差役还在厉声呵斥,由不得心又一软,便隔着木栅牢安慰她道:“你还没吃过一点东西，看你这个样子，怎么过堂?”

戌娟心乱如麻，倚着木栅正哭，也没听清楚他说些什么。

熊友兰被押在戌娟对面木栅之内，十五贯钱已被差人拿去呈案，外面也没人理他。他认定钱有来源，东家现在苏州，就是走开，也有地头人证，可以传来质对，心里并不害怕。先只着急不该多事，给人引路，受了牵连，耽误办货，又受东家埋怨，没想到吃东西。被秦古心一句话提醒，忙把昨夜航船上吃剩的肉馒头和豆腐干由袖子里取出就吃。

隔了一会，吴金生给秦古心取来二百钱，还有一些吃的，又给郑家婆媳带来好些食物，连杨氏所要的鞋，都托外面差人代为送进。

娄拉鼠见杨氏又拿起一个大肉馒头劝戌娟吃，知她和秦古心都不大好说话，便朝郑好婆道:“好婆！我实在饿得难过，借我几只馒头，等出去一定买了还你。”

郑好婆正取食物分给倪阿根,并和秦古心向班房里人分赠,见他来要,不好意思不给,抓起两个肉馒头,说:“给你!谁要你还!”娄阿鼠不便再要别的，只得接过，三口两口吃完。

张四忽然跑进,大声喝道:“县太爷正吃午饭，吃完还要打个中觉。方才传话，这是人赃俱获的人命重案，今天先过头堂。可是时候还早，你们几个邻居见证，各打各的主意，弄进点吃的用的，好等过夜堂。”

熊友兰一听首先情急，隔着木栅向外问道："现在就派人到苏州找我的东家，还来得及。这位班头阿向县太爷回过？"

张四狩笑道："猪猡！我们不会错的。"

众人听出过堂还早，不知什么时候回家，只得由秦古心出头，托班房里的人往各家送信，去要吃用的东西。纷纷议论，都怪戌娟不好，既未同谋杀人，为什么半夜逃走？只杨氏一人在栅外隔着木栅缝，拉着戌娟的手，先劝她把鞋换上，又再三强劝她吃了多半个包子，说不出的代她难过。

快到天黑，秦古心等要的食用之物都相继送进。娄阿鼠是个无业游民，钱又不在身旁，人缘更坏，吃用皆无。仗着认得几个差役，老着脸讨了半碗冷饭和一些剩咸菜，算是点了点饥。他认为这是大面子，别人谁也办不到，故意当着人和差役们说笑，显得很得意。

戌娟的姨母梁大嫂听到消息，带着儿子金根拿了衣被食物，匆匆赶来探望。因是人命重犯，照例要防串供，并没见到戌娟，只花了点规矩钱，把带来的东西送进。母子二人守在班房对面廊檐下等候过堂，干着急。

一干被押和守候的人们从来没有打过官司，一心一意盼望着早点过堂，好把事情弄明。这一天比一年还要难过！

娄阿鼠希望早点过堂，好嫁祸于人，早点到赌场去翻本，同样是着急。时间越久，所想的主意也就更多，过堂时拿什么办法陷害这两个少年男女，不叫别人起疑心，想得比先前也较周密。

秦古心暗中留意，见戌娟那么悲苦，仍不时望着相隔二丈许的另一木栅，仿佛对那可望而不可及的凶犯很关心。暗忖："痴心女子负心汉，那强盗始终不理你，你还要牵记他？到底年纪轻，不懂事。可怜！可怜！"

郑好婆不时起来，隔着木栅朝戌娟看看，又坐回去。她一味

怜悯戌娟一个孤女，偏遇到这样逆事，也恨极了那个凶手，想骂他几句，又不敢。急得直摇头叹气，不知如何是好。

熊友兰心想："一个小姑娘会下这样毒手，太可恨了！我引她到皋桥去，原是好意，没想到会连累我吃官司。虽然我有质对，不怕弄不明白，到底讨厌。"他对戌娟越来越恨，对自己只是后悔不该多事。

戌娟心想："亲娘早死，晚爷平常待我不错，只是他明明借了阿姨的钱，偏说把我卖给人家做丫头，害我吃了这许多苦。我要不逃走，门不会开，他也不会被人害死。就算事情弄明，丢下我一个人，活着也没意思。逃走以前，不是想到阿姨家去，我早寻死路了。死，我不怕，只不甘心受这冤枉，死得不明不白，还要连累好人。"越想越悲愤，就横了心，认为真是真，假是假。同时想到："阿姨和郑家阿嫂都知道我的为人。大老爷既然是个清官，一过堂就会明白，光哭有啥用？"又听杨氏在木栅外再三劝说，心情渐定，便觉有点饿。念头一转，索性把杨氏递进来的馒头吃了两个。

杨氏认定戌娟无罪，一直守在旁边，见她肯吃东西，很高兴，又向班房里的人说好话，讨了杯水给她吃。她认为县太爷可以为百姓做主。她和戌娟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位号称"民之父母"的过于执身上。

这几个人虽然各有各的想法，眼巴巴盼着早过堂，却是一致的愿望。只要见到大堂上走出一个差役，或是一位神气活现，手持公文签票的二爷，便以为是要过堂。

过于执临睡以前，认为事情很简单，这类案子也断过好多了，这类"刁民"，不论多么狡猾，也禁不起"官法如炉"！对于犯人只要肯用刑，心不要软，决不怕他不招。另外一些"愚民"，就是怕得罪人，说得不实不尽，也经不起我这"老吏断狱"，一望而知。

一个漂亮的小姑娘，还能不招蜂引蝶吗？既然招蜂引蝶，就能因奸情而出人命。人证都摆在这里，凭我多年的经验和才干，这类案子决不至于费事。我一睡足起来就过夜堂，早点办完此案，让大家见识见识，任他多大的案子，到我姓过的手里，也是当时就可水落石出。这“断案如神”的本领，谁也比我不了。他认定犯人该多受罪，并想借此显显他的能干和威风，既没考虑到犯人是否有罪，更没考虑到那些忍饥受累，还要受差役恶气的近邻见证人等，都在两眼望穿地苦盼着过堂。这与他平日自命为“事到必办，决不积压”的精神，仿佛有点违背。在他心目中所谓犯人，固是最可恨的“刁民”，连近邻见证，也是一些讨厌的无知“愚民”。他丝毫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醉饱之后，安安稳稳睡他的午觉。这一睡，直到二更后才起来，又忙着吃东西。这是他应该享受的“民脂民膏”。饭刚摆好，就传话升堂，匆匆吃完，就要问案。他所谓“速战速决”和有才干的具体表现在此。事情既已符合了他的想象，就不怕这些当事人不招。

冬日夜长，天上偏是阴云低压，连一点星光都看不见，仿佛要下雨的神气。除远近班房里有一些淡微微的灯光似隐似现而外，连大堂上照例点着的一对二尺多方圆的大灯笼，远望过去，都成了两点暗红影子在那里微微闪动。整座衙门都似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下，阴森得怕人。侍候差事的衙役们，有的坐在凳上，靠着窗壁东倒西歪，想睡又不敢睡；有的实在支持不住，就躺在长凳上等，渐渐打起呼噜来；原坐着的左右邻和见证人，只好让开，倚着墙壁“打瞌睡”，一肚子的委屈没处去说，都认为官司不是人打的。

杨氏见戌娟人已疲极，在木栅里睡去，婆婆靠墙坐在地上，半夜里又冷，忙把白天托人带进的一件旧棉袄由栅缝里给戌娟塞进去，劝她披上。

倪阿根耳听“的夺！的夺！的夺！噎！”静夜里的更声，一遍接一遍地打将过去，大堂上老是静悄悄的，一点人影声息全无。再看班房里的人们，十九东倒西歪，只带差的衙役张四依旧横眉竖目，不时走向囚栅外张望，朝着那两个倦极而卧的一男一女，口里叽叽咕咕也不知骂些什么。娄阿鼠老在室中走来走去，有时又朝张四咬咬耳朵，表示他和官差很亲近，看神气，当晚十有八九不会过堂。身边无钱，日里蒙乡邻给了些吃的，再扰人家，不好意思。偏生这个不争气的肚皮，越怕饿越饿，饿得咕噜噜直响。正在暗中咒官骂役，气得眼里都要冒出火来，忽听一声“升堂”！跟着便见一个二爷拿着一盏小灯笼由大堂那面暗影中一路乱叫，飞也似跑将出来。当时精神一振，忙招呼众乡邻，并请杨氏先将戌娟唤醒。

这一声传呼过处，衙役们纷纷惊醒，忙着穿戴好衣帽，往大堂上赶。隔了不多一会，张四便喝：“带犯人！”

冬夜阴雨，天更寒冷。男女二犯和邻证人等都被隔开，由衙役们分别带着往大堂檐下走去。

戌娟本在梦中抽噎，被一个老衙役呼喝起身，开栅放出，糊里糊涂，冒着小雨往大堂那面走，吃凄风苦雨一吹，冷得直抖，两腿又酸又疼，几乎走不上道。因盼快点过完堂好到阿姨家去，只防滑倒没有衣服换，没想到别的，也顾不得往前看。正挣扎着往前走，忽然瞥见一个差役领着一个中年妇人和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由侧面走过，认出这母子二人正是姨母和二表弟金根！她连睡梦中都认为姨母可以为她作证，辨明冤枉，就怕是对方不知道。忽然相遇，惊喜交集，刚脱口喊了一声“阿姨”！便听一声暴喝：“谁也不许开口！”同时便见那个最凶恶的差役在旁发威。娄阿鼠随在张四身侧，好像还低声说了句话。这一来，戌娟含着两眶痛泪，眼巴巴望着自己惟一的亲人在侧面走过，哪里还敢开口！一

路寻思，心乱如麻。快到大堂口，又听喊起一片堂威！再往前一看，不由心里一震！几乎吓倒。

这时，大堂上业已布满了衙役人等，四个执刑差役，每人拿着一根长竹板，站在公案前面，横眉竖目，耀武扬威。下余还有不少差役，分列两旁，都是半夜里被惊醒，怕去迟了挨板子，连脸都没顾得洗，再加上满肚皮说不出的委屈，一个个瞪着眼，撅着嘴，脸板得活像死人，谁也没有带着丝毫和善面容。另外还有几个差役正忙着陈设刑具，夹棍、拶子、皮鞭、藤条、锁链等等摆了一地。那对大灯笼刚换新蜡，灯芯还未点旺，黑烟虽不再冒，光却比前更暗。微弱的烛焰，吃半夜里的寒风一吹，再一摇晃，暗影幢幢中，这班凶神恶煞似的差役身后，仿佛环列着一大圈鬼影。公案上的红桌围和笔砚签筒等陈设得很整齐，专为县太爷特备的大蜡，也是刚刚点燃，深夜寒风之下，光焰如豆，一闪一闪地像磷火一样。这样阴森恐怖的景象，真和戌娟平日想象中的阎王殿差不多。

秦古心和倪阿根都替戌娟捏着一把冷汗，并恐怕自己会受牵连。这类人命重案，因受嫌疑被累，跟着坐牢，一拖好几年，等到弄清被释，业已家败人亡的是常事，由不得害怕起来。

杨氏虽然深信戌娟无罪，一见这样威势，也由不得胆寒心跳，怕少时把话说错，连累戌娟当晚不能放出去。

郑好婆急得暗中不住念着："阿弥陀佛！"嘴皮也跟着乱动，心也在抖。

娄阿鼠更是害怕，惟恐少时一句话不对头，露了马脚，表面镇静，强装着一张似笑不笑的苦脸，没话找话地和张四咬耳朵。一面暗中偷看那几个常往赌场走动，专使常例钱的相识差役，想先打一个招呼，好得一些照应。偏又不敢过去，只偷偷朝他们挤眉弄眼带点头，表示双方是老朋友。有那朝他微微点头，或是把嘴

微咧的，他便暗中一喜；有因立处背光，看不出他在打招呼的，没有答理，也心里又打起鼓来，暗想："这么熟识的老弟兄，今晚都不理我，恐怕要出毛病。"一面又想："我谋财害命，并无一人看见，身上也未染有丝毫血迹，更不是近邻。当时只作不知，原可无事，为什么偏要夹在里面当干证？莫非尤葫芦冤魂不散，要我自投罗网？身上业已欠下人命债，再跟着来陷害这两个好人，天也不容。听说这位县官很能干，他大概不会不起疑心。这不是找死吗？"正越想越后悔，再一转念："事情还是不能怪我，这都是那两粒断命的灌铅骰子害的。不是为了找它，我一定混在人堆里假装看热闹，决不会出头多事。如今闹得骑虎难下，不害这两个人不行。就算能够当时混过，又多上两个屈死的冤魂，能饶我吗？"考虑结果，他还是必须依照原计划去嫁祸于人，非害人不可。同时，既怕被县官看破，又怕将来遭报应，心里急得直扑腾。

这位号称能吏的过于执，抱定他那"快刀斩乱麻"、"事到即办"的方式方法。此种他已认定是"一审就了"，至多过上两堂，用上几次重刑，不怕犯人"滚堂"不招的案子，坐起堂来，照例传呼极快，行动却是慢腾腾的，自恃"成竹在胸"，"指挥若定"。真凶业已抓到，这类被认为罪有应得的"刁民"，多让他们等一会，既可以显示官威，又可以使他们嘀咕气馁，于问案有益，何乐而不消停？这也是他自认为巧妙的问案方法之一。

由县太爷传话升堂起，共总也不过个把更次。因为时已深夜，天又寒冷，打官司的人们固然等得心焦，思潮起伏，想入非非。先前横眉竖目的差役们，也都松了架子。内中两个行刑差役，各把长竹板用手捂着，支在下巴底下，想"打瞌睡"又不敢打，身子一歪一歪地好像要倒。另外大部分差役明知过堂还得一个时候，但这位县太爷法令森严，耳目众多，人更精明，就许悄没声地突然溜出来查看一下，怎受得了？不是真正睏得没法，谁都不敢不咬

着牙勉强扎挣。他们不敢怪县太爷摆架子，便把所有怨毒都种在犯人身上，恨不能把这两个无辜少年先打个半死才痛快。满堂差役，形式上虽还保留原样，由于失眠和夜寒太重，好些人的牙齿都在打战，连那不时盯着犯人的一对凶眼，都好像失去了原有的威风。烛光照处，一个个神头鬼脸，面容灰败，看去不似人形。人们好容易盼到跑上房的俊仆一路吆喝传话升堂，把精神振作起来，那几个行刑差役也重又端起了架子。

戌娟正想："这位县太爷怎么一点不晓得我们的苦楚。天到啥时候了，还不出来?"忽又听里面传呼："大老爷升堂罗!"声音拖得比前更长。前见俊仆，又由里面一路喊着飞跑而来，跟着满堂上便喊起一片堂威！只管主意已定，心想不怕，心口偏是扑腾扑腾乱跳。再看满堂差役几十对凶眼，又一齐在注视着自己。那种狞恶的形象比初见时还要可怕！当时周身汗毛倒立，连打了两个冷战。她除了暗中直喊"死去的亲娘快保佑我"而外，连方才所想的一些话也忘了个一干二净。幻想中的县太爷比那些如狼似虎的差役一定还要凶恶得多。跟着便见日里在班房报到时，那个询问众人年岁籍贯和案由人证，面容浮肿，邪着一对猪眼老盯着人看，却不容人开口的刑房老爷，拿着两个纸夹子，由随行差役代捧着张四由熊友兰身上抢过去的那十五贯钱，匆匆赶来，先把钱和纸夹子往公案左首放好，再往旁边一站，一脸横肉，两道浓眉，外带大麻子，比庙里的判官更显威势，以为县太爷当然也和阎王一样，心里由不得要害怕。

跑上房的俊仆先把业已陈列整齐的公座铺上了皮褥子。又隔了一会，县太爷才在不断呼喝的堂威中，由两个长随伺候着缓步走出，扶上公座，神态竟是那么从容不迫，并看不出他有任何官威和鱼肉良民之意。所穿公服倒是华贵一些，连跟来站在身后的俊仆长随，也穿戴得很整齐，还替他捧着云白铜手炉和包有棉绸

暖套的茶壶、细瓷盖碗茶等，很有派头。这位县太爷从来不贪赃，哪里来的这些讲究？可是我们不能冤枉这位“能吏”。在当时制度下，地方官有应得的“陋规”。他曾历任首县，单“上下忙”[1] 田赋上应得的“羡余”[2] 就不少。这是临民之官主要的收入，比俸银多到不知多少倍。无锡县是鱼米之乡，最有名的肥缺，也是上司用来调剂下属弥补亏空的一种公开照顾。假如有那不知趣的人呈请革除“陋规”的话，不但要受到同僚咒骂，还要受到上司的驳斥：“你只顾自鸣清高，叫后任官怎么办？”事实上确实也有困难，县太爷的俸禄为数有限，一个小朝廷似的县衙门，要用那么多的三班六房差役人等，这班人平日并无工薪，或者工薪少得可怜，同样是要养家活口，还要吃喝玩乐。这一系列由上到下，不用之于民而“取之于民”的行为，在当时制度下，是有它一定的原因的。“枵腹从公”，谁还敢当官差去？知足一点或是聪明的县官，真用不着去贪赃。遇上好缺，三年一任，足可“衣锦荣归”，做一个“急流勇退”，“永保清名”的人，“优游林下”，“知足常乐”，照样发财，何必非要伤天害理留骂名呢？过于执那么精明强干的人，当然会想到这一点。上司既然有心调剂，下属当然“义不容辞”。再说，没有一点派头，也镇不住所谓“刁民”不是？虽然他的官谱是大了一些的硬赃官。

---

① 当时县官每年两次收钱粮的季节。

② 人民每次向县里交粮，照例每斗都要多交，除一定的额外剥削外，好些地方还要巧立名目，加重剥削。每年都要百姓多打亏耗，实际上是官吏公开的贪污，成为一种相沿成习的陋规。

五

过于执

过于执长脸高身量，眉毛很清秀，通关鼻子，嘴被一部相当长而好看的胡子遮住，微露出一些棱角。五官搭配得很匀称。除带有皱纹的那双老眼，睁合之间仿佛透着聪明能干而外，都和常人差不多，神态也很安详，看去并不觉得可怕。可是刚一出现，堂上空气当时就紧张起来，大堂口候审的人们各有各的想法，心情都在动荡不安。

过于执坐定之后，把旁边放的卷宗打开，略微翻了翻，先传带案的皂班头张四，询问追捕犯人经过和男女二犯被捕时的神情，跟着便传娄阿鼠！

娄阿鼠虽把主意打好，时间一长，顾虑自多，本觉所说的话多少都有一点毛病。及见县官向张四问答，先还暗幸方才所说那些煽惑的话张四一定照回，这事情大有指望，后来又想："这位有名的豆腐嘴、刀子心、惯于倚势凌人、见风转舵、面面俱到的皂班头，是不是首先识破了我的马脚？今晚赌场是不能去了，过天再赌，照样翻本赢钱。只是昨晚赢了不走，偏用那两粒断命骰子想吃大鱼，结果大鱼没吃成，连小鱼也被人包了去，还当场'吃

瘪'[1]的笑话，被人传扬开来，以后怎么再充光棍？这事真糟！"心里头本就非常杂乱，忽听堂上传话："带娄阿鼠！"县官先不审问正凶，却传这样一个"急公好义"的眼线，大有把他当成凶手看待的嫌疑，当时轰的一下，心上又好似着了一下重锤！临到这样生死关头，又不能不壮着胆子，硬着头皮去听审。口里答了一个"有"字，声音有点发抖，那颗心也似乎快要跳出胸腔外来。勉强鼓足勇气，随同差役往公案前走，仿佛魂都不是他自己的了。到了公案前跪倒，偷眼一看，县太爷面容很和善，口边仿佛还带着一丝微笑。这一个极大的鼓励，使得娄阿鼠念头立转，觉着县官并不像是把他当成凶手，跟着就想到好的一面，脱口喊了声："青天大老爷！"这一有了生机，心跳得反更厉害了。

大堂口候审的人们，也听不出双方说些什么。杨氏知道娄阿鼠决无好话，暗骂："杀坯！你只管嚼舌头根，县太爷不会相信你的。"她几时见过老吏断狱，主观上是声色不动，极力避免被人钻空子的。她始终信任戌娟，以为县太爷有名望，不会冤枉好人。

娄阿鼠照着预定，把意图嫁祸于人的话说了。见过于执毫无表示，特别是自己捏造："这个姓熊的有点'面熟陌生'[2]，前几天好像还碰见他在尤葫芦肉店门口走来走去。他和苏戌娟是否在一起，却没有看见过。大家都说戌娟规矩，我不敢瞎说，冤枉好人。"神气做得很老实，胆小而又慎重，话里却有骨头。县太爷竟好似一点也不在意，也没见他口边再露出一丝笑容。正觉这事情恐怕还是要糟！下堂时，偷看好些对眼睛都一起注视着他，杨氏更是怒目相向。仿佛人们已看到他的心里头去，不禁心又一震。他深知道平日所作所为不得人心，少时县太爷挨个审问，他们决不会

---

① 江南土语，栽跟头的意思。

② 似曾相识。

说自己的好话。再想起行凶时所遗失的两粒骰子是个致命伤，由不得心里直冒凉气，背脊上也出了冷汗。其实，他所想到的，这位县太爷丝毫没有想到。

过于执问完娄阿鼠之后，立传带见证人秦古心，问得很详细。

秦古心据实说了，只不肯说戌娟的坏话。他拿不准的事情，决不乱说。

过于执根据平日断案经验，这类老朽昏庸的人都很世故，照例怕结冤家。既是近邻，就难免有些包庇。好在“真相已明”，“成竹在胸”，用不着再往深处追求。“断案如神”而不连累许多不相干的“愚民”，是上司的经常褒语，这荣誉还要永久保持下去。可是他只注意了可疑的一面，忽略了可靠的一面。他认为民间妇女，尤其是老太婆们最为愚蠢，极容易由她们身上找到线索。让秦古心画完押，退回原处，再传郑好婆问话，问得分外和气而有笑容。

郑好婆，这位吃斋念佛的好心人，先是怕官怕得厉害，后见官很客气，心中一定，胆子渐壮，随同县太爷的细问，说出了她对事情的看法：“戌娟是个好女小囡，平日一见男人就脸红，再规矩都没有。说她与人通奸，谋害晚爷，阿要罪过？……不要说她是个黄花闺女，不会跟人轧姘头。就照县太爷的话，说她长得标致，也许上了别人的当做了坏事吧，这也不能怪她。求求青天大老爷帮帮忙，看她年纪轻，可怜，快点放她出去，观音菩萨一定保佑你老人家步步高升……”她始终没忘记观音菩萨，一片好心帮着戌娟，没想到话里头有毛病。

过于执听完，叫她：“少时取保候传。”跟着传讯倪阿根和杨氏，都是照例回答。

后传这两人都认定戌娟遭了冤枉，力言戌娟还是一个黄花少女，绝无与人通奸之事！

过于执居然点了点头。

杨氏一直都在留神县太爷的口气神情，见他问得仔细，除对她婆婆讯问时比谁都和气外，对谁都没有过一点表示。忽然点头，很代戌娟高兴。心里一松，以为衙门虽然可怕，只要有理，见了官还是讲得通。

过于执问完这一干人证，再传："带凶犯苏戌娟!"他初审犯人时，照例是不喊堂威的，上来先由侧面查讯，再向本人骗供，最后才由用刑到用非刑。他有一套不怕犯人不招的方式方法，也极少拉扯多人，以免牵丝扳藤，使案情趋于复杂，因而影响他那能干爽利的盛名。

戌娟先还是害怕，后见县太爷轻言细语的神气，比平日所见的人们还要和气，并没有拍桌子瞪眼，用那大竹板子打人。因为自己于心无愧，也就天真地没有想到她与别的人证不同，她的称号是凶犯。胆虽越来越壮，经过这两夜一天的失眠，劳悴和所受的惊恐与侮辱，又站在凄风冷雨的大堂口廊檐下候了半夜审，穿得又单薄，先前只顾听审，还不觉得怎样，这一走动，那两条不听使唤的冻腿竟抖了个不停，上下三十二个牙齿也在打战。

过于执从点名起就注意到她的行动神色，见戌娟这种神态，暗中点了点头。等人走到公案前跪下，再仔细一看，心想："这样一个好看的姑娘，又是一个开肉店的女儿，平日当然要接触到不少男子，不似大家闺秀还有防嫌，怎么能不招蜂引蝶？看神气倒像是个黄花闺女，这更容易被人垂涎而思染指。加上年幼无知，自然就要受人勾引了。"他一层比一层深入地丰富了他的逻辑。他主要的目的是以"断案如神"去博取上司的宠信，百姓的疾苦，他从也未曾想过。

苏戌娟从来没打过官司，刚一跪下，便喊："青天大老爷伸冤!"两行痛泪，同时夺眶而出。这个天真纯洁的少女，丝毫不懂官事，

一着急，连照例的姓名籍贯还没被问到，就恨不能把满肚子的冤屈吐了出来。

过于执微笑道：“本县决不冤枉你。我还没有审，何必先喊冤呢？”说时，看了戌娟一眼，内隐藏着无限威棱。他虽然又有了笑容，心里却更起着反感，认为戌娟是想耍泼，想拿眼泪鼻涕来获得他的怜悯，这在他面前是万办不到的事情。他虽读了多年书，“一行作吏”，连“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的古人之言，都早忘了个干净。

戌娟满肚皮想说的话，在他轻言笑语目光注视之下，都被堵了回去。

问案是有一套手续的，只管刑房书吏填得仔细，县太爷照例还要细问一回，戌娟自然不能例外。过于执的问法也比别的县官更精明，更仔细，有时还要重复上两三次。他凭着多年问案经验，和他那种“鉴貌辨色，聆音察理”的才干，从一开口起，就注了意。因为他首先认定像这样美秀女子，最容易受人勾引，再加上娄阿鼠那种好像出于义愤的煽惑，和左右邻的供词不一，更觉着自己所见不差。否则，这些人的话怎么会不一样呢？他的看法是：“娄阿鼠的话比较可靠。秦古心老于世故，恐受牵连。推详所说，至少可以证明戌娟是个预谋者；否则，怎么会说她可怜呢？倪阿根虽说熊友兰这人从来没见过，但是他每天出去挑菜卖菜，至少有多半天不在家，熊友兰和苏戌娟来往，他当然不会看见，郑好婆的供词更是可疑，如果没有毛病，她为什么要替戌娟求情？明是怕得罪人和受连累，更恐闹出人命来伤阴骘罢了，杨氏始终偏向着戌娟，还说她是个黄花少女。凭我多年‘断案如神’的经验，别说黄花，就是绿花也一望而知。明明是年轻妇女在一起说说笑笑，情分不差，当然要帮她说话。这个妇人很狡猾，还是一张硬口，所说万不可听。其实，这一干人所说不实不尽的话，都可以

用刑讯叫他吐实。不过，我一向讲究的是‘快刀斩乱麻’，案子办得干净而省事，极少牵连，不能因小失大，耽误了我的考成。既然娄阿鼠的话可靠，也对我的心思，下余这干人证所说就无须乎多追究了。江南文物之邦，老百姓比别处聪明而刁狡，如果去向邻居见证逼供，只有多添麻烦，影响我的声誉，何苦来?”他不愿有酷吏名号，但不能不保持他那“能吏干员”的声望。否则，别人尚可，杨氏便非受刑不可。“像她那样偏袒凶犯，就不预谋其事，同是少年妇女，又是近邻，哪有毫无所知的道理？不过，人长得丑一些，粗脚粗手的，不会有人看中她。至于通奸杀人的事，戍娟也不会轻易对人说。妇女们偏向妇女是常情，无足为怪，和她计较则甚!”县太爷这一系列的想法，竟便宜了一干人证没受严刑威逼，杨氏更免去人命牵连的危险。

戍娟觉着县太爷问话虽然时高时低，多少有点啰嗦，这都不怎么可怕，最可怕是那双眼睛，索性张开看人也好，奇怪的是这双老眼并不常时张开,那由眼皮缝里透出来的目光却老盯着自己，躲都没法躲。这和平日那些买肉的轻薄少年虽不一样，偏更显得怕人。她为这位“能吏干员”的目光所慑，怕不知道衙门里的规矩，答错了话。否则，明明刚问过的话，怎么还要问，问得那么仔细？那一双满布皱纹并不清明的眼睛，也必随着张大开来。和他目光只一对视，心就发毛。头又不敢低，刚一低，就叫抬头。“万一犯了官家规矩，过完夜堂还不能回去，不把阿姨急死了吗？她老人家由远隔十好几里的皋桥，半夜三更来此接我，天气这么冷，还下着雨，阿要罪过?”她因问心无愧，丝毫没有想到处境的危险，心绪相当乱，有时答话难免吞吐。这一来，更使过于执增加了好些自信心，把“鉴貌辨色”当作了“断案如神”的惟一法宝。

过于执问道：“你到底是妇人，还是黄花少女？说真话!”

苏戍娟忙答："我从来没嫁过人。"因为过于执末了三个字加重了语气，具有一种无形的恐怖力量，使她有点发慌。

过于执暗想："从来没有嫁过人，并不能认作从来没有和人通过奸。"心里点着头，面色立往下沉，又问道："被捕时，有人给你一块大饼，你都舍不得吃，想转送给你的姘头，再想赖是办不到的！本县问你破过身吗？"说着话，把老眼一睁，那眼角布满红丝隐蕴威棱的目光，忽然全部迸射出来。

戍娟见县太爷突然发威，急切间又没听出这末一句话的意思，心更慌了，忙问："太——太……"

过于执连老百姓对自己的宠称——"太爷"都没听完，两道眉毛往上一扬，劈口就问："你当然不配是'太太'，我问你轧过几个姘头？"

戍娟这才听清县太爷说出了本地方言，明白了他的意思。无端受到这样大的侮辱，又羞又急，但又不能不回答，忙道："我是个女小囡，从来不大跟男人说话，几时轧过姘头？阿要奇怪！"话未说完，两行痛泪又挂将下来，声音也急得发抖。她在突受刺激，万分悲愤之下，不但不再害怕，也没考虑到县太爷的尊严，辞色多少带点顶撞和气忿。县太爷威风逐渐加强，但反而减低了她对县太爷的恐惧心。

过于执心里有气，"刁妇"两字没出口，忽然想起："可疑之点虽有不同，一干人证所供，都说她是'黄花闺女'，连娄阿鼠也有'我和尤葫芦是老乡邻，平日看戍娟好像满规矩'的话。今天虽要使她逃不出我的法网，还要叫每一个人口服心服，才显得我的'精明强干'。就算是'黄花闺女'，照样也会私订终身，受人引诱，因而谋财害命。手续还是做完的好，否则，犯人太刁，手续如不完备，她一上控，岂不又添麻烦？"便对左右道："传稳婆！"

一个浓眉大眼的矮胖妇人，立由差人后面走出跪下，答一声

“有。”

过于执道：“验！”

稳婆又应了个“是”，转朝戌娟低声说道：“走！”她根据多年经验，明明看出戌娟是个少女，但她早于察言观色中，体会出县太爷的意思。再说干的就是这行，不能不照办。另外还得摆出一点威风。因为她大小是属于官家所用。

戌娟见这个满脸横肉的胖妇人瞪眼要带她走，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也不知去干什么，心里一害怕，眼泪正断续着往下流，一只手臂已被稳婆拉紧，身不由己地跟了出去。

过于执跟着便说：“带主犯熊友兰！”

熊友兰正恨戌娟害人害己，见被妇人带下堂去，心还在想：“这回该轮到我了。官问得真慢。”他认定自己全无干系，以为一问就了，早点放出去，还可连夜赶到常州去给东家贩货，不要砸掉饭碗。忽见一个如狼似虎的差役已抢着走了过来，口中低喝了一声“走”！便抓着锁链连拉带推往堂上带，神气显得很凶。他想：“阎王好见，小鬼难搪，这样厉害作啥？”

过于执照例问完姓名年籍之后，开口便道：“你要实话实说！几时跟苏戌娟通的奸，什么时候起意拐逃？什么时候图财害命，下手杀人？怎么杀的？你那姘头苏戌娟帮你下手没有？什么时候逃走的？打算逃到哪里去？快说！”这一连串“什么”是要为被害人找一个人来抵命，情绪很暴躁，也没有容当事人答辩。

熊友兰急道：“县太爷明鉴！小人冤枉……”

过于执冷笑道：“在本县面前还敢喊冤？你带的钱不多不少，正是尤葫芦被盗的那十五贯。事情没有这么巧。如今人赃俱获，被害人的乡邻看到过你。你比那女犯还要刁狡！她方才业已供出和你通奸合谋，图财害命了。从实招供，还可从宽，再若狡展抵赖，白受许多活罪，一样是死！你要放明白些。”

熊友兰当时轰的一下，眼前一黑！气得周身乱抖，接口骂道："这个'小害人精'，真是血口喷人！"他不知道县太爷有心诈供，把所有怨毒却集中在戌娟身上，急怒交加之中，毫没想到这种说法大有毛病。

过于执微笑道："你这话说得不错。要不是因为苏戌娟这个'害人的狐狸精'把你迷住，你也许不致图财害命吧？"平日讲究从个别词句和现象上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于执，把熊友兰的话当作凶手后悔的口吻来体会。跟着又问："这十五贯钱，怎会到你手的呢？"

一句话把熊友兰的胆子壮了起来，忙答："小人家住淮安……"

过于执把眼一瞪道："这还用说！本县早知道了。莫非你家住淮安，就是好人？我问的是那十五贯。说！"同时把惊堂木一拍。

熊友兰忙答："这是我东家陶复朱叫我去到常州买木梳的货款。"

过于执笑道："真巧，也是十五贯？你东家现在哪里？"

熊友兰答道："陶复朱现在苏州观前街悦来店，一传就到。"他认为最有力的证明是他东家，苏、锡相隔不远，一传就到。

过于执回顾刑房书吏冯承道："陶复朱有无此人？传来没有？为什么案由单上没有？"

冯承是个世袭的老刑房，伺候的县官最多，也最有经验，更善于窥伺县官的词色动静。过于执到任不几天，他就看出"曹营"之事难办，这位太爷不好伺候，于是施展了世代相传对付长官的一套所谓家学。首先用小忠小信谋取信任；再用"杯酒联欢"等相当高明的拉拢方法，和过于执随带来的官亲宠仆俊童们打成一片。过于执是老州县，深知三班六房没有好人，但又不能不依靠他们。他一面抱着怀疑态度，一面却深信自己善于驾驭吏

役，认为能干的人十九狡猾，但绝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去。开头还只赏识冯承办事熟练，有条不紊，事情虽交他办，但不怎么放心。日子一久，听他的耳目亲信人等都说，冯承非但勤能，而且忠心实意，一丝不苟。

冯承逐渐获得了过于执的宠信，此后冯承胆子越来越大，和县官耳目们的勾结也更紧。不但使这班人对他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同时还要把双方的交情，通过共同的利益加以巩固。这是他家传的聪明本领。昨日，因过于执由省里回来，连着调卷问话，伺候坐堂，忙了个马不停蹄，好容易伺候着清理完了积案，还要到刑房去整卷归档，实在比官还累。好容易在天明前把应办的手续办完，喘吁吁瘫在床上，想睡个足。刚沾枕头不久，就听说出了人命重案。这正是他显示能干的时候，忙又喘吁吁穿衣爬起，坐在椅上打着盹，喝酽茶。又好容易盼到县官相验回来，忙向长随摸了摸底，探出县太爷不动声色的侦察和此时业已吃饱午睡，忙把这班耳目亲信都托付好了，打算二次上床，做梦也没想到当天就会人赃俱获。睡梦中二次匆匆爬起，赶去点名，录案由，上号簿。本来就一肚子没好气，头脑也晕惚惚的，偏偏这两个年轻的当事人全不识相，喊冤的喊冤，诉苦的诉苦，恨不得把他也当成了过于执。心里一火，又因人赃俱获，张四说起犯人被捕时情形可疑，娄阿鼠又在一旁说些冷言冷语，过度疲劳和纷乱之下，竟忘了记证人。等向刑名师爷交代完了公事，回房再睡，仗着有官的耳目照应，睡到传呼坐堂才起来，又喝足了一气酽茶，候到第二次传呼，才抱了卷宗和那十五贯钱去伺候过堂。睡了这些时，神志自比日里清醒好些。当差多年的刑房，经历甚多，只管巴结本官，心里并不糊涂。这时，站在公案旁边一听，虽然没疑心到娄阿鼠，却看出这两个犯人未必是真凶。再一细听众邻居的供词，倪阿根竟说有一证人尚在苏州，可以传询，这才想起前事，当时吓了一大

跳。先还想这位县太爷只要心有成见，跟着就是一套严刑拷打，决不容犯人开口，倪阿根所说，好像没有听清。这一正凶是个从未见过官的年轻人，也许就被吓唬回去。只要他不供出陶复朱，过完这堂，连夜派差役到苏州去传人，一面和师父商量打主意再把它圆上，也并不是没法可想。最可怕是当时要人！这位驭下最严的太爷，只一翻脸，就受不了。正暗骂："瘟官，你如体谅下情，办公事有准时候，我们便不会忙得人仰马翻，觉都没法睡，哪有此事？"不料犯人胆大，说有证人未传，官马上就问传了没有！心里虽急得发抖，仗着一向老练和本官信任，表面上仍很镇静，很巧妙地答道："录案由时，犯人并没提陶复朱，连问他两次，都说十五贯钱是他自己的。张四还在旁听着。"他把自己的证人当时举了出来。

张四是冯承的爪牙，再想起熊友兰屡次向他打听陶复朱传来没有，自己以为冯承业已录过案由，就没有再过问这事。既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又要讨冯承的好，连忙上前跪禀道："回太爷的话，下役并没听犯人说过陶复朱。"

熊友兰抗声急叫道："我说过，他……"

过于执接口怒道："胡说！本县这里决不容你们这些'刁民'支吾抵赖！我用的人从来不敢耽误公事。你既说出证人，他们断无不传之理。本县业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今天偏不为你费事。你招不招吧？"

熊友兰慌道："请太爷给我……"

过于执把惊堂木一拍，喝道："真相已明，还给你什么？先拖下去打他三百大板！"

当时就有两个差役抢了出来，把熊友兰按倒在地。行刑的差役，便强扒下犯人的裤子，用三尺多长的大毛竹板，一五一十地吆喝着打了起来。熊友兰连冤枉二字都没喊清楚，就被打了个皮

开肉绽，几乎晕死过去。

过于执正要逼他招供，忽见稳婆带了苏戌娟走进，心中一动，暂时没有开口。

稳婆照例回禀："苏戌娟实是处女。只手上被刀锋刺了一条小口子。"

过于执便道："带苏戌娟!"

戌娟隔老远便听见堂上惨痛哭喊之声!吓得心里怦怦乱跳。再上堂一看，那个好心肠的熊友兰趴伏在地，股上的皮肉肿起老高，裤子上已沾满了血迹！由不得周身毛发皆立，说不出那种从没尝到过的恐怖滋味。

熊友兰已被打得两腿僵木，有的伤处偏又胀痛如裂，喘吁吁周身皆颤。正在咬牙挣扎往起跪时，忽见戌娟被差人带上堂来，要由身旁走过。由不得怒火上冲，突着一双布满红丝的眼睛，厉声怒道："你害得我好苦!"他咬牙切齿地痛恨戌娟，认为这不白之冤，全是戌娟所造成。因不懂官事，把心里的话也说了出来。

戌娟也忙喊道："我真对不起你!我就死，也不会连累你的……哎呀!"话没说完，被带案差役把链子猛一拖，几乎摔倒。刚想代熊友兰诉冤，猛一抬头，见县太爷正望她笑！方才她也曾看他笑过，但这一笑，看去分外显得可怕。忙把头一低，鼓起勇气，手指熊友兰，刚说了一句，"他实在是冤……"

过于执早就留意这两个少年男女的神气，不等话完，笑微微问道："他是谁呢?"

戌娟答道："就是那熊友兰……"

过于执接口笑问道："熊友兰几时勾引你的?你们怎么会图财害命，通谋杀人？要说实话！本县念你年幼无知，一定开脱你的死罪。"稳婆虽然验明戌娟是个处女，具有干结，但照过于执的看法，处女可以由受人勾引而变为妇人，当然也可以通谋杀人。众

人证都说她平日规矩，也正说明了尤家肉铺小，左右邻耳目众多，很难有通奸私会。女犯本想随同姘夫逃走了事，恰巧尤葫芦借来了十五贯。乐得乘他酒醉，顺手牵羊。没想到尤葫芦酒醉心不醉，因而引起凶杀。女犯虽不一定预谋杀人，共同杀害尊亲已毫无疑问。也许以先并没有想杀人，因为恶迹败露，然后行凶，都是意中之事，所以用以行凶的是七八斤重的肉斧，而非其他凶器。就算苏戌娟只是帮凶，杀害自己尊亲，也不能稍微宽容。不过口供还是要问的，这是朝廷的法度。好在是个小姑娘，骗供就行，哪怕她不招？

戌娟这时是又气又急又害羞。县太爷问她，虽然要比问熊友兰温和些，但是同样不容她答辩，问起来又是慢腾腾。年轻人当然有点性子急，何况还连累了好人！好容易盼到县太爷把话问完，业已乱了头绪，忍不住脱口答道："我我没有和他通奸……"

过于执突把脸一板，大喝道："我知道你和熊犯尚未成奸。只是意图淫奔，被你后父识破，因而合谋杀人！不要以为你是处女，奸字就安不上。不说实话，把你活活打死！"随把惊堂木一拍。

戌娟只觉得官说的话句句刺耳，气得周身乱抖，抗声答道："我和这位姓熊的客人素不相识……"

过于执大怒，抢口喝道："小泼贱，胡说！既不相识，怎会知道他叫熊友兰？又跟他一路走？他都招了，你还不招？讨打！"这次惊堂木拍得更显震耳。

熊友兰刚缓过一口气，听苏戌娟并没有咬她，才明白方才官说的是鬼话，忍不住叫道："我没有招……"年轻人到底还是年轻人，这一来，对戌娟的怨恨由不得冲淡了好些。

过于执厉声怒喝道："本县断案如神，如今人证俱全，还怕你们当堂串供？来！把男的上夹棍，女的也拶起来！"

行刑差役立时抢上，如法炮制。

过于执等男女二人上好刑具，又问："大胆凶犯，你们招不招？"

熊友兰和苏戌娟同喊："冤枉！"在冷雨凄风的深夜里，声音非常凄厉！

过于执微笑点头道："好，给我收！"他又恢复了先前的安详。官法如炉，犯人已在掌握之中，暴跳如雷和吹胡子瞪眼是不必要的。

接连几声惨号过去，这两个少年人都因受刑不过，痛死在大堂上。行刑差役跪禀："犯人挺刑，业已晕倒。"

过于执见外面风雨渐大，天明前的冬夜，那一股接一股的寒气直往皮袍袖子里钻，前后心也好像冷冰冰的。犯人还没有招供就死在堂上，公事上也很难交代，便低喝道："这算什么？给我喷醒过来，'当堂钉镣'[1] 收监，等他痛定思痛，胆寒之后再审。"

梁氏母子始终未被传讯。差役知道县太爷心意已定，决不多费唇舌。见她母子连说好话，要求上堂作证，几声威吓，便自镇住。

过于执一向讲究刑求，并以"案无积牍"，"狱无滞囚"自豪，又惟恐人家说他是酷吏，照例用刑时不让老百姓看，一干人证早被差役带往班房，等问完案取保候传去了。"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自来官司难打，何况人命牵连，众邻居都抱着大小不同的恐惧心情，一听少时就要取保回家，心里一松，便想起县太爷问案那样和气，不管对不对，都没骂过人，加上平日的耳闻，由不得发生好感。娄阿鼠固然是歌功颂德，赞不绝口。连杨氏也以为戌娟一定会放。不久刑房吏同了几个差人已冒着大雨飞跑进来，挨个点完了名，便叫差人带出取保。众人都急于回家，出了衙门

---

① 从前官府收押重囚，必须当堂当官钉镣，意在严防差役作弊，开镣亦然。但牢头禁卒之收贿徇私，暗用毒刑，迫害犯人，依然不能防止。

口，身上一轻，各冒着大风雨往家赶去。

熊友兰和苏戌娟经差役用凉水喷醒后，被连拖带拉，一路威喝着送往男女二监，分别收押。

梁氏母子最担心戌娟，又都怕官，再说家里也离不开。知杨氏和戌娟交好，便把带来的钱交托她想法送饭照应，并说自己也要常去探监，钱不够用，只管开口。

这男女二人受刑时虽然万分苦痛，悲愤头上还能硬挺。到了监中，才更尝出官家刑法的厉害，伤处肿起老高，硬邦邦的和木头一样，业已失去知觉，趴伏在铺有乱稻草的地上，非常不舒服，打算转侧一下都办不到。不动固是痛胀难受，稍微一动，周身筋肉全受牵掣，疼得钻心刺骨，由不得又疼了一身冷汗。不时还要受到牢头禁卒的辱骂。因为这是花案官司，在当时制度之下，照例要受人们的轻贱和侮辱，也很难得到难友的同情。戌娟只是疼得十指连心，双手通没有一个放处，身上还没受什么伤。熊友兰下半身已是体无完肤，腿差点被夹断，脊梁骨又挨了几下重的，肿起好些条紫杠，最难忍受的是几处被打绽裂的伤口，还有些烂肉挂在那里，非但不能转动，稍微喘一口气，就疼得头上直冒热汗，再要忍不住咳嗽一声，打个喷嚏，那个罪孽更大。牢头禁卒们又都见惯，连想喝口水都办不到，只能勉强把气匀着，在那里活受。这简直是“人间地狱”!

六

况　钟

过不两天，熊、苏二人又过二堂，照样又是下面不肯承招，上面不容分说，加以屈打。伤上加伤，县太爷非刑又多，哪受得了！二人经过几次昏厥之后，实在无力再挺。熊友兰首先认命；戍娟虽然苦口悲号，无论要她承认什么都可以，只请县太爷不要冤枉这素不相识的好人！过于执早就认定了这两个是由想通奸而合谋的凶手。“没有奸夫，如何完案？”戍娟那种说法，更使得他有气，哪里还有丝毫怜悯之心！戍娟接连多次受了好些酷刑，实在忍受不住，又听熊友兰颤声哭喊道：“撞到这样瘟官，是前世的冤孽！我一个男人都受不了，你不必再顾我。我们还是一同冤枉死了吧！”戍娟也看出官不容人说理，刚画完供，人就晕死过去。

过于执本嫌二人挺刑，又因画供以前，还喊冤枉，越想越有气，等到犯人还押之后，便和幕宾说：“这样‘刁民’，非都判他极刑不可！”在宾主双方密计之下，熊友兰固然是拐逃少女，图财害命的杀人犯，苏戍娟也成了预谋杀害尊亲，并且帮助行凶的凶手。这类上行的公文，过于执照例字斟句酌，看了又看。经过几次的修正，又加上：“似此极恶穷凶之徒，若不处以重典，实不足

以张国法而儆刁顽……”然后申详到府里去。

常州府是个老翰林，所讲究的是吟风弄月，煮酒清谈，一面做着官，一面却又要避免风尘俗吏的称号。他只顾诗酒风流和所谓“名山事业”，当然无暇过问民间疾苦。何况过于执历任繁巨，官场中都称他为全省第一个“干员”，是上宪最器重的人。因此，连公文都没看，便委之于幕宾。幕宾早就受过东家的嘱咐，而无锡县来的公文，又真称得起老吏断狱，又“干净”又“周密”，极少有过漏洞。乐得省事，留出工夫去陪东家撙酒论文，赏花玩月。在“……既是人证俱全，凶犯所称陶复朱查无此人，岂容狡展！……是否应予依拟……”等例行词句之下，再往臬司申详上去。这无辜的两条人命，也就随同卷宗，容容易易地送到省里。

熊、苏二人开头也不是不想翻供，因见这位知府大人生得又高又大，强睁着两只布满红丝的大眼，醉醺醺坐在堂上，未容开口，便把惊堂木乱拍，看去比过于执还凶。路上又受了解差不断地恫吓，惊弓之鸟，疮痍未复，惟恐再受非刑，只叹了口怨气，便听其所为。

江苏臬台出身是个纨绔子弟，三十多岁就升到江苏提刑按察使，讲究的是吃喝玩乐。后房妻妾有七八个，应酬她们还来不及，哪有心思去和犯人打交道。仗着他父亲是朝中亲贵，又用重金聘了两位有名的幕宾，代他办的公事非常漂亮，手笔更好，把公文写得头头是道，和作文章一样，极尽抑扬顿挫之致，才得一帆风顺，当了全省掌刑之官。臬台前后台本钱这样充足，当然用不着他费心，连申详的公文都没见到，便由这两位名幕包办，略微经过一番手续，依旧“如拟”，照例申详到刑部里去。

刑部员司因见人赃俱获，府臬两审俱照原判，初审的问法极精明而仔细，凶手又没有上控，分明情真罪实，也就拟了秋后处

决。再经朝审，“钉封”[1] 发回。

公文往返，不觉到了第二年的秋天。这两个无辜的青年，虽然分押男女二监，不能见面。日子一久，伤已养好，监中的难友对这二人，也由熟悉而发现这件奇冤，激发了人类的同情心。知道案经三审，又无亲人代为上控，分明冤没海底，万无生路。都说：“事情如果出在长、元、吴[2]三县，原审都有指望，偏撞在过于执这个瘟官手里。”熊、苏二人都知道自己没有救，悲愤无用，也就准备活一天是一天，伸冤的想头一断，体力也渐渐恢复。

戌娟因自己落了恶名，还连累好人，反正跳在黄河洗不清，每次得到梁大嫂和杨氏的接济，一定设法分一半给熊友兰转送过去。

熊友兰开头只怨自己多事，受了戌娟的害，又悔又恨。经过三审之后，渐渐发现戌娟也是无辜，事情不能怪她，只是狗官可恶，冤屈良民。再见戌娟对他那样关心，也被感动，反觉自己是个苦人出身，监中苦楚还能忍受，戌娟年纪不满二十，又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少女，虽比自己多了一个亲人，但相隔远，并非富有，每次送来的钱物，想必有限，她却定要分送许多给自己，越想越不好意思，于是由埋怨变成感激，老想能见戌娟一面道道谢。无奈一牢之隔，渺若山河，春去秋来，苦无机会。

这天夜里，熊、苏二人睡梦中忽听点名提人。经过这长一段苦难日月，监牢里的一些过节，二人都有一些耳闻眼见，明知此去必死，虽然有些惊悸，继一想，事已至此，这样人世，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索性早死好了，省得在监牢里苦熬，老受这个活罪。心神一定，匆匆应声爬起，听凭下手。人命重犯，全都带有镣铐，

---

① 明清两代秋审发回处决人犯的公文，例用棉纸搓条缝好，外加火印，名为“钉封”。

② 旧苏州府辖三县：长州、元和、吴县。

手续也早办好，不费什么时间。等押到“王废基”[1] 刑场，也就初更左右。

监斩官还没有来，熊、苏二人被押在旁边小席棚内，静候到时“标朱”[2]。都盼早死，对于死前官府照例要赏的一顿最后酒食，也始终不肯吃一口。已凉天气，如入寒冬。二人跪坐在阴湿冰凉的土地上候了半个多更次，手酸脚麻，心都冷透，偏是不能起立，空自怨哀，无计可施。

熊友兰首先忍不住怒火，口里咕哝着说：“我们反正冤枉到底，任凭你杀！为什么临死以前，还要给我们多受好些活罪？”

旁边一个差人接口道：“我们苏州府况大人是有名的青天，向来体贴犯人，从不许我们随便打骂，有时连提前给你们吃的这顿送行酒，也要亲自查看一下。这里有酒有菜，想让你们尽量吃个够，莫要饿死鬼投胎，再来犯法。你们偏是一点都不肯吃，却怪人家来得晚？这是苏州府，要是别处州县，早请你们‘吃生活’[3]了。横竖要死，你们年轻人不要心急。”

苏戌娟本来也想开口，无意中听出监斩官是苏州知府，姓况！猛想起近数月来，在牢中常听难友所说这位苏州府知府况钟的为人，心方一动，忽听吆喝之声。偏头往外一看，前头一对大灯笼，照着一名“顶马”[4]、四个差役、四名刽子手和一乘四人抬的蓝呢官轿，轿后还跟着一名骑马的“简房”[5]，由通往府前街的石子路

---

① 本元末吴王张士诚王宫废址，为当时秋审处决犯人的行刑场所。解放后，已改建为苏州市人民公园。

② 行刑前，监斩官必须验明正身，在斩犯“标杆”上用朱笔勾点一下。

③ 江南土语，等于北方的挨揍。

④ 地方官出来的前导长随。

⑤ 专管本官各种名帖（包括参谒上司、拜会僚属和寻常朋友之用，其形式写法各有不同）的书吏。

上走来，除原伺候在官棚内的差役不算，连轿夫带官不过十五六人。这比平日所见官府的威风势派，虽然要小得多，当此悲风怒号、残月无辉、白杨萧萧、声如潮涌的秋夜，转眼便要身首异处，永为屈死冤魂的当儿，多么意志坚强的汉子，心里头也由不得要跳上两跳，何况这两个未经事故的无辜青年男女！二人当时心里震了一下。

戌娟见正面官棚内灯火通明，轿已落下，一个身穿公服的官员已低头走了进去，忍不住向旁边一个老差人颤声问道："这位老爷就是况钟么？"

差人喝道："不许乱喊官讳！你们案经三审，又奉部批，不要说是青天，就是白天，也救不了你。只有定定心等着去投你的好娘胎吧。"

熊友兰也被戌娟提醒，见她迎头挨了一闷棍，自己本来想问的话，也全被压了回去。正觉就要处决，断无生路，刚咬牙切齿叹了口怨气，忽听戌娟突然悲号了一声"冤枉"！心想："双方同一命运，反正是死，喊他几声冤，稍微出点恶气也好。"便跟着喊起冤来。

戌娟见喊了一声冤，旁立差人并未喝骂，随又喊了两声。

熊友兰见看守差役虽在冷笑，不曾发话，知道犯人临刑前，非但常要喊冤，胆子大的，还要把官府对头骂上一顿，乐得借此机会把过于执也骂几句。苏戌娟跟着也骂。

看守差役见二人越喊越起劲，忍不住劝道："你们已非上西天不可了。此时骂是白骂，冤也白喊。虽然况大人不许我们打骂犯人，这类事他见得太多，你喊破喉咙也没有用处。"

熊、苏二人也明知道此时喊冤无用。平日常听人说，这位况大人是包龙图转世，专能为老百姓伸冤做主，多么不白的奇冤，经他一问，当时便能问个水落石出。当此死生交关之际，由不得生

出万分之一的最后希望。初意官棚相隔不远，况青天一定会听见，只要传呼带人，事情就许有了生路。哪知喉咙全都喊干，并无丝毫回应。强挣着半个身子，偏头往外一看，当中官棚内公案上的蜡烛业已点起，两旁还有差役举着好些灯笼火把。官已升座，似在翻看什么公文，相隔才二三丈，喊冤之声决不会听不到，休说盼他伸冤做主，竟连头也未向外抬。方才的满天寒星和半钩残月已全隐而不见，棚外大片刑场上暗沉沉的，风还是呼呼乱响。想起前在无锡县含冤受审，也是阴天，只是今夜雨还没下。回忆前情，不约而同叹了一口怨气。戍娟更忍不住心里一酸，痛泪往外直迸。正想："算了，算了。姨娘怎么不来收尸？连这死别生离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忽听官棚内一声传呼，还未听清，旁边看守的四差役便走过来带笑脸道："现在就要'过府'[①]，定定心，我搀着你们走。"

熊友兰虽然常在外面随人经商，并不知道什么叫"过府"，糊里糊涂，先被二差役一边一个，拉了膀臂便往外走。苏戍娟向不愿被男子拉扯，忙说："我自己会走。"刚用一腿支地，挣扎起立，不料腿脚均已麻木，连挣两个没挣起。另二差役忙抢着把她拉了起来，也是一边一个扶住，往官棚那面走去。戍娟腿脚均已失去知觉，只得听之，因内中一个差人把她膀臂拉得紧了一些，满腹愤气无从发泄，明已觉出官棚内坐的就是难友们平日所说的"包龙图"也不会来救她，依然喊起冤来。

熊友兰认为天下老鸦一般黑，当官的不会有好人，冤是白冤，把血喊出来也无用处，愤怒已极。先没出声，因听戍娟还在不住喊冤，觉着她太可怜，脱口骂道："和这些瘟官有什么道理可讲

---

① 秋审处决犯人的公文，批回以后，行刑前出首府验明正身，核对案由，名为"过府"，是当时必须有的手续。

……”

这时，熊、苏二人已将被带到官棚门前，皂班头低喝了一声：“不许放肆！”忽又听监刑官接口道：“临刑呼冤，常有的事，天明就要正法的人，你们不必多管。”二人本已住口，戍娟一听座上官的口气虽和过于执初审骗供时那样轻言细语差不多，不知怎的，觉着内中带着好些矜怜之意。并且话一出口，立时肃静无声，那些差役们也没一个狐假虎威，横眉竖目，由不得心中一动。再偷眼一看，座上官是个中等身材，年约五十，貌相清癯的老者，并不那样神气活现，正和难友们所说的况青天一样。先人之见和死在顷刻，千钧一发的眼前形势，使得她由内心深处起，又脱口喊出了一声“冤枉”。

这位监刑官正是苏州府知府况钟，因人甚公正，长、元、吴三县的老百姓对他非常敬爱，曾经有三次调任和罢官，都被数以万计的老百姓“攀辕卧辙”[①]，拦舆哭留，并且为他罢过两次市。他虽然以一个寒士出身的“佐杂”[②] 小官，升到苏州府知府，竟连皇帝都知道他的姓名，还为他下过御旨。这样名望大的清官，自然要受到上司同僚的忌恨。仗着多年为官，公事熟练，做人又那么踏踏实实，非常细心，不肯丝毫马虎，对于上司同僚又是不谄不骄，恰如其分，忌恨他的人也是无可如何。这次奉命“过府”监斩是例行公事，只要到时验明正身，标完朱把朱笔往身后一扔，给

① 旧时代，好官极少，只要肯为民做主的官，老百姓对他就爱如父母。这类受到人民爱戴的好官，不论升调去任，百姓们得信赶去，拉住他的车辕轿马，老幼成群，躺在路上，不舍他走，甚而还要为他罢市，表示抗议。

② 典史、厅丞等从九品小官，又名“未入流”。其出身都由刑房书吏提升，以排才捐监生充任者，亦称“正途”。

犯人插上“招子”，等杀完人，“排衙”[1] 回去，就算交代。但他还是办得十分谨慎，到得也比别的官早。一进官棚，先看卷宗，看得很仔细，从头到尾，一字不漏。这是他的习惯。正觉此案情真罪实，原审官并未错判，忽听棚外男女二犯同时在喊冤枉。这类刑前喊冤是常有的事，此案人赃俱获，毫无疑义，也就没有放在心上。等看完卷，把人役点过，办完例行手续，传话“过府”。隔不一会，猛听官棚外又喊了两声“冤枉”，因其近在门外，深夜寒风中听去，比方才几次喊冤的声音分外显得凄厉刺耳。知道这个犯人年纪很轻，虽然事已定案，无可逃刑，也由不得心里动了一下。后见两个犯人跪到面前，男的满脸怒容，一言不发，女的还在不住喊冤，暗忖：“这小姑娘虽然罪有应得，到底被人诱胁，受此重刑，年纪轻轻，也颇可怜。”便温言说道：“你们放安静些，等本府问完之后，有什么事情求我，只要办得到的，都可商量，光喊冤枉是没有用的。”

熊、苏二人第一次听到官会对他们这样说话。这和过于执问案神情完全不同，不知怎的会使人感觉到内中有一种温暖。尤其是那一双很清亮的眼睛，不像过于执那样朝人脸上死盯，也不像常州府那样吹胡子瞪眼一味恐吓人。虽朝自己看过两眼，更丝毫不像其他官吏差役那样带出厌恶凌辱的神气；加上过去的成见和很难满足的希望，由不得乖乖地应了一声：“是！”把头低了下去。伸冤求活之心过于迫切，也使得这两个无辜的青年并未听出对方所说有什么含义。

况钟照卷宗所载验明正身，核对完了姓名年籍，见刑房送上

---

[1] 监斩官点完名在招子上标朱后，立将朱笔随手往后扔掉。事完，还要在全副仪仗和全班吏役随行之下，在街上喝道绕行一番，才回官署，名为“排衙”，以示消除杀气之意。

斩犯身后所插的招纸，拿起笔来准备“标朱”，要往犯人姓名上去勾点，又朝二人看了一眼，停笔问道：“方才我已说过，只要本府能办的事都可以办。现在快‘标朱’了。你们并无亲友在场，有什么后事后话，快想一想。免得临时想说来不及。”

熊、苏二人先和况钟问答时，见对方辞色始终那样温和，并还带出怜惜的神气，满心热望着问完姓名便可伸诉冤枉，万想不到他们苦盼救命的况青天会说出这样话来。刚听出口气不妙，头脑里便轰的一下，跪坐在地，做声不得。

况钟连问两次有无后事相托，见二人均未开口，当是惊惧过甚所致，心里说道：“可怜！”由不得把朱笔放下，把二人的案由和供词再看了看，觉得实在没有判错，暗中叹了口气，二次把朱笔拿起，又要往招纸上点。

苏戌娟忽然把身子一挺，厉声急呼道：“谁都说你是青天包老爷，你就让我们冤冤枉枉死了么？”

熊友兰挺跪怒道：“什么青天包龙图，还不都是一样！我们老百姓就该冤枉死，有什么好讲！”

犯人临刑前骂官也是常事，况钟并不在意。因为熊友兰声色俱厉，无意中又看了他一眼。烛光照处，忽然瞥见熊友兰左眼都已迸破，新挂着一道寸许来长的血痕，女犯呼号更是激烈，与平日所见临刑呼冤的凶犯好些不同，并且男女两犯年纪都轻，以前从没打过官司，府、县两审均未翻供，到了已成定案，无法挽回之时，反倒这样激昂悲壮！方才所阅看的案由和供词重又浮上心头，由不得心中猛然一动，回顾简房道：“三更过了没有？”

简房恭答：“此时虽还不到三更，大人该‘标朱’了。”

况钟将头微点，见女犯虽然还在呼冤，因为悲愤过度，神志失常，业已不能成声。男犯只以怒目相视，顺眼角往下流血。便向二人温言说道：“你们先不要情急，听我好言相告。本府也觉你

们年纪轻轻，死得可惜，无奈业经三审，又奉有部里‘钉封’回文，事情是没有指望的了。不过你们口口声声在喊冤枉，想必有些缘故。现在还有两个多更次，你们把气平一平，有什么话，好好地说。”

苏戌娟喘息尚还未定，闻言转念一想，精神立振，脱口便道：“小女子被冤枉死，情愿认命。只是求求青天大老爷，不要让我连累好人。”随将自己和熊友兰素不相识，只在皋桥问路才得相遇的经过说了出来。

熊友兰听况钟一问，便把现有东家陶复朱可作见证，过于执听信手下吏役的话，不传证人，屈打成招之事，一一说出。

况钟先前细阅全案，并无漏洞，只是刚才想起男女二犯的口音一是无锡，一是淮安，稍微有点可疑，但这一点决不能就作为是男女二犯不曾杀人的理由。正觉这些话都是白说，忽听男犯说起十五贯钱是东家陶复朱命他带往常州买木梳的货款，无锡县未传证人，不禁吃了一惊。再一细问案情经过和先阅过的案由供词一对照，又问出陶复朱常年经商于江淮之间，官府只一行文便可传来对质，卷宗上竟没有提！而女犯的口气又是那么坚强天真，既不怕死，也不像是恋奸情热，想代男犯开脱神气。由不得心里便打起鼓来！暗忖：“这两人一住淮安，一住无锡，男犯更是一个商伙，哪有多少勾搭机会。男往常州，女往皋桥，都走一路，也不能因为问路同行，就认作是杀人凶犯。不过，最重要的关键，全在这十五贯钱上。如照女犯所说，是她姨母赠予尤葫芦的本钱，还可说是双方至亲，意图串供包庇，并且她那姨母也未出头代她上控，大有情虚之嫌。男犯却是业已供出钱是东家陶复朱的货款，并

且还说他被冤时，陶复朱正住苏州“玄妙观”[1]悦来店，有店簿可查。忙命长随任健拿了府牌，速骑快马往悦来店调取店簿，限半个更次以内复命，越快越好。跟着又向熊、苏二人反复询问，越问越仔细，也越觉出男女二犯理直气壮，一点不像装假。暗中示意刑房吏，把供词仔细记下。这一来，连简房长随都被吓坏，知道这位大人只要遇上疑难的事，非把它弄清楚不可，什么乱子都敢闯，俱都愁颜相对，代他着起急来。

简房是个刑房出身的老公事，实在忍耐不住，几次凑到公案旁边，悄声回禀说：“三更快到，请大人‘标朱’吧。”

况钟专心致志很沉稳地向犯人仔细问话，没有理睬。

隔了一会，简房又凑过去，暗中禀告说：“三更已到。此事关系重大，如真‘失入’[2]，恐怕要出乱子。请大人千万慎重。”

况钟闻言，猛被提醒，暗忖：“如果不是冤狱，我为百姓丢官吃亏原不相干。如是冤狱，这个牵连太大，由无锡县、常州府到臬台、抚台，都要受到很重处分，何况‘钉封’部文已到，万难更改的事，所以犯人临刑呼冤，虽有明文规定，也从没人肯为出头做主。我就算豁出这顶乌纱不要，去到抚院请求，也是白砸钉子，于事无补。奉命监斩，职权止此，此时已近三更，如何能够挽回？”正在非常为难，同时瞥见简房不敢再催，却借剔烛花为由，轻悄悄把斩犯的“招子”往手边缓缓移来，满脸都是愁急之容。知

---

① 在苏州最热闹的观前街中部，是座有名的大庙。当地最负盛名的苏州小吃糖果，都荟集在这条街上和庙里。

② 照当时法令，人命案件，原审官如其“失入”（错判了罪）比“失出”（轻判或错放）所受处分更重。已判死刑的冤狱只一翻案，原审官要杀头，二审的知府和三审的臬司都要革职，本省藩台、巡抚也要降级调用。因此，犯人虽可临刑呼冤，但是“过府”时，官决不睬。彼时官吏屈死几条人命不算什么，极少有人肯为老百姓伸冤，得罪他的上司和同僚。

道事情万难挽救，心中一狠，又去拿笔。谁知前两次拿笔，原认定犯人罪有应得，只是年幼无知，又无亲人，想问他死前有无请求，心里虽存恻隐之念，一面仍当公事在办。这时却老想着这两个年轻人至少有一个是冤枉，只要这支笔往招子上一勾一点，两条人命当时断送。手刚触到笔杆，已经有些发抖，等到勉强把笔拿起，手更抖个不停，简直没法往招子上点划。那支笔也仿佛比什么东西的分量都重，不听使唤，几次顺手缝要往下掉，竟然无力将它捏紧。同时瞥见苏戌娟满脸痛泪交流，面向自己，充满着万分迫切的乞求神气，比熊友兰看去还要可怜，连先前对她还有一些怀疑之处，都被冲淡好些，由不得心中一酸。

长随任健，人甚能干，很快就将店簿取到，向况钟禀告，说："悦来店东伙都说，熊友兰和他东家陶复朱以前都是店中老客。熊友兰搭夜航船到无锡去的那天，正是尤葫芦被杀的前半夜。小的因观前街离此才里把路，恐太爷要问话，骑马先回，他们随后就到。"

况钟仍然不动声色，接过一看，正是前去年的两本店簿。便从头看起，一直看到凶案发生的那一天，才将店簿合拢，坐在公座上沉思起来，连那支朱笔也忘了放。

这虽只是半盏茶的光景，满堂吏役全着了慌。那个忠厚的老简房实在放心不下，又悄悄凑将过去，吞吞吐吐地劝道："此……此事非同小……小可，请……请，请太爷……"

况钟突把手中笔往案上一掷，两眼一睁，微怒道："犯人暂时退押待命，一切由我担待。传轿，上抚院！"

这些吏役都知道况钟的为人，见他口气神情这样坚决，自然不敢多口，连声应诺，依言行事，把犯人带了下去。

况钟因时间共只还有二个更次，事情非快不可，便命刑房等人暂候，只带一名简房一盏引路灯笼，匆匆起身。行前又命任健

速骑快马，往观前街那面迎去。吩咐悦来店的东伙回去听传，免其在深夜寒风中久等。边说，边往轿内坐进。彼时苏州轿夫是有名的快腿，又都敬爱本官，知道这位况知府心热认真。等人坐好，抬腿就跑。相隔只有一里多路，转眼赶到。简房照规矩先往门上投帖，况钟不要轿夫“打住”[①]，命速放落，随在简房后面，走向辕门里去。

① 江南多水乡，不宜行车，官府出门，按品级分乘蓝、绿呢大轿。除“迎春”、“打春”和其他大典礼是八抬外，平日用四人抬，轿夫前后各二，寻常拜客，均坐轿中听请。往见上司，除非必见，方始下轿。否则，例由简房先递手本，未召见以前，多在轿中坐候。轿不落地，暂由轿夫用轿杠上所悬木棍将轿杠支起，名为“打住”。

七

周　忱

江苏巡抚部院周忱，年已六十，由科甲出身，外放州县起家，连做了三十来年的官，一帆风顺，升到苏州巡抚。人很老练，讲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事照“例行”，“无为而治”，不喜多生枝节，自找麻烦。年纪既大了些，后房姬妾又多，身胖体虚，不得不加以保养，对于子、午二觉看得最重，每日二更前定要安歇。睡时，除非事涉军机，或是朝廷下来急诏，便有天大的事发生，谁也不敢去往上房回禀。负责守夜的官兵知道这般时候决不会有人来，多聚在辕门内三间号房里，横躺竖卧地睡觉。另外几个好赌的围在一张小桌上打纸牌，算是守夜。正赌在兴头上，忽听门外有人，当值门官手指缝里的一叠纸牌都顾不得放下，便走了出来，见是苏州府的简房，好不耐烦。刚要发作，忽见简房身后，还跟着苏州府知府况钟，知道这个老头子一向认真，不大好惹，深夜到此，必有急事，忙又把话忍住。简房便说：“烦劳通禀，苏州府况大人有要事禀见。”门官把帖接过，眉头一皱道：“抚台向例夜晚不见属官，何况此时已是深夜，就有急事，也不在这一晚上。请代向贵上回一声，暂且请回，明天再辛苦一趟吧。”

况钟在旁，闻言情急，不等简房答话，抢上一步，正色道：“如果等得到明天，本府今夜也不会来。你不去回，出了乱子，你敢担吗?”

门官见况钟声色俱厉，虽然不敢硬碰，仍恐周忱怪罪，万分为难之下，才把况钟让到平常等候传见的大官厅里暂坐，说：“内宅大门早已上锁，小人实在不敢前往惊动。马上就找徐中军去回禀，好快一点，省得大人久等。”说罢，转身就走。

况钟知道中军徐藩是抚台的亲信，门官所说也是实情。看他走得那么慌，以为人来必快。等了好一会，不见回信，心中不耐，忍不住走向门外探看，由大堂直到辕门，整座衙门都是静悄悄的，轿厅上仍停着那顶装潢极讲究的绿呢大轿。那两座约有一人来高的朱红漆鼓架子，也照旧托着上面满布灰尘，从来没人动过的大鼓。此外，连个人影子都没有。心方一动，忽听身后冷笑道：“深更半夜的，贵知府大人也真不怕麻烦!”回头一看，正是抚台的心腹中军徐藩，两手分缩在袖子里，腆着个大肚子慢吞吞由身后走来。人本矮胖，又怕风寒，里面的衣服穿得再多，加上外罩的官衣，周身东一块西一块，紧绷绷地鼓起好些大小疙瘩，越显得痴肥臃肿，形态很怪。况钟见他还是平日媚上骄下，你急我不急的神气，强忍气愤，开口便道：“事关紧急，要见抚台，请中军官费心，快代回禀一声。”

徐藩嘻着一张大嘴道：“再有二鼓，天就快亮。您不会明天一大早儿来吗?”道地的官腔京话，神情也很懈怠，说完，对况钟连正眼都不再看，也不往官厅里让。

况钟看了徐藩这种神气，先就厌恶，无奈事关重大，又强忍气愤道：“本府若非此事关系两条人命，事在紧急，必须今夜求见，也不会……”

徐藩接口冷笑道：“抚台这样大的年纪，江苏全省的事都得由

他老人家操心，谁受得了？虽然您在外边有点名望，苏州府的百姓还为您罢过市，也在本省做了多年官，是老州县了，几时听说抚台大人夜里见过客？别说这么黑天深夜，就是刚掌上灯，凭您这身份，来了也见不着。请您这位知府大人多包涵，别给我们伺候人的多找麻烦。干脆，请回。天大的事，也是明儿早上见。否则，就算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给您回，也是准碰钉子，连您明儿的事都要耽误。您回家还可睡个够。像我们这样好容易晚上睡个觉，还得让人给搅了起来，这是怎么说的？快请吧。”方才那个门官，不知由何处掩将过来，也寒着一张脸随声附和，并说：“抚台睡后，照例不许惊动，就把内宅喊开，离上房还隔着三层院子呢。丫鬟们也不敢往上回呀。最好您请先回府去打个盹儿，到天亮吃完点心再来等候。小人准保第一个给您挂号投帖。”

况钟始而越听越有气，想要发作。继一想：“此案分明冤枉，至少男犯熊友兰也与本案毫无牵连。我身为临民之官，岂能不给良民做主！至多误过监斩期限，丢官受处分，也非为此无辜人昭雪不可！今夜人决不杀，明朝再来也是一样。”当时心里一横，胆力更壮，赌气答了一声“好”！转身就往外走。

门官在后唤道：“知府大人走道留点神，今晚没月亮，别看堂上灯笼大，照不到堂外面。大人见不到抚台不要紧，留神摔着。”

徐藩接口道：“什么知府！到了这儿就成了豆腐啦。这样的官，我真没瞅见过。人家有这个瘾，你管的着吗？”

徐藩和门官站在官厅门口，一和一唱地说俏皮话。门官要送出，也被徐藩止住。况钟耳听身后冷言冷语，又不便和这班奴才去计较。正怀着满腹怒火往大堂外走，瞥见从前曾经被人赞为专

与百姓伸冤，陈述下情的两面“登闻鼓”[①]，在东首暗影中闪动着鼓旁朱红漆的微光。心念一动，三步两步赶将过去，拿起鼓架上挂着的鼓槌，抬手便打。

官厅离大堂还有好几丈远。门官、徐藩，一老一胖，想要拦阻，已自无及。况钟怒火头上，那鼓打得又急又重，鼓声冬冬，远近皆闻，震撼了整座大堂。

况钟拿定主意，不把抚台打出来，决不甘休！他这里手还未停，好些轮班值夜和在前后巡逻的军校，连那平日偷懒早已合衣而卧的全被惊动，都朝大堂这面赶来。

徐藩捧着个大肚子，喘吁吁赶到况钟面前，赔着一脸苦笑说：“况知府！况大人！请您高抬贵手，我这就给您回去，行不行？”

众军校手持灯笼火把，全身披挂而来。一见击鼓的是苏州首府况钟，抚台的心腹中军徐藩又在向他赔话，当然谁也不敢多事。

徐藩见众军校还呆在那里，知道这场乱子不小，此鼓一击，便是发生紧急之事，抚台断无不出之理。往上回话，稍不投机，这顿苦打先受不了，这脸也丢不起。念头一转，先朝众军校苦笑道：“丁点的事。这是况大人因为抚台半夜里不见客，他老人家又有点性子急，我没法拦他，才打的鼓。诸位请各归原位，该干什么，干什么去罢。天大的事都有我呢。”

众军校诺诺连声，各自散去。

徐藩随请况钟到内花厅去等候回禀，一面低声赔笑道：“不是

---

① 其制起于南唐。唐时东西两都都设有“登闻鼓”。宋代并专设“登闻鼓院”。明以后，鼓设于“通政院”，业已近于名存实亡。后来的击鼓鸣冤多由小说传奇引用。地方官衙虽然有鼓二面并列于大堂之东，因旧例沿袭，一经击动，便有紧急大事发生，或是人民冤枉太甚，冒险击鼓申诉。地方官闻鼓当时仍要赶出坐堂，全衙骚动，故平日最忌有人击鼓。清代中叶以后，好些州县官的鼓多用木板钉上，不令发声。抚院的鼓，专为节日典礼之用，老向不敢摸它一下，更是形同虚设，成了装饰。

准保能见的人决不往内花厅让，您放心吧，我这就给您往上回。不过这事情不能怨我，少时抚台出见，求大人千万包涵，美言几句，别说卑职不肯给您回，也别说您一到就击鼓。只说您一听抚台早睡，最好明天见，因觉事情紧急，卑职拦劝不住，才击的鼓，就感恩不尽了。”

二人边说边走，另外几个小官差得信赶来已抢先奔往内花厅，把灯烛点起，准备茶水。

内花厅在“仪门”[1] 以内，离大堂官厅还有一段路。况钟恨不能一步赶到，偏生徐藩生得又蠢又胖，捧着个大肚子走不开步，不时还要凑向况钟身前来说好话，絮聒不休，气喘吁吁，口里直喷着臭唾沫。况钟见他前倨后恭，心中暗笑，随口答道：“本府知道啦。你快点走吧。”说罢，忽听衙内传更之声已近四鼓，由不得心又急了起来。

徐藩好容易喘吁吁把况钟引往内花厅落座，才带着满头大汗，一颠一颠，似跑不跑地往屏风后走去。

况钟伸手想摸怀中揣的那两本店簿，猛觉两膀酸疼。料是方才打鼓用力太过，手急了些。颤着手把店簿掏出，重又仔细翻查年月，又看出陶复朱东伙是悦来店里常客，有时他往，熊友兰还守在店里，偶然离开，往返也只三二日，即此已无暗往无锡与人勾结害人的情理。何况尤葫芦被杀的那一晚，照夜航船到达无锡的时间计算，熊友兰本人还在船上，更是一个铁证。刚把店簿合好，揣向怀中，忽听屏风后有了脚步之声，以为周忱出见，正要起立，乃是下人送茶。来人去后，估计天离四鼓越近，断定自己没有看错，心虽放定，仍颤着一只酸手把店簿取出再看。看完侧耳一听，仍无动静。方觉周忱就是天亮出来，此案也非重审不可。

---

① 在大堂后。官厅在“仪门”外。

忽然想起："犯人临刑呼冤，虽可重审，如今已成具文，并且'钉封'到得太晚，行刑是在五鼓，就算'过府'时可以停刑请示，时间也来不及，何况这样深夜！倘若周忱耗到天明才出来，此人一向圆滑，不肯轻担责任，无锡县令过于执又是抚、藩、臬三大宪最赏识的能吏干员，此案一翻，这些大小官员都有处分。他们官官相护，串通包庇，已属难免。在抚台专讲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成事不说，既往不咎'的想法下，只有保全官，不肯保全民。他只要拿越职逾限的罪名先把我革职查办，这两条无辜的人命也必糊里糊涂就此断送。"想到这里，由不得两手心也急出了汗，忍不住站起，想寻一人打听。又听屏后脚步之声甚急，以为这次才是周忱出来，连忙归座，把气略沉，等候礼见。哪知屏风后转出来的是四个俊俏丫鬟：一个在正面太师椅前放下一个面盆般大，刚烧好炭基的云白铜雕花脚炉；一个忙着用带来的鹿皮褥子把椅子铺好；另两个各将手捧的细瓷茶碗和银水烟袋连同三根纸捻，放在椅旁紫檀茶几上，便急匆匆往屏后走去。呆了一会，又无动静，耳听传更之声已交四鼓，心中又急又气，忽又听屏风后有男子咳嗽之声甚浊，步履也颇迟钝，认定周忱出来无疑。忙把袖子抖直，站了起来，准备迎接。哪知来人竟是胖中军徐藩，板着一张脸便往外走。忙赶上去，刚要开口，哪知徐藩重又改恭为倨，抱着沉重的脚步，大摇大摆而出，丝毫也未理睬。况钟气在心里，不便发作，正在暗中怨恨，见两个俊童由屏风后随出，笑嘻嘻躬身说道："请况大人稍等一等。抚台大人在穿衣服，这就出来。"况钟闻言，心里一块石头这才落地。又隔了一会，才由屏风后跑出一个当差，朝着况钟喊了声："抚台大人到！"

况钟忙又整了整衣冠，重行起立。跟着便见另二俊仆一边一个搀着周忱缓步走出。况钟照例行了见面礼，轻声说道："卑府三更半夜，惊扰老大人，还望宽恕。"

周忱生得身材魁梧，方面大耳，肤白如玉，鼻子高而丰满，眉毛相当长，横在这张天官赐福的脸上，再配上那不多不少的花白胡须，分外显得五官端正。除那一双大眼睛看去暗淡无光而外，别无可以褒贬之处。脸上天然就带着一副笑容，动作又极安详，再穿着一身华美的公服，配上几个俊仆和一堂摆设，完全一副贵官气派和封疆大臣的风度。周忱照例朝况钟先还了个半礼，左手往前一伸，满面春风地笑道："贵府辛苦了。现在虽只秋末冬初，到底天气已凉，半夜里还是很冷。我们上了点年纪的人，身子要紧。请随便坐，先用一杯热茶吧。"边说，边往铺着鹿皮褥子的紫檀太师椅上坐去。前二俊童，一个正端茶来，一个便要给他装烟。周忱把手微摆，表示暂时不用。二俊童一个放下茶碗，一个熄了纸捻，分立于侧。周忱这才望着况钟从容微笑道："贵府深夜击鼓，可是那两名凶犯有什么举动，贵府惟恐发生变故，将他们提前处决了么？"说时，辞色和善而又安详，仿佛还带有一点夸奖的意思。

况钟听出话里面有骨头，刚一开口，便暗示监斩官违背制度。再想起方才徐藩那样狂傲神气，知道周忱业已听信左右谗言，胸有成见，暗中已示了一下威。忙把气屏住，垂手起立道："卑府奉命监斩，应按定时行刑，怎敢提前挪后？只是'过府'时，犯人临刑呼冤，经卑府仔细审问，其中确有'失入'之处，因此来请老大人示下，是否可以暂时停刑，重新审问？"

周忱微笑道："贵府真算是爱民如子的了。请问贵府问出此案哪些地方是'失入'的呢？"说时，脸上笑容一直未敛，口气很和气。

况钟便把"过府"时问供经过和悦来店簿所载熊友兰住店日期等等，根据自己的仔细推断，将"苏戌娟半夜出走，虽有可疑之点还未判明，熊友兰已决非杀人凶手。男的既有冤枉，女犯也与本案关系重大，自应一同停刑。等本案真相大白，再行发落"等

语，一一说了。

周忱听话一点也没有不耐烦。右侧小童又点好纸捻，装上水烟，把银水烟袋嘴送将过去。周忱一边呼噜噜抽着最上等的福建皮丝烟，一边听况钟陈说经过。每遇小童往痰盂里吹烟灰换装新烟之时，定要把头微点，脸上始终带着笑，神情很温和，专心致志地在听属吏的禀告，很像一位能够倾听下情的好上司。

况钟见周忱始终含笑望着自己，从没有打断过一句话头，自信所说非常有理，无可反驳，越往后说气越壮，连属官应有的礼节也几乎忘却。等把停刑经过说完，接口又道："据卑府详阅卷宗和男犯熊友兰所诉被冤情由与悦来店店簿所载熊友兰住店日期，明是一桩冤狱。似过令（指过于执）这样草菅人命，如不仔细彻查，殊不是以张国纪而肃官常……"

周忱很安详地容况钟把话说完，右手微扬，挥退装水烟的俊童，然后笑对况钟道："好。贵府还有别的话么？"

况钟恭答："此案疑窦十分明显，过令不传证人，不查证物，只凭臆断，专用刑求，实属咎有应得，不容宽纵。只是五更将尽，卑府监斩奉有时限，还望老大人速下手谕停刑待审，然后另派干员查问此案，使卑府能尽其职责，含冤人感且弗朽。"

周忱忽然失惊道："我真健忘。此案是贵府监斩的么？此时相隔斩限已近，就算贵府深夜奔驰，不怕偏劳，恐怕也不大合适吧？"

况钟不料周忱会由满面笑容中当头泼来一盆冷水，不由气往上撞！勉强忍住怒火，把声音压低，正色答道："卑府奉命五更监斩，例在三更前后'过府'，等核对完了店簿，问出冤情，赶来辕门禀告，三更已过。因中军官不肯通报，方始擅击堂鼓，以求下情上达。又恭候了个把更次，才得冒渎钧威，详陈经过。时刻上既有碍难，而犯人临刑呼冤又是律有明文。既已问出冤情，自无坐视之理。卑府虽然多事，责成所关，并未逾权越职。若因过了

时限，致受处分，卑府所不敢辞。只是此案仍非请老大人做主不可！”

周忱目注况钟，见他执礼虽恭，神态颇为激昂，反驳的话不是无理，口气尤为坚决，心中暗笑，从容答道：“老兄请稍安勿躁。贵府虽非‘正途出身’[1]，也曾作了多年州县。不要为了一件‘不相干’的案子，生这么大的火气。你只知邀功好名，多此一举，可知此案已经三审，部里‘钉封’已到，铁案如山！果如贵府所说，此案真个‘失入’，熊、苏二犯固可无事，老兄又可得到一次传旨嘉奖，本院至多得罪一些朝官僚属，也不相干。藩、臬以下所受处分已极重大，常州府、无锡县更是凶多吉少，岂不又是两条人命，还要带累好些同僚？彼此都是官场中人，一行作吏，实非容易，贵府当有同感！依本院之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你验明正身，亲自监斩，就可交差。即便过了限期，仍照五更处决呈报，本院也决不查究。不问过令对于此案有无冤枉，请老兄念在同官之谊，就算了吧！”

况钟闻言，气不打一处来，当时起立，亢声答道：“国家以人命为重！此案重在是否冤枉，似乎不应该专顾僚属的考成。此案不冤，卑府责无旁贷；此案若冤，便应按律而断。原审官不应逃其刑责，何谓牵连？望老大人主张公道才好！”

周忱见他反唇相稽，话更激烈，心中老大不快，由不得面色微微一沉道：“贵府可是仗有那封御赐诏旨，说了就算，非要本院照你所说行事不可么？”

况钟看出周忱已然有些发怒，念头一转，重又把气沉稳，听

---

[1] 况钟以寒士出身，在佐杂中虽称“正途”，但官场中惯例以科甲出身的州县官才算真正“正途”。中进士面以“榜下即用”，外任州县的，又叫“老虎班子”，最受官场重视。

完，躬身答道："卑府全是本着良心二字，为民请命。虽蒙圣恩'简放'[1]，并赐以亲笔诏旨，许卑府遇到本省有了不公不法之事，可以专折上奏。但是卑府此来是向老大人请示，并未提到诏旨二字。不过事关两条人命，卑府实不敢有负国恩和老大人委托之重而已。"

周忱微笑点头，也不答话，却把盖碗茶微微一端。花厅门帘外伺候着的中军立喊："送客[2]!""备轿!"跟着便听众官差一递一声吆喝着往大堂外传呼出去。

况钟见周忱连话都不容人往下说，便端杯逐客，暗中把牙一咬，从容说道："卑府还有要紧的话不曾禀完，还望老大人格外宽容，容卑府稍停片刻。"

周忱虽恨况钟不知进退，但是属官这等说法，又是本省首府，照例不能加以拒绝。何况对方为人性情刚直，一个想不开，就许真个专折上奏，闹出事来。想了想，强笑答道："本院因贵府话说较多，无意中请先用茶，下人无知，以致惊动。幸勿见怪，请坐再谈吧。"

况钟拿定主意，不把事情解决决不回去，闻言肃立，说了句"多谢老大人"，从容退归原位坐定，欠身说道："事关民命，若有'失入'，三审原官固有应得之罪，老大人不为作主，恐也有些关系。卑府不奉命监斩，知道有此冤狱，也必申详上来。现又奉命监斩，更是责有攸归，义无坐视，纵冒斧钺之诛，也实不敢逃死。

---

① 知县由藩司（布政使）委任，名为"挂牌"。知府四品黄堂，例由朝廷"简放"。

② 彼时官场惯例，上司见下属话不投机，或嫌坐久，不便明言逐客，例将茶杯向对方微微一举，口说请茶，帘外伺候的员役立即传呼"备轿"，"送客"。来客一见主人端杯，十九抢光告辞。个别有风骨的属官因话未说完，仍请主人稍待的也有，但不多见。

求老大人仍以‘民命’为重，卑府感恩不尽。”说时，并站起身朝周忱行了个半跪礼。

周忱听出言中之意，知道此人说得出办得到，再不答应他的请求，这一回去，必定连夜照着他的御赐诏旨行事，专折上奏，连想设法托人挽救都来不及，不禁吃了一惊，暗忖：“我原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此案部里没有驳，斩就斩吧，何苦闹出事来，多结冤家？没想到会遇见这个浑人，咬定牙关非办不可。我若答应，他查不到真凶，本省借此去掉一个讨厌鬼，倒也不错。如真查明冤狱，缉获真凶，就坏上几个官，于我也没有多大关系。索性由他闹去，免得另生枝节，于自己也有未便。”念头一转，微笑道：“老兄真不愧民之父母，这样丝毫不苟。既然得饶人处‘不’饶人，那也不便再勉强了。不过，本院话要说到，此案虽关系两条人命，翻将过来，却也关系着两条‘官’命和许多同审官的考成，非同儿戏！万一翻不过来，老兄作何交代？”

况钟慨然答道：“卑府本意是请老大人另派干员查办此案，既蒙明示，就请老大人札委卑府查办，如其不能水落石出，甘愿反坐就是。”

周忱虽恨况钟多事讨厌，见他这样辞色慷慨，正气凛然，也由不得有些感动，随口答道：“老兄太言重了。就是偶然看错，也是‘慎刑太过’所致，不会叫你反坐以抵的。这个放心。你要多少天限期才将此案弄清楚呢？”

况钟道：“此虽无头命案，尚有线索可得，卑府拟讨三个月期限，请老大人示下。”

周忱微笑道：“三个月的期限，未免多一点吧？本院的意思有半月就可以……”

况钟知他还想刁难，转眼就是五鼓，实在忍耐不住。不等话完，忙道：“回老大人的话，证人陶复朱不知何往。熊友兰平日往

来之地尚须查对。女犯苏戌娟因何恰在半夜出走，更是疑点，既不能听她一面之词，也不能没有找出真凶，据为判刑论断。苏、锡两地直到熊友兰原籍淮安，都要妥派干差，仔细查访。真正的凶手必已乘机逃亡，缉拿到案也非容易。这半个月的期限，任何干员也难奉命。还望老大人多多宽限，使真相得以大明，实为万幸。”

周忱不愿再听他絮聒下去，一赌气，脱口便道：“好，就给贵府两个月期限。”随唤中军取来令箭，命况钟停刑重审，等当日奉到手札，即往无锡县查办此案，不得延误，二次又把茶杯一举。

况钟连忙依礼拜辞，抱了令箭匆匆赶出，连轿子都顾不得坐，骑了简房那匹马，要过所持小灯笼，冒着天明前的寒风，朝王废基刑场赶去。一到便传令升座，命将男女二斩犯停刑，男犯勿须再上刑具，女犯“当官钉镣”还押。一切依例吩咐停当，后面的官轿简房等才行赶到。况钟上轿，天正五更。

周忱老于宦场，人本精明细心，等况钟一走，立命中军把幕宾请来，说了前事，命其速将委派苏州府查办此案的札子拟好，并限辰刻以前就要签押，誊清，发出。这一来，整座抚衙都被惊动，到处纷纷议论，消息也就传播出去。天已亮透。

周忱坐在签押房里，一面喝着上房端来的参茸稀饭，刚把委令况钟查办冤案的文稿看过，命掌印官盖了“关防”[①] 火速发出，忽报无锡县知县过于执禀见。周忱虽然感觉疲倦，无奈现任州县官有事禀见，例无不见之理。过于执又是平日最赏识的干员，本心不愿他因此一案丢官出事，想问一个明白。当时传见，随往花厅走去。

过于执一见周忱，便把官帽摘下，叩头亢声道：“况知府听信

---

① 旧制，正印官（实缺）用方形的印，非正印官均用长方形的关防。总督、巡抚是差使，同样用关防，所用印色是胭脂。

凶犯一面之词，竟敢越权多事，任意而行，这分明是拿卑职[1]的脑袋当儿戏嘛。现在就请老大人开恩，将卑职革职查办。就是熊友兰、苏戌娟合谋杀人一案问得不冤，卑职天胆也不敢任这七品知县了。”

周忱见他气极败坏的神气，觉着事情难怪，忙命人扶起，再三用好言安慰。

过于执一口咬定熊、苏二犯情真罪当，案经三审，奉省部文，铁案如山，不容反悔。并请周忱即日派员署理无锡县，容他在省里待罪，等事情弄清楚，即日辞官归田等语。

周忱无奈，又答应再下一道札子交与过于执，暂时仍由况钟办理此案。满了两个月的期限，不问有无冤枉，只要况钟不曾交代，便由过于执拿了这道札子先摘况钟的印，代理苏州府，然后从严查办，以儆效尤。

过于执世故很深，当时收风转舵，连称：“不是老大人贤明，体念下情，恩德如山，江苏全省的州县官定必人人自危……”同时又磕了几个响头，方始禀谢辞退。就这样还不放心，又到外官厅等札子发出，领到手里，然后放下省里要办的事，当天赶回无锡，等候况钟到来，相机行事。

① 官场中有一定的称呼和语言，见上司知县称“卑职”，知府称“卑府”，道台称“职道”，藩、臬两司对督、抚称“司里”。会客和送客，都有一定的惯例。

八

难解的疑团

况钟回到知府衙门，立即传见幕宾吏役人等，把应办的事仔细交派，准备船只，并向带去的人指示机宜，一切布置停当，才喘了一口气，从容往卧室走进。也就睡了一个多时辰，便奉到抚台札子，令况钟亲往无锡查办此案，限期二月办完。原苏州府知府一缺，暂由元和县知县喻子诚“护理”[①]。以上各节，除专折上奏外，已分饬常州府和无锡、元和二县知悉等情。况钟因事关重大，期限太紧，惟恐延误，一面吩咐开饭，一面签出提票，命将熊友兰、苏戍娟由监中提出，用布围小轿抬送船上，妥为安置看押，一面准备走前应办的公文手续，等元和县来交代之后，即时起身。并将一些急办的卷宗文件加封打印装箱，由两名忠实可靠的从人送往船上，以便途中抽空阅看，拟好办法，再往回送，免得元和县初来接不上头，或是忙不过来，出了差错。想法原颇周到，也真能吃苦耐劳，勇于任事，使好些要紧公事不致延误，还可保守机密。并由亲身经历中，核对出由苏州到无锡的坐船时间，

① 下属暂时代理上司的职务，知府以上，均称“护理”。

对无辜良民也先给了照顾。不料抚院人多口杂，过于执耳目又灵，天亮不久，就得到了停刑重审的消息，忽匆匆见完周忱，领了公文，赶回衙内，用两班轿夫倒换着抬，已由陆路抢先往无锡县赶去。况钟刚匆匆把饭吃完，在和妻子说话，安排家务，忽报元和县喻老爷禀见。忙命："请到签押房坐。"随即赶了出去。

喻子诚是个"榜下即用"的新进，年才三十来岁，世故不深，人又聪明好强，到任不久，便把况钟当作良师益友看待。况钟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常时帮他解决一些疑难的公文案件。于是双方成了莫逆之交，非公事相见，从来不拘那些官套俗礼。

况钟见了喻子诚，先把停刑重审经过说完，交代完了走后应办的公事，并把双方随时通信商量，如何办理那些繁难急办的事详细说了。喻子诚本就佩服况钟，说一句，应一句。

周忱因况钟性情刚直，所办公事又极老练精细，苏州府的事多，派去护理的人稍一疏忽，出了差错，况钟又不甘休。经过再三盘算，以为"元和县知县喻子诚，刚做知县不满一年，人又年轻气盛，和况钟相识不久。如令护理苏州府，将来处理好便罢，稍有不合，还可借题发挥，给况钟一个难堪"，没想到这一来，反而成全了况钟，人虽离开两月，苏州府应办的事情一点也没耽误。

况钟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准备停当，天已申、酉之交，这才再三劝住喻子诚和吏役人等，不令往送，只带了一名老诚而又熟习公事暂代刑房的简房和两个从人，连轿子都没有坐，便服步行，走出"胥门"[①]。船上吏役早已到齐。况钟算准时候，一到便命开船，把预先准备的好菜好饭与吏役们犒劳，连犯人也都有份。长随任健送完行李，早照预定骑了快马，先由陆路赶往无锡县去投送公

① 旧苏州府共有六个城门："阊"、"胥"、"盘"、"娄"、"齐"、"葑"。胥门外江边是大水码头。

文，并在当地租赁客店，作为行馆。随行都是跟随况钟多年，受过训练的吏役，饭菜也颇丰盛，只是不能饮酒。

众人吃完夜饭，况钟亲自开箱，把应办的重要公文取出，独个儿连批阅代拟稿，办了两件，交与简房去抄写。跟着唤人来，问知男女二犯各照预定，分押在有隔断的后仓之内。女的好似兴奋过度，先还隔着板壁说了些感谢况青天的话，并向男的道歉，说都是她不好，不该随便向男子问路，才致连累好人，惹出杀身之祸等语，男的也慰问她几句。隔了不多一会，男的便没有应声，女的也不再开口。隔着板洞偷看，二人全都睡熟。直到夜饭前才行喊起，如今坐在仓中好似在想心事，都低着头没有开口等情。况钟早命差役从人除不许令犯人自行出仓走动外，别的不要过问，连吃饭也把他们放在一起。表面假装大意，暗中却叫心细的人隐在板壁后面，查听这二人的辞色神情。听完，又把差人所说，仔细问了一遍，觉着熊友兰实是无辜。苏戌娟口口声声老说她“连累了好人”，所述冤枉的情节和供词所载一样，仍使人不能无疑。莫要救了一个良民，放走一个帮凶。仔细想了一想，命：“将女犯人带来问话。”等苏戌娟带来，开口便对她道：“熊友兰大约是冤枉，只要寻到那十五贯钱的来源，便可开释了。我不是不可怜你。无奈你家平日那么穷苦，你都没打算去寻你阿姨，偏偏你义父尤葫芦借来了做生意的本钱，眼看明天就要开张，反倒半夜逃走。你的义父又恰在你走后被人杀死。你说你义父要卖你作丫头，就算有这样几句笑话，死无对证，何人得知呢？再退一步说，因你走得匆忙，门又虚掩，以致凶手乘虚而入，图财害命，虽然事情太巧，也并非不在情理之中，这到底不是你能够解脱干系的反证。何况你又说你义父尤葫芦人颇和气，没有对头，也没看出过哪个是歹人。就算你此时能指出人来，也不能由你随便一说，便认为那是凶手。我已为你费尽心力，哪一面都想到，实在是没法子救你

的了。看你年纪轻轻的很可怜，现在把你刑具摘下，舒散几天罢。”说罢，便唤差役给女犯当官开锁去镣。

老简房从昨夜“过府”起，一直就代况钟发着愁，这时正站旁边，忍不住又要凑将过去。

况钟知他用意，使一眼色，不令开口。

苏戌娟悲喜交集道：“青天大老爷！该杀该剐，我认命。只不连累好人，就做鬼也感谢不尽了。”

况钟把脸一板道：“不许多讲闲话！你们给她去完刑具，快带下去！”

旁立二差忙将戌娟刑具去掉，往后仓带去。

况钟随向简房低语道：“吩咐随来差役人等轮流守夜，日夜注意这个女犯的行动！所有仓上窗板都要上紧，只把拘留女犯的后窗空出一扇不关，选一两个精通水性的船夫帮助守在那里，以防万一。表面上都装作无事，暗中却要留神，丝毫不可大意，也不要在后仓一带高声走动。再把熊友兰带来‘当官开锁’。”众差同声应诺，跟着又把熊友兰带到，依言去了刑具。况钟把他和苏戌娟相遇经过重复问了一遍，底下便问陶复朱平日经商往来落脚之处，问得很详细。问完，命将熊友兰押归后仓。又命简房照所供陶复朱的去处写好文稿，誊清盖印，到了无锡，即向各地行文要陶复朱到案作证。事完，夜色已深，也就安歇。

这是一只三套官仓的大船。众船夫认出坐船的是况青天，俱都高兴，肯卖力气。船上人少，载得又轻，开船不久，便到了“浒墅关”[①]。后因况钟传话，说夜深到达，上下不便，命和航船同行，遇到途中停泊之处，也照样拢岸歇息，只不许和别船隔近，船才慢了下来。

---

① 由苏州往无锡的途中大站。

况钟原因办完一切手续交代之后，天已不早，估计当日决赶不到无锡，走慢一点，正好借此查对航船开泊时间，并在途中仔细考查那个女犯是否真有冤枉。心中有事，自难安睡。秋末冬初，夜又正长，共只睡了两个更次便自惊醒，天还未交四鼓。静心一听，满船静悄悄的，除那船当风逆流而进，浪打船头，水声汩汩和咿哑咿哑的橹声而外，更无其他声息，当中书桌上的红蜡，似新换上不久，照得很亮。刚坐起准备穿鞋，便见有一从人由门外走进。忙把手一指，悄声说道："你们今晚太辛苦了。不要开口，随我到仓内外去查看一下。"随即悄没声往后仓走去。见除老简房奉命早往前仓安歇而外，非但应值班的人役各照预定行事，不曾偷懒，连那不应值班的几个都没有肯睡。内一从人并还冒着江风夜寒，同一名船夫拿了套索，跪伏在后仓窗门外船舷之上，帮助防备犯人万一跳水。暗忖："我一向执法虽严，对于他们却极关心体贴，到了用人之际，果然大家都卖力气。"再掩将过去，往那两小间后仓一看，仓顶上各挂着一盏外有铁丝网的风雨灯，船板上各铺有很厚的稻草和被褥。熊友兰这面船窗未开，棉被只搭着半截，口里直打呼，睡得很香。苏戌娟裹着一床棉被，却睡得也颇安稳，眼看相隔无锡已近，丝毫没有意图逃走和畏罪自杀神气。恐里外三人伤风受寒，暗打手势，命身后从人会同船夫，把苏戌娟的窗门关上，再把苏州带来的包子、松糕之类点心，分给全船人等，任凭吃够。说完，见简房起身走进，便命他暂代本官去向全船人等挨个慰劳，只不要惊动那男女二人，等快到无锡，然后唤醒，给与茶水饮食。简房领命依言行事。隔了一会，况钟问知众人俱都吃好，自己也吃了两个包子，又把守在窗外船舷上的两人唤来，低声询问："熊、苏二人去了刑具回房后，可曾谈话，有无表示？"那两人便将所闻所见说了，大意是：二犯人去了刑具，已觉周身轻松，又见铺盖整齐，饮食随便，先是异口同声说："况青

天比难友们所说的还要好！”眼里还流着泪。跟着，熊友兰问知苏戌娟万无生路，好生代她难过。双方隔着板墙，又谈了一阵。

熊友兰说：“听况青天口气，我的奇冤虽然可以昭雪。但是照你所说和平日难友们的传言，你分明是个好人。如果不能翻案，死得岂不冤枉？我想那杀人凶手总不会没有一点痕迹，你怎么会一点也想不起，老是那些口供，连况青天也没法给你做主呢？”

苏戌娟说：“我半夜里逃走，天明刚遇见你，就被官差捉去。几时回过家呢？”

熊友兰又问：“你阿爹平日有对头相骂过没有？左近可有像是歹人的吗……”

苏戌娟不等话完，便接口答道：“我的天老爷！我阿爹喝醉酒时嘻嘻哈哈，就是无钱喝酒，不论见了什么人，也还是嘻嘻哈哈。有为难就和我一人说，一天到夜，难得看到他一点苦脸，怎会有对头？以前虽有几个年轻乡邻说话讨厌，买肉时老想占点便宜，也都是知根知底的人。再说附近几条街巷，从没有听见有贼骨头偷过东西，我家又穷，谁都知道。到了夏天，阿爹怕热，常是大开‘排门’[①] 敞着睡，有时还睡到街门口去，睡得又死。这样都从没有丢过东西，单单我走这一会工夫，会让凶手把他害了，这不是命中注定么？我该冤枉死，有啥办法？”

熊友兰又道：“你这样死，实在太冤枉！好在况青天不见得会动大刑，你最好仔细想一想。”

戌娟气道：“我不知道，决不乱说！我在无锡连受过剥皮的非刑，死过去好几次，周身是伤，手脚几乎残废，才屈打成招；到了法场，还是忍不住要喊冤，不是为了不愿连累好人么？死就死罢，莫非一个刚把你的冤枉洗清，我再冤枉上一个？你请睡吧，不

① 店案的门板，与门等高，每扇宽约尺许。江南叫“排门”，北方叫“板打”。

要管我。”

熊友兰仍又问道：“一到无锡，我们就没法交谈了。我也没法子劝你。你有什么遗言后事，请你说一说，阿可以？”

苏戌娟先没答理，后因熊友兰问之不已，才凄然答道：“我只有梁家大阿姨是个亲人，还有几家邻居，一向对我都很好。她们知道此事，都不会不来探监的。我就求求况青天去喊她们，也不会不答应。现在，我只有一个想头，就是巴望和这些亲人邻居见上一面罢了。我和你素不相识，蒙你好心引路，害得你几乎杀头，做梦也没有想到况青天能够做主。我到底没有连累你，就心满意足了。无缘无故害你受了许多刑法，已对不起，多谢你的好意，就有啥事，我会向阿姨说的，用不着拜托你，你请安歇，我也要睡了。”

船夫又道：“男的还要问时，女的已不再应声。男的叹了口气，也相继睡去。”

况钟便问：“二犯人说话时的语声高低？”从人答道：“男女双方都背紧贴着船板壁悄声问答。内中一个的声音稍微高一点，另一个发话劝告说：‘这样好官第一次见到，天已深夜，莫要不守规矩，惊动人家。’”

况钟点了点头，笑说：“到了无锡，将这两人暂押行馆，想法子引她那些亲戚邻人前来看望，依旧暗中查听他们的说话神情，随时回报，不可大意。哪怕一句闲话，也要记住。”随命众人退去。独坐仓中，把本案卷宗和那两本店簿取出仔细查阅，又不时背着手踱来踱去。

这一些吏役从人都知此案稍微处置失当，本官便要身败名裂。见他眉头紧皱，坐立不定，这是从来少见的事。料知事情棘手，都代他捏着一把冷汗。

况钟寻思了一阵，忽然点了点头，回到座上，唤来简房，命

将原卷宗和店簿一齐收好，底下便不再开口。愁容虽去，神态还是那么严肃。谁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又隔一会，船离无锡只有十来里，将与夜航船同时到达。余人估计到时天色至多刚亮，忙去请示。

况钟闻报，命将犯人唤醒，令其饮食洗漱。等船到无锡，任健来接，再由他引路，连犯人都带往行馆里去安置。从人领命自去。

熊、苏二人全被唤醒。戌娟听说无锡快到，首先忙了起来，匆匆套上一件旧夹袄，忙着把差人递给她的洗漱水接过，口里不住道谢。洗完，又忙着把随身包裹打开，整理那些破旧衣服，连一块旧布片也重新叠过，忙得连给她的包子也没有吃一口。那给她端水送饭的是跟随况钟多年的一个老从人况福，人最精明能干，乘机笑问道："我们定做的甜包子、肉馒头，还有松糕，你都不吃。这些破衣服已然包好，又打开来，重新费事作啥？"

戌娟强笑道："这些东西多是我在无锡时，阿姨探监给我的。这次回到无锡，就可以还她了。她老人家最欢喜干净，包得这样乱七八糟，她要说我的。"说时，有点不好意思。

况福又指问道："你这件旧棉袄还可以穿穿。转眼交冬，你不穿么？"

戌娟道："我就要死的人了，怎么能活到冬天？东西虽破，留给阿姨'打硬衬'[1] 也是好的，省得糟蹋。"

况福又问："你人都要死了，还操这种心作啥？"

戌娟道："我只有这样一个亲人了。她曾为我喊冤，去对官说，十五贯是她送给我阿爹的本钱。过剥皮说她包庇凶犯，当时轰下

① 用旧布糊叠的硬布壳。北方叫"搁背"，江南叫"硬衬"。专供做鞋帮鞋底之用。

堂来，还几乎打了她一顿嘴巴。她老人家一直担惊害怕，吃足苦头还费钱。我没有法子报答她的好处，把这些东西带还她表表心吧。”

况福故意低声喝道：“你怎么敢骂过大老爷？想找苦头吃呢。”

戌娟气道：“怕他呢！想起过剥皮的穷凶极恶，真恨不能咬他几口！我做了鬼，也非向他讨还这条命债不可！”说时，面容突转悲愤，两眼里似要冒出火来，眼角上却挂着两条泪痕。

况福深知主人决不轻率从事，力主重审，必有原因，虽还不敢断定戌娟是否冤枉，见她这样激昂悲壮，也颇感动。索性又进一步说：“况大人奉命密查，连我们都不许对外说一句话，想见你阿姨，怕不行罢？”话才出口，忽听有人接口道：“行！行！船到无锡，你就派人通知她的家属。”闻声惊顾，正是主人况钟由身侧缓步而过，头都未回。跟着又听低声说道：“我真命苦，早遇到这样好官多……”回头一看，戌娟已痛泪交流，倒在铺上，不敢放声哭泣，前胸和两肩却在不住抽动，伤心已极。再悄悄踅往另一小间外偷看，熊友兰坐在地铺上，一手托着下巴，呆望着板墙在叹气，另一手还拿着一个刚咬了两口的大肉包子，仿佛又难过又无话可说的神气。微闻主人在前呼唤，忙往中仓赶去。

况钟原是无意中走向船头去看天色，见半天星斗，倒影入波，残月滞空，水声浩浩，除夜航船微有一两点灯光映着一条黑影，在前面不住闪动隐现而外，到处暗沉沉，静荡荡的什么也看不见。忽然想起船将到达，打算上岸以前在船上查看一回，仗着船前后都悬有大灯笼，也不听人劝告，独自顺外船舷绕往后仓，向舵工船夫们慰问了几句，再往中仓查来。见戌娟正和况福问答，立在一旁听了几句，又把况福唤来仔细问过，挥手命退。正在心中盘算，从人来报：“船已拢岸。”

船刚停住。长随任健便跑上船来禀告：无锡县公文业已送到，

并在南门内租了半所店房作行馆，另有后门出入，地甚僻静，与前院客房隔绝等情。况钟连声说“好”，出仓一看，渡口上排着两对大灯笼和二十多盏小灯笼，影绰绰还停着三顶轿子，并有马嘶之声，东方刚现出了鱼肚色，便朝旁边看了一眼。任健知道主人心意，立把手中一叠名帖一举道：“方才过大老爷率领无锡县，文的厅丞以下，武的千总以下，连同属官吏役军校人等，来接大人。小人遵照大人的意思挡驾。过大老爷说了两句套话，留下大小三顶轿子、四匹马，还有四名听候差遣的差役，便带了文武从官，递完手本，一同回去了。”

况钟点了点头。因前面那只夜航船已让开官船，泊向后面另一渡口，船上旅客还未上岸。知被无锡县官差止住，忙命手下人等快走。随在任健领路之下，当先上岸。亲见熊、苏二人由随来差役押送，坐入另两乘小轿，放下轿帘，方始往官轿中坐定，率领余人同往南门内走去。一行到了行馆，把熊、苏二人分别押在尽后院小房之内。安顿好了行李，天已大亮。刚刚坐定，过于执派来的皂班头张四立将带来的礼单交托任健呈上。况钟接过一看，计有：燕席全桌，绍兴陈酒四坛，惠山泉水八坛，上等西湖龙井四斤，还有八大盒当地土产的糖果糕点。虽知此是地方官对于上司和省派委员例行的礼节，并非意图行贿。按照平日一介不取的习惯，本想全数退回，但又想到此行也许还有些事要和此人商量，上来就一点面子不给，一个恼羞成怒，只有多生枝节，并无好处。想了又想，便命任健转告来差，说本府因知他主人事繁用多，实在不忍累他破费。此行食用之物均已备齐，连伙房都带了来，厚礼万不敢当。只是盛情难却，谨留惠山泉水四坛、龙井二斤，余均璧还。连派来的四位上差也请回去，以免贻误县衙中的公事。此后如有需人之处，临时再向县衙调遣。并且本府昨夜受寒伤风，两夜失眠，还要稍歇两日才能当面求教，并致谢意等语。任健领命

去向来人说了。

来人张四虽然心里有块病，但知过于执的牌子硬，又听他身边心腹密告，说，况钟强行出头查办此案，抚台很不高兴，县太爷据理力争，抚台业已答应，只要况钟不能如期破案，就命县太爷去摘他的印，护理苏州府，然后专折奏请简放等情。刑房书吏冯承也说，这样无头命案，事隔一年，凶手早已逃走，暂时决找不到。虽然没传证人陶复朱是本案一个大漏洞，但经过屡次托人去往苏州悦来店打听，均说此人久已不知去向，连他家中人都不知道他的下落，还寻到店中打听过。真凶既无线索可寻，证人又找不见，两个月的光阴一晃就到。东家又是全省有名干员，抚、藩、臬三大宪全相信他。何况案经三审，部有回文，真要闹翻，好些大官都有罪过，谁肯帮着况呆子找苦头吃等语。张四胆子一壮，虽然不再害怕，到底事关切身利害，和过于执一样，都把况钟恨极。一听对方不肯收礼，连例有的套话都没有说，只赔着个假笑，诺诺连声，率领原来差役把下余大量礼物抬运回去。

况钟在船上业已睡过，稍微坐了坐，便命任健传话：不是事前传请过的来客，一概不见。一面命况福暗中通知昨日先来的几名便衣干差，无须到行馆来，专在各茶坊酒店、相识人家和西门外尤葫芦肉铺左近，设法查听商民们对于此案怎么说法，但不可露出丝毫形迹。一面又派人去通知女犯的姨母梁大嫂来与她相见。况钟分派停当，指示完了机宜，便将昨晚船上所办的紧要公文和一封亲笔书信，命从人赶回苏州，交喻子诚斟酌办理。跟着又唤简房把所带未办完的公文取出逐一细看，随阅随批随拟稿，再交简房抄发，办完一件又一件，办得很仔细。对于所查办的冤案，反倒若无其事，一字不提。

午饭后，况钟亲往后院查看，见女犯卧室隔壁还空着一间，内里只隔着一道板墙，外面却隔着一层与上房相连的院子。心中一

动，吩咐不许再住人进去。刚回房内，便听从人来报，说有一姓梁的中年妇人前来探望女犯，已有人往后院引去。况钟一听，立时屏退从人，独自去往后院隔壁空房以内，静听来人和苏戌娟说些什么。

苏戌娟老想托人给她姨娘梁大嫂送信，因以前饱受官差吏役欺凌，认定吃衙门饭的没有什么好人。随来差役虽不打骂犯人，只比无锡县那些疯狗一样的差役好得多，那是况青天不许他们狗仗人势之故。她对于那些皂衣人的厌憎心情，很难改变；又因这一路上送茶水饮食的都是姓况的老仆人，看去人既和气，不是吏役打扮，上了几岁年纪，而且姓况，由不得发生好感。何况况青天还亲自答应过。一有机会，仍向况福苦苦哀求。况福均未置可否。戌娟还想再求时，后来连差人也不见一个。又找了两处窗缝，往外窥探。窗前立着一株老梧桐树，梧叶经秋，早就凋零，挂在树上的几片败叶，还在不时颤动飘坠。朝来的满窗日影已渐渐移向当中，蔚蓝色的天上，大小云团比雪还白，不断随风流走，急如奔马，穷极变态。阳光照处，整株梧桐树的影子，枝干交叉，投向地上，吃风一吹，水草也似，静得连胸口跳动的声音好像都听得出。苦盼了一阵，休说人迹，半点声息全无。刑具新去，身上分外轻松，又无一人打骂，给她苦吃，只是寂寞得难受。“熊友兰大概放出去了，我却只有冤沉海底，真叫命苦。”思潮起伏了一阵，正觉自己太不知足，不是遇见况青天，白活在世上，连昨晚那样大船都从没有上去过，下来又住这样好屋子，跟着便听脚步响，差人随由窗洞外送进午饭。戌娟因先前两次苦求况福，均无表示，又认定自己是死囚，不知何时就开刀，眼巴巴想见亲人，一时情急，不得已便思其次，把饭接过，未及放落，便慌不迭连喊两声：“官差老爷！”向来人求告。哪知对方奉有况钟密令，一直就在门外窥探她的动静，并未离开，把饭递过，转身就走，理都没理。戌娟

以为就这仅有的亲人，想见一面都办不到。连急带气，心里一酸，忍不住流下泪来，饭也无心吃。

过了一阵，戌娟正对着小桌上的冷菜冷饭和船上带下来的几个包子发呆，眼泪已干，脸上仍留着两三条泪痕，心里虚空空地什么想头也没有了。忽听门上锁响，差役忽然推门进来，对戌娟道："现有你的亲戚探监。我还有点事，要走开一会，只好把她也锁在屋里。来人几时要走，拍几下房门，就会有人开放，领她出去。你不要害怕，决没有她的事。"说罢，回头又喊了声："进来！"随由门外走进一个中年妇人，跟着便听落锁之声。

戌娟做梦也没想到来人竟是心中苦盼的亲人梁大嫂！呆了一呆，忽然脱口狂呼了一声："阿姨！"猛伸双手扑向前去，心里直跳，第二句话已说不出来。隔了一会，才听对方温言说道："乖囡！弗要伤心。你看我给你带来的点心小菜都落到地上了。阿要罪过？"同时，觉着背上还在轻轻拍着。低头一看，姨娘带来的好几个小包，另外还有一大罩篮紧酵馒头均落地上，内一小包粽子糖，还漏出了几粒。知道姨娘向来一粒稗子都不肯糟蹋，连忙抢着拾起，放在桌上，并请梁大嫂坐下。

梁大嫂开口便道："这一年光景，我不知为你担了多少心，哭了多少场！还到城隍庙许过两次愿，也无消息。没想到前些日听说你还是活不成，部文一到，命就难保。我当时急病，睡在床上，也没法去看你。第二天郑家婆媳来看望我，打听你的官司，说你……"

戌娟忙道："阿姨小声点！这里官差虽不打骂人，不要和在无锡县探监一样，我们话没说完，就把你轰了出去。"

梁大嫂忙隔着窗缝朝外面偷看了一眼，低语道："你那一条街上，都说你是冤枉，还说过大老爷很能干，问案最快，今天还是冤枉了好人。秦家伯伯也说他不该疑心你，过堂时没有准主意，说

的话不结实，对不起你，非常后悔。他们现在才打听出苏州府况青天专为百姓伸冤做主，无奈不是你的亲人，不能出头上告。郑家阿嫂和倪阿根最是气忿，明知无锡县不归苏州府管，却想劝我到苏州去告一状试试，虽然事情十九无望，心总可以尽到。今天早起，我病刚好一点，把你小表弟也打发去上了工。忽然来了一位老伯伯，说你回到无锡，住在这里，托他带口信要我探望。我马上就赶来了。这里比监牢里好得太多。看神气一定有指望。你的冤枉官司快弄明白了罢？这是我在路上给你买的现成东西，没想到只押着你一个人，买得多了一点。你快尝点呀，问你的要紧话，快些说呀？你看，桌子上又是饭，又是菜，还有馒头和松糕。这是谁送给你的？你吃不完，就应该送给那些官差老爷，也好得到他们一点照应。就这样糟蹋掉，阿要作孽？”这位从来不肯浪费的善良人，说话有点着急，不知先顾哪头是好，越说越没有头绪。

戊娟听到众街坊也同情她，说是冤枉，泪花一转，又忍回去。听完，想了一想，强忍着满腹悲愤，苦笑答道：“我的冤枉是不是能弄明白，还不一定。就这样，我已心满意足。能够再和阿姨多见上几面就更开心了。”

梁大嫂因戊娟并未说出必死无救的话，以为她一个无辜少女受此奇冤，看去案虽好转，人还未放，说话有些负气。正想劝她几句，见戊娟“哇”的刚哭了半声，又忙把口捂住，呜咽不止，两行痛泪已夺眶而出，不禁大惊，忙赶过去，挨坐在旁，一手搂住，口里直喊：“乖囡！”再三劝解，慰问不已。

戊娟怕姨娘伤心，本想暂时隐忍，后被问得无法，又见对方满脸泪痕，非常恳切的爱怜神气。迫于无奈，只得边哭边说，连二审以后的情形和临刑呼冤，暂保数日活命的经过，一起说了。梁大嫂忍不住伤心，也悲泣起来。

这两人边哭边说，一直谈到将近黄昏。戊娟觉着肚子里咕噜

噜直响，说话也没有力气，才想起一清早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反正快死的人，乐得吃一顿是一顿，念头一转，反过来又劝梁大嫂不要伤心。并说：“阿姨平日俭省，难得有这许多现成东西。官差又没来催，索性和我一同吃完再走阿好？阿姨不吃，我也不吃。”

梁大嫂问出戌娟还空着肚子，越发心疼，巴不得她多吃一些，只得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哄着戌娟，一同胡乱吃了一饱。二人都是一肚子的冤苦伤心，谁都没觉出什么味道。跟着便听锁响，看守差人未来，却换了那个姓况的老头，手里还端着一壶热茶，进门便笑道：“天不早了。这是新泡的茶，你们喝两杯热茶，该分手了。”梁、苏二人本对这位老年人有好感，同声应诺，并谢他送信之德。

况福笑道：“我看你们可怜，这是瞒上不瞒下的事。下回能见不能见就不一定了。”

戌娟知道此是死别生离，再见一面未必办到，心又一酸，忍不住要哭，连那一包破旧衣服也忘了交。梁大嫂知道衙门里规矩厉害，忙向戌娟使眼色，抢口答道：“多谢老伯伯帮忙，我和戌娟感激不尽。过几天就来探望，也是先向诸位上差老爷们请示，许我见，才敢见，不会惹厌的。”回头又对戌娟道：“乖囡！不要难过，过两天我再来看你。天老爷总归是有眼睛的。”说罢，转身要走。耳听戌娟气道：“天有眼睛，啥人看见过？我是好人，我不怕死！”梁大嫂恐她话不留神，惹翻官差又吃苦头，连忙赶了出去。

况福回身走进，笑对戌娟道：“晚饭不给你送了。就是半夜里饿，有这些东西，也足够你吃的。吃杯热茶定定心，睡罢。”说罢走出，关门落锁。天渐黑透，戌娟也就入睡。

况钟在隔壁把话全听了去，觉着这两人所说仍和供词一样。只

梁大嫂因去年往县衙探监，得知苏戌娟连遭屈打，前往喊冤，并托倪阿根抱了另外藏的十贯钱作为证物。过于执说她探监时串供包庇，并说就算钱是一样，也与本案无关，何况有心欺诈，情迹显然，当堂大骂一顿，轰了出来。若非梁大嫂苦苦哀求，还几乎挨了二百嘴巴。这一节，案卷上虽没有记载，也并不能作为反证。回到前面房内，草草吃完晚饭，又低着个头，背着双手，在屋里踱了起来。

九

关键在两粒骰子上

皂班头张四把下剩的大部礼物押送回衙，向过于执禀报之后，因隔夜奉命应差，忙得连早点也没有顾得吃，“偏偏遇到这位老厌物（指况钟），会把那么好的上等酒席给退回来”，连他准备空着肚皮，分吃一点剩菜的想头都未如愿。回完话出来，饿得肚子里直咕噜。知道本官辛苦了一天多，这一睡，至少要到黄昏后才起，便朝同伙差役招呼了一声，借着回家换衣服为由溜了出来。本意想找一个常去的小饭馆来顿白吃，填饱肚子回衙，再寻刑房书吏冯承谈心。谁知刚到街上走不多远，道旁小巷内忽然低着头走来一人，脚底既轻，来势又急，不是闪避得快，差一点没有撞上。看出来人正是以赌博为生的小流氓娄阿鼠，脸上带着喜容，衣服也比以前整齐。连忙一把拉住道：“你这只‘小老虫’[1]，这样钻头不顾尾巴，阿是要去赶头刀？”

娄阿鼠见是张四，忙把脚步收住，随口答道：“我们是老弟兄，你为啥要‘触’我的‘霉头’？”

---

① 江南土语，称鼠为小老虫。

张四把眼微微一瞪道："小贼不要和我装腔。我看你这样高兴，这两天一定得了不少彩头。你不请爷叔吃两顿，当时就给你看颜色。"

娄阿鼠把嘴一撇，诡笑道："这半年多，我只是在白相场台（指赌场）给人家帮帮忙，拿点份头，啥地方来的油水？吃一顿没有关系。走！跟我到鸿源楼去，请你做一个饱死鬼。这样红眉毛，绿眼睛，我见得太多，用不着！"边说，边拉张四往城隍庙走去。双方口里不三不四，连说带笑骂，显得很近乎。

鸿源楼在城隍庙附近街上，南面临河，专卖酒菜和点心小吃。张、娄二人因还不到吃饭时候，叫了两个冷盘、一笼烧卖和两壶酒，边吃边谈。

娄阿鼠原因昨晚在茶馆里听书，听人传说熊友兰、苏戌娟一斩一绞已成定案，"钉封"一到就上法场。当时心里一松，认定从此可以无事，就算多带上这两条命债，且等自己死后再说，不去管他。因说的人也是出于传闻，语焉不详，旁边还有两个乡邻均说此案判得冤枉，并说有人还要劝梁大嫂到苏州去上控等语。娄阿鼠虽然常和差役们相交，早就打听出过于执办的案从来没有什么驳回。连经三审，都照原判，告到哪里去都是无用。到底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一面虽为自己庆幸，一面却想打听出一个真实消息。特意提前起床，往衙门口来寻相识差役，不料遇见张四。知道这厮狠的是张嘴，除了倚势欺人，掉不出什么大枪花，三杯酒一下肚，什么话都肯说，今天身边又恰带得钱多，正好先灌他一个够，再问虚实。上来不住劝酒劝菜，等张四把一笼三十个烧卖吃完，又灌了半斤花雕，脸涨得和猪肝一样，才拿话引他道："辰光业已不早，难道说你早起一点物事也弗曾吃？看你这种吃相，阿要狼形？"

张四把醉眼一翻道："你晓得啥？断命的况钟老贼来了！我忙

了一夜天，到这辰光连口茶都没有吃过。阿要气人？”

类阿鼠心中微微一动，并未在意。接口又问：“这个老头子不是在苏州府吗，跑到我们无锡作啥？”

张四气道：“嗐，这个专管闲事的老贼，有啥说头！你应该晓得，他就是为了旧年冬天尤葫芦这件命案来的。”

娄阿鼠听到“尤葫芦”三字，心里便似着了一重锤！一向吃酒不上脸的鼠脸，立时涨得通红，脑子里直嗡嗡，前额上的两条青筋也凸了起来。等听完末两句，更是从脊梁骨起往上直发麻，刚端起来的酒杯也拿不稳。

张四见娄阿鼠抖着手端着一满杯酒，往下巴颏送，酒洒了好些在桌上，连忙一手接过，随口骂道：“猪猡！这样好酒，留给爷叔吃吧。你不会吃酒，偏要吃酒，醉得连酒杯也端不牢，阿要作孽？方才你还说我吃得狼形，你才真是贼腔……爷叔，起……起码还可以吃两斤……”张四劈面把娄阿鼠多半杯酒夺过往口里送。本来酒已过量，这一大口喝得又急，酒顺口角往下流，淋漓满胸，舌头也有点发短。

娄阿鼠听张四虽说他事情应该晓得，对他尚无疑意，觉着光怕不是事，假装镇静，抖着手把冷盆中吃剩的一块酱鸭骨头夹起，放在口里乱呷。赔着一脸诡笑问道：“这个老贼骨头不是苏州知府么？无锡县不归他管。我不相信有这种事，你倒讲给我听一听？”

张四酒醉之后，心也糊涂，便把昨日由过于执亲信人等口中得知犯人临刑呼冤和况钟深夜往击抚衙堂鼓，非要重审此案不可的经过，随问随答地一一说了。

娄阿鼠不等听完，二次心又发抖，毛骨悚然。暗中叫不迭的苦，心想：“我的老天爷！况钟是有名的活包公，什么事也瞒不过他。这件事我一定不得了！”继一想：“况钟虽然绰号活包公，从来没听说过他会日断阳，夜断阴，到底比真包公差得多。我杀人

并无人晓得，身上既无血迹，家中又无凶器，怕他作啥?”自作宽解，心方略定，忽然想起那两粒灌铅的骰子！二次又急出了一身冷汗。暗骂：“这真是我的致命一伤！本来也曾打算半夜里撬开尤葫芦家的排门，到里面去把这两粒骰子偷出来扔掉，以防万一。偏偏冬天太冷，稍微耽搁了几个月。热天人都在门口乘凉，有的小家小店还露宿在外，无从下手。秋后仿佛容易，斜对门又开了一家猪肉铺，比尤葫芦会做生意，本钱又足，每天半夜里，照例开着门在那里宰猪，直到天亮前后才洗剥干净，想在它对面撬门，决办不到。有时打算白天先去做好手脚，等肉铺刚一‘打烊’[1]，就去下手，偏又遇见那个‘小赤佬’倪阿根。他就住在尤家隔壁，我只一走过，他表面假客气，暗中好像对我很留神。再要遇上郑家那个大媳妇，她还要瞪我几眼，和别人唱隔壁戏，说上几句戳心话。秦家老鬼也是一见我就仿佛有气。再一想起事后去看验尸时所见尤葫芦的惨状，心里也是害怕。门户又被县里木条钉紧，加上封条，稍微露出一点马脚，更是自寻死路。并且行凶以后，虽因事前当众丢丑，不能再‘做生活’吃人，仗着脸皮老，会巴结，赌场老板又不肯得罪我这样深知他们根底的人，‘俸禄’照样有份。偶然下上两次冷注，也难得有一次输过。长年在赌场里过日子，吃好的，喝好的，还不断有钱进账，这是多么便宜舒服的事！每日天明回家，过午才起床就惦着往赌场里跑。人是越来越懒，什么都不想干。日子一久，胆也更大，又听说案情都照原判，只等熊、苏二人一死，万事皆休。没想到一时疏忽，这乱子恐怕还是要出在这两粒断命骰子上。”越想越怕，越怕越后悔。胡思乱想了一阵，再看张四业已伏在桌上沉沉睡去。知道对方昨夜没睡，这一酒足饭饱，决喊不醒，并且此人酒后无德，强要把他喊醒，准发脾气。

---

[1] 店家关灯上板。

刚想溜走，忽然想到：“未来事情难料，不能省这一顿酒饭钱，和这疯狗做冤家。”便把堂倌唤来，一同连喊带拍。见张四果然不醒，暗中伸手衣袋内，把所带的钱取了一半，再一把抓了出来，笑道：“这位老兄约我吃老酒，偏吃得这样醉，喊他不醒。我姓娄的不能不讲面子，白吃你们。可惜身边银钱不多，现在都付给你。如有富余，给你作小账。如果不够，给我记上一笔。我说话算数，到时准还。”说罢，把钱递过。流氓光棍对付公门中人照例要留一手，决不肯随便得罪的，虽然他把身边的钱藏起了一半没拿出来，并且心情太乱，走得非常慌，连有些场面话都没有顾得说。

堂倌把钱接过一数，照二人所吃点心酒菜价钱，差着一半还多。但这两个顾客，一是公差，一是流氓，都惹不起。对方居然付了一半钱，就等于是白拿。非但没有话说，反而连说：“足够，足够。”一路赔着笑脸，把这位顾客送走。

过于执以为凭自己的判断才能，这件凶杀案决不会有什么漏洞。就算有人挑剔，打算翻案，此事关系太大，两位最有力量的上司（指常州府和江苏臬台），也决不容它翻过来。先断定不会出错。忽然想起：“对头官声甚好，办事精明细致而有魄力，并且不畏权贵。如果没有一点把握，决不会这样冒失。莫要真个发现线索，却是可虑。”心又不安起来。刚愎任性的人，往往犯了罪恶而不自知。一旦事关切身利害，到底不能无动于中，虽然他自以为是的信心比所疑虑的一面要强得多。过于执一回无锡，和师爷商量了一阵，仍觉他办的案无懈可击。为防万一，密令心腹暗中布置，并派皂班头张四等四名干役以应差为名，去往况钟行馆坐探消息。只要对头行事稍有不合，便可给他一个难堪，再向抚、藩、臬三大宪去密禀。不料所送礼物大都璧还，连派去的耳目也被退了回来。几次传询南门地保，都说：对头从未出过门，也不许随从人等外出，接连几天，只见到一个姓况的老家人上街去买了两

三次药，人很老实，也未见他向当地人交谈等情。先打算以参谒请示为名往探口气。两次请见，对方均说，因病挡驾，改日再请。暗中又托同城文武官借故前往，也无一人见到。似这样点水都泼不进，不知对头生病真假，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日，想起："对头来了好几天，尚未着手办案，就算他关防多么严密，决无不见原审官之理。案经三审，他的疑心病纵多，也不能凭空捏造出一些证人证物。期限这样紧迫，他却挨着。岂非怪事？他真要病上个把月，就有现成反证，也必误期，难于交代，何况断无此理。我若小心太过，反使生疑，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听其所为，比较妥当。只要两个月期限一满，我便拿了抚台的委札往苏州府走马上任，非但叫他丢官、丢人，还要想法子使他多担一些罪名，才能出这一口恶气。"过于执专往好处想，自信心也越来越强。这日想到再有两个月就要升官，正在得意，忽见心腹师爷匆匆赶来，手里拿着一封公文，说："况大人来文，今天要往西门外复查尤葫芦被害一案。请东翁速派刑房和当时的仵作人等前往启封，并请东翁午前往现场尤家肉铺相见。晚生亲自赶出去打听。来人答说，况大人病快复原，等吃完早上这遍药就要起身等语。晚生管见，况知府这件事虽是胡闹，决无损于东翁日月之明。到底抚台派来查办的委员，官阶又高了一点。似乎去一趟，比较使他无话可说。因此斗胆代东翁回复，告以一切遵办。特请东翁示下，如不打算去，吩咐原案刑房仵作人等前去敷衍一下也可以。"这位跟随过于执多年的老师爷，明知此案东家不到场不行，并还表示忠心能干，代他做了主。事后请示，所说的话却极委婉中听，照顾到这位东家刚愎好胜的性情，内容也富于伸缩性。

过于执一听，数日来的怒火立被勾起，接过公文随便一看，往地下一掷，气忿忿道："好，我就去一趟。看他怎么在鸡蛋里找骨头。"

师爷忙答:“东翁真个高明，去一趟更对，省得他无中生有地找毛病，也显得东翁的为人公正，落落大方。”师爷明知况钟不好说话，此案必有文章，万一闹翻，东家就不得了。但在这件事还拿不定的当儿，仍是照着一向的奉承比较妥当。

过于执冷笑道:“先生说得有理。我又不是三岁孩子，不管他多么刁难，这些过节是不能错的。来人哪!”

师爷忙即驰出，长随立即传命，依言行事。过于执回到内宅，换上整齐衣冠，匆匆上轿，往西门赶去。因来文说是午前复验，至少也在巳刻光景况钟才能到，想赶在前面。哪知刚出西门，便见前导长随引了老地保前来禀报，说:“况大人现在尤家右邻借坐，静等县太爷带了人来启封复验。”过于执把头一点，挥退地保，暗骂:“这老家伙果然讨厌得厉害!约我午前复验，此刻就到!你便是头天晚上来，凭我断的案，也扭不过去。这管什么用!”越想越气，不觉轿已停住，长随下马赶将过来打帘。出轿一看，尤家肉铺门外并未停有官轿人役，只右隔壁郑家门口条凳上坐着两人，都是寻常打扮，也未穿着公服。

地保顾四当街跪禀:“况大人方才步行而来，只带了两个从人，都是便服，等把小人传去，才说出来历。因不许在街上设公案，小人无奈，才和他从人商量，引往郑家暂坐。请太爷示下。”

过于执点了点头，见左近住户商店的人们渐被惊动，纷纷赶出，立在道旁交头接耳，有的还往尤家对门一带凑近。忙命差役遣散闲人，再命长随先到郑家投递手本禀见。

况钟开头只认定熊友兰无罪，对于女犯却颇怀疑，并且还想不用刑求，由她身上找出真凶。经过路上和连日仔细考查，非但熊友兰完全无辜，连苏戌娟也是冤枉。最感棘手是，此女嫌疑重大，并无其他反证可使脱罪，怎么深思熟虑也找不出一点线索。熊友兰纵然无罪开释，不将真凶缉获，她仍长禁监中，成为疑案，永

无出头之日。再要遇到一个糊涂而又多事的后任官，使她重受屈刑，甚而牵连到别的无辜，均所难免。因曾为官多年，深知民间疾苦，心想："一个兴讼，全家受累，一人被押，四邻不安。如嫌麻烦，救一个不救一个，良心上怎么问得过去？"况钟这几天的日子，实在比过于执还不好过，操的心也更多。第五天晚上，听完况福密禀众干差所说访查情形，仍想不出好的办法。睡梦中惊醒，忽然想起："过于执就因刚愎狂傲，自恃能干，才致冤枉好人。我只顾先听舆情，寻访线索不经亲自查看，岂不和他也差不多？像他这样粗心大意，就许凶手在现场留有形迹，被他忽略过去。我怎么疏忽起来？"心念一动，半夜里起身，唤起老简房，令其备好公文，饬无锡县令派人启封，会同复验。次日一早，刚把公文发出，忽又想起："日前探望苏戌娟的郑家媳妇杨氏和倪阿根，人前背后，口口声声都说昏官冤枉好人。暗中命人去向他们探听，偏又说不出个道理。"意欲提前起身，就便先寻这两家近邻，亲自探询其中有无难言之隐。照预计布置停当，连官轿都没有坐，带了况福和一个干差便先起身。到时，天还未过辰刻。知道微服查访，不是事先准备得好，有时遇到当事人的对头或是仇家，如其偏听一面之词，更易留下成见，颠倒黑白。一到先传地保明言身份暂时不许张扬，再拿话引话，由地保自动引往郑家暂坐。随命退出。

郑家婆媳一听来人是况青天，人又和气，肯和她们平起平坐，惊喜非常，当然有问必答。杨氏更是抢着代戌娟诉冤不已。

况钟问知戌娟平日为人，倪阿根上街卖菜未回，秦古心尚在西门内茶馆里同人喝早茶，正想命人去唤，忽报无锡县禀见。便命郑家婆媳暂退，传话请进。

过于执见况钟独坐郑家堂屋，含笑起迎，忙以下属之礼拜见，执礼甚恭。同坐之后，谈不几句，过于执便起身请示："是否就在此时启封，追陪大人复验？"

况钟命："先将封条和门上所钉木块拆去，门上锁暂不要开，只要钥匙呈上。"

过于执不知何意，强忍着一肚子的恶气，诺诺连声。依言传命将钥匙交上。装出一副笑脸，陪了况钟一同起身。刚走出门，见尤家肉铺已在启封，街旁看热闹的人也站满。想问："这锁是否大人亲启？"没好意思出口。

况钟一到尤家门前，便道："带熊友兰！"

"有！"熊友兰立由两个便衣差役引着，由人丛中挤了出来，赶到况钟面前跪下。

过于执一见，由不得怒火上升，暗骂："老鬼又不是初次为官，怎么如此糊涂？就算你看出此案有什么疑窦，在还未判明以前，竟将朝命处决的凶犯身上刑具连囚衣都去掉！分明认定我是冤枉好人，当众使我难堪。就这一件，也是你将来的罪状。人在屋檐下，暂且让你一头。"想到这里，把满腹怒火强又按了下去。不等熊友兰开口，故意笑道："'杀人凶犯'熊友兰带到。"

况钟装没听见，随手由袖内掏出大把钥匙，往熊友兰身前一扔，正色说道："据女犯苏戌娟的口供，她临逃以前，有一把切肉的快刀随手丢掉，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你开锁进去，把这刀先找出来呈验，不许迟延！"

熊友兰连声应"是"，拿了钥匙便去开门。

过于执断定况钟此举必败，只是冷眼旁观，心中暗笑，连气也平了下去。

从人早奉过于执之命，在当街设了官座。况钟并未拒绝，由过于执一旁陪坐，等候开锁入内查看。

熊友兰虽料自己冤枉可以昭雪，但是这些天来押在一间小屋里面，既无亲探望，又得不到一点消息，那个拼死为他喊冤的苏戌娟已不知道下落。听况钟在船上对她的口气，大是不妙。她死

虽非自己牵累，眼看这样一个好人冤遭横死，救她不得，心实不安。东家陶复朱也不知道寻见没有？万一寻他不到，自己是否能够脱出监牢，也拿不准。以上这些想法，全都使他非常愁急。这日早起，被两个便服差役带往现场，一路留神，都没有看到苏戌娟。事前受有公差嘱咐，什么话都不敢问，只随二差挤在看热闹的人堆里，等候传唤。认定戌娟凶多吉少，心里头甚是苦恼，并不因为本身已有生机而自慰。及听况钟口气，苏戌娟好似还未处死，好生代她庆幸。当时也未想到别的，拿了那一大把钥匙就去开锁。这锁从未开过，看去大同小异，拿不准是哪一把，锁又生了点锈，连试了好几把，均未打开。人本忠厚，恐官久等见怪，正急得头上冒汗，无意中用力一捅，竟将那锁捅开。旁边一名干差见锁一开，忙将锁和未拔出来的钥匙一齐要过，呈向公案。况钟接过一看，转交过于执，随口说道："开锁的不是原钥匙，贵县请看！"

过于执见原钥匙被况钟杂在一大串钥匙内，开锁的是另一把钥匙。男犯不知怎的一个猛劲，将锁捅开，钥匙也被锁簧卡住，拔不出来。暗骂："老鬼！你以为熊友兰连原钥匙都不认识，也算是反证么？慢说平日尤葫芦和女犯苏戌娟未必让男犯开过锁。何况这类'刁民'多狡猾，还看不出你那点鬼把戏？"心里有气，正寻思间，见锁一开，便有几个苏州的差役由人丛中抢出，把所有排门全数去掉。熊友兰当先走进。况钟把手一让，也自离座而起。过于执只得忍着气忿，跟着走进。

排门一去，尤家肉铺的半间店房全被阳光照得一览无遗。这地方熊友兰从未到过，更不知那把切肉刀放在何处，在外屋东张张，西望望，忽然发现切肉案板下微微露出两个刀柄，连忙拔出呈上。

况钟知道苏戌娟用来自杀的切肉刀，是因行前扎手指时匆忙遗落，多半还在屋内。这两口刀形式尺寸均与所说不同。熊友兰

从进门起就摸不着头，看去很生，也没到里间屋去。便命差人带下。先仔细把里外间查看了一过，见满屋布满灰尘蛛网，肉案上那盏孤灯，灯油已干，灯碗中心黑腻腻地剩下薄薄一层油底，还有两根烧残的灯芯微微搭在边上。死尸早已埋葬，熊友兰走过的脚印中有一块地面微微隆起，土色不匀，似有一滩干凝了的血迹，被灰尘蒙住。方才命寻那把切肉刀已在里屋小桌上发现。因过于执仍和没事人一样，表面恭敬，在作旁观，一言不发，暗忖："你这个把人命当作儿戏的昏官，早晚叫你难逃公道！即使陶复朱传不到，熊友兰常坐夜航船，认得他的船夫有三个，已曾传来由窗外暗中指认，都证明尤葫芦被杀的当夜，熊友兰尚在船上，并有悦来店簿可对，决不怕你到时狡展。不过，老查不出真凶线索，这另一个无辜的被害人，叫我怎样救法?"正寻思间，忽然发现西床脚边斜搁着一枚制钱，因钱上布有灰尘，地又背光，先前不曾看出。心想："尤葫芦父女那么穷，怎会把钱落在地上不管?"过去拾起，果是一枚"正德通宝"，旁边灰尘中也横着一枚同样的制钱。心中一动，忙请过于执一同退出，吩咐无锡县的差役到屋里面轻轻扫去灰尘，搜寻地上有无余钱。

一会工夫，差役呈报，又在床后壁角一带土内搜出三十多枚同样的制钱，还有半截粗红头绳，长约二寸，一头打着绳结，像是串钱所用。

况钟故意笑道："尤葫芦开个小肉铺，竟会把钱随便扔在地上不管，难怪他要穷了。"

过于执听出语有深意，越发有气，忍不住起立，躬身说道："回大人的话，凶犯劫去的十五贯是白麻绳。这二三十个散钱定是女犯逃时匆忙，遗留下来的。"

况钟气他不过，正想开口，忽见另二差役呈上两粒骰子。接过一掂，比寻常骰子较重，里面分明有铅。侧顾过于执说完话归

座，已偏过头去，口角上还带着一点冷笑。立命："将尤家的门钉好，另上封条，传原案证人往行馆问话，不许惊吓他们。锁和钥匙连同查出来的制钱、切肉刀等一齐存案备查。传轿回去，以免看热闹的人太多，致生事端。"说罢，朝过于执略一拱手道："贵县请先回衙理事，等本府查出一点眉目，再请会审。"

过于执见况钟说时笑容全敛，话也没有先前客气，虽早瞥见搜出的两粒骰子被他揣入怀内，以为当地流氓较多，赌风颇盛，好喝酒的人十九好赌钱，骰子上又没刻有名姓，这和钱一样，难道说都是凶手遗留的凭证？当时答道："卑职回衙待罪。请老大人先回行馆。有何吩咐，随传随到。"过于执虽然几乎气破了肚子，说的话也颇负气，表面上仍装出一脸笑容。老州县官对于上司，在任何情况之下是不肯失去应有的礼貌的。

官轿早已随后跟来。况钟在过于执恭送如仪之下率众起身。过于执也带着他们全班人役和一肚子的怒火回转衙门。

人们一听况青天前来复查命案，越认为苏戌娟是冤枉。当时轰动，纷纷赶来看热闹。这时，天已傍午，秦古心固早回家，倪阿根刚卖完菜，听人一说，也匆匆赶来，和郑家婆媳同立人丛之中。听说要传原案证人，不等官差挨家传唤，便一同争先上前报名，跟在况钟的轿子后面，高兴非常。

况钟闻报众邻居和证人随轿而来，知道他们贪看热闹，没吃午饭，自己也正腹饥。立时传话开饭，给众邻居证人也各吃饱，并命况福、任健，借着送饭慰劳，分别探查他们辞色，只不许熊、苏二人与其相见。吃完饭，况钟拿着那两粒骰子和半截断头绳，仔细想了又想，忽然把手一拍道："真凶定与这两粒骰子有关！连这半截红绳也是苏戌娟脱罪的反证。"随命从人速往通知苏戌娟的姨母梁大嫂带了她另藏的十贯钱来对质，但要好言安慰，免使惊慌，并且为她雇轿同来，不许泄露。遣走从人之后，便命传询邻证。

一〇

必须先拿到这只逃“鼠”

这十几个好心的邻证，只顾急公好义，巴不得苏戌娟能够伸冤，连肚子也忘了饿，跟随到了行馆，才想起此来未吃午饭。因见众差役从人说话和气，由进门起，也没有见到一点官衙候审的味道，心先舒服。正想推秦古心去向官差打听，如果等的时候还长，便向公差说好话，求他帮忙，代买一点食物，不料连菜带饭全有人给送了来。来人还代本官慰劳，说：“你们都是安善良民，放下自己生意来为公家作证，又都没吃午饭，传询虽快，到底还要一些时候。这里有现成吃食，你们先吃饱，歇上一会儿再听传吧。”来人也和大家在一起吃，边吃边谈，偶然也谈起一些案情和停刑重审的事，都是有一句没一句的，众人都感激得没法。

倪阿根无意中说：“娄阿鼠对这件案子最热心，去年问案时，他还抢当干证。为什么今天没有传他到案？”秦古心刚要答话，另一公差已由外走进，笑道：“况大人叫你们进去。”

众人随到里面一看，那大名鼎鼎的况青天，连官服官帽都没有穿戴，也没有设什么公堂，座位临窗，面前横着一张书桌。见人进来，还点了点头，伸手一让，叫大家都坐在靠墙一排椅子上

面，身后只站着一个便服公差。桌横头虽坐着一个像是书吏的老头，也丝毫看不出有一点气派。屋内屋外连寻常的毛竹板子都见不到一根。这和平日看望亲友神情差不多，起心里先痛快。倪阿根首先落座，秦古心也暗打手势叫郑家婆媳和另外传来的几个邻居一同坐下。

况钟问法和寻常谈天一样。大家一道谈，任何人都可随便开口，谈过一阵，再挨个发问，嘱咐了几句例有的话，各令回家。

室中只剩下倪阿根、秦古心和郑家婆媳等四个邻证了。况钟略停了停，笑道："此案关系两条人命，非同小可！在未破案以前，却不许对外传说呢。"

倪、秦等四人同说："不敢！"况钟随问："你们连方才走那几个人都异口同声说苏戌娟是个好人。真是真，假是假，将来自会水落石出。不过，目前如找不到真凶，决难完案。你们还能代本官多想一想，有什么线索没有？"

倪、秦等四人互看了一眼，同声说道："我们只觉得苏戌娟不会害她晚爷，从来没有见她和年轻男人说笑过，也没有见过这个姓熊的。事情恐怕冤枉。不晓得的不敢乱说。"况钟笑道："尤葫芦除好酒外，喜欢赌钱吗？"

众人都说："尤葫芦光是好酒如命，从来没听说他赌过钱。"

况钟又问："你们可知当地有什么靠赌吃饭的人吗？"

倪阿根脱口答道："本县靠赌吃饭的人有好些，本街娄阿鼠就是一个吃赌饭的。捉苏戌娟时，他还跟去。并且随同到案，神气活现，也不知他在堂上说些什么。"

况钟又向秦古心笑道："苏戌娟是你从小看大的，尤葫芦是你老乡邻，来往的人你都清楚。他本人虽不赌钱，相识人中有没有靠腥赌吃饭的人呢？"

秦古心忽然心念一动，忙道："尤葫芦人很忠厚，最不喜欢和

坏人往来，只有邻巷一个常跑赌场的小流氓娄阿鼠，欠过他两斤肉钱。他虽然穷，不愿得罪小人，去讨了两次不还，便未再讨，也没有得罪过这姓娄的……”

倪阿根忍不住接口又道：“那娄……”

杨氏也在一旁同声说道：“娄阿鼠今天为什么不……”她和倪阿根同样心思，虽然没有想到娄阿鼠是真凶，却认为当天况钟没传此人到案是个缺点。本心是：难得遇到这样好官，意欲乘机把这个流氓平日可恶的行为当面举发出来，好让况钟打他一顿解恨。

况钟接口笑道：“本府方才早按卷宗查对过。所有证人都在，就娄阿鼠没有传到。问他同院邻居，说是前几天他下决心戒赌，要往外码头去做小生意，打了一个铺盖卷，连租的房也没有退，把门锁上就走了。你们有人见到过他没有？”

秦古心首先答道：“前五六夜里，我在茶馆听说书，还碰见过他。同座有两个相识的茶客，偶然谈起苏戌娟的案子已经三审，等部里‘钉封’一到，就在苏州正法。他在旁边直打听，因我和另一茶客说此案恐有冤枉，他说了几句闲话就走了，从此便未再见。”

杨氏接口道：“前五日我回乡下去看望娘家姆妈，回来路过斜塘时，看见一个人低着头走到竹林里去，好像是娄阿鼠，也许这个小瘪三到乡下去了吧。”

况钟问明斜塘相隔南门二十里，先命简房记下途向，又问道：“娄阿鼠住的地方和尤葫芦的肉铺还隔着一条长巷，不是尤家近邻。县官怎么会传他的呢？”秦、倪等四人争先开口，都说：“县官验尸时本来没有传他，是他自己跪上前去的。”杨氏又说：“娄阿鼠和尤葫芦并无交情，当天却显得非常气愤，口口声声要代尤葫芦报仇。由追拿熊、苏二人起直到衙门班房，都有他在场，一直说着冷言冷语。他好像认定熊、苏二人是凶手。又和那些差役不断交头接耳，所以我一直疑心他在闹鬼。只不知他和苏戌娟无

冤无仇，为何要害她受罪。”

况钟又问道：“我想此案也许能够由娄阿鼠身上找出一点线索。可惜此是无业游民，现又不知去向。郑杨氏曾在路上看过一眼，并未认清，也不知他一定下落，难以查访。你们知道他平日乡间落脚之处么?”秦古心道：“娄阿鼠的阿爹和我相识多年，就因为他不务正业生气死的。他老家住在北港西桥头，田产早被卖光，空着两间小屋也没人住，怎么会无缘无故跑到南斜塘去呢?”

况钟又把这南北二处地点和往来经过的几条路径，乡村坐落，向四人仔细问了又问，命简房全数记下，然后笑对倪阿根道：“你在本地从小长大，平日不断往来城乡，还卖过稻草，城内外相识人多，路都很熟。本府想托你办点事，先发给你工饭钱，免你为此受累。如肯帮忙，就回来等信，到时自有人来寻你。事情却不能对外说！你愿意吗?”

倪阿根好生欢喜！脱口就答：“愿意，愿意。一个钱不要我也愿意!”

况钟又对秦古心等说：“你们回去，只说本府所问的话和原审差不多，别的都不要跟外人提。随时留意娄阿鼠是否回转，有无旁人打听本案消息和可疑形迹。如果发现线索，速来密报。”随命从人先给了倪阿根二两银子。

众邻证辞去之后，况钟盘算了一阵，把简房、况福、任健等三人找来商议，说：“此案娄阿鼠嫌疑最大。不过事情往往难料，我们不能存有先入之见，认定此人是个流氓赌徒，就把他当成凶犯看待，断定那两粒骰子就是他的。派人下乡拘传娄阿鼠审问本极容易，但是事隔一年，当时既无人眼见其行凶，又未发现他有杀人形迹，连最讨厌他的乡邻都说不出他与凶案有关。即使是个真凶，到案也必百般抵赖。若动官刑，自然何求不得。这样做法，休说不是真凶，就是一个知情不举，甚而帮同下手的从犯，量刑

也应有个轻重。我想亲自访查此案。就把娄阿鼠先行拿到，不管他是否真凶，也俟人证俱全，使其无法狡展，再行审问。你们以为如何？”老简房首先答道：“回大人的话，今早当街复查，看热闹的人很多，难知里面没有凶手的亲友同党？一被识破，转生枝节。以小吏拙见，娄阿鼠既非尸亲，又非邻右，无故出头参与这场人命官司，已不能使人无疑。单单又是大人到的第二天，便不知去向，走得既慌，时间又巧，而他本身又是一个流氓赌棍。尤葫芦向不赌钱，身边只有一个少女，这两粒灌铅骰子是赌棍们的吃饭家伙，怎会随便和那些制钱一样，都落在他家地上？听说过大老爷早在大人抚院击鼓的当天中午，就用两班轿夫加急赶回，第二天早起，外面便有人传说停刑重审的消息了。凶手闻得风声畏罪遣逃，自在情理之中。若将此人拘传到案，即使不是正凶，至少也能问出一些线索。是否请大人饬令无锡县以娄阿鼠是主要证人不曾到案为由，责令该县速将此人拘传到案，免使大人亲自跋涉。还望明鉴。”

况福、任健更因主人年过五十，办事又太认真，日夜勤劳，地方官已成对头，所访又是流氓，也在一旁相继婉言劝阻。

况钟一味静听，偶然也将头微点。他觉得这三人对他颇为忠心，只是想法还不够周到。正要开口，从人忽然入报：“梁大嫂业已传到，并带来十多贯钱，现在差房等候。”况钟便命简房等三人退出，传梁大嫂。

梁大嫂进门跪下直磕头，连喊：“青天大老爷！”另一公差捧着她带来的一个钱口袋，呈放桌上。况钟再三命梁大嫂起来，坐向一旁。命余人退去，只留简房一人记口供。先把尤葫芦是否向她借了十五贯钱和借钱经过，何时离开梁家等情，细问了一遍。梁大嫂见官非常和气，问得极有条理，也没有打断过她的话头，越发心定胆大，把经过情形，照实说了。

况钟见她人甚忠厚，所说尤葫芦回家的路程，估计也与尤葫芦去的秦古心帮同买猪的时刻相合，并把她曾留尤葫芦吃酒一节，因恐人命牵连，连对郑家婆媳都不肯明言的话，也说了出来。再打开钱袋一看，里面所有制钱都是一色的“正德通宝”，与尤家地上散落的制钱一样。连钱带红绳都和在现场搜出来的一小截同色同质，绳结都同。便取了一整串，双手用力扯了两扯，便自折断，钱洒了半桌子。在断头处用手一捻，现出来的绳心，也是白色。正将早上那半截绳头取出，比了又比。见梁大嫂坐在一旁直擦眼泪，知她急于想见那个受难被屈的亲人，笑道：“这些钱虽是你多年辛苦积蓄下来的上好制钱，份两有十好几斤。你回去拿它不方便。并且钱绳已旧，容易断落，丢掉一些也可惜。本府都给你换成纹银可好？”

梁大嫂忙道：“这样再好没有。要不是我把十五贯钱借给二妹夫，也不会送他一条命，还连累我的侄囡（指戌娟）九死一生，受这冤枉。现在只要青天大老爷能够代她伸冤，就感激不尽了。”话未说完，气便哽住。

况钟笑道：“不要伤心。你姨侄女真要冤枉，一定平安无事的。你老远赶来也不容易，想见她一面，可以。”随命况福引她前去。

梁大嫂连称：“多谢青天大老爷！”又跪在地下要磕头。况福已由门外走进，将她唤起，引到后院去见戌娟。

况钟见简房由外走进，仿佛有话要说。笑问道：“你在门外，也都听见。你看这钱和绳子。”

简房恭答：“小吏连日留心，也觉苏戌娟不像是凶手。无奈这钱虽与她姨母赠与尤葫芦的本钱一样，并不能作为她没有同谋杀人的反证。熊友兰的冤情一明，原审官固然无话可说，输到了家。苏戌娟的罪名，要想开脱，仍非容易。为什么她义父有了本钱，反打算跑？”

况钟道:“你说的话也有道理。真凶如拿不到,此女实在可虑。我已想过,现在还拿不定。你想一想,小姑娘行事多半任性,秦古心见到尤葫芦时,只说苏戌娟久等尤葫芦不归,剩的稀饭不够饱,请她吃过一碗阳春面,并不知此女在家与否,焉知她不是因为久等尤葫芦不归,想去寻找,恰巧离开呢?她是不是因为明天没有米下锅,想找姨母去告穷借钱呢?这两种想法都在情理之中,偏都与她的供词不符。此女知道复审有了生机,如有难言之隐,这次和她亲人见面,多少总会露出一点口风。等况福听完回报,能得一些线索,也未可知。”随命将那十来贯钱存案,并照钱数用十足纹银兑给梁大嫂,仍雇小轿送回。

简房唤来从人将钱抱走。况钟手里拿着两个断绳头和前后的制钱正出神,况福来报:“梁大嫂和苏戌娟见面,说来说去还是那些话,除非常感激兴奋而外,别无异状。”况钟挥手命退,又在室内愁思起来。隔了好一会,忽把桌子一拍,暗道:“此女一定也是冤枉!否则,她的前后供词和背后之言,不会这样丝毫没有改变。不过……”

况福、任健见天将入夜,主人已累了一天,还在那里操心。隔着帘缝往里偷看了几次,况福首先忍耐不住,端了一碗热茶走进,笑说:“请大人歇一会,先吃一碗茶罢。”跟着便去点灯。任健也跟踪走入,垂手笑说:“天已不早,请大人示下,开饭罢?”

况钟思潮暂时才被打断,觉着头有点痛,笑道:“天已不早,你们先吃,吃完,再给我开饭。今天你们都累了,我还不饿,暂时不必伺候。”说罢,喝了口茶,便去床上躺下。

况福、任健看出主人业已倦极,应命退出。

任健不断去往上房窥探,见里面总是静悄悄的,以为主人业已睡熟,知他昨夜没睡,不忍惊动。又隔了一会,忍不住微掀帘缝往里偷看,主人已不知何时起身,正坐床边发呆呢。忙微咳嗽

了一声，掀帘走进。

况钟知他来意，笑道："开饭吧。菜不要添，给我烫点酒。"

任健是个穷苦孤儿，从小便被况钟收养，知道主人习于俭朴，忽然索饮，不是非常高兴，便有疑难之事发生，忙即应命退出。

况福早跟踪走进，低声说道："方才我们几个跟随大人多年的人暗中商议，都觉着本地流氓多，又听说过知县有作对的意思。大人此去私访，好些不便。还望大人保重。"

况钟刚把脸色一沉，见况福垂手肃立，面带苦笑，一脸乞求神气，立转笑容道："你跟我当差比任健他们年岁还久，应该知道我的为人。我平日虽然随便，办到公事，向例喜怒不形于色。因为你们三个人忠心可靠，这才找来商量。离开我便不应再提一字，怎么背后谈论起来？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不过事情不这样办不行。为救两个无辜的良民，还怕费事么？告诉任健他们，此事不要再提了。"

况福看出主人心意坚决，无法挽回，只得应诺。任健正端了一小壶酒和两小盘菜走进。

况钟向任健密嘱了几句，又向况福低语道："你趁此时天刚黑不久，借代我买蜜橘为名，去寻先来无锡查访的捕快头赵珍。叫他候到夜静无人之时，通知倪阿根，明日一清早拿了扁担竹筐，去往斜塘路上的梅村道旁，假装贩卖风干荸荠歇腿等候。如见一个算卦先生朝他问路，稍微回答两句，就各自先走。发现了娄阿鼠的踪迹，千万不可惊动，偷偷告知那算卦先生，再听吩咐。赵珍就在他的后面，相隔不许超过半里。他的力大腿快，发现娄阿鼠，准追得上。再告诉他，锁链拘票必须藏好，路上要见到我，也不许露出一点神色。他手下三个捕快，一个拿了拘票，设法寻找相识人，先往北港西桥头查访卧底，一个尾随后面打接应，还有一个，可约上二三相识人，专在城里众赌徒常去的茶馆里吃酒听书，

暗中留神有无什么谈起娄阿鼠和所去之处。我料娄阿鼠多一半是在斜塘，才和赵珍做了一路。明天仍推有病，来客一概‘挡驾’，有事等我晚半天回来再说。”

况福不敢再劝，再三请求把任健带去。

况钟仔细想了一想，觉着所说也颇有理，赵珍人手太单。便命密告任健早睡，换上一身乡民装束，跟着前往，相隔至少要在十丈以外，路上不许开口，露出同行神气。

况福刚把话听完，正好任健端了热饭和一碗菜汤进来，忙即悄悄引往一旁，告知前事。任健心中一松，随去暗中准备。

况钟因况福还要去办事，又觉腹饥，匆匆把饭吃完，命将酒留下，菜饭全数端去。等况福领命去后，一面拿花生下酒，一面想着心事，也不许从人进去。一会将酒吃完，又拿起一本《陆宣公奏议》[1]翻看，恰巧翻到内中一段，大意是现在地方官吏都把百姓当作“刁民”，“愚民”，常时滥用刑求，以致屈枉善良，草菅人命等情。当时触动心事，又坐在那里寻思起来，端着半碗冷茶也忘了喝。

况福到了赵珍寄住人家，把话说完便赶了回来，轻轻掀帘进去。见主人端着茶杯，又在那里出神，忙走过去，低声回禀道：“赵珍已照大人所说行事。天交二鼓，请安歇了罢。”

况钟便命况福打开衣箱，把内中一套算卦先生的装束连同卦板先取出来，再去铺床。

次日，天还未亮，况钟便自起身，命简房、况福密嘱众差役从人不许泄露一点风声，然后换上算卦先生的装束，轻悄悄走向街上。快亮前的天色分外显得黑暗，且喜一个人也没撞上。走到南门，恰巧正开，主仆二人便夹在那些等开城的人丛中拥了出去。

---

① 唐名相陆贽的奏议文集。

还未走完南门大街，侧望东方天边，已呈现出一痕黛色和淡微微两片云影。等到转往乡村路口，耳听鸡声四起，天也转亮，太阳渐由地平线上升起，光芒万丈，斜射遥空，照得日边两片白云都成了金红色。天气非常好，和来时阴晦情景全不一样。晴空万里，一碧无际，江南十月初的晴天，全不带一点寒色。道旁条条垂柳带着那背面已发白色的柳叶，还在朝阳之下随风飘拂。沿途溪河很多，时有大小舟船来去，布帆高张，橹声咿呀，走上水逆风而行的，还有几个人在田岸上背着纤，清波粼粼，映日摇辉。远望三万六千顷的太湖，烟波浩瀚，一片汪洋，湖中诸峰宛如大小翠螺挺出水上，画图不殊，越使人有胸怀开朗之感。路上行人也逐渐多了起来。

况钟回顾任健扮着一个乡民，头戴一顶毡帽，故意连脸都不洗，装得很像，紧随在后，相隔不过丈许。几次趁无人时暗打手势，命隔远些，偏是退不三两丈，又渐渐跟了上来。不禁又好气又好笑，又不便和他招呼。走近梅村，见倪阿根把一条扁担横在两个竹筐上，人坐担上。便把脚步停住，假装收拾东西，想让任健走向前去，看倪阿根认不认得，然后藏起卦板，再往前走。暗中留意，见主仆二人业已走过，倪阿根竟一个也未看出。正好这条小路比较偏僻，前后无人，便回转去，叫了声“倪阿根”，并将头巾往上略推了推。

倪阿根看出况钟应约而来，假装伸手指点途向，低声笑道：“赵珍就在我身后不远的土坡上假装出恭。”说完，挑了担子先走。

况钟装着歇了歇腿，也就起身，见任健坐在前面道旁收拾草鞋，趁着无人，走近前去低喝道：“不许跟得太近！也不许和后面的赵珍打招呼！”说罢，一路上打着卦板，缓步前行。

过了梅村，还有好几里才到斜塘。正由一个乡村穿过，遇到一个半老农妇要算卦。况钟先想推托，继一想：“今天也许未必能

将娄阿鼠访拿到案，先在附近留一落脚之处，就便探询一下，也是好的。”念头一转，推说屋里较暗，年老眼花，恐看错了卦象，不肯进去。农妇便给他端了两个方凳出来，作为摆卦之用。况钟平日读书甚多，命相的说法本来晓得一些，人又通达事理，由对方谈话中，先把所问的事情明白了一多半。等摇过三次卦筒，用六个制钱一摆，故意掐指一算，再按照事实和对方的心理，一本正经地大谈了一套江湖经，自然更有条理，非常中听。农妇连问两卦，全对心想，连赞：“先生算得真准，连明年我儿子田里的收成和我大媳妇六七月里要给我生个小孙囡都算了出来。我真谢谢你!”有十好几个邻近的乡村妇女和老年人得信也赶了来，围在旁边听算卦。

这些江南的农村妇女，每日天不亮就起身，由家里忙到田间，做的事常比男子还多，偶然进城，不是去卖柴（稻草）、卖菜、卖鱼虾，就是去卖自织的土布和新摘的水果。最穷的还卖灯草。她们卖完这些东西，还要去买乡间应用之物，再往回赶。这一个往返，最远的每达三五十里，城里头穿街走巷的路程还不在内。不是万不得已，实在有苦无处诉，急得没法，决舍不得在城里找人算上一卦。不是真个累极，也很少在途中歇息，因为时间上不允许。她们自古以来就这样牛马也似地活着，最忙的时候连气都喘不过来。难得秋收已过，田里事少，遇到这样一位串乡村的先生，本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都想问上一卦。再听先生算得准，越发争先开口。

况钟见七嘴八舌，要算卦的人有好几个，忙笑道：“大家请慢一慢，由我把话说到头里，我的卦钱贵。”话刚说完，众人果然全都停了争抢，有的交头接耳在商量，多一半露出想算又舍不得多出钱的神气。

先算过两卦的农妇笑道：“这样准的卦，先生要多少，请说出

来。我一定照付。”说罢，伸手怀内便想掏钱。她非但没有拒绝先生抬高卦价的意思，并且还在一旁捧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所问的事都被算卦先生套问了去，所答的话很对心思。

况钟笑道：“这位阿嫂也不要忙，容我把话说完，我决不是讲生意经。我每天只能算十个卦，路上已算了七卦。这位阿嫂又算两卦。现在我只能再算一卦，再多就一点也不灵了。还有，这末一卦，至少要一百钱。诸位哪个要算？”彼时通用制钱，一般都是二三十文算一卦，这位况青天竟会狮子大张口，好像是有点讹人。

这一来，众人全被吓退，谁也不再开口。有的还在暗使眼色，偷偷说着闲话。连那农妇也为了难，手由怀里掏不出来。

况钟停一停，见众人不再应声，先对农妇笑道：“你的钱先不要付。我算卦有个规矩，照例算不灵不要钱。哪怕事隔三年两载，也等应验之后才来收卦礼呢。”又转向众人道：“我看诸位脸上气色满好，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剩下这一卦，也无法给众位合在一起算，改日再算也是一样。”

况钟正要去拿方凳上的卦筒，忽然瞥见任健在众人背后暗使眼色，打了一个手势，再朝前面一望，捕快头赵珍已急匆匆由前面赶回。

况钟随向众人拱手道：“我卦已算完，要去吃中饭了。诸位让上一让路，改天再见。”说罢起身，往梅村来路走去。

二二

逃往何处

况钟往回走不多远，便见任健肩上搭了两双新草鞋，由身旁越向前去，嘴里还故意咕哝道：“今天竟会扑了个空。这货色会没找着，生意也做不成，真个气人。”知他示意娄阿鼠未在当地，急于回去查问，又赶了半里来路。

赵珍正在道旁等候，见本官走来，装着问话走近，悄说：“请大人先回，下役还要到北港去看一下，今天也许赶不回来了。”

况钟知他人甚机警能干，故意把手朝北一指，笑说：“这样走就行。”

赵珍会意，忙道：“多谢先生。”说罢，脚底加快，一会走远。任健仍借买茶为由，尾随在后，进了南门，方始赶向前去。

况钟回到行馆，问知倪阿根比任健到得还早，现坐简房屋内等候，连衣服也没顾得换，便匆匆寻去。

倪阿根仗着两家亲友在斜桥住，一到便问出娄阿鼠果在当地住过，只是前天一早，人便离开，由此便未再见。赵珍命他和任健赶回报信，抄近路先到，见况钟走进，连忙下跪。

况钟将他扶起，笑道：“你辛苦了。我们有话坐下说。”说罢，

见任健、况福分拿了自己的便服鞋帽和茶水走进，将手一摆，任健、况福放下茶杯，带了他的鼓板小包，算命招子退了出去。

况钟喝了口茶，便向倪阿根笑问道："你们虽扑了个空，有点线索没有？"

倪阿根道："这个该死的赌鬼！他大概一出城到的就是斜桥。收留他的人叫吴阿三，也是他们赌场朋友，比他先回去一天，鬼头鬼脑的连门都不肯出。前四天又来了一个姓邱的，说城里有生意做，约吴阿三同去。吴阿三本人没有家，借住在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好婆屋里，本就勉强，定要娄阿鼠另找住处。后因娄阿鼠再三说好话，才答应他再住两天。上前天一大早，娄阿鼠忽说要进城凑点本钱去做生意，就离开了。吴阿三的好婆又老又聋，病在床上，什么也问不出来。我想娄阿鼠决不会进城，也许藏到他老家西桥头去了。"

况钟想了一想道："你猜得对。娄阿鼠不会回城。吴阿三也不一定是本案凶手，否则不会不同娄阿鼠做一路，连他好婆家都不愿他住。由此人身上寻找线索，也许有望。你人熟地熟，多帮我留点心，可在城内外先打听邱、吴二人的下落行径，随时来报。明早起我还要亲自到北港去一趟，仍照今天行事便了。"

倪阿根辞出之后，况钟又把任健细问了一遍，才回上房换了衣服。又把当天的事仔仔细细想了又想，觉着新发现的三个人虽不一定是真凶，总可找出一点线索。想着想着，不觉倒在床上蒙眬睡去。醒来，见桌上灯花叶已结成如意，床前光线甚暗，估计天黑已久，便起身穿鞋。

门外守候的况福闻声走进，禀道："回大人的话，黄昏后，差人回报，萧二相公名叫萧化文，因为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把祖遗大片家业荡尽，以聚赌抽头为生。邱福、吴阿三都是他的赌友，前三月劝他把这所大房子卖掉，另搬一所小房。萧二房刚卖妥，吴、

邱二人忽然不辞而别。萧二之妻已死，更无其他亲属，交房那天，还向新房主强讨了十两银子，才垂头丧气，说要谋求功名，雇了一顶小轿，一个挑夫走去。左右乡邻都说他几年工夫，把大片祖产糟得干干净净，白当了两三年赌头，害好些人倾家荡产，自己却闹得连一个老婆也没剩下，这是他祖上刻薄成家的现世报。有的还说他所收房价大概被流氓骗掉，去向却都不知道。因见大人连日辛苦，今天起来太早，饭又吃得晚，想让大人多睡一会，没敢惊动。”

况钟没想到新发现这三人也都无从查找。见任健先把茶泡好，又将饭菜端进，暂时想不出主意，便先吃饭。

次日，况钟又扮作算卦先生，带了任健，未明起身，和在途中守候的倪阿根照了照面，前后零散着往西桥头那面走去。刚走过北港半里来路，快要上桥，便见前面的赵珍、任健，一前一后，对面迎来，便同走向无人之处。赵珍说：“北港这一带，姓萧姓娄的最多。谁提起娄阿鼠都摇头，说他已有两年多没回家了。”况钟问完前情，又亲往当地查看了一回地势，并代人算了两个卦。见天已不早，只得扫兴而归。

刚走上北港桥，见侧面有一片大坟地，树木甚多，坟前的石人石马业已残破。左近还有一座祠堂，规模不小，对面一座大影壁却坍倒了半边，房屋残破，炊烟不起，仿佛里面已无人居。再往前走，见林内坟头甚多，蓬蒿丛生，衰草满地，还聚着二三十人在伐树，到处都是残枝碎干。斜阳返照中显得这一座故家巨冢，分外荒凉，偶问路人，说：“这是有名的萧家坟地，祖上曾作过尚书。因为子孙不肖，家业败光，现在正卖坟树。”连来带去这一整天，人已饥疲交加，顺便雇了一头驴子，骑到北门附近，再步行进城，回到行馆，已掌灯了。饭后打算稍微歇息，忽然接到喻子诚专人由苏州送来的一封密信。连忙拆看，原来况钟自来无锡，过

于执每隔两天必向抚、藩、臬三大宪密禀。公文都是专人投递，大意是："况钟到后，并未和他商议，也未派人访查，先摆架子装病。到了第六七天，才会同地方官往现场复验，随即发现了几个制钱和人家常有的两粒骰子，便认定凶犯是冤枉，偏又不能自圆其说。近日又在装病，闭门不出。明是好名心盛，自知此案人证俱全，无法反复，势成骑虎，难于交代，为此缓兵之计，使人莫测高深。本县百姓本极'刁顽'，又为他过去虚名所惑，茶坊酒肆议论纷纷。照此情势，凶犯亲友已难保不买出人证，串通翻供。而时日太久，也许还要生出枝节，和那年苏州罢市，不让他去任一样，甚而发生别的变故。是否仰请宪台令饬况钟，不论是捕风捉影，听信凶犯一面之词妄加臆测，或真发现线索，有了反证，均须及时呈报，不应这样拖延时日，以致谣诼纷纭，滋生事端，致干未便。"并还提到"复验时，在尚未证明冤狱以前，先将主凶熊友兰的镣铐囚衣脱去，也似有过于宽纵违法之嫌"等情。臬台首被激怒，往见抚台力争，要将况钟调回，藩台也跟着去随声附和。抚台虽因已向朝廷奏报，不便收回成命，对于况钟也极不满。如今官场中均把此事传为笑谈，连一向佩服况钟的喻子诚也都代他担起心来。特地专人函嘱："……如见此案真冤，固以速办为妙。如因一时看错，或是找不出别的反证，便应急速回省（苏州），自请处分。这样至多降调，到底还好一些。倘若旷日持久，真个发生枝节，吉凶祸福就难说了。"另外还加了一页，说现在由藩台起到常州府对他都不大高兴，千万留神。况钟把信看过两遍，微笑了笑，便自收起，也不给喻子诚回信，仍旧带了那几个可靠的人四出私访，去处都在城外，行踪无定。

光阴易过，不觉又是十来天。斜桥和西桥头，况钟已前后去过两三次，连水陆码头都由倪阿根和他代约的近邻好友吴金生去访问过，并还安了眼线。后来访出娄阿鼠以前曾在水码头上干过

结伙偷骗的勾当，夜航船上的人多认得他，又命任健连向船夫们打听，均答未见。秦古心和另一干差连去茶馆设法探询多日，也只访出娄阿鼠在况钟来到无锡的第二天早上，有人见过，连萧二和邱福、吴阿三等三人也都访查不出下落。众从人见一点眉目都还没有，全代本官着起急来。赵珍等四名捕快虽颇机警能干，因连守候带跑腿前后忙了十多天，见所访问得的情形仍和头两次一样，别无线索可寻，都觉人已逃往远方，再去乡下也是徒劳，觉着这场功劳已得不到，由不得就松懈下来。倪阿根虽然最肯出力，用尽心思，还找了个好帮手，怎么都打听不出这几个人的去向，也是无法。

况钟第六天查案回来，早就暗中行文各州府县和浙江一带，查访娄阿鼠的踪迹。这原是防备万一，并没认定娄阿鼠会逃往别处。因接派往淮安和杭、嘉、湖一带查传陶复朱的差人回报：陶复朱并无下落。据他家里的人说，近一年来，陶复朱只托人捎过一封家信，大意是，要他妻子好好度日，本人手边有点事，事完即回，不必悬念等情。由此更无音信，也不知人在何处。况钟心想："陶复朱查传不到，还有别的反证。娄阿鼠如不拿获，决难辨明真相，救这一个无辜少女出狱。"正在作难，忽想起："娄阿鼠单在我到的第二天早上就不知去向，再细查他的抢当干证和秦、倪诸人所说情形，可疑之点甚多。此人从未离开过本地。现已查明他曾在斜桥吴家住过三夜，又赶回老家住了一夜，其心慌意乱，无处投奔，可想而知。看神气，许是吴家不让他住，老家又不敢久留，逃往附近乡村之中隐藏也未可知。记得第一次私访回来，过北港时，曾见附近大片坟地上有人伐树，左近还有一所业已残破的大房子，路人说是萧尚书祠堂。赌头萧二正是官家之后，虽然早把篙师巷祖遗房产卖去，但照秦古心所说'娄阿鼠以前就常跑这家赌场，今年正月起才没有再去'的话，如能寻到萧二，也许访问出一点线

索。即使本人不曾回乡，前去试上一试，总比疏忽过去为是。”主意打定,忙命任健速往篙师巷打听萧二是否真是北港萧家的子孙,乡下还有什么亲族来往?再去相隔北门十里的陶朱里村口等候。又命况福急速命人通知倪阿根，仍照前定，在陶朱里照上一面，分头行事。并命赵珍等三名捕快，去往附近乡村中便服查访。

任健、况福分头走后，况钟吃饱早点，换上便服，把算卦的东西打成小包，悄悄掩出。绕过两条小巷，雇上一头驴，赶出北门，快到陶朱里附近，将驴子开发，趁着地僻无人，添上一件旧罩衫。正往前走，任健、倪阿根已对面迎来，悄声禀告:“方才听倪阿根的近邻吴金生说，赌头萧二是萧尚书的曾孙。萧家本是全县最有名的大绅士，可是由他父亲在日就败落起。他父母刚死头三四年，县里头还把他当绅士看待，后来田产渐渐荡尽，在家中开设赌场，和流氓搞在一起，闹了不少笑话。前月刚把自住的一所大房卖掉，便被坏人把钱骗走。才赶回乡下，打算连祖坟里大片树木和七亩多坟地卖作盘川，进京去向世交戚友求告，谋取功名。他家老坟丁萧水生，人甚忠厚，是他曾祖的书童，在萧家当佣人已经四代，因为萧家坟大开销多，赏给他的墓田原有三十多亩，还有十亩果园。前三年箫二强把果园卖掉，又把他的墓田卖去二十多亩,并将萧水生的儿子用名帖送往县衙,押逼了好几天。萧水生迫于无奈，只得把田交出。不久，他那年将五十的儿子连急带气,得病而死,只剩下一个孀居的老媳妇,随他勉强度日。这次见萧二回来，又要变卖他仅剩的七亩田，想起前仇，几乎要拼老命。后经旁人解劝，坟地树木由萧二自已去卖，下剩几亩墓田归萧水生所有。就这样萧二还把老头子留来买棺材的几两银子逼了出来，作为田价，才算了事。萧水生从此恨透了他，再不到他面前来。萧二无人服侍，自然万分不便，不料当天晚上竟来了一个帮忙的，自称姓苏，算是萧二雇的佣人，口气却不对头，并且

懒得出奇。由到的一夜起，就向萧水生说好话软磨，是东西都托人代买，从来没有自己去过。吴金生听出那人的身材貌相竟和娄阿鼠简直一样。”况钟问明地势，便命任健、倪阿根分两路往萧祠堵截过去，以防此时来不及寻找捕快，万一被他警觉，因而漏网。自己仍作行路人，快要到达，再假装算卦先生前去查访。布置停当，各自上路。

况钟恐吴金生说话时稍微露出马脚，打草惊蛇，事更棘手，一口气走了十多里。正觉周身汗湿，腿脚也有点酸，当地已离萧祠不远。便把气沉稳，朝着一条通往萧祠的偏僻小路上走去。到后一看，整座大祠堂只剩下一间间的空房架，上面零零散散盖着一些残瓦，四外好些已枯黄的野麻荆棘，约有一人来高，大门仅存一扇，倒在地上；遥望里面前厅的四扇门，也歪倒了两扇；院子里的柏树，株株高矗，故家乔木依旧茏葱，人却不见一个。取出卦板打了一阵，并无丝毫回应，再看门内院落虽极宽大，但是芜秽不堪，那地也好似多年没有扫过。不肯冒失走进，正想主意，忽然发现门边内留有几个泥草鞋印，另外还有好些足迹，仿佛里面进出的人颇多。心想：“这里除了破落户子弟，就是流氓歹人。先前不曾想到，连捕快都未带来一个。鼠辈若敢拒捕，吉凶已是难测。即使不敢，光凭同来二人，也不免要被他逃走。此后再想捉拿，定更艰难。”为难了一阵，决计孤身冒险，以算卦为名，到里面去看事行事。进门一看，两廊房舍，外表还保留着一点原样，哪屋住得有人，却看不出。惟恐对方生疑，只得经敲卦板，并用南方口音喊道：“阿要算卦？阿要算卦？”一面似进不进，慢腾腾地走动，暗中留神查看，见到处阶沿廊栏上都积着不少灰尘，只有通往西廊一面留有足迹。暗忖：“既为办案而来，怕些什么！”刚要试探着往廊上走，忽听身后脚步之声甚急！仍装着没事人一样，口里喊着：“阿要算卦？”刚要转过身去，来人已自赶到，正是任

健、倪阿根。

倪阿根首先气急败坏地说道："这个'赤佬'，大概是逃走了！"

况钟低声笑问道："那萧二呢？"

任健插口道："也都不知去向了。"

况钟问道："这些人几时离开这里的？"

倪阿根接口又道："少说也有两三天了。萧二用的这个人，一定是娄阿鼠！所以他买东西从来不肯到镇上去。前些日，萧水生代他在镇上买了两斤肉、一只鸡，钱也隔夜先收，还有一点剩钱。第二天不见来取，给他送去，室中已无人在。最奇怪是，萧二卖坟树，还有好几十两银子没有收齐，下余一百多株坟树，价也没有讲妥，娄阿鼠全知道，怎会就在前几天要交割时，忽然不知去向？吴金生先前话没打听完，一听出娄阿鼠藏在这里，惟恐再问下去露出形迹，忙着就往回跑。我们却闹了个空欢喜。"

况钟问知二人已往萧二室中去过，便命隐伏在外，自往里面探看，见东廊一列五开间大敞厅，里墙已多倒塌，好几处房顶均见天光。萧二住的是尽南头外有一列紫檀隔断的小间，果有一扇大门板和砖搭的床，对面放着一摊稻草，一床旧被褥，当中一张旧半桌，桌上一盏油灯，还有油瓶、粗碗、毛竹筷之类。内中一把宜兴茶壶和三个茶杯却是上品，与其他东西极不相称。正在查看，忽然发现稻草缝中露出一段红绳。拾起一看，竟和梁大嫂用作钱串的头绳一般无二，两头绳结均已松开，上面还有一些污泥和原来打过的旧结印。拿手试了试，并不结实，用力一扯，仿佛要断，连忙揣起。再细查看，破褥子底下还压着几件衣服，单夹都有。室中脚印较多，好似曾有多人来过。靠里墙的石灰早已剥落，近地面的西墙角有几处砖缝较稀，外面有一小坛挡住，内中还有半坛米，不移开看不出来。伸手一试，那砖竟可移动。忙用炉旁火钳拨开两块砖一看，都是又厚又宽的上等水磨好砖。随由

洞内夹出一个旧绸巾裹好的银包，大小银锭约有一百三十多两。想了一想，见任健在外守候，点手唤住，命将银数重行点过，记好数目，仍照原样包好，塞进壁角小洞之内，将砖还原；并命转告倪阿根，仍托吴金生借拾树枝为由，在附近村中寻一人家寄住。如再发现娄阿鼠踪迹，随时来报，或是约人扭送到官均可。一面转命赵珍等三个捕快，除往附近乡村随时查探外，还是要注意北港这一带。

任健刚刚领命，倪阿根也由外走进，苦笑道："共总差了不到几天，就被他逃掉，真个气人！"

况钟微笑道："我们虽扑了个空，不要失望，我们早晚一定将他拿到。"

十二

各有各的鬼胎

娄阿鼠自从况钟到无锡的那天，怀着满腹鬼胎，由福源楼酒馆里出来，心里叫不迭的："观音菩萨快快保佑！只要这次逃得性命，我一定从此要做好人。"脚底快三步，慢两步地一个劲往前走。因为心虚胆寒，一味胡思乱想，不知不觉走错了路。走着走着，忽听道旁有人喊："娄阿鼠！"这一惊真非同小可！偷眼一瞟，原来是一相识差役正站边旁在唤他呢。慌不迭接口道："我有点事，我有点事。停歇回来，再请你吃茶。"边说边往人丛里乱钻。偏偏这时街上的人正多，心里发慌，走得又急，接连两三次都几乎撞在行人身上。惟恐见怪，又遇阻拦，口里连说着："对不起！对不起！"脚底也更加快。等由人丛中穿出，假装系裤脚管，偷眼往回一看，身后并无一人跟来。他费了半天劲才得绕出西门，眼看离家不远，忽然想起："听说况钟这个老家伙，人和镜子一样，办起案来又快又准，决不留情。昨夜听到风声就该逃走，千不该，万不该，到城里打听什么断命消息！耽误这半天辰光，也许拘票早就发出，差人正等在屋里头。这一回去，正好撞上，那还了得！"快到家门，又吓得退了回来。急切间去是没地方去，平日得罪人多，谁都看

他不起，想寻人家打听，或是隐藏些时，决办不到，更恐泄露风声，被人举发。越想心越发毛，实在无法，最后躲到相隔五里外一家坟地里面，躺在枯草地里装睡。好容易耗到夕阳已快落山，此时此地不便再留。早上只陪着张四吃了点烧卖，经过这一整天，肚子又饿了起来。回家进城都不敢，只得装作行人在附近掩掩藏藏地乱走。几次想到附近饭馆中先吃一饱，又怕被人识破，不敢进去。眼看第二家饭铺快要走过，忽然瞥见斜对面匆匆走来一人，正是以前萧家赌场的牌九师傅吴阿三。自从萧家停赌之后，已有好几个月没见他面，知道这类人一身都背着官司，绝不会坏自己的事。连忙三步两步赶将过去，一把拉住，叫了声："三阿哥!"

吴阿三无意中吃了一惊，一见是他，低声骂道："畜生！啥事体这样慌里慌张?"

娄阿鼠把他拉到路旁暗影中，笑道："三阿哥不要动气，怪我不好。老弟兄长远不见了，我想和你寻个地方谈一谈。"吴阿三道："没有辰光。我夜饭还没吃呢。"他看不起娄阿鼠这类小瘪三。

娄阿鼠忙赔笑道："三阿哥阿是不肯赏光?兄弟这几天身边有'血'，早想请你吃顿酒饭。快，我会钞!"说时，另一手还拍了拍胸脯。自来物以类聚，他首先觉着吴阿三不会出他花样，又因对方跑的码头多，不像他这样专吃窝边草，从来没有离开过无锡。想求对方携带，找一条生路，连当他的小徒弟都愿意。

吴阿三是个爱贪便宜的人，又见娄阿鼠比从前穿得整齐，好在这里不易遇上熟人，乐得吃他一顿。点头笑道："三阿哥一定给你面子。不过话要说明，啥人会钞都行，只不许吃老酒，赶紧吃完饭，好让我回斜桥去。"

娄阿鼠早听他说过，乡下老家无人，只有一个老祖母和一个寡婶住在斜桥，觉得有了一个窝藏之处，说话越发巴结。走到附近饭铺，找了一个壁角，让吴阿三上坐，要了一个红烧头尾，一

盆酱汁肉，再要四块咸肉加豆腐汤，三大碗饭。

娄阿鼠所点的菜，倒有两样现成，转眼连饭带菜全端了来。娄、吴二人各有各的心思，肚子又饿，一会工夫便吃了个盘空碗净。娄阿鼠已如数把钱付过，二人出了饭铺。吴阿三忽然想起一事，随到无人之处，低声问道："阿弟！我今晚还有约会，你要没有什么事，明早到我好婆家里，有几句话和你说。"

娄阿鼠巴不得到他家去，忙道："我实在没有什么事。三阿哥不要客气。有啥吩咐，汤里来，火里去，小弟决没有还价，我一定去！"说罢又问明住址，然后分手。

娄阿鼠真恨不得当时就跟了去。无奈天气渐冷，当天请人吃了两顿，身边只剩下三十多文，所有银钱衣物都在家中，非要带走不可！当时把心一横，又试探着往家中走去。且喜天已初更，初冬夜寒，路上比较冷静，并未遇到一个熟人。掩到门口，偷眼一看，街门仍和平常一样开着，同院两家邻居和往日一样安静。只南房住的一双老年夫妇在和孙儿女们说笑，隐隐传来笑语之声。自己的屋门也是原锁，丝毫不像有人来过。慌不迭掩将过去，开锁进门。明知邻居都不会到他屋里来，仍然把门闩好。点燃了灯，移向床后，紧跟着打开那个破衣箱，见满箱都是破旧衣服，近半年来新做的几件衣服，也乱七八糟塞在里面。不暇再顾别的，一伸手先把箱底藏的十多两银子取出，用手巾包扎好，系向腰间。因所有衣服都是夏秋间穿的单夹，连件薄棉袍都没有。乱翻乱找了一阵，才发现墙角钉子上挂着一件外套罩衫的破棉袄。想起这是去年冬天所穿，早想卖掉，偏偏每日起身太迟，一出门先跑茶馆，后赶赌场，常时要到天亮才回，一直由它挂在墙上，没有去管。那件罩衫虽是去冬新做，悬挂日久，也都布满灰尘。便同时取下叠好，一齐打入铺盖卷内。忽听街门落闩下锁之声。知道管锁街门那个挑水的山东人力大气粗，最难说话，此时强要他开门，定遭

无趣，愁急之下，几次想要假装殷勤试上一试，都是欲行又止。再隔着窗缝一看，对屋人家夫妇业已熄灯睡觉。平日专耍流氓，不会为人，现在空自发急，恨得连骂两声："猪猡！"无计可施，只把应用的衣物包好，躺在床上等天亮。因那挑水的每日一打五更准起，正好天还未亮，想等街门一开马上逃走，哪里还睡得着！越想越害怕，半夜里跪在床上，朝着窗户直祷告："尤家二阿叔千万饶我一饶，只要我吃不着官司，准给你做道场，超度你投生到大富大贵人家。"暗中捣完鬼，翻身向后，一口把灯吹灭。这一天一夜的提心吊胆，惊慌逃匿，当然疲倦。灯熄以后，心头跳动渐息，不知不觉昏沉睡去。睡梦中耳听人语喧哗，当时惊醒，见天已亮，不禁大吃一惊，连忙纵起。先隔窗缝往外偷看，街门已开，挑水的正往外走；两个乡邻人家的妇女商量同去卖菜，虽无其他异状，到底作贼心虚，惟恐被人看出他的形迹，当时连脸都顾不得洗，急匆匆提了隔夜打好的铺盖卷便往外走。忽想起屋内还有好些零星什物，万一无事，还可回来，重又回身去锁房门。见一半大幼童高呼："娄家阿叔！辰光这样早，你到啥地方去，连铺盖也带走？"若在平日，娄阿鼠早就"骂"了"山门"[①]；这时因在心慌胆寒之际，心里暗骂"小贼"，却朝那两个同院乡邻丑笑道："我决心戒赌，搭朋友一道到外码头去做小生意，有个十多天就回来。有人打听，请诸位乡邻帮帮忙，答应他不晓得。省得那班赌鬼寻我，又做坏事。"说罢，扛起铺盖卷就往外跑。这一慌，心里的话也随假话说了出来。走到街上，见天刚亮不久，店铺的排门全都未下；街上只是一些卖菜、卖鱼虾的人们挑着重担吆喝着往市上走；老虎灶头前围着一些附近的居民等泡开水；许多人家的街门都还关着。心想："还算运气。我因北港西桥头老家从未对人谈起，又是好几

① 江南土语称骂人为"骂山门"。

年没回去过，本打算到那里去藏个把月再说，不料昨晚会遇见吴阿三。他要肯容我藏在那里，更是再好没有。”正在盘算怎么走法才不让人看出，猛一抬头，瞥见西门那面急匆匆跑来四个公差，当时或逃或躲均非容易，忽然急中生智，假装换肩，用铺盖卷把脸遮住，等四公差过时，偷眼一看，竟无一人相识。认准是况钟派来抓他的无疑，又急又怕，哪里还敢迟延！脚底加快，往前急赶，遇到无人之处再跑上一段。好容易由大街折向走往斜桥的野地，业已累了个上气不接下气。前途总算什么事情也未发生，只是清早风寒，昨夜又是和衣而卧，先前急于逃生，非但不曾觉冷，还跑出了一身热汗。这时心情略定，热汗变作冷汗，渐觉通体冰凉，偏又遇到阴天，冷风直往衣袖领口里灌，越发冻得难受。一看快到，就要由隔斜桥只四五里的梅村走过，想起脸还没洗，吴阿三人最势利，这样急匆匆尴尬相跑去，容易被他疑心，非装得神气一点不可。最好找个地方吃杯茶，吃点酒饭，洗一把脸，把周身衣服整理好了再去，省得进门一开口就要吃的，叫人家一看，永远脱不了这一副瘪三相。念头一转，忙抄近路入镇侧面那片竹林穿过。这时，杨氏由娘家起身回城，双方正好一来一去，娄阿鼠不是中途改道，准撞上。

娄阿鼠到了茶馆，胡乱吃了点东西，又换上一件新罩衫。会账时，一摸口袋，只有昨天用剩的三十多文钱。这才想起去年那十五贯血腥钱，因为事后越想越害怕，除非身上零钱用光，不肯开那壁洞，加上由此起一直没短钱用，不是要用零钱，极少动它。壁洞里还剩下八九贯钱，因昨日急于去往城里打听消息，走时匆忙，乱抓了一把，已快用光。偏偏昨夜走得太慌，家藏的银子全带在身边，微一疏忽，竟忘了带，如往回走，就算苏州府的公差来过走去，也非被地保乡邻扭送到官不可。想了又想，此时就是天大胆子，也无再回取钱之理，只得把心一狠，会完账，仍往斜

桥走去。

原来吴阿三和邱福看萧家赌场越发冷落，已无彩头可得，便暗地商议骗取萧二的家产。二人假意和萧二拜把兄弟，劝他先卖东西，暂且度日。萧二出身纨袴，除好赌好吃而外，多走几步路都不舍得，把邱、吴二人当作知己，任凭做主。只两三个月工夫，邱、吴二人便把他所有家具什物卖光，再编了一套话，劝他把房子卖掉，筹出一笔本钱，改业为商。萧二因家业荡尽，又背着一个吃人的恶名，也实无脸再混下去，听二人说得那么天花乱坠，便上了套。邱、吴二人等把房价收齐，交了房契，先把萧二所有银子存向“票庄”[①]，再借故把存折骗到手里，换成银票，全数提走，不辞而别。萧二走时连轿脚钱都付不出，硬向新房主老着脸皮求告了十两银子，溜到乡下，准备卖了坟树再卖坟地。吴阿三和邱福本打算逃到丹阳县一个亲戚家中，将这笔横财尽兴玩乐，没想到娄阿鼠却死跟上了，苦苦哀求他携带一同走。吴阿三正在想法打发娄阿鼠的当儿，忽听门外拍了三下门。刚由门缝中看出是邱福，心中一喜，推开娄阿鼠，匆匆走去。隔了好一会才行走进，笑道：“小老虫，我和邱福哥马上就要起身，你该走了。”

娄阿鼠慌道：“三阿哥！我一向怕官，实在迫于无奈，求你开恩，千万看在自家弟兄份上，把我带走罢？”边说边要下跪。

吴阿三抢前将他一推，板脸说道：“你这叫做啥？实告诉你，我和邱福哥闯的祸，恐怕比你更大。你跟我们走，多个累赘，还受连累。这是何苦？”

娄阿鼠方寸已乱，觉着所说也对，又求告道：“阿好容我暂时住在这里避避风？”

吴阿三想了一想道：“我阿婶未回以前，还可以住一两天。不

① 旧社会的大钱庄银号，所发银票，等于纸币。

过见了萧老二，不许对人提我们一个字。否则我和阿福哥都不是好惹的，你当心点！”

娄阿鼠本对这二人怵着一头，哪里还敢多口！把信接过，帮他打好行李，开门送出。

一三

利令智昏

吴阿三走后，娄阿鼠暗忖："这两人平日勾结最紧，又都坏得邪气。如真犯案，不会这样大白天就公然一同上路，并把所有衣物行李全都带走，连条手巾都没剩下。分明成心要甩掉我，另找别的好财路。"越想越有气，一肚皮闷气无从发泄，心想还是去投奔萧二可靠。因当地离北港路远，不敢穿城而过，大白天走，也防被人识破，只有第二天一早，掩到河滩旁边藏起，等有便船经过，搭了前去，正好黄昏前后到达北港，再抄小路走往萧尚书祠堂，相机行事，比较稳妥。主意打定，第二天早起，见雨下正大，心中暗喜。为留余地，把饭做好，连同剩菜剩肉端到房里，陪老太婆吃了一饱，又说了几句敷衍话，才推说要进城去做小生意，已然约定，不能不去。吴老太婆早听吴阿三说过，媳妇至迟明早准回，又见娄阿鼠服侍殷勤，丝毫没有反感，并还劝他快走，只把饭菜茶水代他准备下。娄阿鼠先还打算把行李暂留吴家，以为万一之计；后因往返费事，吴阿三的婶娘一回，也决不让住；相隔北港五六里的西桥头，自己还有两间空房，外人不知，就算公差能够寻去，也必扑一个空，何况未必；仍照原来主意回去一趟，至

少也可看出一点风色。好在随身只有一床薄棉被褥和几件衣服，铺盖卷不大，天气不冷，忙把罩衫和新夹袍脱下，换上去年那件破棉袍，摘下吴家墙上那顶旧斗笠，又寻出一双旧草鞋穿上，便往外走。这时风雨甚大，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刚到河岸，便遇着一只便船，仗着会说好话，当时搭上。一路无事，到了北港。见天正黄昏，风雨早住，踏着雨后泥泞，走到萧尚书祠堂一看，竟比昔年所见还要残破荒凉。门是大敞着，只剩一扇破大门倒在那里，现出门里一个大黑洞，里里外外声息全无。近来胆子越来越小，不敢贸然走进，先在门外窥探了一会，知道日里再来终是不妥，又想起萧二还是一个可扰之东，心又一动，试探着“喂”了两声。不见答应，便把衣鞋换过，乍着胆子往里走，忽听侧面大树后“唉”的一声叹息！当时吓得周身毛根倒立，慌不迭连纵带跳就往外逃。认定有差人隐伏，惊慌太过，连铺盖卷也拿不住，噗的一声，落向石板路上，人已窜出去好几步。想回去拾，心又害怕，百忙中正打不起主意，忽又听西廊那面问道：“外面啥人？”听去非常耳熟，心神立定，连忙回问道：“阿是萧二相公住在这里？”

发话人立时回问道：“你是啥人？我就住在这里，快点进来！”

娄阿鼠听出果是萧二，同时瞥见西廊南头一间小屋窗户上，似有微光闪了两闪，忙答：“是我，特为来望望你。”提起铺盖卷，便往西廊跑去。

这一列五间西房的梁柱房椽都是上等木材，只管后墙多半坍塌，外表仍支着一副空架子。尤其南首一间比较还像房子，外面一排业已碎裂的红木雕花隔扇也还尚在。室中人刚刚睡醒起来，坐在那里发呆，想起佣人已被他要脾气轰走，当晚饭都没有人烧，昔年豪华享受已成梦影，忍不住刚叹了口闷气，便听有人喊他，精神立振，也没听清来人是谁，生平第一次亲自动手打火，点上了灯。

娄阿鼠跟着进门，见里面只有一张木板搭的床，铺盖床围都是锦绣，但无一件是新制。床前只有一张破旧的半桌，南墙旁边放着一堆缸炭和一个风炉，火已早灭，此外空无所有。油灯不大，却放了好几根灯草，灯头上直冒黑烟，桌上还有一片油迹。主人刚由床边站起。连忙赔笑过去，喊了声："萧二相公！"

萧二素来看不起娄阿鼠，新近受了吴、邱二人的坑骗，恨极这类流氓，一见来人是他，刚把脸色往下一沉，忽然想起："现在没有人用，正好派他用场。何况如今我又学了乖，凭这样的小流氓，至多用我点钱，也决不会再上他的当。"念头一转，又把一脸的不高兴收起，转问道："你从哪儿来？找我做啥？"

娄阿鼠道："我从吴阿三处来，他和邱福……"

萧二不等话完，已气得拍桌大骂，连油灯都几乎被他震翻。跟着便把吴、邱二人怎样合谋蒙骗，将他城里几十间房的家具连同好些古玩字画全数卖光，又劝他把仅有的一所房子卖掉。等房价到手，连同先卖得所剩约一百多两银子也全数拐逃，分文不留。没奈何才回乡下来卖坟地等情，都对娄阿鼠说了。

娄阿鼠笑道："二相公不要动气，这班吃赌饭的，哪有好人！我娄阿鼠最讲义气，要不是知道二相公今朝有点不得意，也不会来。这次来，是特为你送信来的，吴阿三和邱福已于昨晚逃往他地去了。"

娄阿鼠瞧萧二气得话都说不出了，他想抓住这个机会取得对方的信任，好在这里住下，于是又接着说道："这两个小子真黑心，他们欺二阿哥老诚。依我看，二阿哥进城告他们一状，很快就会拿住这两个骗子。有什么塌天事，有我姓娄的。"说罢，把胸膛狠狠一拍，非常气愤。

这时天已入夜，萧二不愿再说别的，便把老坟丁萧水生今午出言顶撞，自己一怒之下将他轰走，没想到无人服侍的苦楚，如

今只有一些吃剩的鸡鱼，饭也无人烧的话说了。问娄阿鼠愿不愿留在当地，帮他扫地、烧饭、洗衣服，并向镇上去买东西。

娄阿鼠虽然巴不得有这样一个隐藏之所，无奈自己正背着人命官司，三年前又在附近镇上为了赌钱打过架，名声很臭，这张带有记号的丑脸最易被人认出。别的都在其次，到镇上买东西却去不得。同时又想趁黑夜赶回西桥头老家探听一下消息，就便托人卖那两间房子。略一寻思，赔笑答道："给你做事，我非常愿意，一个工钱也不要。我们是知己弟兄。"又指着风炉道："你看，风炉也灭了，饭也没人烧。这样冷天，连开水都没一壶，阿要作孽？堂堂二阿哥，今天真变成落难公子了。不要紧，我帮你的忙。"边说，边抢着生火，烧饭热菜。一会工夫，娄阿鼠连饭带菜都弄好，和萧二并坐床边同吃。萧二边吃边想："自己当日认不清好坏人，误把吴、邱二人做知己，现在被他们害得落到这般地步。本想到县衙去控告那两个恶棍，无奈这里还有一批松柏果树尚未成交，这一去少则也得半月，卖树事怕要拖延好久。"不由为起难来。娄阿鼠看萧二呆呆地想事，恐怕萧二不愿相留，便假殷勤道："小弟到此打扰，是见二阿哥处工作难才来帮忙，只要有用着小弟时，愿尽微力！"萧二听他这一片话，觉得娄阿鼠倒是知己，于是便把卖树一事托付娄阿鼠办理，自己打点进城。谁知这娄阿鼠早看中他的油水，当时正中下怀，忙说："二阿哥只管放心前去，这里一切均有我照管，包你满意！"萧二喜得饭也顾不得吃，把碗一推，匆匆写了一封信给买树的商人，说明卖树一事托人办理。随手交给娄阿鼠，收拾上路去了。

单说娄阿鼠见萧二上了套，心中暗暗高兴，回到屋里，想道："萧二这小子真是我的财神爷，卖树的现钱托我照管。他这一去，少则也得半月，不用说再成交一批树木，单这一笔就足够我用的，只有去年杀死尤葫芦是桩心病。但是况钟来了将近一月，就知道

我是凶手，这多天不曾拿到，也必当我逃往他乡，决想不到我会冷不防又溜回去。如其无事，萧家大片坟树和空地都成了我飞来之财。等钱到手，往外乡一溜，多么快活！万一有点风声，由萧家老坟丁口里必能探出一点风声，赶到祠堂里取了银子衣物，当时逃走，也来得及。好在萧祠一带地势荒凉，人家村镇相隔均远，逃路又多，萧水生如有他意，七十多岁的老头子，一下就可打倒，怕他作啥？这又和逃往斜桥和回西桥头老家一样，白担了好些心，一点屁事都没有。真要照我计算，连老家两间空房和破烂家具都可卖掉，免得便宜别人。”越想气越壮，立刻收拾了一下，趁夕阳西下的时刻，悄悄地溜出萧祠。

娄阿鼠连夜赶回老家，只因连日劳累，不觉睡到中午，起来一看，吓了一跳。自己白天不敢出去，在家里藏着又怕差人来捉，心里不住地敲小鼓。忽听门外人声喧哗，吓得他赶快钻在门后一捆稻草下边，两腿不住地打抖。就这样挨到傍晚，肚子里饿得难受，悄悄到附近一家饭铺胡乱买些吃，又怕人认出，用袖子遮住脸，匆匆吃完，回到屋里再也不敢大睡，勉强挨了一宿。见天快亮，在附近约一熟人往镇上去吃早茶，刚走出不多远，方想借口多凑本钱去做生意为由，托人卖那两间房。忽听那人说起：日前曾听人说，不知由哪里来了四个公差，到处打听吃赌饭的人。恐怕县里要捉赌，劝他好好做小生意，从此戒赌。再一细问，那人虽未眼见，所听传说，正和那日清早逃出时所遇苏州府的四个差役一样，不禁心里一震！忙敷衍了几句假话，故作失惊道：“只顾寻你谈心，忘了我乘的船一会就要开走！”说罢，拔腿要跑。那人偏不知趣，还要送他上船。娄阿鼠正气得暗骂：“猪猡！”又听身后来路有人在喊：“娄阿鼠！”他不知那是同族邻人向他讨还昨夜借去的被褥，越发心慌，忙说：“我这就回来，我跑得快。”跟着往前飞跑。娄阿鼠一口气跑到萧祠，天刚亮透。

登时便去找萧水生，想问明那个买树的商人住在何处，自己好亲去寻他，只要树价一到手，他就可以远走高飞。萧水生见娄阿鼠那个贼眉鼠眼的样子，又想起树商人的话，"后面那松柏果树本快成交，因他屋里有个姓娄的佣人想在这里头捞一票"等情。水生因萧二用的那人自称姓苏，并没有这个姓娄的。后来想起前日有一个姓吴的来捡了一船树枝，还送来两样礼物。因觉自己已非萧家坟丁，不肯收礼。姓吴的力说："等把这一船树枝卖掉，还要再来。"非送不可。同来一个姓倪的也在一旁劝说，实在情不可劫，这才收下。记得这两人好像还打听过当地有没有一个新来的人，姓娄，何不就便打听一下？随口一问，商人所说那姓娄的貌相装束，竟和那自称姓苏的佣人一样。知道萧二身边不会有什么好人，问过拉倒，并未在意。这日早起，见那自称姓苏的佣人忽然推门走进，想起前事，脱口便道："你本来姓娄，为什么不说真话？"

娄阿鼠一路掩藏着走来，心情本就不定，刚喊了一声："老伯伯！"闻言，料定踪迹败露，头脑里刚轰的一下，因见水生的儿媳不在，室中只有老头子一人，来路又未发现人迹，恶胆立壮，暗忖："人已到此，索性问明底细再逃，也来得及。他要串通公差和我作对，掐也把他掐死！"心念一动，诡笑道："我本来姓娄，因在苏州落生，小名'阿苏'……"话到口边，又觉这两个字与本名同音，立又改口道："不对，实不相瞒，我晚爷就姓苏，所以我有两个姓。问这个有啥道理？"说时，随手把门关好，坐在临门条凳上，把二郎腿一跷，挺神气。

萧水生接口道："你愿意姓什么，我不管。我只问你，二相公哪里去了？人家补交的树价还有好几十两，也没人收。那买树的说你姓娄，不是因为你要多找外快，钱早交清，连后头那七百多株也早成交了。"

娄阿鼠想起萧二和买主讲价时，曾喊过自己的真名字。听水

生口气，不像是有公差要捉他，也无其他可疑辞色，便把预先编好的话说出，再取出萧二的信递过。

萧水生看完来信，冷笑道："都是他萧家的产业，二相公愿意怎么败就怎么败，我也不管。那买主就寄住在细网村西头一个姓鲍的朋友家里。"

娄阿鼠已看出水生对他有了厌恶之意，见他越说越有气，并下逐客之令，越料公差一定没来过。利令智昏，急于要寻那买主，随口笑答："老伯伯不要动气。再会罢。"随说随往外走。耳听砰的一声，门已关上，萧水生在内骂道："二相公真不争气，连一个佣人也是这样贼头鬼脑。"娄阿鼠忽然想起："这样青天白日去找人，岂不又是危险？方才走得太急，也忘了向这老鬼细打听。"心里刚一发怵，又想："这个把月从来未在人前露面，难得到村里去一趟，有啥要紧？一点点胆子都没有，如何能发横财？万一买主跑掉，岂不生气？细网村就在松林后面，地势偏僻，小时常去捉蟹，路全记得，由萧家那片树林穿过去，也不会被人看破。"主意打定，回顾来路，见有三人在那里拾树枝，相隔约有十多丈，看神气还未发现自己。连忙贴着墙根，连纵带跳，绕往房后，仍是一路遮遮掩掩，往树林内奔去。快到林外，再看萧家坟地只剩二人仍在拾柴。心想："我身上要是没有这场官司，就这上千株树的柴枝，也能卖它不少的钱。白便宜左近这些乡下人，真正可惜！"再想到："此去只要找到买主，当时就进一笔财。那七百多株树木也是给价就卖。这是天上掉下来的财气，最好还是不要心贪太狠。"想到这里，脚底越发加快。一会工夫，便赶到了细网村。

村中渔民因为近年渔税太重，好些人都改了行，共只剩下十多户人家，光景都不大好。这时，男的有的去打鱼，有的挑鱼上市，剩下只是一些妇孺，成年人多一半在太阳地里补鱼网。娄阿鼠觉着这个地方比萧祠更易藏伏，心方暗喜，瞥见对面走来一人，

正是那买主。双方见面都很高兴。娄阿鼠随到所寄居的朋友家中，先取出萧二来信交看。

买主见笔迹和前两次萧二所开收条一样，来的又是他的贴身佣人，本就十分相信。娄阿鼠的嘴又甜又巧，竟将以前对他的恶感去掉，几句话成了交，约定第四天晚上交货价，第五天一早去伐树。

娄阿鼠当然是越快越好，推说主人等用，情愿照原价打个九五扣，早两天交割。无奈对方当时拿不出那许多现钱，只得点头认可。除把头一批所补的树价七十余两先要过手而外，为恐变卦，还和对方各立了一张字据。跟着便说要请对方吃酒。可惜人地不熟，又懒得跑路，取出几钱银子，托买主代向邻家买些鱼虾，匀一只鸡，再想法打点酒，彼此多谈一会，交个朋友，省得一个人回去无聊，也懒得做饭。买主不知他看中当地偏僻，打算多觅一个藏身之处，至不济也磨上一些时候。本来不想要钱，因对方非给不可，只得应了。娄阿鼠等酒菜买来，一同下手，把菜做好，连吃带喝。吃完，买主因他回去还要现做吃的，好在剩菜还多，便留他吃完夜饭再走。娄阿鼠喜笑应诺，越谈越起劲，几乎连心事都忘掉。眼看天快黄昏，正打算开口托他找地方住，忽听门外一阵大乱，不禁大惊。隔窗缝往外一看，原来村中渔民收网回转。刚听买主指说，内一壮汉姓鲍，就是本屋主人。忽又发现相识邻居吴金生同另一人在交头接耳，相隔不过三两丈。知他专卖稻柴为业，虽然各乡都去，这地方却没听说来过。又见姓鲍的忽把扁担放下，门都没进，也朝吴金生身前赶去。心疑出了毛病，忙把买主一拉道：“我还有点要紧事，阿好请老兄领领路？”说罢，不等答话，拉了就走。出门便往人丛中穿将过去。

买主忙喊：“前面没有路，快点转来，往东边走！”连唤数声，未听回应，只得跟了下去，一直追到村外田埂之上，才将他拉住，

问道："你为啥这样心急，好路不走，走坏路？"

娄阿鼠四顾无人，天也暗了下来，便把买主引向左近林内，低声说道："实不相瞒，我欠了一个姓吴的债。方才见他和你朋友说话，恐怕撞上。你补交的银子，二相公还有急用，我要稍微一动，饭碗一定敲破。想等你第二批树价交清，我拿到佣钱，先还他一半，现在却是无法。请老兄帮帮忙，如果有人打听，就说我不曾来过，连你那位朋友也拜托几句。千万，千万！我一定劝我东家把祠堂拆掉，把所有木料都便宜卖给你。兄弟最有良心，吃了东家的饭，不能对他不起。老兄做生意也真不容易。"他这时心里又慌又乱，有点语无伦次。

买主虽比较老实，但对萧家祠堂那些好木材早就看上，巴不得有人代说好话，作成此事。贪心一起，非但满口答应，并愿先代还债，等交树价时再扣，还劝他吃完夜饭再走。

娄阿鼠慌道："不行，不行！你不知道小吴的贼脾气，越迁就他越僵。我还钱时，一定还要当着你面骂他一顿。现在你代我还他分文，我都不认账。不过这是一个流氓，惹他不起。我还要抽空赶回城里，代东家办事。请老兄约个地方，到日我好寻你。"

买主不便再劝，便道："那么第四天黄昏前，我在高石桥那边湖神庙等你。庙里老道士人满好，签很灵，我也求过。"

娄阿鼠知道那庙相隔只有三里，忙道："这样最好。我一定到！也许还要求支签。现在要赶进城，过天会，过天会。"

买主见他着急神气，以为真个有事进城，作别自去。

娄阿鼠走过两条田埂，夜色苍茫中，越往前走路越黑，好几年没有再走的路，到底陌生，加上满腹惊疑，只管是在黑夜，依旧掩掩藏藏，有两次几乎滑到田里，还踩了一脚污泥。正坐在一片土坡上喘息，暗中咒骂不已，忽听犬吠之声。猛想起树价要第四天才能到手，吴金生若是做了眼线，回到萧祠，岂非自投罗网？

近日天气越冷，野地里过夜，冻也冻死。心里一狠，先觉银子身外之物，何苦为它把命赔上？本想绕到北港去乘夜航船，来个溜之大吉，刚走出不几步，又想："码头上的市镇大，船开以前，正是人多热闹，如何走得？"主意还未打定，远近犬吠之声已越来越多，近的一处好似就要追来。越听越害怕，只得连纵带跳，悄没声地往前逃走。一路乱窜，好容易听出吠声渐远，望见前面闪着好些灯光。仔细一认，才知无意中走近了北港镇！吓得转身又往回跑。心里正念着"菩萨保佑"，忽然发现再往前走便是萧祠。来去两路都不对头，身上带的银子又有十几斤重，本就跑得腰酸腿软，心再发慌，一不留神，被东西绊了一跤，挣起一摸，原来是株断树桩。恨到极处，暗骂："我就是马上要死，也先歇上一歇。"往树桩坐下一听，犬吠之声已止，四外黑沉沉的声息全无。心想："吴金生一向本分和气，不和人做冤家。就做眼线，也轮不到他。若有公差同来，早在细网村把我捉住，不会这样太平了。这个把月的苦头都吃过，只剩三四天，反而熬不过去，真个猪猡。"骂完自己，越来越往宽处想，仍向萧祠那面掩将过去。一路留神窥探，全无动静。最后掩进西廊屋内，先在暗地里摸了摸，连早起打散的被头，好像都未走样，才乍着胆子把灯点起。仔细一看，果然毫无痕迹，匆匆生好风炉，煮了一锅白饭，正嫌没菜吃，遥闻狗又叫了几声。平日没留心，好像当地的狗从未这样叫过，心又抖了起来。越想越觉这里不是善地，便虚惊也吃不消，天明前非避开不可。打算先到细网村西面湖神庙撞撞运气，就便求上一支灵签，看看有无藏身之处，再打主意。枯坐了半夜，天已离明不远。把牙一咬，丢下被褥不要，只将那几件单夹衣服裹成一卷，从墙壁里取出萧二所藏的银子，尽数系在腰间，掩将出去。

湖神庙在北港和细网村的西北面，中间隔着一条小河，必须由一石板桥上通过。这时天色也就刚亮。桥下有两人正在说话，一

个道：“今天我们该回城去了。”另一个道：“当然。停歇进城，我再请你吃老酒。”娄阿鼠过时，恰巧听去，觉着两个口音都很耳熟，由不得偷眼一看。紧靠桥洞停着一只装稻草的船，船头二人虽说都是熟人，看神气一个也未看见自己，并且就要开走。过桥之后，再掩身树后偷看，船上两人头都没回，心更放宽，一直往湖神庙走去。到后一看，庙门外有一小道士在扫地。问知庙中清静，极少有人烧香，老道士生病，要傍午才起。认定到了好地方，随到庙内，说了许多好话，又送给小道士一钱银子作茶钱。小道士当他是个好施主，连去里面看了两次，见师父未醒，正发寒热，不敢惊动，只得出来陪客。娄阿鼠见小道士年约二十，人甚老实，问出庙中空房甚多，并有现成床铺，非但肯租，并且能代老道士做主。越发喜出望外，想住到收清树价再逃。便说：“由城里来，打算在这里借住几天，等一个人。房租香资全数照奉。”小道士因来客人手脚大方，所等卖主和那姓鲍的，都和师父相识，当时答应，并说：“庙里供的是龙王和湖神，春秋两次庙会，还供猪头三牲，客人吃饭，荤素均可。”随领娄阿鼠去看房。

一四

交代了十五贯

娄阿鼠见那两间空房在一小偏院内，地更僻静，越发喜出望外。便把锁和钥匙要过，预付了两钱银子房价，并托买些鱼肉回来现做，准备大吃一顿，补偿昨夜的辛苦。

小道士道："我师父病在床上，还有两个小师弟，我已和他们讲过。这里到镇上有好一段路。请施主等一等，我买好东西就赶回来。"

娄阿鼠知庙中不是会期，轻易无人上门，腰间又痒又痛，实在难受，见室内还有一大缸米，便把银包解下塞入米内藏起，觉着身上一轻，刚往床上一躺，矇昽想睡。忽听偏院外有人说话，掩到外面一看，一个道童同着一个三十来岁的乡下人正往外走。刚退回屋，见道童忽然跑进。便借话探询：你先送的那人是谁？"

道童答说："那是我的阿哥，就在前村住。我还有话和他说，一会再来。"说罢，转身便跑。

一会，道童将茶泡来，甚是殷勤。小道士却去了个把时辰不见回转。娄阿鼠正借闲谈打听庙中虚实，忽听偏院门口在喊："师兄快熬药去，师父等吃。我一个人忙不过来。"道童忙即应声跑去。

悄悄掩出一看，另一小道童和他年纪差不多，正前后追逐着同往后院跑去。回屋又等了好一会，道童又来，问饿不饿，说厨房有粥。因料小道士快回，便道：“你师兄代我买点心去了。我不吃粥。”随听另一道童又在门外喊道：“二师兄快帮我搭搭桌子！”道童答道：“我要陪客人呢。这张小桌子也不重，你自己搭吧。”娄阿鼠越看他越觉讨人欢喜，笑问道：“搭什么桌子？”

道童手指门外边：“又是那位算卦的老师父。他一天只出三文钱，就要租我们的地方摆卦桌，还常要在这里睡。遇到庙会，一住就个把月。真讨厌，说起话来一点也不客气。”

娄阿鼠此时最不愿意与生人相见，故意问道：“算卦先生几时才来，多大年纪？卦要真灵，来时我也算他一卦。”

道童接口道：“这位老师父卦倒真灵。就是人不灵，常时说了来，遇见别的地方算卦人多就不来了。前天由陶朱里托人带话，就说要来，现在还没有到。啥人晓得他几时来呢。”

娄阿鼠忽然想起庙里的签甚灵，怎会忘记？便向道童说了。

道童笑道：“这个容易。”随往正殿引去。

娄阿鼠见西廊下摆着一张卦桌，横头和廊柱上都贴有一条黄纸，上写“水晶子未卜先知”几个字，人却不见。小道士却正买了鱼肉点心走进，小道童忽说：“肚皮痛，要到外面去出野恭。”转身向外跑去。娄阿鼠腹饥头上，并未在意，强拉小道士回到偏院同吃点心，又问出，水晶子算卦测字，无不灵到极点。就是脾气太坏，问卜测字的人稍不恭敬，或是话不投机，给他多少钱也是不理。因他卦灵，每到一处，只要贴上几张招帖，当天就会有人寻来等语。心想：“照这样说，此人的卦一定灵极。要是寻他算上一卦，定比求签还要问得仔细。”便问：“他啥辰光来？”道童刚出完恭回来，接口道：“好像来了。我再看看去。”转身又往外跑。一会跑进，笑道：“真是来了，在屋里铺床呢。听说午后便有人来算

卦，这时候正清静。大师兄还不快到里面去一趟？师父问过你两次了。”小道士忙道：“施主请坐一会。”随和道童走去。

娄阿鼠惟恐少时来人，连求签也不方便，踱到外面一看，算卦人水晶子是个老道士，正在卦桌上安置笔墨纸砚和卦盒。所穿道袍布鞋旧得都变了色，洗得却极干净整齐。人也文雅，不带江湖习气，见人走近，头都未抬，好像有点架子，品貌却颇端正清爽，很像画图上的神仙。那么大年纪，竟会生来讨人欢喜。心想：“这位老道士一定有点道理。”忍不住把手一拱，喊了声：“老法师！”水晶子依旧拿一块干净布慢腾腾擦卦盒和那六枚制钱，仿佛没有听见。娄阿鼠认为对方派头越大越不是寻常角色，忍不住又叫了两声。

水晶子一面整理着笔砚微笑道：“你不要心急，等我测字摊摆好了再来。”

娄阿鼠忙赔笑道：“老法师阿好先给我算一卦？停歇我还有事要出去。”

水晶子正往砚水壶中注水，闻言答道：“真要心急，明天算也是一样。”随说，二次抬头朝娄阿鼠脸上看了一眼，好似有点吃惊，接口又道：“我不把摊摆好，从不开卦测定，不是不讲面子。你赶紧先求一支签去。庙里的签很灵，你气色不大好。”

娄阿鼠急惊风遇着慢郎中，刚把鼠眼一瞪，未容发作，又被末两句话吓了回去，不敢再耍流氓。心里一慌，侧转身往正殿上赶。见小道士由殿内迎出，开口便道：“我要求一张签。”

小道士笑道：“施主吃完午饭再求签吧。”

娄阿鼠忙道：“我有一件疑难的事，最好现在就要晓得……”

小道士插口笑道：“你为啥这样性急？我从小在庙里长大，知道签上的话全是活的，不管问病，问财，问官司，都可以往好处解，也可以往坏处解。不灵，说你心不诚，就算它灵，也是事后

方知，当时无用。我本不该讲这类话，因为施主很大方，是个好人。”

娄阿鼠听到末句，心中一震。

小道士又道：“师父病在床上，你求了签，还要跑到镇上去找读书人讲给你听，并且不一定讲得通，所以我劝你吃完午饭再求。真要心急，先寻那位老法师占一卦，测一个字，倒是有问必答，叫你心明眼亮，这多省事？”

娄阿鼠回顾水晶子业已回屋。忙道：“这位老法师架子大。你阿好帮帮忙？”

小道士说：“这个容易。”先到廊前喊道：“老法师！请出来，给这位施主算一卦。”说罢，便往东房走去。

娄阿鼠见水晶子由西屋缓步走出，忙迎上去，把手一拱，喊了声：“老法师！”

水晶子把手略伸，让他坐在旁边条凳上，微笑道：“你心里这件事，恐怕不好办吧？”

娄阿鼠“呀”的一声，几乎吓得跳将起来。偷眼一看日上中天，晴辉满地，微风不起，悄无人声，里外都是静荡荡地不见一点影迹，忙又凑到水晶子耳旁，悄声说道：“老法师！你又不是活神仙，怎样会晓得？”

水晶子笑道：“你自己的事，我当然不会晓得。不过，你老是东张西望，眼睛乱转，眉头紧皱，心神不定，避开阳光走。照我看法，你一定……”

娄阿鼠见水晶子话到口边又缩回去，越发情虚胆怯，急问道：“老法师快说，我一定要怎样？君子问祸不问福。我谢谢你。”说罢，又朝身后大门外偷看了一眼。

水晶子笑道：“你不要慌，坐下来，定定心，不要怪我直言无隐。”

娄阿鼠只得强忍惊慌坐了下来，一边看着门外，忙道："老法师！只管直言无隐，我决不动气。快点说呀！"

水晶子道："我看你不是要去杀人，就是人要杀你，才会有这样神气。不过现在还拿不准。反正我空在这里，送你一卦没关系。但是算卦必须心诚意实，你要是有话不说，卦算不灵，不要怪我。"

娄阿鼠道："灵，灵，灵，一定灵！我人最老实，遇见你这样老法师，一定有一句说一句，你阿好快一点？"又朝大门外偷看了两眼。

水晶子微笑点头，慢慢点上一支香，插在小铜炉内，双手捧起卦盒，嘴皮微动，祷告了一阵，再将卦盒拿起，轻轻摇了三下，把六枚制钱倒出，刚刚摆好，脸上突然变色，惊道："这卦我不能算，你向别人请教去罢。"

娄阿鼠越发情急道："你一定要给我算！大家都是外面跑跑的人，应该有点义气。"

水晶子道："卦象很凶，仿佛四面都有天罗地网把你围住。我平日虽算得灵，没有凭据的事，关系重大，怎么可以乱说！"

娄阿鼠虽极害怕，到底杀人之事不敢泄露，呆了一呆，悄声说道："这不是我本人的事。你就照卦象断罢。我一听就明白了。"

水晶子将头微摇道："这就难了。我看事在紧急，你不要再耽搁辰光，快打主意罢。卦是不便给你算了。"

娄阿鼠越听口风越不妙，忙道："那么请你测个字。快把字卷拿出来给我测。"边说，边伸手去摸脸，虽然什么也没有摸出来。

水晶子笑道："你真外行。寻常测字先生，那些现成字卷是早就练熟了的。每一个字，好坏都由他说，其实全是江湖口。你怎么相信这个？"

娄阿鼠忙说："老法师！我真相信你。快点给我测罢，不要多说闲话了。"

水晶子也未答话，接口又往下说：“比方说测一个‘相’字罢，来人若是一个穿得整齐的商人，便说他目前要进财。不过两只脚还没生好，今后必须勤快，对人和气，才能如愿。因为‘相’字右半是‘目’字，下面加两点（八）是‘贝’字，外加一个‘才’字，就变成了‘财’字。‘相’字左半边‘木’字，上面加一撇，旁边加个口，就变成了和气的‘和’字了。生意人要是勤快而又和气，当然不会不进财。来测字的要是一个面容愁苦的穷人，就改说他过去破财，目前更不会有财进了。因为‘财’字左边的‘贝’字底下‘八’字还没有一撇呢。大半边‘财’还没有长脚，当然无望。来人再要带着三分病容，也许还要说人家快进‘棺材’，因为这两个字也是木字旁，更容易往上加。我在南海普陀山学道多年，精通先天易术，六爻神卦，测字更是拿手，讲究现写现测，直言无隐。你的气色太坏，更非亲自写来我测不可。”

娄阿鼠越听越有理，和听说书一样，竟然听出了神。接口便道：“我是个生意人，识字不多，只会写我的名字。怎样行呢？”

水晶子道：“同样一个字，因为写法不同，测法也就不一样，定要你亲笔写出来，我才好测。随便写上一个字就行。”随把笔递过。

娄阿鼠忙道：“我写，我写！”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个“鼠”字，写得很仔细。他怕因为写错一笔，又测出不好的事。手偏抖个不停，素来不会写字，笔划又多，乱糟糟好似聚着一窝黑蚯蚓。写好，颤巍巍把纸递过，苦笑道：“我不会写字，老法师多帮忙。”

水晶子接过笑道：“原是要你随便写才灵，写得不好没关系。”跟着，拿起笔在鼠字上虚画了几画，又朝娄阿鼠脸上连看了两次。

娄阿鼠见水晶子皱着个眉头，左手还掐着诀，神气很为难，不时望着他叹气，老不开口。由不得心里好似被一把铁抓抓紧，双手也出了冷汗，忍不住结结巴巴地问道：“怎么样？阿是就要出毛

病？”

水晶子突然问道：“照这个字看，恐怕有人命。内中三人，大概有一个姓尤，对不对？”

娄阿鼠好似当头挨了一个大霹雷，心里一震！身子立往后仰，连板凳带人一齐歪倒。仗着身轻灵巧，连忙纵起，见对方似要伸手来扶，神情还是那么和善，忙把板凳扶好，苦着一张脸答道：“我不认得啥姓尤的。老法师不要瞎说。”

水晶子道：“如果没有姓尤的，这字不能测，我白费心血，算的《一掌经》也不灵了。”

娄阿鼠问：“啥个道理？”

水晶子道：“鼠到夜里才出来，专偷油吃。你说没有姓尤的，不对。我非但算卦测字，灵验如视，还能叫人趋吉避凶，转祸为福。不说真话，却没法想。你到底是代人测字，还是自测？”

娄阿鼠脱口接道：“自测，自测！”

水晶子忙道：“卦象虽极危险，也许还有道路。不过，午后占卦人多，须防泄露。你要肯多出一点酬谢，到你屋里去，和你仔细谈罢。”

娄阿鼠本防被人看破，巴不得能把水晶子请到屋里去，连说：“多谢，多谢！再好没有。”刚要代拿笔砚纸张，忽然想起米缸内藏有银子。惟恐对方见财起意，指点完了明路，多要酬谢，正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忽见道童由偏院内提了一箩米走出，想起屋门还忘了锁，忙道：“我先去开锁，请老法师等一等，拿了纸笔快来，‘省得被人看破’。测完字，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话还未完，人已纵下台阶，又朝门外偷看了一眼，往里便走。耳听身后唤道：“告诉你师兄，饭熟了就开，没有多少时候了。”回头一看，水晶子正和道童说话，一面收拾笔砚呢。心想：“老法师测的字真灵。”匆匆赶回屋去，把门插上，揭开米缸盖，伸手掏出银子

一看，还是原样，才放了心。连忙围向腰间，坐在那里心直跳。跟着便听拍门之声，又吓了一个好的，轻脚轻手掩向门角问道："啥人?"

水晶子答道："是我。你不要慌，我已给准备好了道路。"

娄阿鼠连忙开门放进，重又把门关上。问道："我想事情是瞒不过你这位老法师的了。应该怎样才有活路，请你救我一救吧!"说罢，恨不能当时跪了下去。

水晶子从容坐下，正色道："你不把真情实话说出来，我测不出。不过事情要快，你不听我的话，也是无法。"

娄阿鼠先因水晶子慢得使他心慌，这时却被催得六神无主，急切间不知如何是好。

水晶子见他两次欲言又止，便道："无缘无故，我不见得会害你。相信我，你就说真话；不相信，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你自有你的去路，我也用不着把今天早上的事先传出去。"说罢，起立，负气要走。

娄阿鼠急喊："老法师！请你不要走，千万救我一救!"

水晶子重又坐下，劝道："你不要慌。既肯信我，一定先叫你心服口服。鼠乃晚行昼伏之物，照测字和我的算法，应由偷窃而起。这里头另外还牵连着两条命债。鼠字头上加个'穴'字，是逃窜的'窜'（竄）字。你本已逃走，偏偏白忙了好些天，依旧自投罗网，成了穴中之鼠。并且由昨天清早起，捉你的人，就越来越多，到了晚上，这周围一带，更都有你的对头。你看，你这鼠字上半截像个'凶'字，写得又大了一点，这就说你凶气太重。下半截又像一个口袋，内中有一小点，又活像一只老鼠在网子里乱窜。要没有底下这一小缝，你连这座庙门都逃不出去。你把这鼠字看一看，就明白了。"这本来十九都是实话，使有心病的人听去，都是非常神奇。

娄阿鼠见所写鼠字，果然头大身子小，一笔连一笔缠在一起，内中一小点，越看越像一只老鼠被困在内，钻不出来。吓得慌不迭跪倒，求道："老法师真是活神仙！千万请你给我指条明路。"

水晶子把手一掐道："这时候你跑出去，准定撞上。你先说实话，看看有没有路。"

娄阿鼠便把杀人经过以及逃而复返情形说出，先还隐隐藏藏，设法掩饰。经不起这位老法师根据卦象，连盘问带分说，直和亲眼看见一样。自知隐瞒不住，急于逃生，心服口服，随问随答，把所有真情全数说了出来。

水晶子问完前情，想了一想道："你因偷钱行凶，已是罪无可赦，另外又害了两个好人，尤为可恶！照你所行所为，实在神人共愤，谁也救你不得。"

娄阿鼠见真情全数吐露，对方却说出这样话来。若在平日，真非行凶拼命不可，不知怎的面对着这样一个安详文雅的老道士，竟不敢起丝毫恶念，除却苦苦哀求，别无话说。

水晶子见话已问明，懒得纠缠，掐着手指，低头想了一想道："现在你出去倒是时候。如由正门逃出，也许少吃苦头，但是越快越好，此外更没有路了。"

娄阿鼠连问几次都是一样，万分情急之下，念头一转，诡笑道："老法师！请坐一会，我解个小手就来。"跟着转身出门，忙回手把门锁上，再悄声唤道："老法师不要见怪。我把真情全告诉你，不能不防一步。床头边几件衣服白送给你，请多等一会。若不等我逃远，你就喊人，莫怪我对你不起！就是犯案，也定咬你一口，你当心点！"说完，耳听屋里好像叹了口气，没有回答，以为对方后悔不该多事，被他吓住。正想探看外院动静，相机逃走，心还暗幸小道士回来得迟，忙着做饭，连两个道童都未到前面来，也没想到将近个把时辰，为何不见别的人影。未及溜出，忽听庙

门外似有几个人在说话。内中一人竟说:“还是快到里面探看一下的好。”当时吓退回来。心想:“老法师卦要不灵，哪条路都可逃走。真要有人捉我，前门万去不得，莫要上他的当。”仗着来时已向小道士探明由偏院小夹道穿过去便是菜园的后门，就遇上庙里的人，也有借口。更不寻思，忙往后面绕去。正走之间，忽听有人说笑。掩在墙后偷看，两个道童分端着菜饭，正往前走。惟恐去往偏院送饭，被水晶子说破真情，慌不迭三步并作一步，连窜带跳赶进后园，见门正敞着，心又暗幸。刚刚纵将出去，耳听连声断喝！一条铁链在日光下飞起，门外埋伏的几个捕快已将他锁住。略一挣扎，膀臂上便挨了两马棒，果然不走正门要多吃一点苦头。自知不能幸免，只得乖乖地被三名捕快押着，越过一片野地，走往河岸泊船之处。另外十几名公差也相继赶到。刚到舱中，船便拔锚，顺水路往苏州进发。

前面埋伏的人久等无信，又听道童报信，说水晶子在娄阿鼠房中说话，都着了急。任健、赵珍正要赶进，道童又悄悄赶出，说:“娄阿鼠已由后门逃走，水晶子被他锁在屋里。诸位快去。”任健忙同几名捕快当先跑进，这位化装道士的况钟已被小道士打开锁放了出来。倪阿根和另两名捕快也早向墙外各地埋伏的人送信，同往船上赶去。

况钟向庙中道士师徒称谢，上完香，给了香资，把道装笔砚等物归还。随命昨日得到休息，分往当地埋伏的一干差人，都往预先准备好的官船上饮食歇息，自和任健骑马回城。一到，便命留下赵珍等四名捕快拿了火牌拘票守在当地，照所说日期，捉拿县衙书吏冯承，皂班头张四到苏州归案。再命倪阿根转告秦古心、吴金生、梁大嫂等证人，于十日内赶到苏州作证。一切停当，才命简房嘱咐店家，付清房价，连熊友兰、苏戌娟一齐带走，同坐大船回去。行时仍穿便服，从人也都零散上船。人不知，鬼不觉，

就离开了无锡。

原来，况钟自从昨日午前，听吴阿根来报，娄阿鼠的踪迹忽被发现，已由吴金生往寻赵珍等捕快分头查探，特地赶来禀告等情。立命众差役连同由苏州府新调来的干捕，分头化装出发。只简房、况钟和两名从人留守，跟着便换便装。

简房劝道："熊友兰已断定无罪，足可交代，便苏戌娟也不是没有昭雪之望。大人仍恐上司挑剔，不能将他开释，日夜忧劳，已有一个多月。今天幸如大人所料，娄阿鼠逃而复回。现在只要一句话，便可拿他到案，何必亲自跋涉呢？"

况钟正色道："当官的这随便一句话，不知害了多少良民。娄阿鼠虽是本案关键，是否主犯，或有其他帮凶，都要考查清楚。若是寻常，犯人已被抓到，当堂审问，只要想得周到，问得耐心细致，同样可以审出真情，自不会有此一举。本案既要使犯人心服口服，无可狡展。而赌头萧二忽然失踪，也甚可疑。我们对于良民，当然爱护之不暇，对于这些歹人，却要除恶务尽，丝毫宽纵不得。你可知去掉一个恶人，要保全多少良民么？在我未和此人谈过话以前，只命赵珍、任健他们暗中监防，不许拿人，便因防备有失之故。过于执何尝不聪明能干，只为粗心大意，胸有成见，才出了这场乱子。照他这样把百姓当成俎上鱼肉，可以由他宰割，以致身败名裂，我应引以为戒才是。你也跟我多年，怎么只知顾我，不想想那些百姓呢？"说罢，立命从人备马，由附近冷巷中绕出北门，往萧祠赶去。相隔还有二里，正要下马步行，任健已迎了上来，说："赵珍已命另二捕快往细网村踩访，现在萧水生家挂桩"等情。况钟来到萧家，先向萧水生探问了一番，问明当地形势，等后面众捕快差役相继赶到，又听任健来报娄阿鼠现在细网村的消息，便命把人四外分布开来，仍和以前一样，不许惊动。另命人守在细网村，暗向买主查询娄阿鼠何往，萧祠一带，仍旧分

人埋伏。当晚闻报，娄阿鼠已和买主约定第四天在湖神庙交割树价，更成了手到擒来之势。众捕快往来送信，却引得犬吠四起，使娄阿鼠又吃了好些苦头。况钟在萧家住了一夜，知道娄阿鼠决不会回城，也许连萧祠都不敢回，但他第四天必往庙中去会买主。想到庙中作一准备。次早起身，还没走到那顶石桥，便遇倪阿根飞步跑来，说："娄阿鼠刚由桥上过去。"想起昨夜买主曾说过庙中签灵的话，地又僻静，便料娄阿鼠多半去往庙中求签，或是想在当地隐藏，坐等收钱。问知庙后临河有一小门，吴金生已转告各路埋伏的差役，分几路向庙包围过去。断定娄阿鼠白天不敢出面，忙命任健速雇民船，准备押解。另抄小路，自往湖神庙后门走进，问出老道士因病刚起，说有要事面见，由小道童领去，当面说明来意，并借了一身道装穿上。见二道童均颇伶俐，各自教了一套话，令照所说行事，故示神奇，以便引他前来卜卦。再往西房假装新到，铺床摆卦桌，等他入网。一面通知门外捕快，等小道士买菜回来，教他如何说法。事情办得机密仔细而又迅速。娄阿鼠先躲在西偏院里，又被道童绊住，直到一切停当，道童得到暗号，方始引出。因此，水到渠成，一举成擒。这两天一夜的辛苦，况钟心里虽然舒服，人却累极。上船之后，只向熊友兰、苏戌娟安慰了几句，便自安歇。因是顺风顺流，中途又无停歇，船到苏州，况钟起身一问，天只三更刚到。刚想起正是那日深夜停刑的时候，忽见任健入报："喻大老爷便服来迎。"知他为友热肠，先后连来几封密函，说所有上司和好些同僚，都对自己不满。臬台倚仗父亲是朝中亲贵，并托御史奏参。朝廷虽未全准，却命江苏巡抚查明回报。官场中风声非常紧急，谣言四起，自己偏是只字不复，难怪担心。好在离明尚早，随把喻子诚接到舱中，先向他道了偏劳，跟着便把破案经过说出，并说："天下事难料。自来官官相卫。我想，万一受到处分，还要连累良友，于心怎安？因此没有回信。请

老弟原谅。”

喻子诚听完前情，好生欢喜，便问：“本案当然昭雪。只是过于执乃本省干员，又关系藩、臬和常州府的前程。能否给他们留一点情面呢？”

况钟立把脸色一沉道：“老弟英年有为，应该没有官场世故，怎么说出这样话来？原审官如此玩忽民命，固是死有余辜。府、臬二审官同样罪有应得。便藩台用人不当，也有不能知人之咎。我们应以国家法度和民命为重，不应对他们有所怜惜。等天一亮，我便往抚院禀见。一则，清早无人，可免传扬；二则，查办此案，由他允准下的手札，万一不能昭雪，他也要受到部里的申斥。先把真相对他回禀，也是下属应有的过节。如今事情已有九分九，便陶复朱暂时寻查不到，这二条人命也必保全。好在限期还有十多天，陶复朱的去处，前日也曾查访出来，等他到案，再行完结，更好一些。”

喻子诚听完前情，万分佩服，连忙辞去。

转眼天明，岸上官轿顶马已早准备停当。况钟立命去往抚衙禀见。

周忱正因朝中亲贵来信埋怨，日常都在忧急，忽听况钟凌晨来见，心中一惊，连忙请往内花厅，屏退从人，细问经过。听完之后，喜出望外，连声夸奖，并说：“老兄这样为民请命，跋涉辛劳，真不愧为民之父母！先请回衙歇息几天，等你呈报上来，本院定照朝廷法度，按律而断，决无宽纵。对于老兄也必专折保奏，为全省大小官员做一榜样。”

过于执第三天早上才得到况钟突然回省的消息，立把地保店家传去，问知况钟从不出门，也不会客，店钱早付。昨天还有人在应门，连挑水的都不让走进。夜里店伙往房顶上收晒干的稻草，见后院灯火全无，告知店家，才发现后门已锁。入内一看，只所

收泉水和茶叶留在空屋未动，人已不见一个。气得把地保店家大骂了一顿，当天起身，赶往苏州。本心想见周忱进谗，套问消息，周忱竟答以“查办此案既有限期，况知府不能不有交代。贵县还是稍安勿躁，仍照本院手札行事罢”。跟着端杯送客。因苏、锡路近，先后已来过两次，觉着抚、藩、臬都对他看重，有恃无恐。不料周忱“黄梅天气半晴阴”，对他最赏识的干员会说了官话，过于执当然不大高兴。回想周忱神态还是那么温和，并无异状，以为这位老上司讨厌他的絮聒，加上本案最重要的证人陶复朱，各地查传均无下落，认定这是对头致命一伤，也没想到别的。又向藩、臬两司打听，都说周忱因为京里来信怪他多事，这才恍然大悟：“难怪这个老头子打官腔，原来心里有事。你听信况钟一面之词，怨着谁来？”在小公馆住了几天，暗中四处打探，仍是消息全无。以为况钟无法交代，此时往见，彼此都僵，不便前去。正打算回转无锡，费两天工夫，把那十来件民刑诉讼案件提前断结，再来苏州，等候到时按抚台手札，走马上任，也让后任的无锡县看看自己的魄力本领。那十几案的当事人虽然还有一点造化，没有尝到他那“大刀阔斧”，“断案如神”，说了就算的味道。他心爱的刑房书吏冯承、皂班头张四却被苏州府捕快用府牌拘票拿去。过于执临回的头一天，得到无锡急报，几乎气破了脑门，认定况钟无计可施，特意把他吏役抓去拷问，随便抓到一点过节，推卸本身责任，害他丢官送命！怒火头上，跳脚大骂了一阵，气冲冲往府衙赶去。

况钟把案情早弄清楚，想等陶复朱到案再行完结，因此缓了两天。忽听任健来报过知县有事禀见，满面都是怒容，知是为了冯承、张四被捕而来。仔细想了一想，觉着索性明言相告，让他早点安排“家务”也好。随命请至花厅相见，又把老简房喊来，嘱咐了一番话，忙往见客。

过于执一听说“请”，先把气强行沉住，缓步走入，仍以下属之礼谒见。表面非常恭谨，等应有的寒暄话说过，才笑问道：“前些日卑职不知大人回省，未及恭送。这次卑职因公进省，又因待罪之身，冒昧参谒，恐干未便，也未专诚拜谒，大人海量，当不至于因此见怪。如今两月限期将近，卑职斗胆请示，不知熊友兰、苏戌娟合谋杀人一案，是否因为老大人一念仁慈，笔下超生了呢？”

况钟见他外貌虽然恭谨，话却暗带讥嘲，觉着此人并不聪明，暗中叹了口气，从容答道：“事情已差不多，不是要等传到陶复朱，早结案了。”

过于执到底还是不免有点犹豫。闻言，以为：“期限只剩几天，对头并未拿到其他真凶，就把陶复朱真个寻来，也不相干，何况未必。”心中一定，满腹怒火反倒消去大半，欠身笑道：“大人明鉴，抚台所给两月限期，只剩不几天了。此案如果卑职或有未到之处，只要不是‘失入’，大人虽不致像卑职那样身受极刑重典，恐怕多少也要担点处分。依卑职愚见，还是请大人慎重一些，莫为区区两个‘刁民’，耽误大人的前程才好。”

况钟正色答道：“既为临民之官，便应为民请命。别的均非本府所计了。”

过于执怒火重又上攻，愤然反问道：“听大人口气，此案仿佛真相已明。今早才知大人连两个与本案绝对无关的刑房书吏冯承和皂班头张四都拿到。自来‘三木[①]之下，何求不得’？大人真要故入人罪，卑职不敢逃死。不过抚台虽因大人信了凶犯一面之词，深夜击鼓，再四力争，未便不准。但他到底还是老州县出身，深知事关重大，也给卑职下了一道手札，并不是专讲一面的呢。”

况钟原不知周忱给过于执也有手札，略一寻思，笑道：“彼此

① 汉书“关三木”。指以枷械头和手足的刑具。

都是为公，只管直言无隐，不须客气。”

过于执认定这是死对头，又见况钟那样庄重而又从容的神气，越想越恨，忍不住把袖里的手札取出道：“大人‘过执成见’，卑职也不敢再多絮聒。这便是大人击鼓第二天，卑职所奉到的抚台手札。请看！”素以老练著称的过于执，竟有点沉不住气。等到想起限期未满，不该先给对头去看，业已到了对头手里。正想：“反正是这回事，给他看不看也不相干，先让他吃上一惊，我再马上就走。反正他也闹不出什么新鲜花样。”忽见一个长随走向况钟身前低声说了两句，况钟将头微点，跟着便将札子交还，毫不在意。过于执忙起打躬，说了句：“卑职告退。”转身要走。忽听况钟唤道：“老兄先不忙走。”只得负气回身，问：“大人还有什么吩咐？”怒火难压，神情转傲。

况钟也不理他，先命长随传话升堂，才转向过于执道：“方才陶复朱已由金华传来，现在就请原审官陪审，当堂问个明白。”

过于执心虽一动，依旧负气，答道：“近两月来，各处行文查传此人，均无下落，焉知没有人买出干证，意图翻案？大人莫受‘刁民’蛊惑。”

况钟答道：“到了堂上，贵县有理，只管分辩。真假虚实，一听而知。请同坐堂去罢。”

过于执闻言，虽又心动了一下，总觉自己还是有理，冷笑了一声，随同况钟前去陪审。

况钟上堂先传陶复朱，问：“熊友兰办货不归，你因何不去查访他的下落？事后又远走他乡，新近才到金华投案，是何缘故？讲！”说时，声色俱厉，还拍了一下惊堂木。

陶复朱供道：“小人自从打发熊友兰拿了十五贯钱往常州办货走后，第三天一早，就乘船往嘉兴、杭州一带办货。归途听说熊友兰因杀人被捕，忙即赶到无锡。本意代他鸣冤作证，刚到衙门

口向人打听怎么进去，忽听旁边两个差人谈说，熊友兰是主犯，还有个帮凶叫陶复朱，没有拿获。小人当时没敢探监，回到店房，又听人说，到处都有公差寻访陶复朱。也是小人胆小无知，以为人命关天，恐受牵连。并且熊友兰业已招认，恐他嫌我给的工钱少，心中记恨，有意咬我一口。吓得连家都不敢回，悦来店存有我的东西，也未敢往取，就此逃往金华亲戚家中隐藏起来。这一年，只托人给家中捎了一封信，谁了不知我的下落。上月小人表弟由苏州回来，才听说起大人查出此案冤枉，停刑重审的消息。又知苏州府有话好说，金华的差人还在查访我的踪迹。恐怕中途被公差认出，反道小人无私有弊，这才先在金华投案，解来苏州。小人和熊友兰做生意，凡是来往铺户都有账簿可查，所供是实。"

况钟转问过于执道："过令对此有何话说？"

过于执听出证人不假，又惊又急之下，神态已昏，把熊友兰再三请求传讯陶复朱到堂作证的话，忘了一个干净。亢声答道："陶复朱虽然实有其人，也只能证明熊友兰是他伙计，并不能作为熊友兰勾引苏戌娟合谋杀人的反证。而陶复朱所说'十五贯'，焉知不是他们多年东伙，有意串供呢？如说熊、苏二犯不曾杀人，真凶又是哪个？"

况钟见过于执还是那样执迷不悟，也就不再同他客气，便命："带冯承、张四！"

过于执见冯承、张四业已钉镣，刚有一点气馁。及听供词，才知冯、张二人因自己老坐夜堂，失眠心粗，忘传证人陶复朱，才惹出这场祸事。正想："此乃吏役之罪，我还有个推托。"再听下去，二人竟将犯人屡经屈打，不肯承招，甚至当堂苦求派人到悦来店去查问一下，自己因恨犯人倔强喊冤，非但不允所请，连话都未听清，便一味喊打的经过，都给和盘托出。这才心慌起来。还想："冯、张二人许是受了况钟威胁利诱。只是此话如何说法？"旁

立刑房已奉命将悦来店店簿连同他所认为赃证的“十五贯”钱，梁大嫂所交的十来贯钱，况钟新近命人由娄阿鼠家中抄出来的几贯钱和上写“尤”字的尤葫芦原装钱的口袋，两粒灌铅骰子，数十枚散钱和两截断绳头一齐捧将过来，请他观看。为免翻阅费事，店簿里还夹着一张纸条，注明尤葫芦被杀的那夜晚，熊友兰尚在船上，尚未到达无锡！再抖着双手一看证物，才知熊友兰的“十五贯”并不是尤葫芦的“十五贯”，连钱样和串钱的绳都有新旧粗细之分。猛地心头一震，呆在座上，做声不得。跟着便听“带凶犯”！目光到处，万想不到下跪竟是自己凭他断案的证人娄阿鼠。心想：“事已至此，且听此人供些什么。如有漏洞，也许还可避重就轻，免得身首异处。”念头一转，重又强打精神，准备静听。偏是心跳手抖，怎么也沉不下气去。

娄阿鼠上堂跪倒，开口便喊：“冤枉！”

况钟笑道：“不必喊冤，先抬起头认认我是谁。”随用左手把前额上半微微一遮。

娄阿鼠抬头一看，堂上坐的正是那位测字道士“水晶子”！右手扬着一张纸，上面还有自己所写的“鼠”字！当时吓了一个魂不附体，伏在地上直磕响头，口称：“小人认罪该死！求大人饶命！”

况钟等娄阿鼠把行凶经过当堂供出，便命人将过于执座位撤去。等把当事人和一干邻右有关人等一一当堂问过，都画了押，过于执已几乎站立不稳。况钟命将过于执暂禁花厅，自往抚衙去见周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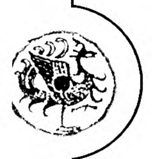
过了一会，况钟回转，除常州府以上各官，均由抚台酌情参奏外，一到便把熊友兰、苏戌娟传来慰问，当堂挂红，每人给了五十两银子。命熊友兰随陶复朱仍去经商，苏戌娟随她姨母梁大嫂、秦古心等同回无锡，暂住梁家，尤家肉铺启封发还。娄阿鼠身边赃银，作为倪阿根、胡金生等的奖赏。是因此案而来的人，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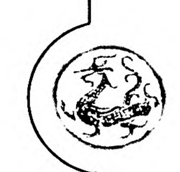
发川资用费，娄阿鼠、过于执、冯承、张四，各拟“斩监候”[1] 和永远监禁，一律当堂钉镣收监，完结了这一件人命重案。

① 将犯人拟斩，囚入牢内，等经过三审，奉到部令批准再执行，叫“斩监候”。



全集终审　崔元和
全集责编　张彦彬　姚　军
终　　审　刘秀斌
复　　审　张彦彬
责任编辑　姚　军　李慧智　莫晓东
设　　计　谢　成
责任印制　董建设　丁国英　李　林
责任发行　王东风　王锦飞





剧　孟
还珠楼主小说全集·游侠郭解
十　五　贯

（全集第45卷）

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

山西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
山西人民出版社独家发行·版权所有（太原并州北路69号）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287千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ISBN　7—203—03737—1/G·1610　定价：19元

山西人民出版社
社长　宋富盛　总编　崔元和

北岳文艺出版社
社长　总编　马森彪

责任编辑　张彦彬　姚军
装帧设计　谢成
责任印制　董建设



ISBN　7—203—03737—1
G·1610　定价：19 元

